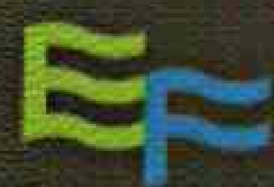
紅的回憶

溫紹賢著

五部曲

RE ORIES

Pentalogy



翔流編譯出版公司

《紅的回憶》帶你回到那火紅擾攘的毛澤東時代

毛澤東創造的那個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王國，是人類歷史上最爲奇異獨特令人迷惘的社會，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而，它已經逐漸被世人所遺忘了！

爲還原毛澤東時代，《紅的回憶》五部曲生動、形象、忠實而詳盡地反映毛澤東統治的歷史，用一幅幅鮮活的畫面，砌成一長卷毛澤東時代全景圖。每一本小說以一個重大政治運動的全過程爲背景，中間穿插一個個扣人心弦、賺人熱淚的悲劇故事。中國改革開放取得輝煌成就並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與毛澤東時代進行對比，極具反思意義。

國內外名家評論《紅的回憶》五部曲摘錄

「傾盡全力於《紅的回憶》系列是溫紹賢最大的心願，即使在患病中也帶病寫作，古人所謂『嘔心瀝血』，用來形容《紅的回憶》系列的創作過程是十分貼切的，由此也可看到作家的良知、魄力和抱負。」 — 國內外著名作家、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榮譽會長曾敏之的評論，載於《華僑日報》副刊 1992 年 12 月

「《肆虐狂飆》(《紅的回憶》第四部 — 作者按) 的成功，就在於將編年作一條線，人物命運作另一條線，交織在一起。除了可以當小說來讀，還可以當作某種意義上的文革史來讀……《肆虐狂飆》又可以說是文化革命的一部百科全書。」 — 國內外著名作家東瑞的評論，載於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自由談》1992 年第 2 期

「如果說，《魂斷彩虹》(《紅的回憶》第二部 — 作者按)只是一本野史的話，那麼這本野史比那些官方審定的『正史』要真實可靠；如果說，它又是一本用廣大人民的血淚交織成的政經小說的話，那麼，其啓迪性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 香港中文大學高級榮譽研究員、法學教授張鑫的評論

「我要向你致敬。當然，有許多人曾經在你所經歷過的那個動盪的時代生活過，但卻很少有人像你那樣，對此寫得那麼多，而且寫得那麼規模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你的作品值得翻譯成英文和其他文字。」 — 美國著名漢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 (Perry Link)

「《紅的回憶》(英文稿 — 作者按) 是一組使人讀後印象難忘的作品，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成就能與之相提並論。」 — 美國作家、上海英文《星報》編輯馬克・西格斯(Mark Seghers)

「你的《紅的回憶》系列小說 (英文稿 — 作者按)，的確是一套令人嘆爲觀止的文學作品，值得喝采。」 — 美國作家、文學經紀凱瑟琳・基德 (Katherine Kidde)

作者聲明：

《紅的回憶》五部曲之人物及故事情節，全爲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前言

《紅的回憶》(原名《無果花》)五部曲，於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逝世後即開始撰寫，最先寫《失去了的一代》，即五部曲中的最後一部，這是因爲當時情況非常複雜，千頭萬緒，如不立即寫下來，怕以後難以找到所需的資料。該書於一九七八年中完成。不久趁返回香港定居之便，把該書稿帶到香港來。一九八一年開始寫五部曲中的第一部《青春淚》，一九八三年完成，以後因身體健康不佳而停頓，只能帶病進行資料搜集工作。到一九八六年，金葉(國際)出版公司答應出版該五部曲，並於一九八七年三月出版《失去了的一代》，又於同年七月出版《青春淚》。從一九八八年中起，開始半天上班、半天寫作。經過四年不避寒暑埋頭寫作，終於在一九九二年上半年完成餘下的《魂斷彩虹》、《瀝血殘花》和《肆虐狂飆》，並於同年全部付梓，均由金葉(國際)出版公司出版。至此《紅的回憶》五部曲終告全部面世。

作者深知，五部曲獲得出版，僅表示只完成其初稿，隨之而來的是大量過細的修訂和補充工作，只有這樣，它才能負起真實而全面地反映毛澤東時代的歷史使命。一九九三年以後，作者一直沒有停止過對它進行修訂，二零零零年作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全面修訂，隨後的幾年，繼續陸續進行修訂和重新分出章回和細目。現在的這個修訂版與當年的版本相比，無論在全面性、準確性或藝術性方面，均有很大的昇華。

作者也深知，在現代社會，一本書的出版(名家作品和暢銷作品除外)，不管其質量怎樣高，內容怎樣震撼，也僅僅是一項工作的開始，隨後如果沒有大量的公關和推廣工作，它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的東西。不幸的是，公關和推廣恰巧是作者最大的缺陷，因爲文革後五年的「無產階級教育革命」，作者在大學教書，多次被派到十分艱苦落後的山區，「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每次半年，健康受到了嚴重摧殘，回到香港時已是百病纏身。在這種情況下，以疲憊殘病之軀，以超常的腦力勞動寫作本五部曲，平時即使有一點空餘時間，也用來休息，對於公關和推廣等交際活動，已無力兼顧了，而且經濟上也不許可。

然而，作者仍然認爲，出版本五部曲修訂版，無論將來其銷售情況如何，它肯定會進入各大圖書館，這樣，它至少可以作爲形象性的歷史資料，把毛澤東時代的這段歷史，永久保存下來。因此，這項工程雖然花了作者整個下半生的時間，也許還是值得的。

近年來作者一直健康欠佳，可幸在家人的大力支持下，終於在有生之年，親眼看到本五部曲能以完整一套的嶄新面貌面世，作者深感自己的一生已無愧於這個時代了。

本書在漫長的撰寫和修訂的歲月中，作者得到妻子黃美金的全力支持，她甚至細心校閱了整套小說，並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作者常想，當年她身兼母職和中學教師，含辛茹苦，如果沒有她的包容和體諒，這套書是不可能寫成的。謹將本書獻給她。

作者謹識 二零零八年六月於香港

總序言

毛澤東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起，至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逝世時爲止，統治了中國大陸整整二十七年，而他的路線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爲止，達三十年之久。在這數十年中，在毛澤東獨特而強力的無產階級專政統治下，中國變成了一個古今中外都未曾見過的社會，也許也是後無來者的社會。這個社會發展了獨特的文化、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關係、倫理關係、家庭關係。它們無不注入濃厚的政治內涵。它還創造了許多新的辭彙和術語，以適應政治和社會急劇發展的需要。它同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許多方面也大不相同。在西方世界中，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被說成是「竹幕」，一個難以窺見其內幕的神秘國家。於是它成了世外異域。當代不少西方中國問題專家對它的認識也是極其有限的、膚淺和片面的，因而往往得出與真正史實相去千里的結論。這並不奇怪，因爲即使是在當今的中國大陸，年輕一代對於那個時代亦不甚了了。

對毛澤東有各種不同的評價，但褒貶則相差甚遠。究其原因，就是對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缺乏全面確切而真實的掌握。

作者以一個香港青年，在毛澤東統治中國後不久，就到了那個社會上大學、工作和生活，直至毛澤東去世，所以對中國長達近三十年的極左路線和各個政治運動，有深刻和切身的體會及透徹的認識。

作者從一九七六年起，歷時十五載，以所經歷及所見所聞，運用大量翔實的政經資料，寫成了一百多萬字的《紅的回憶》(原名《無果花》)五部曲。它是一套五部相對獨立而又連成一體的長篇小說，包含了毛澤東所發動的歷次主要政治運動，如反右鬥爭(《青春淚》)、大躍進(《魂斷彩虹》)、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運動(《瀝血殘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肆虐狂飆》)和文革後半部的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失去了的一代》)等等，幾乎涵蓋了整個毛澤東時代。一九九二年五部小說出齊之後，作者又用了十多年時間，對它從頭到尾進行多次修訂、補充、部分章節重寫，甚至改寫了第五部，務求精益求精。

在動手寫作本五部曲之前，作者深知，要寫好這部巨製，除了必須十分嚴肅認真，對史實進行深刻的審視之外，還必須對作品的結構作出別出心裁的處理，只有這樣才能客觀而形象地全面反映那個歷史時代。作者經過反復而縝密的深入構思，最後決定採用一般文藝作品通常不會使用的手法，那就是雙線並行法：一條線是以各個時期的政治事件貫穿其中，另一條線是以小說中各種人物命運的故事穿插其間，兩條線自始至終緊密交織在一起，血脈相連，相互襯托，以便給讀者一種置身其中的強烈真實感。香港和海內外華人社會著名作家東瑞先生在給《肆虐狂飆》作序時，就對這種獨特的結構給予充分的肯定：「《肆虐狂飆》的成功，就在於將編年作一條線，人物命運作另一條線，交織在一起。除了可以當小說來讀，還可以當作某種意義上的文革史來讀……《肆虐狂飆》又可以說是文化革命的一部百科全書。」

作者的嚴肅認真態度，還在於對每個時期的政治事件的發生，每一個重要中央文件的頒布，和每一篇黨報的重要社論和文章的發表，在具體時間上，都一一作了一絲不苟的反復查對和核實，直到完全正確無誤爲止。對於引用這些文件和文章以及毛澤東的有關指示的具體內容，在文字的核對上，也採取了同樣態度。

作者也深知，寫作《紅的回憶》五部曲，不能像某些「傷痕文學」那樣，專注於寫個別人或某一類人所深受迫害的事件，雖然這樣寫能更加集中，從而起到更加強烈的煽情藝術效果。然而，如果這樣寫的話，充其量只能反映一個歷史時代過程中的一段小插曲，而不能反映該整個時代。《紅的回憶》五部曲是一套反映一個時代全貌的超長篇作品，因

此它必須以宏觀的視角，首先立足於整體社會的各個方面和整體歷史的進程，而在描繪整體社會的各個方面和整體歷史的進程中，不斷帶出具有那個時代特色的悲劇故事，用以作爲支撐整套小說的柱樑。

結果，作者相信，《紅的回憶》五部曲成功地做到了把毛澤東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一一如實地再現出來，把穿插其間的人物悲劇故事，按照當時生活的本來面貌，一一蕩氣回腸地編織出來，生動而形象地反映了當代中國整整一個時代的歷史真實，給讀者展示了一幅毛澤東時代的全景圖。這是到目前爲止尙未有任何其他文學作品以如此深廣的規模對此加以反映的。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會長曾敏之先生在《失去了的一代》的序言中寫道：「《失去了的一代》不僅是形象性的文學作品，也是概括性、哲理性的歷史文獻……深深佩服溫紹賢先生的藝術手腕，能如此深刻而又生動地通過這部小說反映了一個時代歷史的真實，在我讀來就如昨天所經驗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學高級榮譽研究員、法學教授張鑫先生在他爲《魂斷彩虹》所寫的序言中說：「如果說，這本書只是一本野史的話，那麼這本野史比那些官方審定的『正史』要真實可靠；如果說，它又是一本用廣大人民的血淚交織成的政經小說的話，那麼，其啓迪性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東瑞先生在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自由談》上撰文，對整套書作了高度評價：「《紅的回憶》是爲悲劇性歷史見證的大氣魄作品，具史詩般的結構。無論其得失如何，它的存在價值已是無容置疑的了……它的文學價值必然可與歷史同存。」美國著名漢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在給作者的信中說：「我要向你致敬。當然，有許多人曾經在你所經歷過的那個動盪的時代生活過，但卻很少有人像你那樣，對此寫得那麼多，而且寫得那麼規模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你的作品值得翻譯成英文和其他文字。」美國作家、上海英文《星報》編輯馬克·西格斯(Mark Seghers)說：「《紅的回憶》是一組使人讀後印象難忘的作品，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成就能與之相提並論。」

作者寫作《紅的回憶》五部曲的目的和用心，是要把使中國人民付出如此巨大血淚代價的近三十年奇異獨特的歷史，完整地保存下來。然而，作者相信，不會再有人嘗試寫作這樣的作品了。這是因爲，一方面，中共在毛澤東死後的幾十年來，一直禁止大陸的作家全面寫作那樣的題材；另一方面，像作者那樣具有橫跨整個毛澤東時代全面經歷的人，在當今世界上已經是寥寥可數了，即使有一些那樣的人，他們也都已經進入了古稀之年，無力進行那樣艱巨的工程了，況且他們也不一定是文學作家。

毛澤東創造的那個另類社會儘管失敗了，但其中有許多地方是可以供人參考、發人深省的。後世的人們一定可以從這些失敗的教訓中獲得有益的啓示，從而更好地改善我們這個世界。事實上，鄧小平就是全面總結和深刻吸取了毛澤東的失敗教訓，才提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使中國瀕臨絕境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得以起死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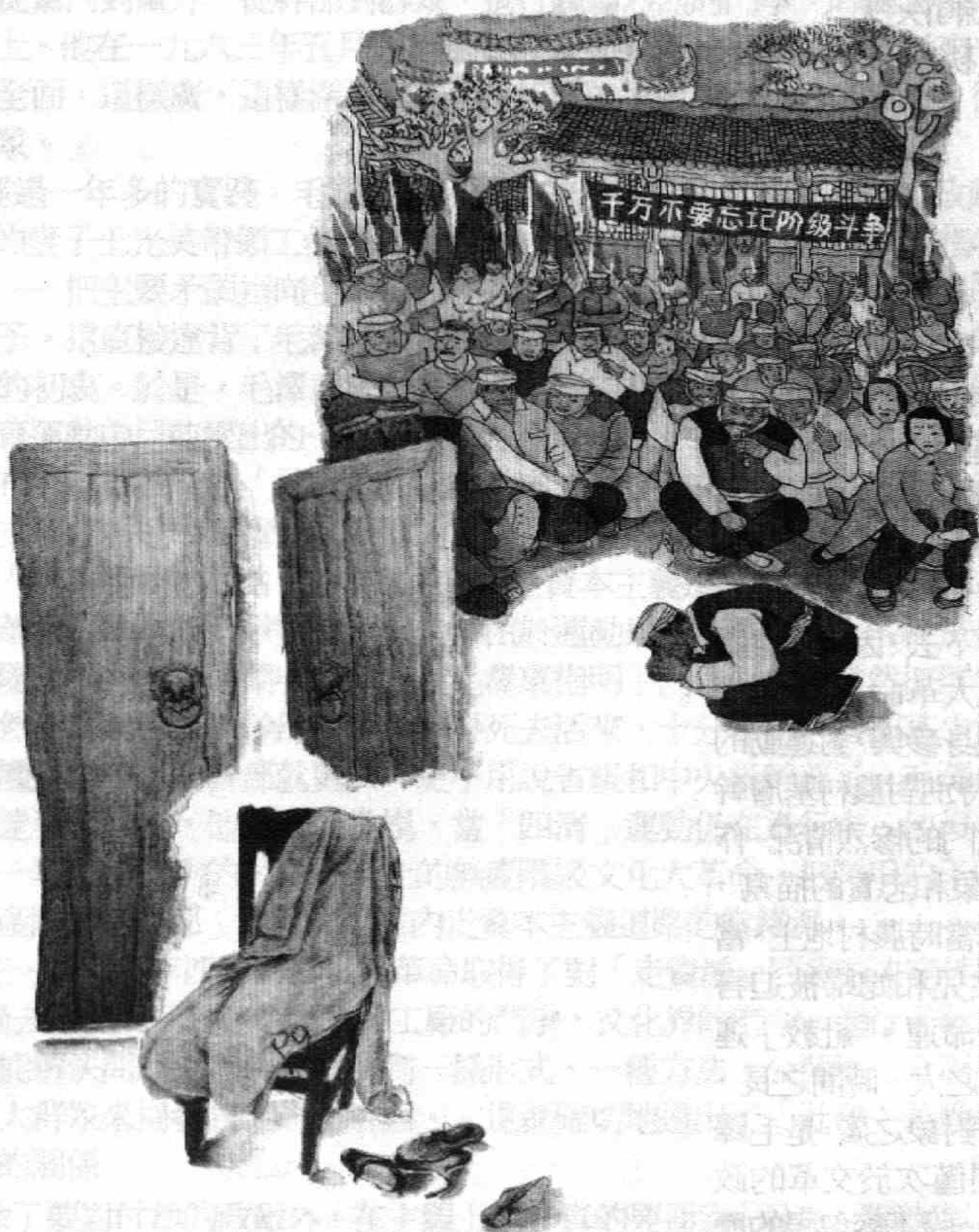
由於本五部曲的出現，一九九九年初，柯星沛導演邀請作者拍攝他受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製作的《紅的回憶》影片。鄭維音先生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一日《明報》的「文化資訊」版上，以《這麼重 那麼輕 — 紅的回憶》爲題，發表評論：「《紅的回憶》也許是最快速認識中國現代史的方法……但對沉重的名字、沉重的歷史，輕薄無根的一代又如何承受得了？」作者十分認同鄭先生的觀點，也覺得影片名更貼近本五部曲的神髓。

五本小說當年是在三個不同時間分別出版的，所以讀者難於追蹤購齊，現在，經過十多年不斷過細的修訂和補充，改用《紅的回憶》書名，以一本裝重新印行，以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也爲了讓我們輕薄無根的一代，對自己國家的這一段現代史，有一個應有的認識。另外，作者希望，適逢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書名《紅的回憶》能引起讀者更多的回憶、聯想和反思。

作者 寫於二零零零年 定稿於二零零八年

第三部

瀝血殘花



目錄

故事簡介

小說反映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亦叫「四清運動」)的全過程。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目的，是要打擊他的政敵「走資派」。但由於受到抵制和反抗而不能進行下去，因而就發動隨後的文化大革命。小說通過陳曉乾的親身參與，對運動的具體進程，特別對農村基層幹部被大批大鬥的慘烈情況，作了深入、形象和忠實的描寫，同時也揭露當時農村地主、富農的年輕女兒和媳婦被迫害的悲慘無告命運。「社教」運動，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牽涉被鬥爭對象之廣，是毛澤東執政期間僅次於文革的政治運動，是一段不容忽視的歷史。本書是到目前爲止，唯一一本完整地反映這場運動的小說，因而它就顯得尤其稀罕和可貴。

序言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四清」或「社教」，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在中國廣大農村地區和少數城市大工礦企業和高等院校等單位開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政治運動。一九六三年上半年開始進行試點，一九六四年主要在農村分期分批全面鋪開，歷時三年有餘。要不是爆發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不得不自動終止，它還會繼續下去。事實上，文化大革命可以說是「四清」運動的繼續，而「四清」運動則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戰。

毛澤東發動「四清」運動的原意，是要從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手中奪回失去了的三分之一的政權。他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中就講得十分清楚：「現在我們的國家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權力掌握在敵人或者敵人的同情者手裡。」

爲了要從敵人及敵人的同情者手中奪回那三分之一的權力，毛澤東最初的運動部署是從上到下，從黨內到黨外，從幹部到群眾，進行轟轟烈烈的鬥爭，時間上少則三年，多則五年或以上。他在一九六三年五月的指示中說：「這個革命運動是土改以來一次最大的鬥爭。這樣全面，這樣廣，這樣深遠是幾年來沒有的。這次從黨內到黨外，從上到下，從幹部到群眾。」

然而，經過一年多的實踐，毛澤東發現運動的主動權竟然掌握在他的政敵劉少奇手上。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帶領工作隊蹲點所總結出來的「桃園經驗」，成了指導「四清運動」的典型 — 把主要矛頭指向生產隊的一般幹部、有這樣那樣缺點和錯誤的社員群眾以及四類分子。這直接違背了毛澤東要清除掌握了各級領導權的那三分之一的敵人及敵人的同情者的初衷。於是，毛澤東於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親自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的通知，即《二十三條》，並於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頒布，作爲搞城鄉「社教」的統一準則。他在該文件中批評了劉少奇等人關於當時農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等論調，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後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鬥爭對象。但是，由於運動是從上至下地由各級黨委派出工作隊進行，在隨後的一年多時間中，即使經毛澤東指明了鬥爭對象，雖然把群眾發動得轟轟烈烈，雖然把廣大生產隊幹部一個個鬥得死去活來，十分慘烈，但卻甚少觸及公社一級的幹部，觸及縣一級的幹部就更少，更不用說省級和中央級幹部了。毛澤東的實際目標仍然沒有達到。於是，他違反了常規，當「四清」運動仍在進行中，他沒有宣佈其結束就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由下至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鬥爭的矛頭直指劉少奇及其「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 — 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在一九六九年四月當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對「走資派」鬥爭的決定性勝利時，曾經說過：「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爲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法，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這就確切地道出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的關係。

毛澤東除了要對付他的政敵外，在主觀上也許真的要通過「社教」運動(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把各級黨的幹部整頓成清官，但運動卻以失敗告終。然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鬥爭反覆之多、牽涉被鬥爭對象之廣，是毛澤東執政二十七年期間僅次於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是一段不容忽略的歷史。它之所以沒有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是因爲在運動中受到傷害的千千萬萬的人們，主要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生產隊幹部。這是不公平的。因此，作者就把這段歷史真實地記錄下來，以供後人認識

和參考。

《瀝血殘花》深入全面地、形象地和忠實地描寫了「社教」運動的全過程。它在給讀者廣泛展現當時中國社會主義農村風貌的同時，反映在運動中各級黨委派出的工作隊如何發動群眾大批大鬥農村基層幹部的慘烈景象，同時也揭露當時農村前地主、富農的年輕女兒和媳婦被任意姦污和迫害的悲慘而無告的命運。本小說顯得稀罕和珍貴之處，就是到目前爲止，它是唯一一本完整地反映這場運動全過程的文學作品。

作者 二零零零年九月補寫

第一章 喜逢故人

(一九六二年八月 — 一九六三年八月)

(一)

這是K省會N市的一個自由市場。

這自由市場十分熱鬧，人們熙來攘往，絡繹不絕。

擺檔的都是些農民。產品大部分是紅薯、淮山薯、芋頭、玉米包等等，也有少量的豬肉和雞鴨，以及家用竹木器等。但水果幾乎絕跡，只有一些細小的香蕉，但每隻竟要價五角。食物中以紅薯最爲便宜，每斤六角上下。芋頭每斤一元左右。

「你知道爲甚麼除了香蕉之外，就沒有水果出售嗎？」陳曉乾一邊在瀏覽著自由市場的產品，一邊問他身旁的同事高雲漢。

高雲漢想了想，說道：「可能其他水果是長線投資，不像其他農產品那麼快賺錢吧？」

「不，」陳曉乾說，「這是因爲果樹都在大煉鋼鐵時砍了，再種也得好幾年的時間才能長大和開花結果，而香蕉則可以在一兩年內就有收成。」

陳曉乾和高雲漢各買了一斤煮熟了的紅薯來吃。一斤熟紅薯並不多，爲兩三個中等大小的紅薯而已。

他們溜達了一個多小時後，正要離開時，高雲漢忽然說：「我突然感到肚子很餓很餓！」

經他這麼一說，陳曉乾也忽然感到肚子很餓。他才想起，剛才吃了一斤紅薯，只有四分之一飽，現在把腸胃的功能發動起來了，所以就有餓腸轆轆的感覺。

「我們再買一些來吃吧！」陳曉乾建議。

他們又各自買了一斤熟紅薯來吃。但是過了十五分鐘左右，肚子又餓了起來。

「真奇怪，爲甚麼剛吃了東西反倒比不吃時更餓呢？」高雲漢不明白地問。

「我們的策略不對，」陳曉乾說，「這種少吃多餐的方法，不適合饑民的腸胃，我們必須用人海戰術。」

「人海戰術？」高雲漢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似乎責備他用了帝國主義使用的術語。

「噢！」陳曉乾笑了一聲，「我是說，必須集中兵力打殲滅戰，一下子吃個飽！」

「但是，要吃個飽，至少要吃五斤紅薯，」他算了算，「五六得三十，即三塊錢，我們一天的工資才兩塊錢呀！」

「咱們都沒有家庭負擔，一個月吃一次飽的，不會有問題吧？」

「好！」高雲漢下決心地點頭同意了。

他們又各自買了三斤熟紅薯，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果然有效，一直飽飽的。

陳曉乾於七月中旬從彩虹初中調到K大學外文系，被分配和高雲漢同住一個房間。高雲漢也是五八年畢業的，長得身材均勻，挺斯文秀氣的。他有一隻輪廓分明略爲窄長的鼻子，兩排整齊潔淨的牙齒，特別是他那略帶褐色的眸子，發出柔和而親切的光澤，是典型知識分子的模樣。所以兩人很談得來。

回到學校宿舍，只見同系女教師周麗蓮正在房門口等高雲漢。聽說她是高雲漢的女友。

周麗蓮二十七八歲年紀，中等身材，皮膚比較光潔白嫩，五官端正，說話時嬌聲嗲氣，眼波盪漾，加上一副健美身材，頗具吸引力。她是外文系教工黨支部書記。

「陳老師，」她笑著對陳曉乾說，「到我們系工作，已習慣了吧？」

「我來自山區艱苦的地方，有甚麼不習慣的？」陳曉乾笑了笑，答她。

「但是，你是從香港來的英文書院生呀！」

「下放到彩虹山區四年，已經把我改造得和鄉巴佬一樣了！」陳曉乾說。

大家聊了幾句之後，周麗蓮就和高雲漢一起外出了。

儘管口糧和油類的配給已有所增加，但人們幾年來處於半饑餓狀態所帶來的後果，是要有加倍的糧油肉類才能復元的。所以，雖然近來上面似乎加強了師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人們還是和往常一樣，我行我素。教員照樣是照本宣科，在堂上向學生唸完講義就了事，照樣不佈置作業和練習；學生照樣上完課就自由活動，搞些不必動腦力和體力的活動。連打球、游泳這些體育運動也沒有多少人有興趣參加了。事實上，人們還只處於半飽狀態，或可以說只有百分之六十五飽。這比起三年困難時期只有百分之三十五飽當然已是很大的進步，但千方百計尋找吃的，仍然是人們的當務之急。所以在師生中，課後種自留地之風甚盛。

在食物方面，陳曉乾現在處於優勢。雖然他離開彩虹時，已把大部分從香港寄回的糧油食品給了張大嬸，但他仍然有一些存貨。他也沒有任何家庭負擔，所以每個月五十多元的工資，可以全部用在吃上面。最近市面上出現了高級糕點，每件三元左右，陳曉乾算是常客，一般人就沒有這個能力了。

一天，陳曉乾向高雲漢建議，共同到校園後面的荒地種紅薯。

「但是，我們不懂種呀！」高雲漢沒把握地說。

「你忘記了我在農村呆過四年嗎？」陳曉乾說，「甚麼農活我都幹過，種紅薯是最簡單的一種。」

「好！」高雲漢高興地說，「明天是星期天，我們立即行動，先到自由市場去買些紅薯種回來做種。」

「種紅薯不是用紅薯做種的，」陳曉乾笑了起來，「是用紅薯藤做種的。」

高雲漢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我真的是脫離生產啊！」想了想，他又說：「現在市面上紅薯當造，種紅薯不是季節吧？」

「這點你又外行了，」陳曉乾說，「紅薯分夏薯和秋薯兩種。秋薯現在種正好。秋薯產量較低，薯隻較小，但較甜。」

聽見他如數家珍，高雲漢用羨慕的口吻說：「你真能幹！」

「哪裡！」他說，「不過，種農作物不是說說那麼簡單，還要有許多工作配合，例如肥料就是第一重要的。」

「我們到哪裡去弄肥料呢？」

「也不是沒有辦法的，」他想起了在農村的經驗，「去買一隻木桶回來，放在廁所裡，把我們兩人的小便存起來，也夠種一塊地的紅薯了。」

於是，陳曉乾和高雲漢開荒種了一塊五厘地的紅薯。跟著，許多教工紛紛向他們學習，在他們那塊地附近，也開荒種了幾十塊地的紅薯來。

陳曉乾領著高雲漢，每天黃昏到紅薯地精心護理。不上半個月的時間，薯苗長得生機勃勃，一片翠綠。

陳曉乾回想起在鄉下時，農民有吃嫩紅薯苗的習慣，於是他摘了一籃回宿舍，用豬油和豆醬煮熟，和高雲漢二人吃了。紅薯苗雖然有一種豬潲味，但多放點豬油，對於食物不足的人來說，吃起來還是挺可口的。高雲漢讚不絕口，說紅薯苗比許多蔬菜好吃。因是自己勞動的成果，吃起來自有一番滿足感。

紅薯苗越長越茂盛，有些粗壯的薯苗，竟爬到別人的畦地去了。

一天，陳曉乾對高雲漢說：「聽說黨中央正在開會，重點討論農業問題。自中央六一年提出『八字方針』的政策以來，成績十分顯著，現在自由市場蓬勃，還有高級糕點供應，就是具體例子之一。現在中央可能要進一步退卻了？」

「你猜錯了，」高雲漢說，「毛主席在八月九日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話，提出了『我們要搞一萬年的階級鬥爭』。毛主席說：『一九六零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思想混亂，於是提出任務：單幹，全部或大部單幹。據說只有這樣才能增產糧食，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看來後退的觀點是錯誤的。」

「土改到農業初級社之間，我國的農業搞得最好，農民生活最富裕，那時候是搞單幹的呀！」

高雲漢有點頓住了。歇了歇，他慢慢地說：「我是城裡出身，對農村的具體歷史不太了解。不過，從理論上來看，社會主義道路是從單家獨戶地生產推進到集體生產，又從集體生產推進到全民所有制。所以，集體化深入一步，生產應該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才是。」

「但我在農村四年，發現情況並不完全是這樣，最明顯的例子是五八年人民公社化所造成的農業大破壞！」陳曉乾在和高雲漢相處中，發現他是個頗爲實事求是的共產黨員，所以才敢提出這樣的問題來和他共同研究。

「不過，毛主席認爲，造成這種情況並不是人民公社本身的問題，而主要是高徵購和幾個大辦造成的。毛主席在最近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批判了鄧子恢搞包產到戶，並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表明中央又出現了兩條路線鬥爭。」

陳曉乾默然不語。他覺得，高雲漢畢竟是個共產黨員，還是不能對他毫無保留地說出內心的一切的，尤其有關政治上的問題。

一天晚上，系黨總支書記沈萬鈞來串門。沈書記是個年近四十、身材魁梧的北方漢子，眼深、顴高、鼻高，臉上長滿了頰鬚，刮了鬍鬚後顯得雙頰發青。

「因招生工作要參加學生的政審，稍後又忙著迎接新生，所以你來了一個多月，都沒有時間和你好好地談談。」沈書記坐下來後說。

「我早就想向您匯報思想了，」陳曉乾恭敬地說，「因見您很忙，就不敢打擾了。現在您有空，太好了。」

沈書記繼續說：「聽老高說，你在鄉下幾年，一直積極爭取入團、入黨。縣文教科寫來的評語也是極好的。我們歡迎你的進步要求。」

陳曉乾調來 K 大學後，並沒有申請入黨，因爲他覺得，他以前在鄉下申請入黨的目的，是要黨組織抓緊調查清楚他的所謂「特嫌」歷史問題，從而爲自己創造回香港探親的條件。現在來到大城市了，政策比較落實，申請不申請不那麼重要了。

「我曾經有過那樣的要求，但後來我發覺很難……」

「對你來說，的確是比較難，」沈書記正色說，「你的海外關係固然是個大問題，但也不致於完全沒有可能。我們也曾個別吸收過港澳同胞入黨。但你的最大問題是歷史上。」

陳曉乾並不感到意外。

「我們最近才在地委宣傳部找到你的檔案。我們會盡力把你的問題調查清楚的，但重要的是，你要積極配合，提供各方面的線索，特別是有關一九五四年你從香港回廣州參加高考後的線索。」

「我會的。」陳曉乾點了點頭。

「還有，」沈書記有點不安地說，「你在美國的未婚妻，也是個大問題。所以我希望你有長期爭取的思想準備。」

「她只不過是和我們一樣的普通知識分子罷了。」

「那是不同的，」沈書記搖了搖頭，「我們對於海外關係，向來十分慎重。有時父子之間都是不可絕對相信的。」

「我和我未婚妻自小生活在一起，我十分了解她……」

「不必過分擔心，」沈書記打斷了他的話，「只要有心，堅持下去，對你總是會有好

處的。」他忽然語鋒一轉，說道：「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舉行了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會上討論了階級鬥爭的問題。毛主席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當前階級鬥爭十分激烈，國內外階級敵人遙相呼應，盤踞在台灣的蔣介石集團加緊了反攻大陸的活動。」

陳曉乾領會他的意思。

(二)

陳曉乾接到蘇厚永的來信如下：

曉乾：

你來信提到你們黨總支書記對你說的一番話。我認爲他把實情講出來了。他算是個實事求是的幹部了。

據我所知，毛主席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同時，還尖銳地批評了「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幾乎把一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所肯定的東西重新否定了。毛主席八月九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還批評了周總理、陳毅副總理今年三月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科學工作會議和戲劇創作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周總理在《論知識分子問題》中，申明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已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而陳毅同志在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我國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已經是社會主義的人民的知識分子、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是國家的主人翁。」並在會上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就是脫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上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毛主席批評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陽過來，陰過去；陰魂未散，要做分析。」

你作爲有如此直接的海外關係的知識分子，又有那麼一個歷史問題，在目前毛主席強調階級鬥爭的情況下，你想申請回香港探親是不可能獲得批准的，你希望你未婚妻從美國回來和你結婚的想法也是不實際的，即使是回來探望你也是不合時宜的。

順便告訴你一個消息：林小春在這個學期初已調到你們大學。可能你已經見到她了。她於半年前周總理發表《論知識分子問題》後脫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如果是在今天的形勢，她很難有機會脫帽了。她算是走運了。

陳曉乾更加肯定了顏金鳳當年提出的觀點：「每一次調整之後，都會來一個新的冒進」，而在新的冒進之前往往是一場政治運動。毛主席目前不斷強調階級鬥爭，這是否意味著一個政治運動即將出現？這樣下去，中國的經濟會有進步嗎？而他要離開大陸回去香港的希望，也就永遠不可能實現了。據他所知，自五七年反右鬥爭以後，基本上不批准港澳同胞回港澳探親了。

陳曉乾計算一下，他們的紅薯已種了三個多月，該是收成的時候了。於是，他選了個星期六下午，帶著高雲漢，拿著鋤頭、泥箕，去收紅薯。

「二百多斤是少不了的！」陳曉乾很有把握地說。

「那麼說，如果拿到市集上賣了，少說也有一百元了，」高雲漢不無自嘲地說，「差不多有我們兩人一個月的工資呀！」

「聽說在自由市場五斤紅薯可以換一斤米，」陳曉乾說，「如果我們拿去換米，可以換四十多斤。」

「這樣的話，我們每人可以分得二十斤，足有我們大半個月的口糧。」高雲漢越加興奮，然後他有點開玩笑地說：「我們不如棄教務農吧！」

到了紅薯地，陳曉乾用鐮刀把紅薯藤割了，堆放在畦地邊，然後小心翼翼地用鋤頭翻地。他以爲翻開泥土後，就立刻可以看到一串串紅皮大番薯。但是，鋤了幾下之後，仍然是黃黑色的鬆土。他一口氣鋤完了一畦地，卻連一隻小紅薯也見不到。

「爲甚麼沒有紅薯呢？」高雲漢失望地叫了起來，「是不是被人偷了？」

陳曉乾搖了搖頭，說道：「不會的。」

「那是爲甚麼呢？」

陳曉乾沒有答他，卻很不服氣地拼命翻土。但當他把全部四畦地都翻完，卻連一隻小紅薯都看不到時，他洩氣了。他坐在地邊，抹著額上的汗水，一邊皺著眉頭說：「這又奇怪了，這麼好的薯苗，沒道理連一隻小紅薯也沒有的呀！」

「這是因爲薯苗長得太過茂盛，所以就長不出紅薯來了。」

陳曉乾聽到背後有女人的說話聲，是一個很熟悉的聲音。他立即回過頭來，只見他後面站著一個戴闊邊草帽、穿著整齊的苗條女子。

那女子定睛細看著陳曉乾，然後突然快速走前兩步，用驚喜的聲音叫道：「你不是陳曉乾嗎？」

「你……」陳曉乾立刻站了起來。

她脫了草帽。秋風吹動她的髮簾。這熟悉的形象，他曾經經常在S大學北門的江邊見過。

「啊，林小春，是你呀！」陳曉乾上前和她握手。她的手和以往一樣有力，但她雙眼忽然閃出了淚光。

「我只知道你被分配到山區，甚麼時候調到這兒來了？」她仍然握著他的手。

四年不見，她似乎沒有怎麼變，雖然皮膚粗糙了些，反而變得更加風采照人，更加充滿自信。

「我是七月中旬調來的。我曾收到蘇厚永的來信，說你這學期調來我們學校，」他放開她的手，「我曾幾次到你們生物系打聽，都說你還未來到。」

一絲黯然的神色掠過她的臉孔，她聲音低沉地說：「前些時，我媽媽病重，我要回老家去服侍她，因爲家裡就只她一個人了。」

「她現在好了？」

她聲音充滿悲哀地說：「她最後還是去會我爸爸！」

「噢！」陳曉乾嘆了一口氣，「你也該看開點啊！」

「她才五十歲，」她低下了頭，「不該這麼早就死的。不過，我還能在她身邊，她也算是有點福氣了。」

高雲漢站在旁邊，一直在聽他們談話，這時開口了：「你們原來是老相識。」

「啊，」陳曉乾才察覺把他冷落了，於是急忙說，「我忘記給你們介紹：這是我的老同學林小春老師，這是我們系的高雲漢老師。」

「幸會，幸會！」高雲漢和她握手，一邊說道。

「剛才你說紅薯苗長得太茂盛，就長不出紅薯來。你怎麼知道的？」陳曉乾問。

「你忘記了我是學生物的嗎？而且這幾年，我也多是和農活打交道。」她淺笑了一下。「紅薯是根塊植物，種植初期可以施氮肥，長好葉子，以利進行光合作用。但到了中後期，就要施灰肥或磷肥，才能長塊。你們一定是從頭到尾都施氮肥，所以就只長葉子不長根塊了。」

「你不是說你在鄉下種過紅薯嗎？」高雲漢用略帶責備的口吻對陳曉乾說，「辛辛苦苦種了三個多月竟一無所得！」

「真對不起！」陳曉乾有點抱歉地說，「當時我也是和當地一位老師合夥的，以他爲主，所以一時疏忽了。」然後他轉過頭來對林小春說：「我也聽過氮肥長葉的道理。在農

村種水稻時，禾苗轉青後，就不能多施氮肥了。」他又轉過頭去對高雲漢說：「只怪我一時糊塗，沒有把這些經驗加以運用！」

「不過，高老師，」林小春笑了笑，說道，「你們三個多月的勞動，並沒有完全白費。」

「這話怎麼說呢？」陳曉乾急忙問。

「目前國家大力提倡養豬，公養私養並舉，自由市場上的豬肉十多元一斤，紅薯藤搶手得很呢！」她說。

「真的？」高雲漢變得活潑起來。

「現在自由市場紅薯藤每斤八分錢到一角錢，」林小春繼續說，「你們這些是特級貨，這兒至少有三百多斤吧？就是三十多元了。用這些錢買回紅薯，可得六十多斤。」

「這樣說來，沒有白費力氣，真的沒有白費力氣！」高雲漢不住點頭說。

「不過，」陳曉乾有點遲疑地說，「這幾百斤東西，也不是很容易運到自由市場去的。」

「這倒不妨，」林小春說，「我們系有個養豬場，由我管理，那兒有幾輛大板車，我可以借給你們。一車就可以載完的。」

「那太好了！」陳曉乾感謝地說。

「但是，」高雲漢猶疑地說，「我們當老師的，推一大車紅薯藤招搖過市，不好看吧？你們的養豬場可不可以……」

「我不管財政，而且賣給自己學校，傳了出去，恐怕影響不好。」她有點爲難地說。

「我不怕！」陳曉乾說，「在鄉下，那是家常便飯啦！高老師，你和我一起搬上大板車，由我一個人推去自由市場好了。」

林小春給他們弄來一輛木板車。然後三個人一起把紅薯藤搬了上去。

陳曉乾臨出發時，林小春對他說：「今天晚上在大禮堂有舞會，我在那兒等你！」

(三)

陳曉乾調來K大學後，發現學期開始時，學校恢復了五七年後絕跡了的周末舞會。他曾經去過一次，只見來跳舞的人他都不熟識，而且大家跳起舞來並不怎麼熱烈，這大概與營養不良有關。舞場也使他緬懷起在S大學時和岑蕙、林小春、唐尤麗等人一起的愉快日子。爲了不至觸景傷情，後來他再也沒有去了。

現在林小春約他，他當然樂意去。他要跟她好好談談，了解她這四年來的生活。她也樂意聽他的遭遇吧？

晚會八時開始。當陳曉乾到達大禮堂時，林小春已經在那裡等候了。

她顯然十分重視這次老友重逢。她的兩條短辮子梳得十分整齊，烏黑的頭髮頗有光澤；她穿著一件十分合身的絲質長袖女恤，一條深藍色斜褲。在陳曉乾的記憶中，她很少穿裙子。稱身的西裝長褲不僅能把她襯托得雙腳修長，而且更能顯出她動作靈活，辦事俐落。她依然是那麼文質彬彬，那麼眉清目秀，那麼齒白唇紅。

當舞樂響起時，他們之間不必誰請誰，就非常自然地互相配合，翩翩起舞了。

「這麼多年了，你還是和當年一樣，我是說，和我初見到你的時候那樣，完全沒有變！」陳曉乾說到這裡，突然發現有一絲異樣的神色掠過她雙眼。他才想起，她曾經住過精神病院。然而，那一絲異樣的神色，只出現了兩秒鐘，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但是，你卻變了許多。」說罷，她變得神情凝重起來。

「是嗎？是哪方面變了呢？」

「首先是外表，」她說，「我曾經說過，從你的衣著和儀態，人們一眼就看得出你是香港學生。你記得嗎？當時你還說你有點特殊，以後要改。但你在大學呆了四年，卻沒有怎麼改。我也覺得沒有改的必要。」

「你是說我現在才改了？」

「不是改了，而是變了，變得比我們在小地方土生土長的人更土了，」她嘆了一口氣，「可見你這四年來吃過多大的苦！」

陳曉乾默然不語。

「鄉下的生活很苦嗎？」她關心地問。

「生活是很苦的，但那還是其次，主要是精神上的苦。」

「你向我訴苦，不怕別人說你政治立場不穩嗎？」她忽然幽幽地說。

「經過這四年在農村生活，我越來越發現，你和岑蕙是對的，」他感慨地說，「彭德懷那樣的人也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般的右派分子就大可心安理得了。何況你已經脫了帽！」

「對我來說，脫不脫帽並沒有兩樣，反正我當初的看法完全沒有改變，而且更加堅定了。不過，」她關心地說，「你就不同了。雖然沒有人告訴過我你爲甚麼回不了香港，但我也猜得出來：一定是寇蓮娜搞的鬼，你被貶到山區去也是寇蓮娜的陰謀。如今你在政治上要更加小心才好，否則你今後一輩子的處境會比我更不如了。」

「你倒是猜中了，」陳曉乾說，「事實上，過去四年來我的處境還比不上你。但我想，我們是老同學，互相往來是不會有甚麼問題的吧？」

「你一定受了許多苦啊！」她的眼眶泛紅起來。

陳曉乾不禁感觸起來。任憑林小春怎麼堅強，怎樣胸懷大志，怎樣以瀟灑的態度去對待個人的得失，畢竟，五年來在政治上所遭受的折磨(而這種折磨又是貫穿於生活的每一個方面，使她沒有一分一秒鐘能抬起頭來做人)，已在不知不覺中把她思想上的棱角磨鈍了，她的感情已變得不那麼堅剛了。

「是的，我受了許多苦，受了許多不足爲別人道的苦！」他的眼睛也濕潤起來。在老朋友面前，他能夠不傾訴嗎？

舞樂戛然而止。

他建議：「我們到外面去繼續詳談別後的情況，好嗎？」

「好的。」她點頭同意。

他們來到校園最北面的人工湖畔，在石堤基上並肩坐了下來。也許愛活動的青年男女都去了跳舞或去了一些掩蔽的地方談情說愛，人工湖畔一派靜寂。時值殘秋，天空冷月孤照，更加增添了陳曉乾敘述他與顏金鳳之間的遭遇的悲涼氣氛。

「這的確是人間悲劇！」聽完陳曉乾的敘述後，林小春用手絹輕輕拭擦著雙眼。「不過，你可知道還有比這更悲慘的事嗎？」

「這肯定是有的，比如人吃人事件，甚至父親吃兒女的慘劇，聽說曾經在我國某些地方發生過！」他說，「不過，蘇厚永說得也有道理：『生活在我們這個大動盪的時代裡，總是風平浪靜、碧海藍天的地方是不存在的。歷史每前進一步，它的巨輪都有意無意地輾死許多無辜的人們。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時期，又何能例外？』」

「但是，悲劇在於，這種和平時期不應該出現的悲劇，竟然在我們夢寐追求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了！我們前輩爲之獻身的、我們這一輩人努力繼承的革命事業，從本質上來說，正是要消除這種悲劇。你不覺得我們的社會制度有著嚴重的缺陷嗎？」

「我現在對於政治越來越不理解，我今後的奮鬥目標就是要逃避它！」

她長吁一聲，說道：「但是，你能夠逃避得開嗎？」

「我正想方設法返回香港。將來回到香港以後，我就會遠離政治，和我的未婚妻建立一個與世無爭的幸福家庭。」

「這樣，人生的目標不是沒有了嗎？」她用嚴峻的眼光看著他，問道。

「用我的學識，造福人類，這不也是貢獻嗎？老是捲進政治的旋渦中而耗盡自己的聰

明才智，這才是對生命最大的浪費呢！」

她沒有做聲，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

過了一會，他問道：「你呢？你不介意告訴我你的一些情況吧？」

她重新振作起來，慢慢地說：「我從 S 大學畢業以後，初時在學校監督勞動，後來被遣送到學校在省北部辦的農場勞動，去年底脫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現在就調來這兒的生物系當教員。說起來我這幾年的經歷也很簡單，比起你來就簡單得多。」說到這裡，她的眼神又流露出一陣黯然的寂寞。

「你這幾年的生活也一定是很苦的了？」

「這幾年國家經濟困難，生活倒和一般人完全一樣，這方面倒是人人平等的，政府倒沒有少配給我們右派分子一斤口糧。」她說。

「其他方面呢？」

「在政治上，監督、管制比平時放鬆了，」她嘆了一口氣，「人們大概從這幾年的經濟政策失敗中暗中對我們重新評價，所以對我們比較寬容些了。」

「我為你感到高興。」他由衷地說。

「可是，我寧願我國的經濟欣欣向榮，」她說，「也不願意自己好過些而要人民如此受苦受難。剛才聽你談及顏金鳳那類人間悲劇，我就心酸不已！」她黯然地說。

「關於你在感情方面……」

她立刻打斷了他的話：「在感情上我歷來是一張白紙！這也好，省卻許多煩惱！」她的眼睛又有點發呆起來。

分別時，陳曉乾表示希望彼此多些聯繫。她高興地點頭同意了。

(四)

雖然毛主席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但學校的各級領導還是按照周總理去年三月作的《論知識分子問題》的精神，安排教職工的各種活動。一時間學校有了點起色，有了點學術氣氛。

陳曉乾參加了全系性的學術報告會。在報告會上，英語教研室的教師提出了五篇論文。陳曉乾的論文是《論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人文主義精神》。

第二天，英語教研室開會總結這次學術報告會的經驗。

會議由教研室副主任周麗蓮主持。她說：「大學作為培養高級建設人才的搖籃，是應該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的。去年九月中旬頒布的《高教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即我們所說的《高教六十條》，也提出要『正確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高學術水平』。但自五七年反右以來，我們在這方面有點放鬆了。昨天，我們能夠召開多年來第一次學術報告會，這是十分難得的。當然，由於丟荒了這麼多年，大家的學術水平都普遍下降了。我最感滿意的論文是陳曉乾老師的那篇。」說到這裡，她溫柔地看了看坐在她對面的陳曉乾，然後嫣然一笑。

這使陳曉乾像觸電般地想起一個人來：寇蓮娜！她讚賞他時的表情與當年寇蓮娜讚賞他時的表情十分相似。這使他警惕起來。但使他感到稍為放心的是，周麗蓮已經有了男朋友高雲漢，而高雲漢又似乎是個實事求是的共產黨員。

停了幾秒鐘之後，她才往下說：「陳老師的論文之所以稱得上是學術水平高，是因為他融匯貫通了中學和西學，揮灑自如地旁徵博引，使人們在知識上得益而茅塞頓開。他還以優雅的語言作流暢的敘述，給人們以美的享受。在這方面，今後我要多多向陳老師學習、請教。」她又對他嫣然而笑，並在一瞬間拋來了一縱即逝的媚眼。

陳曉乾更加吃驚。她太像寇蓮娜了。除了她不像寇蓮娜那麼嬌小玲瓏、美麗動人之外

(雖然她也頗有幾分姿色)，她說話時的一陰一陽，即有時嬌聲嗲氣，而有時則語氣嚴峻，態度上時常向青年男性賣弄風情等等方面，竟與寇蓮娜如此相似！

散會後，周麗蓮本來是同高雲漢一起走出辦公室的。但她很快就甩開了高雲漢，快步跟上了陳曉乾。

「陳老師，你有空嗎？」她滿面笑容地、嬌滴滴地問，完全不像一個政治性很強的共產黨員。

陳曉乾慢下腳步，應道：「有甚麼事嗎？」

「有些事想跟你談談，到我房間坐一會好嗎？」

「好的。」陳曉乾雖不願意，但她是教工黨支部書記啊！

她住在教工第二宿舍的二樓一個房間。單身教工通常是兩人共住一房的。可能她是領導，所以她一個人住一個房間。

陳曉乾走進她房間坐下來以後，她頗爲客氣地給他倒了一杯熱茶。

「你調到我們系，已經有幾個月了。」她說，「我一直想找個時間和你聊聊，但都抽不出空來。」

「我應該主動找黨組織彙報思想才是。」陳曉乾謙遜地說。

「沈書記約略談過你的一些情況，」她自己也倒了一杯茶，並淺淺呷了一口，「在我們的社會，很多人都想加入共產黨，這是個好現象。不過，我想告訴你的是：你只要有這點心，就很好了。我覺得你的作用是在專方面。」

「黨不是提倡紅透專深的嗎？」他問道。

「是的，我們都要盡量做到紅透專深。」她站了起來，走了幾步，然後把外套脫了下來，「這是我們黨的一個口號。但是，像你那樣專業基礎深厚的人，難道我們要你紅透了以後才去充分利用你的專業知識嗎？」

「當然不是。」

「所以我說，只要你有這點心就夠了。」

陳曉乾記得，他來到 K 大學後，從來沒有向黨組織提出過入黨申請，所以他不想和她討論這個問題。

她見陳曉乾默然不語，便說道：「你在 S 大學讀書時的情況，我也知道一些，」她的眼睛忽然媚了起來，「聽說那時候你是個風流才子哩！」

陳曉乾心中一怔，但他很快就鎮定了下來，勉強笑了笑說：「你開我的玩笑罷啦！我歷來不風流，當然也不是才子。」

「從你昨天所作的學術報告來看，你是才子無疑了，」她用肯定的語氣說，「至於是否風流，我卻有一點兒證據。據我所知，S 大學當年有一個十分出名的戲劇社，裡面有一個十分出名的、才貌出眾女社長，她叫岑蕙……」說到這裡，她故意停了下來，瞇著雙眼看他。

陳曉乾更感不安。她怎麼連這些細微末節的事情也知道，而且記在心裡？

「是這樣的，」她變換了語氣，「爲了響應周總理的號召，我們教研室準備成立一個學術小組，去統籌、促進和檢定我室的學術工作，我想由你來當組長。」

「我怕水平和資歷不夠。」他立刻說。「我們系有許多教授和副教授，由他們來當較爲合適。」

「他們有一個缺點，就是缺乏馬列主義的理論水平，只懂得用資產階級的觀點去看待西方的語言文學。」

「但是，經過反右，他們已加強了思想改造，很多人也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理論。」

「即使少數人學到了馬列主義，不過，在毛主席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下，能夠用這些人嗎？毛主席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陽過來、陰過去嘛！」

「還有其他講師呢！」

「你不必多說了。我認為只有你最適合，」她變得認真起來，這時的神情、模樣又十分像黨性強時的寇蓮娜，「就這樣決定吧！」

陳曉乾走出房間時，她忽然又變得嬌媚起來，拍著他的肩膀，把他送了出來。

回到自己的房間，陳曉乾對高雲漢談起周麗蓮要他當學術小組長的事。他表示，組織選他是選錯了人。

「有這等事嗎？」高雲漢有點不明白地說，「我沒聽說過。」

「這等事不是經過黨支部討論、通過的嗎？」

「我不是支部委員，不一定知道的。」

「她是你的女朋友，會告訴你的吧？」

他猶疑了一下，說道：「我們的關係還沒有最後確定。」

陳曉乾有點不太相信地看著他。

「是這樣的，」他說道，「在W大學時，我和她是同系同學，我比她高兩級。畢業後，我們先後分配到這裡來教書。因為是老同學，所以我們的關係較為密切些。」

「這樣說來，更應該有這方面的可能性了。」陳曉乾說。

「感情這東西是很微妙的，況且這是雙方面的事，將來如何，就很難說了。」

(五)

星期六晚上，學校大禮堂照例舉辦周末舞會。周麗蓮約了高雲漢出外，房間裡只剩下陳曉乾一個人。

陳曉乾閒極無聊，很想找林小春聊天。如果她到大禮堂跳舞，他就可能在那裡碰上她了。平時，他想不出有甚麼理由要找她，她到底是個右派，雖然已經脫了帽，他也不能毫無顧忌地和她公開交往的。主要是他有自己的打算。而理科各系教工宿舍和食堂離開文科的頗遠。不過，看來林小春已經絕跡於舞場了。他曾幾次到大禮堂舞場等候，但總見不到她的蹤跡。是的，她是不會有那樣的閒情逸致去跳舞的。事實上，也不會有甚麼人樂意跟她跳舞的。

他一直想支援她一些食品。這幾個月來，市場供應不斷好轉，但主要是自由市場繁榮了，定量配給的副食品，如肉類、油類等並沒有怎麼增加。蔬菜倒是不缺了，不過由於油類和肉類不足，煮出來的蔬菜並不怎麼好吃。他想贈送一瓶豬油給林小春。

他忽然想起校園北面那個人工湖來。也許會在那裡碰見她呢？

他果然在那裡碰見她。當年在S大學時，每當他想見她時，只要他去到北門，就準能找到她，而她也是如此。在艱難歲月裡，某些氣質相同的人也許是心靈相通的吧？

「我一直想找你。」陳曉乾向著正在愁思脈脈地坐在湖堤上的林小春叫道。

林小春高興地站了起來迎上前，並伸出手來。

「我今天心血來潮想見見你，果然在這兒遇上了！」她雙眼閃出了快樂的光澤

他倆雖然很熟落了，但見了面總喜歡緊緊地握手。

「你也想找我嗎？有甚麼事嗎？」她問。

「我家裡經常寄些食物回來給我，我吃不完，想送一點給你，」他友好地說，「你雖然受過磨煉，身體結實，但到底是營養不良，需要補充的。」

他打開舊報紙，拿出一瓶一斤左右的豬油來，遞給她。

「不，不！」她連忙用手推開，「我生成賤命，越吃苦身體就越結實，倒是你這個香港少爺需要多些營養。」

「你還跟我那麼客氣！」他說，笑了起來，「我是吃不完才給你的呀！」他把豬油塞

往她的手中。

大概看見他那真摯關懷的眼光，她才不再推辭。她拿過瓶子，感激地說：「謝謝你！」

他倆在湖堤上並肩坐了下來。

「那麼，你找我又有甚麼事呢？」他問道。

「沒有甚麼特別的，」她理了理被微風吹亂的髮簾。她今天沒梳辮子，那齊肩整潔的直髮，和一般女性比較，另有一種風度。「我只是想和你交流一下對形勢的看法。」

「有甚麼大問題嗎？」

「你有沒有察覺到近期政治思想工作進一步抓緊了呢？」她的眼光變得尖銳起來。「去年提出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並不僅僅是一個口號而已，看來又要冒進了。人民的生活才好過了些，又要倒霉了！」

「不會重複大躍進的錯誤吧？」

「大躍進的錯誤只會偷偷地吸取。現在對於大躍進還是不能懷疑的嘛！」她沉思了一下，「但在某些方面可能會更加傷筋動骨呢？」

「噢？」他半是吃驚、半是詫異，「在哪些方面呢？」

「毛主席強調同資產階級作鬥爭，又因大躍進這幾年，下面許多幹部對那條左傾路線陽奉陰違，看來開展一場以一般幹部和知識分子為對象的政治運動在所難免了。」

陳曉乾想，是否林小春因為是摔過跤的人，對於政治問題過於敏感呢？「毛主席說過要加強對高中級幹部的教育，辦好各級黨校，使他們知道甚麼是資本主義，甚麼是社會主義，但並沒有說要搞政治運動呀，更沒有說要對一般幹部和知識分子怎麼樣。」

「你還是那麼天真！」她加重語氣說，「反右時『引蝴蟻出洞』的策略是毛主席在政治鬥爭中行之有效的。大躍進失誤的這幾年，各方面都放鬆了，這也可以看作是引蝴蟻出洞策略的一個間接手法。」

「在經濟上放鬆，實際上是一種自發性的自由經濟，正是這種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自由經濟，使我國的國民經濟，主要是農業生產，逐漸恢復到大躍進前的水平！」陳曉乾說。「難道你有可靠的內部消息？」

「我國政治形勢的變化，是可以分析得出來的。」她說，然後她用關心的語氣說：「我對你講這些話，只是想提醒你凡事要十分小心，說話也好，做事也好，千萬不要給別人抓住把柄啊！」

「謝謝你的關心！」他有點感動起來。雖然，他仍然覺得她有點過於杞人憂天，但政治上的問題，還是應該十分小心謹慎，不能忘乎所以的。事實上，階級鬥爭的弦是較前繃緊了。

「我還想告訴你一件事：你們系的那個周麗蓮，當年和寇蓮娜同在一個游擊隊，看來她們可能是同一類人，你要格外小心才好。」

自從跟林小春交談過之後，陳曉乾對於形勢加倍留心。他發現，一切都如常進行，階級鬥爭、加強政治思想教育之類的口號多了，但卻仍然沒有甚麼具體行動。

在物質供應上，則逐漸恢復到了五八年以前的水平，有些方面還超過了。他覺得，經過不到三年的調整，竟能達到這樣的成效，這從側面說明了自由經濟對刺激生產的作用，因此，社會主義集體化是不能急於求成的。按理，中央的目的是要使中國富強，既然現在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沒有理由要再次改變的吧？但他又沒有太大的把握。

然而，不管怎麼說，看見今天自由市場一派繁榮，食堂的副食品越來越充足，高級糕點已經被取消，他又逐漸安靜下來了。

第二章 相會無期

(一九六三年九月 — 一九六四年三月)

(一)

校黨委突然宣佈，要在全校範圍內開展面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面上社教」。學校黨委書記李亦林作全校動員報告。李書記五十出頭，身體略胖，臉色紅潤，舉止溫文。他說：

我國人民，在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領導下，艱苦奮鬥，戰勝了重重困難，終於勝利渡過了三年困難時期。造成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除了連續三年全國大面積水旱災之外，還有蘇聯背信棄義。一九六零年七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決定在一個月內撤回全部在華專家，撕毀三百多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百多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致使中央的計劃不能順利執行。一九六二年一月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後，全黨在統一認識的基礎上，堅決全面貫徹以調整爲中心的「八字方針」，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主要是：一、減少城鎮人口，精簡職工；二、壓縮基本建設規模，縮短重工業戰線，充實輕工業，保證石油工業；三、加強農業生產戰線，發展農業生產；四、穩定市場，回籠貨幣，消滅財政赤字。這樣經過近兩年的努力，造成了今天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勢。

爲了鞏固和發展這一大好形勢，黨中央正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農村叫「四清」，在城市叫「五反」，有些地方和單位已試點進行。在全國而言，在試點的基礎上分批在兩三年內搞完。毛主席說：「這個革命運動是土改以來第一次最大的鬥爭。這樣全面，這樣廣，這樣深遠是幾年來沒有的。這次從黨內到黨外，從上到下……全面的，黨內黨外這樣的階級鬥爭是十幾年來沒有的。」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這次運動要清理政治、經濟、組織、思想這四方面的問題，所以又叫「四清」運動。至於城市搞「五反」，主要也是搞那四個方面的問題，但城市的重點，除了清經濟之外，還要清階級。我們學校搞「面上社教』，主要也是在這四個方面進行清理。「面上」與「非面上」的區別在於，面上是比較粗略地搞一下，爲將來正式搞「社教」時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上級不派工作隊進駐。有些單位並不需要經過「面上」這一個環節，就進行正式的「社教」運動。「面上社教」在黨委領導下進行。爲此目的，學校黨委已抽調幹部成立「社教」運動領導小組，從上到下內部掌握進行。學校教學工作照常進行，只用每周兩個下午的政治學習時間來搞運動，包括學習中央文件，小組討論，揭發我校各級機構存在的四不清問題。關鍵性的問題可以寫小字報，直接交給各單位的「社教」領導小組。在此基礎上，進行劃階級。

陳曉乾頓覺心情不安起來。果然不出林小春所料，真的又要來一場政治運動。

散會後，陳曉乾問高雲漢：「五反是哪五反呢？」

「李書記在會上沒有說。」高雲漢答道。「一九五二年的五反內容是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竊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那是在私營資本主義工商業中進行的，現在的五反內容肯定不會是一樣的。不過，李書記說過，其主要內容是四清。」

「還有劃階級呢？」

「這是個新東西，」高雲漢說，「在農村，土改時已劃了階級成份，但在城市、機關、

工廠卻沒有。」

「好像我們教師，照毛主席多次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論述，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有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按照這個標準來劃的嗎？具體又是怎麼個劃法的呢？」

「我也不清楚，」高雲漢說，「五七年曾經劃過一下，那時是劃左、中、右。不是劃過一批右派分子嗎？劃左和中，那是由組織內部劃，不公開的。」

「這到底與農村土改的劃成份不同，」陳曉乾說，「目的又是甚麼呢？」

「當然是要適應階級鬥爭的需要了。」

陳曉乾又感到緊張起來。他這樣的人會被劃成甚麼成份呢？他覺得，如果與農村的階級成份對比，也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相當於地主、富農，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相當於中農，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相當於貧下中農。因此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佔大多數。從一般情況來看，他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範疇。但對於政治這東西，他越來越沒把握，說不定由於他有「特嫌」問題而被劃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呢？

然而，日子一天天過去，每周兩個下午的政治學習時間都用來學習中央頒發有關「社教」的文件，和一些重點「社教」工礦企業和農村公社的經驗介紹文件。並沒特別安排。

陳曉乾逐漸變得不那麼緊張了，因為這似乎不太像甚麼政治運動。過了兩周以後，上面要求大家對本單位、本校的「四不清」現象進行小組揭發或小字報揭發。為了輕裝上陣，首先要求大家各自檢查交待自己的「四不清」問題，這叫做「洗溫水澡」。對教師來說，主要是清政治、思想上的問題。而清政治、思想又是漫無邊際的。大家有了反右鬥爭的經驗，所以都在小組會上長篇大論地作不痛不癢的自我批判。

過了一個多月，校黨委忽然召開全校教職工大會，由財務科副科長林耀明向教職工們作有關他輕微的貪污檢查，加上多吃多佔，總共約八十元左右。並當堂退賠。然後校黨委書記李亦林宣佈，根據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給予他從寬發落，不作貪污論處，可以跟其他教工一道參加運動。

跟著把保衛科幹事張偉雄押上講台。

李書記語調嚴峻地宣佈：「張偉雄，男，三十六歲，地主出身，一九四八年八月混進解放軍隊伍，隱瞞成份，偽裝積極，騙取組織信任而混進了黨。現在經過深入的內查外調，大量證據證明，張偉雄從十六歲開始就幫其父親地主分子張成興收租，為其父的得力助手。而且他在一九四八年八月混入解放軍時年齡已超過二十歲，因此他本人的成份應為二地主。從今天起，宣佈張偉雄接受監督勞動管制，聽候進一步審查發落。」

兩名學校民兵把平日威風凜凜的張偉雄押走後，李書記再發言：

「在過去一個多月學習文件和洗溫水澡的過程中，不少教工提出了如何劃階級的問題。剛才就給了大家一個樣板。所謂劃階級，就是把混進我們革命隊伍的敵對階級分子揪出來，給他們劃回他們應屬的階級，即恢復他們的本來面目。對於被揪出來的人，如一貫奉公守法的，就由本單位就地監督改造，給予生活出路；如有血債或其他罪行的，則依法查處。其他教職工不存在劃階級的問題。希望廣大教職工放下思想包袱，積極投入運動，把張偉雄這樣的階級異己分子通通挖出來，以純潔我們的革命隊伍。另外，根據黨的政策，要求大家進一步洗好溫水澡，以便輕裝上陣。各級領導幹部要起帶頭作用，尤其是掌管財務的幹部，一定要爭取主動，好好『洗溫水澡』，『下樓梯』，爭取群眾的諒解，共同對敵。」

之後，李書記從四個方面，作了自我檢查。大的問題是沒有的，著重檢查了他對階級鬥爭觀念還不夠強，以為經過反右鬥爭和反右傾之後，階級敵人已經老實起來了，等等。

聽了李書記的運動中期小結報告後，人們的思想開始緊張起來了。陳曉乾卻想：清組織，查出隱藏的階級異己分子，是組織上的事；即使是清經濟，也是財務人員的事，對

於一般教師來說，是沾不上邊的，也是無法參與的。想到這裡，也就安心下來了。

一個星期三下午，系黨總支書記沈萬鈞召開全系師生大會。會場氣氛十分嚴肅，尤其是那些共產黨員，個個面無表情，很像反右時的氣氛。沈書記端坐在主席台上，作「洗溫水澡」、「下樓梯」的檢查，無非是講些對階級鬥爭的思想認識問題 — 算是清政治、清思想的內容。

然後，他把話鋒一轉，說道：「在組織方面，我也存在一些麻痺大意的思想：我們系的黨組織，竟也混進了階級敵人，而且佔據了重要職位！」

陳曉乾大吃一驚。在系裡，擔任黨內重要職位的人，除了沈書記之外，就是總支辦公室幹事、復員軍人王健威，輪下來就是教工黨支部書記周麗蓮了。陳曉乾發現他們兩人都在座，而且坐在第一排，沈書記發言前還和他們交頭接耳了一陣子。

「當然，」沈書記繼續說，「這件事並不能完全責怪某一個人，除了各有關部門都有責任外，我本人責任在於：曾經有人作出過大膽的懷疑，但我卻不以爲然，仍然重用他！」

陳曉乾看見全體師生都在屏息地等著他把那個人的姓名道出來。他忽然聽見前排一個女同學對她旁邊一個同學低聲地說：「一定是許振河！」

果然沒有看見許振河在場。平時，沈書記開甚麼會，許振河都在身邊侍候，安排會場、斟茶倒水。他是系團總支書記，共產黨員，三十多歲，樣貌老實誠懇，平日待人接物彬彬有禮，生活艱苦樸素。這樣的人像階級異己分子嗎？但他又想起了肅反時的情景，當年 S 大學中文系學生李炳權不是更加不像壞人嗎？可是他竟然是個特務，世事往往是很難預料的啊！

「我現在宣佈，」沈書記忽然站了起來，「我系原團總支書記許振河是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把許振河帶進來！」

坐在前排的一個學生霍一聲站起來，帶頭振臂高叫口號：「把階級異己分子許振河揪出來示眾！」、「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就在這一片震撼教室的口號聲中，許振河被兩個強壯的學生急步押進了會場。

許振河站定以後，沈書記拿出一張紙來，唸道：「許振河，男，三十六歲，家庭出身地主，本人土匪出身，一九五一年混進省師範學院歷史系。一九五五年畢業後分配到省博物館，一九五八年調到本系當團總支書記。許振河是一個僞裝得十分隱蔽、隱藏得很深的階級異己分子。他雖已結婚，但在他離開家鄉的十多年中，從來沒有回去過，以此來逃避本鄉群眾的檢舉揭發。我們這裡有些群眾曾就這一點，向組織提出過疑問。但我們當時並不重視。這次運動，我們重視了，派人到他家鄉去調查，真相大白：他果然是漏網的階級敵人！」

「打倒許振河！」又響起了一陣口號聲。

許振河的面色變得十分蒼白起來。

「許振河，立刻向群眾交待你隱瞞年齡、曾經當過土匪、混入革命隊伍的罪行！」黨員教師盧大龍從坐位站了起來，喝叫道。

許振河身旁的那兩個學生，當即用手掌壓著他的後腦，也幫腔叫道：「快老老實實交待你的罪行！」

陳曉乾感到有點奇怪：這兩個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學生，反右時不過是十二三歲，怎麼會對鬥爭階級敵人那麼熟練呢？後來他想起來了：農村鬥四類分子也是這樣的，這些在農村長大的青年，當然是司空見慣，而且是經常參加的。他明白了，原來反右時鬥爭右派分子的方式，也是從農村土改鬥地主中學來的。

許振河低著頭垂手站立，開始結結巴巴交待問題：「我對不起黨和人民。黨和人民把我培養成大學生，但我卻一直隱瞞著自己的真實年齡。」

「你先交待你當土匪、殺人放火的罪行！」周麗蓮嬌喝一聲，頗有幾分寇蓮娜的氣概。

「我……我沒有殺過人、放過火。」他急忙分辯。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不知道是誰領頭高叫口號。這個場面使陳曉乾回憶起七年前的反右鬥爭。不過，由於只是挖掘暗藏的階級敵人和階級異己分子，並不如反右時的鬥爭對象那麼廣泛，他並不感到過分緊張。

「我也沒有當過土匪。」許振河沙聲地說，看來他也並不是那麼容易被嚇倒的。

旁邊的那兩個學生立刻又按住他的腦袋，並把他的頭用力往地上壓下去，一邊喝道：「不許狡辯！」

「許振河不低頭認罪，只有死路一條！」又是一陣口號聲。

「我只是虛報了年齡，」他苦著臉說，「我少報三歲，因爲我想參加青年團，如果我不少報，就超齡了。」他又表現得痛心疾首的樣子：「我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我認罪！」

「他媽的，你避重就輕！」黨總支辦公室幹事王健威從坐位站了起來，快步衝上了講台，板著臉孔說道：「讓我來揭發他！」他從褪色軍服的口袋裡抽出一疊紙來，說道：「我和盧大龍老師兩次到許振河家鄉，進行深入廣泛的調查和核對材料，他罪證確鑿，不容抵賴！」

然後他對著材料紙唸道：「許振河，原名許河源，一九二八年出生，他少報三歲年齡的目的，是要隱瞞他的地主成份。他知道，根據中央土改時的規定，凡解放時年齡十八足歲、參與家庭中剝削活動的，都應劃爲與其家庭應劃的成份，例如家庭中的父親是地主或富農分子的，他也應被劃爲地主或富農分子。現有充份證據顯示，許振河在解放前三年，就跟隨他的地主父親去收租，並參與放高利貸活動。土改前，他逃來省城，混入省師院，並改名爲許振河，以逃避當地群眾對他的清算。他是漏劃的地主分子！」

「打倒漏網地主分子許振河！立刻把許振河遣送回鄉接受批判鬥爭！」又是一陣巨大的口號聲。

許振河聽了後一句口號，面色當堂變得慘白，趕忙說：「不，不，我沒有參加過剝削活動！我是學生出身！」

「住嘴！」王健威制止他往下說，「許振河除了是個漏劃地主分子之外，還當過土匪，有血債！」

又響起了口號聲：「打倒土匪許振河！血債要用血來償！」

「一九五一年，一批土匪進駐許振河的村，當時許振河擔任了這幫土匪的文書！」王健威繼續揭發。

「土匪許振河，立刻交待殺人放火的罪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又是口號聲。

「我沒當過土匪！」他把聲音提高，眼淚突然奪眶而出，「當時土匪進駐我們村，用槍威迫我們爲他們辦事，因爲我在村中文化水平最高，他們就威迫我爲他們登記村民的財產。我當時還爲村民隱瞞了財物呢！」

「那麼說，你還立了功呢！」王健威吐了一口涎沫，「土匪後來槍殺了被他們抓到的鄉村小學教師許逢年，他是我黨地下工作人員，當時許振河也在場謀劃！」

許振河旁邊那兩個學生立刻對他拳打腳踢，一邊罵道：「打死你這血債累累的土匪！」

巨大而憤怒的口號聲隨即響起：「血債要用血來償！」、「爲革命烈士報仇！」

但許振河從地板上爬起來後，卻大呼冤枉。沈書記悄悄地制止那兩個學生打他，然後對他說：「好好交待！」

「當時土匪要我看許逢年的書信，要證實他是中共地下黨員，我已經爲他遮掩，但土匪頭子不信，要槍斃他，我也無能爲力。」

「不要詭辯！」盧大龍說，「後來這幫土匪被我解放軍捕獲，曾供認你有參與他們的謀劃。」

「不會的！」許振河急忙說，「當時他們還說我不合作，要槍斃我呢！如果他們真的

是那麼說，就是嫁禍於我！」

在一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口號聲中，沈書記喝令把許振河押下去。

那兩名學生把許振河押走之後，沈書記對大家說：「我們揪出了隱藏得很深的階級異己分子許振河，這是我們系『面上社教』的初步成果，希望大家進一步提高階級鬥爭覺悟，再接再勵，把運動搞深搞透！」

揪出許振河之後，全系的氣氛緊張了兩三天，但到了星期六下午政治學習時，人們又回復了平日的拖沓現象。

(二)

陳曉乾偶然看到學校「社教」領導小組編印的簡報上，竟有一篇報道不點名地批評外文系有一名教師，在國家經濟困難時期從香港寄食品回來。文章認爲這是立場不穩的表現，是「社教」中清思想的一個內容。他知道這是指他。

晚飯後，周麗蓮來找他。高雲漢大概知道她是來做思想工作的，就到辦公室去備課。

「你對這次運動有甚麼看法？」周麗蓮坐在高雲漢的椅子上，態度友好地問。

「這個運動是必要的，」陳曉乾小心翼翼地說，「毛主席說，這個革命運動是土改以來第一次最大的鬥爭，所以是非常必要的。」

「你似乎思想有點不通，」她說，「是不是對『社教』通報的批評想不通？」

「不點名批評一下，也沒甚麼，」他說，「我只是覺得，如果我在廣州，我這種問題根本算不了甚麼。據說在困難時期，廣州市有三分一的人口，有親戚從港澳寄食物回來。」

「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要求，對於你們從海外或港澳回來的人來說，到了落後的地方，就越要嚴格要求自己。」周麗蓮說。

「所以，我還是應該調回廣州爲好，這樣，我的未婚妻從美國回來探望我也方便些。」

「你有一個在美國的博士未婚妻，這點我是知道的，」她仍然和氣地說，「不過，我還是勸你暫時不要叫她回來看你，等到全國的『社教』搞完才說吧！」

「甚麼時候才搞完呢？」

「說不準，」她說，「原來說是三年，現在看來也許不行了，說不定要搞上四五年！現在才搞了幾個月。」

「到了那個時候，我和我的未婚妻都三十二三歲了，」他嘆了一口氣，「連見面都那麼難，更不用說要結婚了。」

他是不應該對她說這番話的。她是寇蓮娜的老戰友，而寇蓮娜又把有關他的事告訴了她，其目的一定是要她對付他。但這一年來，她卻沒有對他採取甚麼行動，反而對他十分友善。現在運動來了，她是否會像寇蓮娜那樣，借運動之機，把他加以控制呢？爲此，他才把他未婚妻之事說出來，以爭取主動。

「我勸你放棄你的未婚妻算了！」她一本正經地說，「這種沒結果的事，何必讓自己白白浪費青春呢？」

「放棄她？」他吃驚地看著她。

她的語氣又變得柔和起來，說道：「其實我主要是爲了你的未婚妻，一個女孩子，青春的時間有限，要她那樣浪費一輩子青春，你忍心嗎？」

他覺得，她作爲一個共產黨員，是不應該教人如此的。但細想之下，又覺得她的話沒有錯，從道德觀念及常理來說，她都沒有說錯。

「而且，這對你也是一個一了百了的解決辦法。難道你要抱著愛情至上的資產階級觀念，而毫無了期地堅守下去？這種忠誠不過是愚忠，絕不是社會主義的道德品質啊！」

他忽然說：「那麼，我可以申請回香港探望她嗎？況且我沒有見過我爸爸已經有七年

了。」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否則他早就提出申請了。現在既然她說起這件事，他就順便提出來試探一下她的口風。

「你想都不要這樣想！」她加重語氣說，「黨正在強調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而你卻要申請出去會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未婚妻！組織是不會批准的，首先我就不會同意。這是爲你好嘛！」

「我是會回來的。」

「正是因爲相信你會回來！」她說，「你回來以後，你今後的歷史，就會蒙上一個不清楚的污點，一個永遠抹不掉的污點！」

他無言以對。難道他能夠對她說，他去了以後就不回來嗎？

她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面上帶著一種捉摸不定的笑意說：「你出去了以後，當然也可以不回來，正因爲有這樣的可能性，即使學校批准了，公安局也不會批准的，到頭來，達不到目的，還給有關方面留下個壞印象，何苦呢？」

是的，他五八年已在公安機關掛了號，平日要出去也不可能，何況是現在！

她又補充說：「我並不是用那些話來嚇唬你。毛主席去年八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就尖銳指出：有沒有階級鬥爭？廣州有人說：『聽火車轟隆轟隆的，由北向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開的像是「沒有希望，沒有希望」。』明白這話的意思吧？」

聽了這話，陳曉乾嚇了一跳：毛主席竟然早就把困難時期申請回香港或去香港的行爲，看作階級鬥爭！在公安機關有黑案底的人，的確是不能不慎重行事的！

雖然林小春告訴過他，周麗蓮很可能是寇蓮娜式的人物，但有一點她與寇蓮娜不同的是，她已有了一個年紀相若、頗有才華的男朋友，而寇蓮娜卻嫁了一個老朽的丈夫。

她繼續說：「你還是安心扎根祖國吧！你想通以後，也許我會給你介紹一個對象呢！」

他笑著搖了搖頭。

她又說了起來：「我今天找你的目的，是要你對『社教』運動的意義有個正確的認識。這次運動是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從黨內到黨外，從上到下，從幹部到群眾。通過『社教』，使群眾真正明白甚麼是社會主義，甚麼是資本主義。黨委『社教』通報提到你的問題，並不是僅僅是針對你一個人，也是針對類似情況的人的。在困難時期，不少歸僑就千方百計從外面弄食物寄回來，有些人甚至用來倒賣牟利。正因爲這樣，通報才沒有點你的名字。在『社教』中，這是屬於一般的思想問題，自我檢查一下就是了。組織希望你能在小組會上說說這件事。」

陳曉乾點了點頭。既然組織有這樣的意見，而毛主席也曾經把一些人與港澳關係看成是階級鬥爭，他可以不自我檢查嗎？

在「洗溫水澡」階段，陳曉乾在小組會上重點檢查從香港寄回食物之事，並上綱上線，把這件事說成是階級鬥爭在自己頭腦中的反映。

這次還好，並沒有要求大批大鬥。每人各自檢查一番之後就算完事。陳曉乾知道，這只是面上運動，將來正式搞「社教」時，肯定是不會那麼溫和的。

到了十二月，學校黨委運動辦公室，召開了一系列處理四不清罪犯大會。多數是財務人員貪污幾十元到幾百元的案子。他們在群眾大會上作了痛哭流涕的檢查之後，當堂進行賠退，黨委就按照政策，宣佈解放他們，或給他們記一個大過之類。至於張偉雄和許振河那樣的階級異己分子，就毫不容情地開除黨籍，劃爲地主分子，遣送回鄉接受當地群眾監督管制。

學校黨委李書記最後作了《階級鬥爭在我校的表現》的報告。報告提到一些陳曉乾聞所未聞的例子，例如：在困難時期，**K** 大學竟有少數女學生到街上賣淫，每次報酬爲一斤糧票，也竟有女學生勾搭教師的。更有一件事使陳曉乾不忍聽的，那就是學校東門管廁所清潔衛生的一個工友，因收入少，子女多，爲了吃飽肚子，竟讓他那年過四十、滿

面菜色、骨瘦如柴的老婆去當妓女，由熟人介紹嫖客到家裡來，而做丈夫的則帶領一群兒女在外面迴避。但是，當嫖客看到她那個模樣時，被嚇跑了。最後只要求二兩糧票也沒有人願意。陳曉乾平日見過那工友的老婆，所以感到很痛心。

李書記把這些現象說成是：由於一些人發了「國難財」，就去搞女人，而有些婦女則貪慕金錢物質，因而就出現了私娼的嚴重情況。他的結論是，這是活生生的階級鬥爭事例，如不進行「社教」運動，中國就會和平演變，回到舊社會去。

然而，陳曉乾卻不同意他這種不作分析的簡單結論。關鍵的問題不是有人發了「國難財」。在三年困難時期，是沒有多少「國難財」可以被人發的。問題的本質是物質嚴重匱乏，在長期饑餓的情況下，有些人是沒有其他選擇的，純潔和有高尙情操的如顏金鳳，爲了挽救她行將餓死的父親的性命，也不得不出賣貞操！這種人間慘劇，難道是貪慕金錢物質導致的嗎？古語云：「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這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但他又覺得，似乎不能責備李書記，難道能指望他把問題的本質如實講出來嗎？

李書記作了這個報告之後，「面上社教」運動就算結束了。

(三)

「面上社教」結束後三個星期，陳曉乾接到丹芷的信。

曉乾：

看了你的信之後，我不禁淚流滿面。曉乾啊，你我的命真苦。首先是我們生不逢時，幾歲時就遭逢戰亂，至使我們家破人亡，和平以後，我們只過了十年安定幸福的生活，就再次飽嘗分離之苦，之後就一直處於極度憂慮之中，這樣足足過了七年，現在終於絕望。

曉乾，我也相信我們已經重逢無望。從我手頭上掌握的材料來看，中國很可能長期進行現時這種運動，一個政治運動完了，很快又會進行下一個政治運動。這是爲中共黨內鬥爭哲學所決定的。這場「社教」運動結束時，是三數年以後的事了，跟著可能是另一場政治運動，了無結束之日。可是，歲月不饒人，我們現在已由青年進入了壯年，正開始步入中年，眨眼間又會從中年進入老年，一輩子在苦戀中度過！

對於我來說，並不是另找一個男朋友就可以改變我苦苦繫心你的狀況，更何況我哪有心情去另結新歡？我只希望你幸福！你在大陸精神、肉體上都已經夠痛苦了，還要時時刻刻惦念此岸的我。至於我，除了孑然一身之外，一切都很好，各方面都比你好得多。你爸爸快到退休之年，到時我會接他到美國來，兩人相依爲命過日子。十分希望你能夠找到一個賢淑的妻子。若然蒼天保佑，我們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以後能夠重逢，和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也就不枉我對你的一片愛心了！曉乾，聽我的建議，若然有了一個體貼的妻子照顧你，我和你爸爸都會放心些。現在這樣，我才時刻不安，好像自己犯了甚麼不可饒恕的罪過似的。

曾聽你提及你最後一個紅顏知己張冠英。我明白她可能不是你終身伴侶的理想人選。你的理想中人除了我之外，還有岑蕙和顏金鳳。可惜她們都與你無緣，儘管她們對你情深款款，但她們的思想性格注定了她們與你無緣，何況她們都已經玉殞香消。能夠陪伴你過一輩子的，就只有這個張冠英了。據你說，五八年你到彩虹時她十八歲，今年她就是二十三歲了。以農村的標準，是個老姑婆了，但她還沒有結婚(否則你一定會提及的)，顯然她是在默默地等著你，她肯定與你有緣，她會平平安安地度過一生。如果她嫁給了你，她也許會帶你平平安安地度過一生的，儘管無聲無色地。你不要辜負她的一片愛意啊！即使你以後在大學裡尋找千百度，也絕對找不到一個傳統女性如張冠英的。綜觀你的性格和遭遇，以及你今後一輩子所面對的種種

「在開頭階段是搞幹部，搞完幹部就搞群眾了。」她說。「毛主席說得很清楚：要黨內黨外一起搞，最後重點一定是群眾，反右就是一個例子。」

「爲甚麼？」

「因爲當地的『四清』運動是由黨員領導幹部領導的呀！」她說，「但搞群眾只能搞出一些投機倒把等小題目，貪污盜竊、利用職權謀私利、作威作福等，也就搞不到了。」

「那麼，這場運動的意義何在呢？」

「我體會毛主席的意思，他是要打擊那些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發了『國難財』的人，這點上次我已經向你提及。而打擊這些人，其真正目的是要打擊推行這條路線的頭子。」

「推行這條路線的頭子？」

「是的。最近毛主席就曾說過：『一九六二年，又鬧不講階級、不講階級鬥爭，各部門可不穩呢！鄧子恢要搞「包產到戶」。』毛主席又說：『王稼祥過去從來是有病，那半年就沒有病了，就是要「三和一少」，可積極哩！我們現在就是「三鬥一多」……那時他們在國際上是要搞「三和一少」，在國內是要搞「三自一包」。』毛主席還針對這次『社教』說：『我們有十年沒有搞階級鬥爭了；五二年搞了一次，五七年搞了一次，那只是在機關、學校，這一次要把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好，至少要用三、四年時間……牛鬼蛇神要讓它出來，出來一半還不行，出來一半還會縮回去。』可見這是一場黨內路線鬥爭。自從彭德懷被打下去後，有些中央領導同志暗中行事，反對左傾路線。當時是困難時期，強調團結，所以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現在經濟好轉了，就有可能反擊了。」

「經濟好轉，不就證明那些中央領導同志的路線正確嗎？」

「你還是那麼書生氣！」她說，「在路線鬥爭上，往往是不論誰對誰錯的，即使是別人對了，也要把他鬥倒，因爲這關係到誰掌權的問題！」

「你還這麼大膽講話？」

「這些心裡話，我只對你說，因爲我知道你是不會出賣我的。」

「你對我說這些話，其實是幫助我，我是體會到的，」他感激地說，「不過，有一點我不明白，以你現在的身份，你怎麼還能獲得這些內部消息呢？」

「你以爲政治集團都是鐵板一塊的嗎？」她含蓄地笑了笑，「任何對立的政治集團都是互相滲透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陳曉乾點了點頭，並沒有做聲。

「你和你未婚妻的事怎樣了？」她忽然關心地問。

「唉！」他嘆了一口氣，然後說道：「照現在這樣的情況來看，我們這一輩子肯定不能再相見了！」

「不會一輩子不能再相見的，」她也嘆了一口氣，「不過也要相當長的時間了。」

「我不明白，既然不歡迎別人進來，那也應該讓人家出去呀！況且我是從外面回來的！」他不平地說。「這樣做對革命有甚麼好處呢？」

「我們的政策其實並不是這樣的。當年周總理號召海外知識分子回來時，曾提出『來去自由』的政策，這也是毛主席當年的政策。」

「後來爲甚麼又變了呢？變成了有進沒出，現在更基本上沒進沒出了呢？」

「這是因爲毛主席把國際階級鬥爭看得太嚴重了。」她說。「而他也隨著年齡的老邁，而變得越來越敏感和多疑。我看得出，他不僅對外來的人越來越有戒心，而且對自己的人也越來越有戒心，彭德懷就是一個例子。這次他點了鄧子恢的名，其實矛頭是另有所指的，不過是針對他身邊的戰友們罷了。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是出於這種心態。」

陳曉乾本想問她，他針對他身邊的哪些戰友，但還是忍住了。他明白，在這些問題上，他不知道比知道的好。

第三章 一往情深

（一九六四年四月 — 一九六五年一月

（一）

一天下午文體活動時間，陳曉乾在大操場跑步。高雲漢來告訴他，有一個鄉下俏姑娘到宿舍來找他。他知道是張冠英，她曾來信告訴他，她會在清明節後來訪。

張冠英穿了一套稱身的黑點白底唐裝衫褲，仍然梳一頭齊耳珠的直髮，身材和以往一樣高挑苗條，但似乎比以前豐滿了些，胸部的曲線更加優美。他發現，在全大學的女學生中，全體年輕的女教工中，沒有一個人有她那麼美好的身材。以相貌而論，她也比這裡最漂亮的面孔毫不遜色。她的膚色較前略爲棕黑色了些，但並不乾枯，是一種健康的顏色。

「哥！」張冠英看見陳曉乾親切地上下打量著她，竟然眼眶一紅，低下了頭。

「來，跟我上三樓的房間坐。」他輕輕拍了拍她的肩膀。

進了房間，她才抬起頭來，深情地上下看著他。

「坐下吧。」他讓她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然後他坐在高雲漢的椅子上。

但她卻似乎沒有聽見，眼眶盈著淚水，仍然站著。

看見她這個樣子，他站了起來，走向她，雙手扶著她的肩膀，說道：「怎麼啦，冠英？怎麼不坐下來呢？」

她才定了定神，不好意思地往椅子坐了下來，然後背過臉去，用手絹偷偷地拭擦眼睛。

陳曉乾不禁五臟沸騰。多麼感情真摯而純樸的姑娘啊！她明明知道他已經有了未婚妻，但她的出發點並不是爲了取而代之，而完全是出於一種真誠和樸素的感情。這樣的感情恐怕只有她才會有。也許，即如她曾在信中所暗示的那樣，她一旦動了真情，就不惜作出殉教式的犧牲？

彼此沉默了一會後，還是由陳曉乾先開口：「你媽媽好嗎？」

「她很好，她叫我代她向你問好。」她的情緒平復下來了。「喲，她叫我帶這點東西來給你。」

她把布包袱放在桌子上，用她那纖長的手指把包袱打開。裡面是一些用大竹葉包的糯米糍粑。

「謝謝你們！」陳曉乾高興地說。「我離開彩虹這兩年，生產搞得怎樣了？」

「現在已經恢復到五七年的水平了。」她說。「今年風調雨順，本應比往年更好，但是……」她沒有往下說。

「但是甚麼呀？」他疑惑地看著她，「難道是『四清』運動的問題？我記得你曾經告訴過我，你們公社是在春節後開始搞『四清』的。文件不是規定，『四清』後要增產的嗎？」

「但時間上不配合。三月春耕開始時來搞『四清』，生產隊幹部還是未解放的『四不清』幹部，他們自然不那麼放手去領導生產了，而從省或縣裡來的工作隊員，又大多數是不懂農事的。所以對生產有一定的影響。幸虧我們的生產隊長祥貴叔還算負責，春插才影響不太大。」

「現在你們的運動搞到哪個階段了？」

「工作隊進村已有兩個月了，現在趁農閒時間搞『小四清』，以清經濟爲中心，天天晚上開會，發動群眾揭發隊幹的經濟問題，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把隊幹集中到公社，日夜進行攻心戰，叫『大四清』。工作隊只准許我請三天假，後天中午我就要回去。」說到這裡，她嫵媚地笑了起來。「工作隊楊德民同志要把我培養成積極分子，並說運動末期建

黨階段把我吸收入黨，但我卻不想。」

說到人們認爲十分嚴肅重大的「入黨」問題時，她顯露出嬌媚的美態表示拒絕，這充分表現出她的單純和坦率，以及她並不像某些人那樣隨波逐流。他更加喜歡這女孩子了— 這是她與岑蕙、顏金鳳不同之處，也許這就是她能夠比她們活得更快活、活得更安全之處。

「楊德民對你很好嗎？」他不經意地問。其實她在來信中曾多次提到楊德民對她怎樣怎樣好。

「是的。」她忽然變得靦腆起來。

「將來有沒有可能……」他看著她。

她不敢抬起頭來。

「但是，」她畏縮地、聲音很低地說，「他沒有你對我那麼好。」

「我是說，如果他人品好，又是真心的，你們之間可以發展感情嘛！」

「哥！」她突然臉孔變了色，他從來沒有見過她生氣，「你要再說，我就不答你了！我不是告訴過你，我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嗎？」兩顆眼淚突然奪眶而出。然後她慢慢地抬起頭來，只見她雙眼變得異常清晰，溫柔地看著他。

他知道她很堅強地把眼淚忍住了。

「對不起，冠英！」他不勝惆悵地說。

「哥，我剛才那樣的語氣，你不會生我的氣吧？」

他搖了搖頭，愛憐地說：「傻丫頭！」

「他雖然是個好青年，我媽媽對他的印象也不錯，她也知道他對我有意思，但連她也沒有要我跟他相好！」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哥，我們不談這個問題吧！」她又活潑了起來，「談談丹芷姐姐的事好嗎？」

「爲甚麼要找些使人煩惱的話題來談呢？」他悶悶不樂地說，「不，我們都不談那些事，我帶你到城裡吃頓好的。」

他讓她坐在他新買的自行車的後架上，把她載進城。學校離市中心約十五華里，半個鐘頭左右就到達了她住的客棧。

「到裡面去坐一會好嗎？」她說，「現在還不到六點鐘。」

「好！」他放好了自行車，就和她一起，來到她在二樓的一個木板小房間。

他坐下後，她立刻忙著給他倒茶。

「噢，剛才你到我房間，我卻沒有給你倒茶，」他有點自責地說，「還是你們女孩子細心。」

「哪有哥哥倒茶給妹妹之理呢！」她笑了起來，並把茶遞給他，略帶點頑皮地說：「哥哥請茶！」

看見她高興得容光煥發，他不禁深情地說：「冠英，如果我和你們住在一處，該有多好！」

「但是，你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她燦爛的笑容突然消退了。

「我知道你和我在一起時很開心，」他情不自禁地握著她的手，溫柔地輕輕地撫摸著，「可惜我不能分身。冠英，你就當我是自小就十分疼愛你的親哥哥，好嗎？」

「好的。」她聲音哽塞地說，並挨著他也在床沿上坐了下來。

他拿起她的手，輕輕地吻了一下。

兩朵紅霞頓時在她雙頰飛起。她勇敢地抬起頭來，十分溫順地說：「哥，我會一輩子記住你的！」

「不過，」他提起她另一隻手，又輕輕地吻了一下，「我要求你能做到一件事：不要

因為只記住我而不去嫁人。如果是這樣，就不是我的本意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是想我既有哥哥的愛，也有愛人的愛，是嗎？」她大膽地用力握著他的手。

他感到她的手有點發抖。他點了點頭。「你能夠做得到嗎？」沒等她回答，他又說：「你一定要做得到！」

「不可以把兩種愛融合起來嗎？我是說在精神上。」她仍然握著他的手，但逐漸無力地鬆了下來，眼睛卻怔怔地看著桌子上的茶杯。

第二天下午，陳曉乾帶張冠英到市上一些名勝地方遊玩。吃過晚飯就送她回客棧。

「夜了，我要回學校了。」他說。「你明天早上就要回家，該早點休息。」

她似乎有萬語千言，無從說起，只木然地站著。

「冠英，我走了。」他剛轉身，忽然聽到她的尖叫聲：「哥！」

「甚麼事？」他急忙轉過身來。

她衝上前，捉住他的手，眼淚奪眶而出：「哥，我捨不得你！」

「我的好妹妹！」他輕輕地不住拍著她的手背，「我以後一定會抽空去看你的！」

他一個急轉身，大踏步離開，雙眼被淚水弄得一片模糊。

(二)

暑假過後，學校佈置新任務。

首先，學校黨委書記李亦林傳達了毛主席的新指示：

毛主席在三月的一次談話中說過：「階級鬥爭是你們(學生)的一門主課，階級鬥爭是一門必修課……應該到農村搞四清，從幹部到學員全部去，一個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天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不搞四清，你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

毛主席在八月的一次講話中說：「大學生今年冬天就要開始下去，講文科。理科現在不動，動一兩回也可以。所有學文科的：學歷史的、學政治經濟學的、學文學的，統統都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員，學生統統下去，去五個月，有始有終……去搞階級鬥爭，那是個大學。」

毛主席說：「講下去的事，今冬明春開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參加階級鬥爭。只有這樣，才能學到東西，學到革命。你們知識分子，天天住在機關裡，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症。從生活條件好，變到生活條件壞些，下去參加階級鬥爭，到『四清』、『五反』中去，經過鍛煉，你們知識分子的面貌就會改變……下去，試試看，病得不行了，就回來，以不死為原則。病得快死了，就回來。」

李書記傳達了毛主席的這些指示後說：「遵照毛主席的這些指示，我們學校作如下的安排：文科三、四年級學生和教師今年冬天就要下去農村搞一期『四清』。這個問題省委已經作了決定和安排。至於外語科，毛主席沒有提及。鑑於外文系比較特殊，明年春先只讓三年級的師生下去，畢業班就不去了。為此，各系從現在起，就要作好準備，在政治學習時間，安排學習毛主席關於『社教』的一系列講話。毛主席把『社教』看作是第二次土改，可見其重要性。大家一定要好好學習、深入領會其精神。

「另外，毛主席在《春節談話紀要》中，提出教育要改革的大問題。我們上學期按照毛主席談話紀要的精神，作了一系列教學改革部署。但是，我們仍做得不夠，有些系是雷聲大，雨點小，基本上沒有怎麼動過。上個月毛主席在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時曾說：『以教育制度來說，我們正在進行改革。現在的學制是年限太長，課程太多，教學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考試方法也有很多是不好的……採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啓發式。

考試的方法是把學生當敵人看待，舉行突然襲擊。』這個學期，一定要以毛主席的講話精神，把教改工作一項項地落實。首先是精簡教材，課堂教學少而精、精講多練，以及改革考試制度。」

後來，據陳曉乾所知，雖然有這些指示和佈置，但各系各專業並沒有大動，頂多是在課堂教學中精簡一些講義，加強堂上練習和減少一些測驗。在文科的學生中，出現了一陣小小的思想混亂，尤其在高年級的師生中，大家爲今冬下農村搞「四清」的事而分了心。

陳曉乾接到丹芷的信：

曉乾：

首先要告訴你的是，你爸爸已於日前抵達美國。今後我就和他相依爲命了。據他說，他在離開香港前，已寫了信給你，相信你已經收到了。這樣，即使將來你遇到怎樣的艱難困苦，你也不必分心去惦念你父親了。

我建議你討張冠英爲妻。只有她才適合當你的終身伴侶。至於林小春這位政治女性，是絕對不適合你的。你們之間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語言，但也存在著不可調和的思想衝突。你說她曾經向你暗示過：她那類人可能會有機會東山再起。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畢竟她今年不到三十歲，而毛主席已經七十歲了，他百年歸老之後，甚麼事都可能發生的。況且右派這個階層與資產階級和地富不同，實際上是一個政治集合體，其中包括了不少有實力而年富力強的共產黨員。他們將來某一天東山再起，甚至掌握政權，一點都不奇怪。這正好說明，你是不能適應和這樣的女子共同生活的。反過來說，即使她對你有十分的好感，也不會向你委以終身的。她正在忍辱負重，似乎也不太可能願意花費時間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之中。張冠英就不同，她是中國傳統典型賢妻良母式的女性，更何況她對你崇拜得五體投地。她會以她無限的女性溫柔和體貼，去盡量消除你內心由於不幸而帶來的創傷。她一心施與，而沒有準備獲得一絲一毫的回報。這些都可以完全彌補她教育程度之不足。事實上，你今後所需要的不是高談闊論、強徵博引，或婉轉低吟、夫唱婦隨的才女，而是一個守候在你身邊，默默地、毫無怨言地爲你分擔痛苦與憂患的伴侶。張冠英就是那樣的伴侶。加上她的家庭出身和社會背景，她還很有可能爲你消解一些災難。

至於我，你千萬不要老是耿耿於懷。實際上，十多年來，我們都是以姑侄的關係來維繫感情的，只是到了五七年以後，我們突然覺得我們應當成爲一雙戀人。然而，當我們作出這樣的決定之後，就一直被人爲地分開了，作爲戀人的身份，我們沒有作過親密的身體接觸，我們沒有手拖手漫步街頭(孩童時除外)，也沒有接過吻。我常想，若然有一天我們能相聚一處，我們可能要經過很久以後，才會變成真正含義的戀人 — 感情上、肌膚相接上自然融合的戀人。你我之間的感情是無比深厚的，我至死也不會忘懷。但是，這種感情，也存在於母子之間、姊弟之間。相反，許多愛侶不一定會有這種感情 — 正因爲這樣，我敢向你保證，將來你和張冠英結了婚之後，你我之間原有的那種感情是始終不渝的。

然而，你和別的女子交往中，情況就不同了。你和岑蕙有過心靈相通的男女之間的那種感情，儘管你倆並沒有試過真正身體上的親密接觸；你對顏金鳳就更不用說了，你和她在身體上的接觸，可能要比許多戀人更爲密切，你和她差一點兒就發生了肉體關係；你和張冠英也接過吻，雖然出於誤會；你甚至和寇蓮娜也接過吻，儘管你是被迫的。而我和你在這些關係上，都比不上你和她們中的任何一個人 — 我們根本沒有試過任何身體上的親密接觸，這從另一個方面證明：我們之間的感情，是姑侄之間的感情遠遠超過男女之情，而這種姑侄之情則是永恆的。你和上述幾位

女性的關係，都多少帶有男女之情的性質，但那種感情卻是一縱即逝的。

當然，如果你決心討張冠英為妻，你們之間在患難中滋生和成長起來的愛情，也可能是永恆的，而且有我無法代替的地位。

曉乾，我上述的說話，是經過深思熟慮而發的，是我的肺腑之言。至於我，你放心好了，我是絕不會消極的。我是快三十歲的人了，一個從事科研工作的人，是不會深受兒女之情影響的。你要我不要無限期地等你，將來如有合適的對象，不妨和他發展感情。但是，我為甚麼要刻意去尋找這方面的將來呢？

總之，如果你依然孑然一身，我就更加不放心。如果你深愛我的話，就聽我的勸告，討了張冠英為妻。我等候你的好消息，你爸爸也在等候你的好消息。

陳曉乾覺得丹芷的話都是道理，尤其是她所提到的他與她在身體接觸方面的問題，更覺得她心細如塵。事情的確是如此，他們之間的情侶關係，自始至終都是建立在書信之上，現在他既然不能出去，如果不在這裡找個妻子，就等於要她無了期地等下去，這對她就極不公平。想到這裡，他覺得是下決心的時候了。如果長期拖下去，不止對丹芷不公平，對張冠英也不公平。然而，如果政治形勢在兩三年內好轉呢？他當然看不出任何苗頭，但誰曉得？

他想起林小春來。假如他真的要接受丹芷的勸告，在這裡找一個伴侶，他只能在林小春和張冠英之間選擇一個。從思想水平、教養學識和社會地位來考慮，林小春較為合適。然而，他覺得，林小春經過這些年來的風吹雨打，但仍然那樣頑固堅持那毫無出路的政治觀點，已經幾乎洗盡鉛華，她的女性溫柔已所剩無幾了。況且，正如丹芷所說的，她不大可能願意把時間花費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之中。她若要找對象，她一定會找一個和她一樣思想，一樣決心的人。那麼，就只能是張冠英了。雖然說，他從來都把她看作是小妹妹，在他和她接觸中，他從未曾擦出過男女之情的火花，但他知道，以她的溫柔、體貼和純樸，加之樣貌如此清麗可人，身材如此優美動人，如果他轉念要把她作為對象的話，他是會很快對她產生愛情的，何況她的確是楚楚可憐。

一個星期天上午，陳曉乾又在學校大門口碰見林小春。他們一邊走著，一邊聊了起來。

「你們理科不必下鄉搞『四清』吧？」陳曉乾問。

「理科其他系暫時不用，我們系和你們系一樣，也要在明春下鄉搞一期『四清』。」

「為甚麼呢？」

「因為是生物系！」她淺笑了一下。

他想了想，覺得有道理。

「我剛買了一部二十六吋的自行車，」她指了指她推著的一部嶄新的自行車，說道，「我們一起到街上溜達好嗎？」

「好，」他高興地說，「我請你吃午飯。」

他倆一邊騎著自行車，一邊談天。

「有一點我仍然不太明白，」陳曉乾說，「你不僅消息靈通，而且似乎比一般人更有辦法。」

「例如呢？」

「例如你這部二十六吋『鳳凰牌』自行車，就不是一般人能弄得到的。」

「像我們這樣的人，一定要加倍努力去爭取自己的權益。」她說。「雖然我並不太熱衷於和別人爭那些走俏商品，但我若認為很需要，我就一定要爭。」

「是不是因為你出身於革命烈士家庭的關係，領導上還一直暗中照顧你呢？」他問道。

「有這個可能！」她忽然嘆了一氣，「這些日子來，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社會主

義社會是一個全新的人類社會。要建立和發展這樣的社會，的確是需要有組織嚴密、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的政黨。但是，掌權以後的共產黨，正是由於具有巨大的組織力量，很容易變成官僚機器，甚至產生獨裁者，我是說，不僅中央一級會出獨裁者，各級領導班子中也會出現個人獨斷專行的人。」

「從理論上說，那是自然的。既然社會主義社會裡還存在階級，這樣，人就一定有階級之分；既然有等級當然就有特權，難道會有例外嗎？只是特權的表現形式不同罷了：資本主義社會以金錢爲中心，而社會主義社會則以權力爲中心，結果兩者是殊途同歸。」

「我同意你的看法。從實質上來看，金錢和權力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只是出發點不同：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有了金錢就可以有權力；在社會主義社會裡，有了權力就可以有金錢或物質。我能得到這輛自行車，就是這個意思。」

「也許，當年馬克思、恩格斯沒有預見到這個問題吧？」

「不能要求他們把甚麼都寫在書上，」她說，「他們也不可能把那麼細微的事情都想到了，雖然有些細微的問題可能會影響全局。問題是，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如何正確對待和解決這些問題。」

「能夠解決嗎？」

「如果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並且不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把資本主義好的東西爲我所用，就有可能解決。」

「但是，我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幾乎沒有一個人曾經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較長期地生活過，他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多半是書本上的，或甚至把舊中國當作是資本主義的現實，所以不可能真正了解資本主義的本質。」

「那就應該不要閉關鎖國了！」然後，她變得很有信心地說：「終有一天，你會看到，在中國的大地上，會出現一個合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

「你是說，將來有一天，你有機會改造現今的中國社會？」

她不置可否地含蓄地笑了笑。

他覺得不好再問下去。

「你談談對教學改革的意見好嗎？」她轉了話題，問道。

「我們的外語課程，目前衝擊得不太大。」

「你對教改是贊成呢，還是反對？還是有保留呢？」

「你先談吧！」

「你倒也學精了。」她笑了起來。「我是持反對態度的。」

他吃了一驚，差點兒從自行車上摔了下來。

「看你！」她從容不迫地跳下了自行車，「你也下車吧！」她指了指路邊彎角處一排排的自行車，「我們就把車子寄放在這兒吧！」

他倆到了一間小飯館。坐定後，陳曉乾低聲地說：「你剛才說持反對的態度，那不是明明反對毛主席嗎？」

「我只是堅持真理。」她極爲嚴肅地說。「青年人是需要嚴格要求、嚴格訓練的。毛主席要求人們，尤其是知識分子，要刻苦改造世界觀，但爲甚麼對青年學生就如此寵呢？照毛主席一貫的分析，青年學生也是知識分子。當年我被批、被鬥、被劃成右派分子，不也是學生嗎？我並不認爲放縱學生是對他們愛護。不過，我理解毛主席的意思。」

「毛主席有別的意思嗎？」

她點了點頭。

陳曉乾點了兩葷一素一湯，要了兩碗飯。現在飯店裡，只要你有錢，幾乎甚麼都可以吃得上了。但吃飯還是要交糧票的。

兩人一邊吃，一邊繼續談。

「毛主席想借用青年人，尤其借青年學生之力，去鉗制中老年人 — 那些不聽他的話，或陽奉陰違的領導幹部、專家、教授、講師，尤其要對付那些對他陽奉陰違的領導幹部。」

「沒有多少不聽他的話或陽奉陰違的領導幹部吧？」

「如果都聽話，就不會強調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了。」

「階級鬥爭是指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是針對地、富、反、壞、右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的呀，怎麼是指領導幹部的呢？」

「你又落後了！」她說，「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那時是六二年九月，跟著在六三年上半年，就開展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社教』運動不是搞資產階級、漏劃的階級異己分子和四類分子的嗎？」他說。「毛主席說過：『我們也有資產階級把持政權的，有的生產隊、工廠、縣委、地委、省委都有他們的人，有的公安廳副廳長也是他們的人……國民黨的中將、少將、縣黨部書記等都混進來了』。」

「但是，你也許不知道，毛主席的真正目的不是那幾個國民黨中將、少將、縣黨部書記，而是共產黨幹部，你可能沒有聽過一個名詞吧？」

「甚麼名詞？」

「當權派。」

「當權派？」

「是的，是毛主席最近提出來的。」她又變得嚴肅起來。「毛主席最近說：『地富是後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地富反壞還沒有當權，過去又鬥過他們，群眾對他們不怎麼樣；主要是這些壞幹部頂在他們頭上，他們窮得很，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經搞過一次分土地，他們臭了。至於當權派，沒有搞過，沒有搞臭。他是當權派，上邊又聽他的，他又給定工分，他又是共產黨員。』你大概明白那是甚麼回事了吧？」

「這麼說，毛主席關於教改的指示，不是真正為了改革教育了？」

「教育是為一定的政治路線服務的呀。」她說。「他是要培養青年人的造反精神，敢於去造當權派的反。至於我們這些人，經過反右以後，即如經過土改的地富一樣，是些死老虎，不足為患了。」

「你的消息來源可靠嗎？」

「咳，你等著瞧吧！」她再又含蓄地笑了笑，「不久就可能有新的傳達了。」

(三)

陳曉乾收到張冠英的信。

哥：

你在信中再次提到，你正在你的同事中為我物色對象。我認為，你這樣做的出發點雖然是關心我，但卻是多餘的。道理很簡單，你的同事都是大學畢業生，怎會對一個初中畢業的農村姑娘感興趣呢？你還說：我是個漂亮而又賢淑的姑娘，很多人會喜歡的。但是，我覺得，喜歡是一回事，做夫妻又是另一回事。你已經說了一兩年了，結果又怎樣呢？所以我一向是不太認真看待你的建議的。現在你又煞有介事地提出來，我就覺得你越來越多餘了。哥！你樣樣都聰明，但在這個問題上你卻十分糊塗，可能你是以自己的心去猜度別人吧？但可惜這世間上就只有一個你。希望你以後不要再提這個多餘的問題了。

你信中又提到楊德民同志。我不否認他是個有為的青年。他出身於貧農家庭，共

產黨員，財經學校畢業生。從社會地位、家庭出身來說，我勉強還能配得上他。而他的思想也純良。如果我要找一個丈夫，他應該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理想的。但是，我也不知道爲甚麼，我對他竟沒有半點心動。感情這回事，有時候真的是十分微妙的。我曾經告訴過你，就連我媽也不太熱心。

他曾經多次向我暗示，但因四清工作隊嚴禁談戀愛，所以他沒有講得太明白。八月下旬四清工作基本結束。這回因爲他要離開了，所以就向我講得十分明白。但我毫不猶疑地拒絕了。他似乎感到意外。他問我是否已有了對象，我答他是。他問我的對象現在在哪裡？是做甚麼的？我告訴他我的對象在K大學教書。最初他感到詫異，後來竟說：「冠英，即使你很不喜歡我，也不必編造出這樣的故事來搪塞我呀！」我就叫他問我媽媽。我媽媽竟也告訴他，我已經有了一個在K大學教書的對象，還說是姓陳的。於是楊德民同志就悵然而別。過後我內心感到很不安，因爲我撒了個大謊。但這是不得已的，你不會怪我吧？

不過，細想起來，我也沒有完全撒謊。你曾經表示希望我既有哥哥的愛，也有愛人的愛。其實在我內心深處，我早已把兩者合而爲一了。哥，我沒有勉強你做甚麼事，但你也不要強迫我做不願意做的事。我沒有損害過你和丹芷姐姐之間的關係。我這種感情只是存在於我的精神世界中。每當更深人靜，我就會進入這樣一個令我陶醉的精神世界之中。這樣我就已經感到很幸福、很滿足了，我已經不需要更多的要求了。這點難道你都不容許，一定要我另找一個愛人？哥，你一定看得出來，我在你面前是十分自卑的，若和丹芷姐姐相比，就更加無地自容了！你以爲我會怎麼樣嗎？

你說過，爲了我的幸福，爲了丹芷姐姐的幸福，你更應該早日返回香港。這也是我一直求神拜佛，保佑你早日如願以償的。這樣我就更加心安理得地保存我自己那個精神世界了。然而，事與願違，我們國家已經使你蹉跎了多年的歲月，也許以後機會越來越渺茫了 — 我一直在準備著，準備有一天，你在艱難困苦中需要有一個人在你身邊。這不是痴人說夢話。我國的政治運動不斷，誰能說得定呢？我知道，即使丹芷姐姐知道了我有這樣的思想，她也不會責怪我的，她只會贊同。

讀了張冠英的信，陳曉乾心潮澎湃起來。的確他歷來把她看作是小妹妹，他對她的感情更多的是長輩的感情。她肯定有她十分吸引人之處，他也曾經在神智不清中因誤會而和她接過吻，但他對她的確沒有產生過男女之間的那種感情。他對岑蕙和顏金鳳曾經產生過一瞬間的那樣的感情。也許他較爲接受思想成熟、冰雪聰明、具有崇高理想的女性。當然，不能夠說，張冠英思想幼稚，但她對國家大事、對人民的大事卻不甚關心，她要求不多，與世無爭的品性，正是陳曉乾多半把她當作小妹妹的原因。

與此同時，他內心又很感不安。他知道，除非他能成功地到美國去和丹芷結婚，否則張冠英的問題是不能解決的。他感到對不起她，對不起她媽媽。有時夜闌人靜不能入寐時，他往往會想起她，想起她對自己那種很難說得清楚的特殊感情，不期然就會產生憐愛之情，一種莫名的惆悵就會塞滿胸間。

一九六五年一月上旬，沈萬鈞書記召集全系師生傳達中央文件。

沈書記說：「中央於本月十四日頒布了毛主席親自主持制訂的中共中央《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的通知，簡稱《二十三條》。《二十三條》中的第三條『統一提法』指出：『城市和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今後一律簡稱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城市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過去稱爲五反運動，以後通稱四清運動，取消「五反」的名稱。』

「《二十三條》肯定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要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的提法，而否定了有人提出的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和『黨內外矛盾的交叉』等提法，因爲這些提法沒有說明四清運動的根本性質。《二十三條》還明確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要求：『運動一開始，就必須向幹部和群眾說明來意，把政策交給他們。明確宣佈，不論在甚麼社隊，不論在運動中或運動後，都不許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員群眾。』

「《二十三條》是中央總結了一年多來『社教』的經驗而制訂出來的文獻，是在『社教』雙十條，尤其是《前十條》的基礎上制訂出來的。學習《二十三條》時，也要參考閱讀雙十條，特別《前十條》一段關於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論述，這是毛主席親自寫的。今後搞四清，以《二十三條》爲準則。」

沈書記要求師生們好好學習《二十三條》，因爲過了春節，有一部分師生就要到農村去搞四清。

陳曉乾想起了上次林小春的話，她果然是消息靈通。但他又感到有點迷惘。歷來是共產黨整人，怎麼這回讓人家整共產黨？反右鬥爭時不也是號召群眾幫助黨整風的嗎？但後來卻變成了「引螞蟻出洞」。這次會不會故伎重施呢？

散會後在回宿舍的路上，陳曉乾又碰見林小春。

他倆踏著自行車，溜出了東門。

「我要向你請教一個問題。」出了東門，陳曉乾說。

「你是不是要問我，這會不會是再次引螞蟻出洞？」林小春笑了笑，反問道。

「正是！」他點了點頭。「反右的時候，也不是大小會動員群眾幫助黨整風的嗎？當時各級領導幹部也是洗溫水澡，態度很誠懇的啊！」

「事物總是發展變化的，政治鬥爭就更是如此，連毛主席也在短期內改變了『黨內、黨外一起搞』的初衷。」她說。「我體會，反右至今已經七年了，黨外的反對勢力，或持異議的力量，已經完全被鎮壓下去了。現在有威脅力量的就只有黨內不同政見的當權派了。」

「哪一級領導幹部才算是當權派呢？」

「任何一級領導幹部都算是當權派，凡是掌握一定權力的都是，從生產隊長、會計直至中央首長。可以這麼說，除了不擔任任何職位的普通黨員外，都算是黨內當權派。」

「不擔任領導職務的黨員是極少數的呀！」

「所以大部分權力較小的就不作重點來整了，讓他們洗手洗澡後就把他們團結起來，對付較爲高級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她頓了頓，然後略爲有點神秘地說：「據說劉少奇同志的愛人王光美同志在河北蹲點的『桃園大隊經驗』，正受到毛主席的批評，《二十三條》是針對她的經驗的。」

「王光美同志不會擅作主張的吧？」他有點懷疑地說，「她一定事先得到劉少奇同志的同意和支持才敢那樣做，而劉少奇同志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他一定也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才會讓他愛人那樣做的。」

「事實可能不像你所說的那樣呢？」她說，「從級別來說，毛主席和劉少奇同志是同級，一個是黨主席，一個是國家主席，出現意見分歧時，就只好自己去實踐了。據我所知，六三年上半年開始搞『社教』時，毛主席、黨中央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固定政策，大家下去搞試點，當然可以各顯神通了。」

「那麼，『四清』是誰想出來的呢？」

「也不是毛主席首先提出來的。」她說。「據說是河北保定地委提出的。當初地委下去，群眾提出非搞四清不可，他們就接受了。」

「但『社教』是毛主席提出的呀。」

「毛主席原先設想是加強幹部教育，這工作由黨校來做。後來可能覺得這樣做太慢了，受教育的人太少了，所以就發動了這個運動。保定地委提出四清之後，就以此爲中心了。」

「既然可以各顯神通，爲甚麼毛主席又批評桃園經驗呢？桃園經驗中的扎根串聯，要和四不清幹部劃清界線，打擊投機倒把等等，都是根據毛主席關於這次『社教』是第二次土改的精神作出的呀。」

「毛主席和劉少奇同志的分歧在於，毛主席要集中力量打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劉少奇同志則要一鍋端 — 不管黨內黨外，是不是當權派，凡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都要整。」

「這沒有甚麼矛盾呀。」

「怎麼沒有矛盾呢？一個是集中力量搞重點，一個是分散力量，沒有重點。」她說。「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如果按照劉少奇同志的路線，到頭來被整的主要是黨外群眾了，即如反右時的情況那樣。」

他點了點頭。

「《二十三條》提到的『黨內外矛盾的交叉』就是劉少奇同志提出的論點。」

「也就是說，劉少奇的觀點受到毛主席批判了？」

她點了點頭。

「也就是說，」他想了想，「這次運動肯定不會搞群眾了？」

「現在看來，應該是不會了。」

「那我就可以放心了，」他說，「我曾經被不點名地批判的呀！」

「毛主席也不會同意你的做法的。他不過是要抓主要矛盾，認爲出現那些不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現象，是黨內當權派縱容造成的結果。把他們整好以後，就由他們在平日的工作中，打擊和限制資本主義，包括你從香港家裡寄食品回來的行爲。」

陳曉乾想起，周麗蓮曾任命他爲教研室的學術小組長，但自從毛主席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後，就再沒有搞過第二次學術活動，搞學問再又成了禁忌，因此，他實際上從未履行過這個職責。

第四章 上村風情

(一九六五年二月)

(一)

春節過後，外文系領導決定三年級師生下鄉搞一期四清，爲期五個月。

陳曉乾本來是上二年級的課，想不到竟榜上有名。他本想去問沈書記，但後來想到自己的處境，知道組織這樣安排，是爲了加強對他的改造，於是就不做聲了。

他被安排跟英語專業三年級 A 班。該班原有兩位教師，一位是陳定球教授，一位是鄭飛副教授，由於他們兼上四年級的課，所以不能去，就由陳曉乾當領隊了。

周麗蓮是三年級 B 班班主任，B 班另有李寶山老師和朱錦培老師也跟班下去。C 班有教師盧大龍、鄺祖昌和吳棟材。三個班的總領隊是周麗蓮。

出發前兩天，周麗蓮找陳曉乾談話。

「你準備好了嗎？」她問。

「沒有甚麼要特別準備的，」他說，「準備些簡單的行李就行了。」

「我是說思想準備，」她說，「比如說，上面所提到的『過三關』：生活關、勞動關和思想關。」

他笑了笑，說道：「我在鄉下四年，大概問題不大吧！」

「那是不同的，」她說，「你當年下鄉，是學校自己開伙，現在要和貧下中農『三同』：同住、同吃、同勞動，是大不相同的啊！」

「你和貧下中農三同過？」

「沒有。大概你也沒有吧？」

「我在下面時和貧下中農三同過，不過時間一般是三五天，最多是一個星期。農村學校，每年放兩次農忙假，讓學生回村勞動，老師也要去。也不覺得怎樣受不了。」

「現在不同了，現在要求工作隊員住在生產隊裡最窮的一戶人家，以體會貧下中農的苦處。可以想像，這樣三同五個月，就意味著吃住的條件都十分艱苦，還要搞四清工作，不像你當年下去只三幾天，也不住在最貧苦的農民家裡。」

「這倒也是。當年我們通常住在較富裕的農民家裡，只有那些人有能力招待我們。現在就準備吃半年苦了。」

「所以我問你準備好了沒有。」她說。「在我們下去的幾個教師中，你算是最有下鄉經驗的了，在過三關中，至少過了勞動關。但你到底是從香港回來的，因此希望你作好思想準備。你還要當 A 班的領隊哩！」

「我會盡力而爲。」

「我沒有真正下過鄉，在這方面希望你多多指點和幫助。」她謙虛地說。

「在過三關方面你不必擔心，」他用鼓勵的口吻說，「工作隊也是省和縣派下去的人，而且現在又糾正了運動前階段的極『左』做法，相信生活上是抵受得了的。至於勞動方面，農民是明白事理的，對於上面下去的同志，是會照顧的，多數會安排些輕活。」

「工作也是新的。」

「這方面我就更差了，」他說，「因此，我就更應該刻苦鍛煉，改造世界觀。今後請對我嚴格要求。」

她含蓄地笑了笑。他感到有點面熱，她大概聽出他言不由衷。

二月中旬，K 大學外文系英語專業三年級三個班共五十二名師生，在周麗蓮的帶領

下，和省派下去的四清工作隊一起，來到Y縣城。Y縣是在K省南部較富裕的一個縣。

他們在縣城呆了一天，進行分配工作。他們被編到官橋公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團。工作團團長爲省農業廳副廳長趙國安，四十多歲，北方人，是個大塊頭；副團長是Y縣縣委副書記尹遠茂，三十五六歲，瘦削身材，鷹嘴鼻，深眼睛，樣貌精明，聽說是土改隊出身，搞完這期四清後就會晉升爲地委副書記。

第二天，他們乘車來到官橋公社的所在地官橋鎮。立刻進行進一步分配工作。K大學的三個班師生分別被分配到該公社的三個生產大隊：A班被分配到紅星大隊；B班被分配到沙頭大隊；C班被分配到榆灣大隊。

分配到紅星大隊的工作隊員共十六人，一半是來自省農業廳，三分之一是來自縣直屬機關，一個是農村青年，稱爲農幹，一個是工人，稱爲工幹。據說農幹和工幹經過兩三期「社教」鍛煉後，就返回原地、原單位當幹部。這十六人全都搞過一期以上的「社教」。

陳曉乾所領導的A班共有學生十五人。

紅星大隊四清工作隊隊長叫林維成，是Y縣監委書記，指導員叫張裕祥，是Y縣黨校校長，副隊長何日輝，是省農業廳處長。

在林維成的主持下，首先把工作隊員和K大學學生分配到各生產隊去：

全大隊共有十三個生產隊，分成三個片。

扶旺片有四個生產隊，由江文瑛擔任片長，陳曉乾任副片長。扶旺生產隊由江文瑛和學生陳小娟、覃子照進駐；上村生產隊由陳曉乾和學生馬成寬進駐；下村生產隊由周松和學生蘇步滋進駐；水背生產隊由麥大成和學生白麗英進駐。

江灣片有五個生產隊，由何金水擔任片長，趙一炫任副片長。江口生產隊由何金水和學生甘自強進駐；江灣生產隊由趙一炫和學生張麗秋進駐；白嶺生產隊由韋知凡和學生王介文進駐；新村生產隊由張國全和學生王亦才進駐；舊村生產隊由宋波和學生韋玉英進駐。

東村片共有四個生產隊，由胡琦擔任片長，沈玉成任副片長。白沙生產隊由胡琦和學生韋春來進駐；小溪生產隊由沈玉成和學生何婉兒進駐；大溪生產隊由余炳權和學生沈生才進駐；東村生產隊由江全富和學生黃楚儀進駐。

工作隊隊部設在紅星生產大隊隊部。另外還有專案組，由指導員張裕祥兼任組長，組員有彭禮賢和學生任梧生。

決定在公社學習三天，然後進駐各生產大隊和各生產隊。

「社教」工作團團長趙國安佈置學習時說：

我們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在中央頒布了《二十三條》後的新形勢下開展的。對於那三分之一新參加四清的同志和K大學師生來說，就較爲簡單，把《二十三條》學好就行了。但對於參加過一兩期四清的其他同志來說，就要對照《二十三條》，認真總結前一兩期四清工作的經驗教訓。《前十條》還是要學的，特別要學習它關於「社教」性質和目標的論述，它說：「這一場鬥爭是重新教育人的鬥爭，是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向著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鬥爭，把他們的反革命氣焰壓下去，把這些勢力中間的絕大多數人改造成爲新人的偉大運動，又是幹部和群眾一道參加生產勞動和科學實驗，使我們的黨進一步成爲更加光榮、更加偉大、更加正確的黨，使我們的幹部成爲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而是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擁護的真正好幹部。」《後十條》不要作爲準則了，學習時只用來和《二十三條》對照。我們安排三天學習，主要是總結經驗，用《二十三條》武裝頭腦。

《二十三條》明確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運動的重點一定要明確，一定要好好領會。在以往，我們對於生產大

隊、生產隊的老幹部，往往抱著同情的態度，認爲他們出身好，土改時立過功，又是共產黨員，工作上任勞任怨，因此對他們的走資本主義道路行爲心慈手軟，反倒對於那些地富分子的不法行爲，尤其對於富裕中農在這幾年發了財義憤填膺。這方面一定要改過來。以往四不清幹部造謠說：「先整群眾，後整幹部」，這次可能會變成「先整幹部，後整群眾」。用《二十三條》作武器，就可以攻破這些謠言了。

我們原來有些做法，如搞神神秘秘的、冷冷清清的扎根串聯，與四不清幹部搞特務式的心理戰，都是不必要的。我們應遵照中央的政策，一進村就向廣大社員宣講《二十三條》的有關內容。以往不吃群眾的魚、肉、蛋的做法，也是不利於團結群眾的，這好像是救世主的模樣，是脫離群眾的。應該是群眾吃甚麼我們就吃甚麼，當然不能鬧特殊。

《二十三條》第十四條「工作隊的成員」的提法很新鮮，它提到工作隊的成員「不一定要十分『乾淨』。犯過錯誤的，也可以參加，一方面便於教育改造他們，另一方面，他們有些人可能熟悉內情，對工作有用處。」

還有利用勇敢分子的問題，毛主席對「社教」工作作指示時說過：「勇敢分子也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個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這些我們都要好好地體會。

學習文件和進行討論以一個大隊的工作隊員爲單位。學習文件除了一九六五年一月頒發的《二十三條》之外，還有一九六三年五月頒發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十月發出的《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 — 天津小站地區奪權的經驗，其他一些地區介紹「社教」經驗的文件。一九六三年九月發出的《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後十條》，則作爲參考文件。

扶旺片片長江文瑛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女子，據說是Y縣縣城中心小學語文教師，已搞過一期四清，由於在工作中有出色的表現，在上次四清末期已被吸收入黨。她長相一般，身材較爲高大壯碩，五官端正，兩排大牙齒頗爲潔白，勝在充滿青春活力，一雙水靈靈的眼睛甚有神采。陳曉乾一點都不懷疑這位頂頭上司的工作能力，因爲他注意到她能言善道，頭腦靈活。在她的主持下，討論得十分熱烈。學生們不斷向其他工作隊員們提出各種問題，就更顯得生動活潑。

陳曉乾也是個新丁，當然也只有提問題的份兒。他清楚地知道，他之所以被任命爲副片長，是因爲他帶領著十五個學生。

(二)

經過三天的集中學習，工作隊員於黃昏時分進村。在公社幹部的協助下，各有關生產隊的幹部來到公社，帶領各工作隊員進村。

上村生產隊來了三個幹部。他們爭著給陳曉乾和馬成寬扛行李。陳曉乾怕他們是四不清幹部，所以堅決不肯。馬成寬也沒讓他們給扛行李。

進村時，已是入黑時分了。那是一個大村落，房屋雖然也很舊，但有一半左右是青磚屋，不像彩虹那樣幾乎全是黃色的泥磚屋。密密麻麻的一百多戶人家，村裡的道路鋪上鵝卵石。看起來比彩虹爲先進。陳曉乾在公社時經過介紹，知道這是上村生產隊和下村生產隊所在地。

陳曉乾在公社時，已由公社幹部介紹，選定了謝友芳作住戶。謝友芳現年十七歲，原是個孤兒。他的父親在土改時是依靠對象，但於十年前去世，他的母親亦於次年病故。

他是由集體養大的。

謝友芳雖是個小青年，對陳曉乾卻十分熱情，他自然不懂得講太多的客氣話。他高興地說要去煮飯。陳曉乾知道本地是吃稀飯的，於是就吩咐他煮稀飯。

生產隊長謝十二是個三十五六歲的典型莊稼漢，中等身材，倒也壯碩，面目黧黑，鼻直口方，眼神老實，理了一個平頭裝。他和陳曉乾商量說：「友芳有一間泥磚屋，屋旁有一間空置的柴屋，就請陳同志住在那裡，也好平時作開會之用。」

陳曉乾同意了。於是隊長叫了幾個青年農民來把它清理。到陳曉乾吃過晚飯，那房間就清理好了：安上了一張木板床，有一張木桌子，一張凳子和兩張條凳，還有一盞中號煤油燈，已經點著了。

「我們這裡條件差，請陳同志將就點。」隊長客氣地說。

根據其他工作隊員的介紹，入村後，隊裡的幹部都算是「四不清」幹部，工作隊員要跟他們保持距離。所以陳曉乾並沒有和隊長講甚麼客氣話。但他發現，那隊長對他雖然頗為客氣，但適可而止，並不阿諛奉承，似乎頗有點骨氣。

「你回家忙你的吧！」陳曉乾對他說。「吃過晚飯，把全體生產隊社員集中到村上的曬穀場，九時開大會。」

「地富分子是否要參加？」他問。

「他們有破壞活動或不法行為嗎？」

「沒有，是比較老實的。」

「都參加。」

「我們隊幹呢？」他顯得有點緊張地問。

「地富都可以參加，你們當然可以嘛！」

他「哦」地應了一聲，似乎鬆了一口氣，就急忙地離開了。

馬成寬住在貧農謝俊家。馬成寬是班的團支書，生得昂藏七尺，虎背熊腰，濃眉之下雙眼炯炯有神，鼻頭豐隆，厚唇，甚具男子漢氣質。陳曉乾特意把他留在身邊當助手。

吃完晚飯，馬成寬到陳曉乾的房間來。

「陳老師，都安頓好了嗎？」

「都安頓好了。」陳曉乾答道，然後他笑了笑說：「你忘記了在這裡不要叫我做老師的嗎？」

馬成寬也笑著應了一聲：「是！」

「謝俊家有幾口人？」陳曉乾問。

「除了他夫婦之外，還有他的老母和一個十六歲的女兒。」他說。「謝俊的愛人患了慢性病，面黃肌瘦，不能做工，所以謝俊一個勞動力養四個人，生活就差些了。去年暑假後他女兒從公社小學畢業回鄉，多了一個勞動力，現在稍為好了些。」

「謝俊有甚麼表示呢？」

「他一家都表示歡迎，但他擔心糧食不夠，招呼不好。」

「你沒有告訴他你每個月給他三十斤糧票、十二塊錢嗎？」

「我一進屋就告訴他了。但他似乎看見我是個青年小伙子，飯量大，如果吃乾飯，他怕受不了。」他笑了起來。「後來我告訴他，我也是農村出身，吃慣粥的，他才放心。」

「他還說了些甚麼呢？」

「他問我是做甚麼的，我就按照我們的規定，說是省裡的機關幹部。」

「其實，老實告訴社員們我們是大學生，也沒有甚麼不好，」陳曉乾說，「上級可能過分謹慎，怕農村少女對大學生特別感興趣。農村少女就那麼鍾情大學生？反過來說，她們可能不敢呢！」

「不過，那老太太卻真的問我結了婚沒有，我一時間忘記了上級的規定要說我們都已

經結了婚，我差點兒說漏了嘴把實情告訴了她。」

「她聽了以後，又再說了些甚麼呢？」陳曉乾頗感興趣地問。

「她聽我說已經結了婚，感到很失望。」他又笑了起來。「說實在話，對農村的人來說，是不是大學生倒不要緊，能把女兒嫁到城裡的機關幹部，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了。」

正談論間，謝友芳走了進來。

在吃晚飯時，由於小煤油燈太暗，陳曉乾看不太清楚他，現在在中號煤油燈下，他看清楚了他的基本輪廓：他面帶古銅色，眼泡腫脹，顯得眼睛細小，塌鼻子，鼻翼張開，黃色的牙齒大小不一，前額有兩個大疤疤。個子不高，倒也頗爲結實。可以說是其貌不揚。不過表情敦厚，倒也不致惹人討厭。

「陳同志，」他笑嘻嘻地說，露出不整齊的黃牙齒，「我這個家甚麼都沒有，真不好意思！」

「你還說這些話！」然後給他介紹說：「這是馬同志，也是我們生產隊的工作隊員。」

馬成寬連忙和他打招呼。

「你住在哪家？」謝友芳問。

「謝俊叔家。」

「他生活也有困難，但比我好多了，至少他家裡有個女人料理家務。」他看著陳曉乾有點抱歉地說：「陳同志，我不是不歡迎你，我怕你不習慣。」

「我會照顧自己的，你放心好了。」陳曉乾說。「你以後不要再講這些客氣話了。」

「今晚的會由隊長召集，」馬成寬說，「以後就要你多出點力了。」

謝友芳點了點頭。

這時，隊長走進來，告訴陳曉乾：「群眾來得差不多了，是不是就去開會？」

陳曉乾看了看手錶，快九時了，於是就對馬成寬說：「我們去開會吧！」

謝友芳拿了那盞中號煤油燈，走在前面領路。陳曉乾和馬成寬手上都拿著手電筒，跟在後面。

只見曬穀場上稀稀拉拉地坐著五六十人。隊長把陳曉乾他們領到前頭擺著兩張椅子的地方。

陳曉乾站定後，向人叢中掃了幾眼，然後問隊長：「這個隊有七十三戶，該有三百多人，爲甚麼才來了幾十個人呢？」

「我們以往開會，都是每戶來一個人，有幾戶是不愛來開會的。已經催促過好幾次了。」

「這不行，」馬成寬嚴肅地說，「小孩和年紀太大的人不來也就算了，其他人一定要來。」

「友芳，你和隊長一起再去催催吧！」陳曉乾吩咐說，「這是宣讀中央重要文件的會，規定人人都要參加。」

陳曉乾發現已來的人中，有不少是壯年和中年人。許多年輕姑娘用好奇的眼光看著陳曉乾和馬成寬，似乎是在低聲地評頭品足，不時發出低笑聲。馬成寬似乎感到有點不自在起來。

一個四十上下的農民從人叢中走過來，對馬成寬說：「馬同志，我們農村開會有點困難，一天勞動回家，還要搞些自留地，然後煮飯、餵豬餵雞，婦女還要管小孩，一戶能抽出一個人作代表已經不錯了。」

馬成寬連忙給陳曉乾介紹說：「這是我的住戶謝俊叔。」

謝俊向陳曉乾打了個招呼。

「這個困難我也知道，」陳曉乾說，「以後我們設法安排得好一點就是了。不過今晚就一定要全體參加。」

「我也去催催看。」謝俊說著就離開了。

到了九時半，共來了一百五十人左右。

謝友芳低聲對陳曉乾說：「小孩、老人不來了，大概是這麼多了。」

於是陳曉乾宣佈開會。他說：

社員們：

我們是省委派來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工作隊，我叫陳曉乾，這位是馬成寬同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四清」。搞「四清」的目的，就是要全體社員跟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永遠不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幾年，有些幹部趁著國家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村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的現象。有些人發了財，有些人則賣兒賣女，回到舊社會的赤貧生活。所以黨中央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個運動可以說是第二次土改，是一場重新教育人的鬥爭，是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向著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鬥爭的偉大運動。所以大家一定要積極參加。通過運動，使廣大幹部的社會主義覺悟和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帶領社員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路道！

根據黨中央的政策，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甚麼是當權派呢？在生產隊來說，就是掌實權的人，掌財權的幹部，例如生產隊長、會計、保管員、記分員等。至於有些生產隊設立的政治隊長、婦女隊長，沒有多少實權的，就不算是當權派。大隊的所有幹部，當然都是當權派。當權派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也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我們生產隊的幹部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呢？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呢？這點只有廣大貧下中農、社員群眾最清楚。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四清」為中心。甚麼叫「四清」呢？「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要通過深入的四清，才知道本隊的幹部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具體做法，我們會逐步佈置。

今天，我們工作隊第一次和大家見面，主要是向大家交待黨中央的政策，正式宣佈，我們來不是整你們的，不是整廣大社員群眾的。對於一些改造好了的、老老實實的地富分子，我們也不整他們。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是黨員的幹部也是當權派，也要四清，但不是重點。對於廣大社員，你們自己做了甚麼不對的事，自己自願地去談。至於那些嚴重違法亂紀的個別人，暫時也不處理，由運動後期選出的真正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自己去處理。

生產隊幹部應對四清運動抱正確的態度。從現在起，要認真檢查自己在政治、經濟、組織、思想上的問題。明天我們開幹部會的時候，再向幹部詳細談這個問題。現在有一點要切實注意的是：所有幹部都應一邊自我檢查，一邊積極領導生產隊的生產，如有哪個躺倒不幹，則罪加一等！

陳曉乾講完話後就宣佈散會。

十時半，全片的工作隊員集中在陳曉乾的房間開會，由江文瑛主持。

四個生產隊的九名工作隊員，交換了進村後第一次和群眾見面會的情況之後，江文瑛說：「我雖然曾經搞過一期四清，但現在這次是在《二十三條》新政策下工作的，情況很不相同。最主要的是對待生產隊裡非黨員幹部。《二十三條》規定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生產隊的幹部有四分三不是黨員，例如在下村生產隊，就連一個黨員也沒有。」

「我不知道我們下村生產隊應該怎麼個搞法，」蘇步滋說，「既然沒有了重點，還有甚麼搞頭呢？」

「我的體會是，」陳曉乾說，「沒有重點，還有非重點嘛。對於那些非重點的當權派，也是要清的，問題嚴重的同樣要打擊。由於不是黨員，不必從組織上清理他們而已。」

「我同意陳老師的看法。」江文瑛說道。「另外，我們各生產隊都有一個共同的任務，那就是揭發大隊幹部的四不清問題。小蘇，這方面的工作還是很重的啊！」

蘇步滋沒有做聲。

「即使我們生產隊的幹部問題不大，又不是黨員，我們也必須通過運動把他們教育好，還要培養他們入黨。這也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一個目的啊。」周松說。周松四十開外，是省城冶礦廠的一名老工人，他已頭髮斑白，背脊微彎，面色蒼老，身材瘦小，但眼睛挺有精神，行動敏捷。陳曉乾在這幾天和他相處中，發現他爲人坦率，想說甚麼就說甚麼。

「爲甚麼大隊黨支部不願意在生產隊培養和發展黨員呢？我認爲其中也有不少問題，」江文瑛說，「還有，毛主席提出，運動不是依靠一兩個所謂根子，而是依靠廣大群眾。我們首先依靠佔社員大多數的貧下中農，就肯定不會錯。希望大家堅持做訪貧問苦的工作，首先從自己的住戶開始。」

「幹部本身也要發動，因爲他們都是知情人，可以互相揭發。」麥大成說。他是Y縣農業局的幹部，二十七八歲年紀。

「這點也很重要，」江文瑛說，「利用矛盾，互相牽制，這是毛主席提出的策略。」江文瑛彷彿是一個戰場上的指揮官。

「這個片四個生產隊的幹部應由一個人來管。」麥大成說。「以前我們是這樣做的，現在《二十三條》也沒規定不能這樣做。」

「當然是要集中管理。」江文瑛說。「這個工作以往由副片長抓，現在還是由陳老師來管吧！」

「我沒有經驗，怕他們不服啊！」陳曉乾說。

「對幹部主要是說道理，」她說，「當然策略也很重要。你是大學教師，馬列主義水平高，最適合不過了。策略上可與其他同志商量研究。」

陳曉乾不好再說甚麼。從這幾天集中學習的情況來看，工作隊的頭頭有著絕對的個人權威，但他個人也承擔全部責任。各級工作隊的第一把手到了工作崗位後，就個人說了算，第二、三把手，例如副隊長、指導員等，是完全沒權的，似乎也沒有多大的個人權威，是隨時可以被工作隊長當眾批評、命令的。這與通常的情況不同，通常的情況是指導員高於連長，等等。江文瑛是正片長，當然由她說了算，所以陳曉乾只好服從命令。

「明天和社員們一起出工，晚上要深入到貧下中農中間去摸底，」江文瑛說道，「應該在一周內把底摸清，然後分類排隊，看本隊是屬於一類隊、二類隊、三類隊，還是已經爛了的隊。明天晚上陳老師要集中全片生產隊幹部開會，進一步交待政策，我也參加。」

「我們在和群眾一起勞動中，甚至在吃飯時，都可以做發動工作，不一定只限於晚上開會。」周松說。

「這是最有效的發動工作。」江文瑛說。「另外，在今後兩周內，每天晚上十一時，我們都在這裡開碰頭會。」

(三)

第二天早上六時正，陳曉乾被一陣哨子聲驚醒。他翻身起來，穿好衣服，到廚房去洗臉漱口。只見謝友芳已經煮好了稀飯，並盛了兩碗擺放在桌子上。

「剛才是誰吹哨子？」陳曉乾問道。

「是隊長。」謝友芳答道。「是預備哨子，半個鐘頭後就正式出工了。」

「隊長這人怎麼樣？我是說，他工作態度怎樣？群眾關係怎樣？」

「他工作很積極，群眾都很擁護他。」然後他招呼陳曉乾說：「吃早餐吧！」

陳曉乾已洗漱完畢，就和他面對面坐了下來。

「其他幹部的情況怎樣？」

「他們和群眾的關係都不錯，」謝友芳吃了一口粥，「他們都是社員選出來的。」

「他們有沒有四不清的問題？」

「不大清楚，也沒聽社員們說過。」

陳曉乾覺得，謝友芳還十分幼嫩，還得向些老農了解隊裡的情況才成。

「你們隊的生產情況怎樣？」陳曉乾轉了話題。

「在我們大隊裡算是中等。」

「糧食夠嗎？」

「吃粥是夠的。」他想了想，又說：「這就要看勞動力的情況了。」

「你的情況呢？」陳曉乾問。據材料顯示，他是本生產隊最窮的。

「本來，我一個人勞動養自己一個人，應該是不錯的。」他傻呼呼地笑了一下。「皆因我去年下半年才被評爲正式勞動力，又沒有家底，因此比別人差些，到今年夏收時就會好過些的了。」

「其他人呢？」

「我們隊最富有的是謝標，跟著下來便是謝本。他們這幾年生活很好，兩家都建了新房子，現在一日有兩頓是吃乾的。」

「他們是甚麼成份？」

「都是貧農。」

「還有誰的生活比較好的呢？」

「其次就是謝根、謝基兄弟。」

「是甚麼成份呢？」

「中農。」

「最窮的是哪些人？」

「是謝廣和謝元。他們都是貧農。」

「幹部呢？」

「幹部是中等。」

「幹部本來是最活躍、最懂農事的，應該比較富裕才是。」

「他們要爲集體，又不能搞私撈。」

「他們不是有誤工補貼嗎？」

「也不過是勉強補得過來，佔不到半點便宜的。」

「你知道爲甚麼一些人富、一些人窮嗎？」

「主要是兩方面。一方面是勞力足，勞力足就能從集體中分得多，家底就厚；二是技術好，有了好家底，加上好技術，養豬和養其他牲畜、種自留地，都比一般人收效大一兩倍，甚至幾倍。」

「具體例子呢？」

「比如謝標和謝本，都是勞力足的農戶。謝標四十多歲，有三兒兩女，都是一級勞動力，他的愛人和大媳婦，都是婦女中的一級勞動好手，集體分紅自然比別人多。前幾年上面准許私人養豬後，他們年年都合力養兩頭大肥豬。當年每斤豬肉三十多元，一頭肥豬賣五六千元。」

陳曉乾想：這差不多是我十年的工資了。

謝友芳繼續說：「謝標家還有一條肥豬存欄哩！」

「其他農戶也可以養豬嘛！」

「前幾年糧食緊張，勞力不多的，哪能騰得出那麼多的糧食來養豬呢？」

「技術好又怎麼樣？」

「勞力不多，但技術好的，也有較好的收入。例如謝根、謝基，在舊社會他們唸過幾年書，頭腦靈活，學到些耕作技術，現在用在自己的自留地上，很是頂事。他們自留地上的稻子平均每畝可產五千斤穀。有了較多的糧食，他們兄弟倆合養了一頭肥豬。」

「地富和富裕中農的技術不是更好嗎？」

「地主本身不一定有甚麼技術，在舊社會他們是僱工勞動的。」謝友芳說。「至於富農，就要看情況了。我們隊只有一戶富農，因勞力足，生活也還過得去。那戶富裕中農呢，因人丁少，勉強過得去就是了 — 因他老是搞投機倒把，所以賺到的錢勉強夠被罰。」

談論間，哨子又響了起來。

「我要出工了。」謝友芳把吃完粥的兩隻碗放到洗盆裡，一邊說。

「我也跟你去勞動。」

「噢！」他看了他一眼，「你還是跟婦女們一起去挑泥吧！」

「你幹甚麼活呢？」

「去浸種。這是技術活，隊長帶我去學學。」

他找了一對泥箕和一根扁擔給陳曉乾，說道：「我們一起到村口，到了那裡我就告訴你跟誰去。」

來到村口，只見社員們都分組出工。看來這個生產隊的勞動組織還算健全。

「雪英，」謝友芳忽然叫住一個女子，她走在一隊挑著泥箕的婦女隊伍前頭，「陳同志跟你們一起去挑泥。」

那個叫雪英的女子轉過身來，整個小隊的婦女都停了腳步。「不如叫他跟婦女第二組吧！」她很快地看了陳曉乾一眼。陳曉乾看見她年約三十，面貌老實，身材健壯，行動敏捷。「第二組的婦女是年紀較大的半勞動力，今天的工作是到後山嶺上的旱地鬆土。」雪英補充說。

「我就跟你們吧！」陳曉乾對雪英說，很自信的樣子。

「我們是去十里遠的地方挑腐殖酸作肥料，比較辛苦啊！」

「我試試看，可能我行呢！」他笑了笑。

「好，那就跟著我們吧！」她說著，就轉身向前走。

「中午回來，就自己往鍋裡要粥吃吧！」謝友芳對他說，然後轉身往村尾走去。

婦女們走得很快，不到半個鐘頭，就來到一個丘陵，在丘陵下面，有一些男社員在挖土，只見那土與一般的泥土不同，是深咖啡色的，彷彿被火燒過似的。

婦女們都走下去，把那些類似腐爛物質的泥土剷上泥箕。

「這就叫腐殖酸嗎？」陳曉乾問身邊的一個年輕姑娘。

「是的，這是腐殖酸。」她答道。

聽見是十分溫文的聲音，他不禁抬起頭來，原來是個非常好看的少女：大約是二十一二歲年紀，較爲缺少血色的臉頰上有一雙可見的酒窩，五官十分端正整齊，比普通女性略高，雖然她穿著幾層厚上衣，但也掩蓋不住她那可與顏金鳳媲美的美好身材。她應該有一雙漂亮少女常有的雙瞳剪水的眼睛，但他沒有發現那種光采。她的眼神卻有點畏縮。她有一種別的村女完全沒有的氣質。

陳曉乾爲之一怔：這是他所見到的另一種極爲打動人心的少女。

「你叫甚麼名字？」他友好地問。

「我叫謝白香。」她十分低聲地回答。

「陳同志，你未見過腐殖酸嗎？」有人在背後問。

他轉過身來。原來是另一個女孩子，她似乎很年輕，十六七歲年紀，樣子甜美，活潑可人。

「是第一次見到。」他說。「它不太像泥土，倒像是一些腐爛的植物。它能作肥料嗎？」
「那是億萬年前的樹木，被泥土埋住，是腐爛木材和煤之間的一種物質，」她滔滔地說，「因近來農家肥少了，又買不到化肥，縣農科所就推薦它作肥料。去年下造試用過，比不施肥料好些，有一點肥效。」
「你很有知識呀！」陳曉乾稱讚她。
「她是我們生產隊的女秀才，」雪英走了過來，「全隊唯一的女初中畢業生！」
「原來這樣！」他加重語氣說。「這女秀才叫甚麼名字呀？」
「我叫張彩鳳。」她略爲有點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你爸爸是張炳光吧？」陳曉乾問道。
「你怎麼知道的？」張彩鳳立刻抬起了頭，有點詫異地問。
「你們隊只有一戶人家是姓張的，不是嗎？」
大家不再說話了，都忙著往泥箕裡裝上腐殖酸，然後挑起擔往回程走。
陳曉乾跟在謝自香後面。他總覺得這女孩子與別的姑娘很不相同。她挑擔的姿態很美妙，與當年的顏金鳳相似，但有時卻沒有顏金鳳那麼流暢、自然、輕快。她的名字也與眾不同。
「你沒有上過中學嗎，謝自香？」他不知道怎的，忽然這樣問。
她沒有回過頭來，繼續向前快捷地走著，一邊低聲地說：「沒有，只唸到高小！」
「爲甚麼不繼續唸呢？」
她沒有回答，卻加快了步伐。他感到十分訥悶。她好像不大願意跟他講話，而且似乎是滿懷心事。
第二輪挑腐殖酸時，謝自香似乎有意避開他，而走在隊伍的末尾。
這回是張彩鳳跟在他後面。
「陳同志，這次你們來搞四清，要搞多久呢？」張彩鳳問。
「半年。」他忽然問：「你昨天晚上沒有去開會嗎？在會上已經宣佈了。」
「我去了，」她急忙說，「可能當時和別人講話，沒有聽到。」
「如果半年後不合標準，還要重新再搞一次。」
「甚麼叫合標準呢？」她問。
「生產隊的政治、經濟、組織、思想上四個方面的問題都搞清楚了，並建立起一個革命化的領導班子，生產上增產了，就是合標準了。」
「甚麼叫革命化的領導班子呢？
「主要是實行民主辦社，幹部參加勞動。」
「我們生產隊的幹部都不是專職的，若然不參加勞動，沒有工分，吃甚麼呢？他們一向都參加勞動的呀！」她「噗哧」一聲笑了起來，似乎是說：這麼簡單的常識都不懂得？
「但《二十三條》確實是這樣要求的 — 這可能是指大隊以上的幹部吧？」
「昨天晚上您說，這次四清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我們這裡很窮，根本就沒有甚麼資本主義道路可走。」
「不一定要富有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呀！」他說。「在舊社會，你們更窮，爲甚麼又出了地主和富農呢？」
「可能當時比現在富呢？不然地主富農又怎能建得起那麼漂亮的火磚大屋呢？」
陳曉乾覺得很難用三言兩語說清楚這個問題。
「陳同志，現在建火磚屋的，不一定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吧？」在他前面的一位少婦，略爲轉過身來問，然後表情十足地笑了笑。
陳曉乾早就注意到這個少婦有點特別，但一時說不出她特別在甚麼地方。現在他看出來了：她長得臉寬唇厚，五官卻也端正，皮膚細緻，身材較矮，表情幼稚，看她的臉孔

是個大女孩，但她卻有一雙異常豐滿的大乳房，挑擔走起路來，可以看得見在上下晃動，又是一個完全成熟的、正在餵奶的少婦身材。這與她的面貌不大相稱。她似乎是在偷看他。

「用正當勞動得來的錢建房子，當然不算走資本主義道路。」他說。

「我們幹部的生活，在隊裡頂多是中等水平，又沒有建新房子，哪裡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呢？」張彩鳳說。

陳曉乾一時頓住了。照他平時的想法，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當然是大撈一把了。但現在中國的農村還這麼窮，即使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思想，也難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物質條件。然而，他目前正在發動群眾，能對這關鍵問題默不做聲嗎？

「走資本主義道路，不一定就成了富有的資本家，」他嚴肅地說，「例如，他不帶領社員走集體化的道路，而鼓勵大家搞投機倒把，搞包產到戶，就是走資派！」

「我們隊沒有這種現象呀。」那少婦說。

「你能保證他們沒有貪污……」

「我敢保證！」她竟然打斷他的話，這麼說。

「在這等問題上，父子、夫妻之間都是不能保證的！」陳曉乾的語氣更加嚴厲了。

那少婦不再做聲了。大家也不再說話了。

在回程時，張彩鳳仍然跟在陳曉乾後面。走到半路，陳曉乾問她：「剛才那婦女叫甚麼名字？」

「她叫周灶嬌，」她立刻答道，「是保管員謝樹芳的愛人。」

「難怪！」他恍然大悟。

「難怪甚麼？」她問，「她可是個好人哪！」

「她好像很年輕，不到十八歲吧？」

「她十七歲，和我同年。」

「未到十八歲，怎麼能結婚呢？」

「不僅結了婚，還生了個嬰兒哩！」她笑出聲來。「我們農村，很多姑娘十六七歲就結婚了。因爲不靠國家配給糧食，國家也管不了。」

「她是四不清幹部的妻子，到底是要幫她丈夫的。」

「她丈夫沒有問題，當然要幫囉！你們要把幹部都弄成地富那樣嗎？」她的語氣充滿了不安。

「不，」他耐心地說，「把他們的問題弄清楚以後，就教育他們提高階級覺悟，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經過運動，絕大多數幹部仍然可以繼續當幹部的。」

「您昨天晚上說不搞那些改造好了的地富分子，是嗎？」

「是的，有嚴重問題的當然要搞。」他說。「我們生產隊的一戶地主和一戶富農有問題嗎？」

「他們都算老實，連他們的兒女都是老實過人的。就說地主謝茂軒的女兒自香吧，她是個大好人，長得又漂亮，又有學識，可惜生長在地主家，甚麼幸福都沒了！」

「難怪！」

「怎麼，陳同志，」她問，「您怎麼老是說『難怪』的？」

「我是說，難怪她避開我。」

「她有必要向您靠攏嗎？她是個很有骨氣的姑娘啊！」

到底是貧僱農家庭出身的少女敢想敢說。要是在機關、學校，說這話就是立場不穩了。

「沒有人敢娶她爲妻嗎？」

「貧下中農的，黨團員的，當然不願討她這樣的人爲妻了。但還有其他人敢的，不過她似乎不願意嫁。還有人對她……」她忽然頓住了。

「對她怎麼樣？」他追問。
「沒怎麼樣。」
「有甚麼話不怕講出來啊！」
「這與四清運動無關！」
他不好再問下去。

(四)

晚飯時，謝友芳煮了一大盤黑黑白白的東西，另有一碟鹹豆醬，在飯桌上擺好了兩碗稀飯，然後就招呼陳曉乾吃。

陳曉乾在埋頭吃稀飯，謝友芳熱情地說：「吃，不要客氣！」
「這是甚麼東西？」
「是田雞。」
「田雞？」他微微吃了一驚，「爲甚麼有些是黑色的呢？」
「黑色的是皮和頭。」
「皮和頭？」他更感不安了。平時砍了頭、剝了皮的田雞肉，他都不敢吃。
「是呀，皮特別脆口。」說著，他從大碗裡夾了一把黑斑斑的皮肉放到陳曉乾的粥上。
他感到有點噁心，哪裡還敢吃下去？但勞動了一整天，肚子餓極了。怎麼辦呢？雖然工作隊沒有規定不可以不吃住戶的東西，但要求不要鬧特殊。他不吃田雞，是鬧特殊嗎？
「陳同志，爲甚麼不吃了呢？」
「我，」他猶豫了一下，「田雞是很貴的食物，不能要你這麼破費來招待我。」他忽然想：如果像前幾期四清那樣，不准吃住戶的魚、肉、蛋，不是很好嗎？
「我這些田雞是不用錢買的，」他敦厚地笑了起來，「是我自己捉的。」
他停頓了一下，然後說：「但是，你如果拿到市集上去賣，就値錢了。」
「我捉的田雞，都是自己吃的。」他又敦厚地笑了笑，瞇起雙眼。
「不過，」他無法吃下去，只好坦白地說，「我是不吃田雞的。」
他似乎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是說，我從來沒有吃過田雞。我有點怕，吃不下。」
「是嗎？」他好像是第一次聽到有人說不吃田雞似的。
「不過，我還是感謝你的好意。」
「這樣，我就的確沒有甚麼可以招待你了，」他有點失望地說，「我沒有種蔬菜，更沒有養雞、鵝、鴨，只有這鹹豆醬了。」
「你不是分有自留地嗎？」
「但我沒有用來種菜。」
「爲甚麼？」
「我不懂得種菜。又因糧食不足，我就把它種了玉米，作爲幫補。」
「其他人都用來種糧食作物嗎？」
「不，有家眷的，從去年起都開始養豬了，所以都充分利用自留地來種菜，一部分人吃，一部分豬吃。」
陳曉乾忽然想起了甚麼，問道：「你們生產隊裡，除了一戶地主和一戶富農之外，還有一個叫王玉珍的地主婆，是嗎？」
「是的，」他答道，「她丈夫是貧農。」
「丈夫是貧農？」他感到奇怪，「怎麼會呢？」
「她原來的丈夫是地主，她不就成了地主婆了！」他解釋說。「她原來是在城關公社

的，前幾年死了丈夫，就嫁給我們隊的老貧農謝八。」

「爲甚麼貧農願意討地主婆？」

「謝八在舊社會給地主打長工，很窮，解放時已經快四十歲了，找不到老婆。前幾年就討了王玉珍。」

「根據我從公社戶籍本抄來的資料，我記得她似乎只有三十出頭。」

「大概三十三四歲吧。她還帶了三個小孩來。」

「是嗎？」陳曉乾很感興趣地問，「這些小孩的成份是怎樣算的呢？」

「成份？」謝友芳似乎沒想過，「好像沒有人問過這件事。她去年還給謝八生了個兒子哩！」

「謝八那個兒子當然算是貧農家庭出身了，」他更感新鮮，「也就是說，王玉珍有些孩子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有些是貧農。簡直不可思議！」

「照我看，她帶來的孩子比一般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好一些，她給謝八生的孩子又比一般貧下中農的差一些，因爲他既有一個貧農的爸爸，又有一個地主婆的媽媽。」

陳曉乾想了想，不覺有點心煩起來。他在公社學習期間，聽傳達時知道中央對地富子女的叫法有過爭論：叫社員還是叫農民？毛主席傾於叫社員。其實，地富分子也是社員。在中國，成份往往決定一個人一生的命運。

晚上，由馬成寬召開貧下中農會，作運動的進一步動員。陳曉乾則在村上簡易小學的唯一教室裡，主持召開全片四個生產隊的幹部會。江文瑛也出席了。

陳曉乾首先點名：扶旺生產隊隊長趙二喜，會計趙善才，保管兼記分員林山；上村生產隊隊長謝十二，會計謝玩芳，保管兼記分員謝樹芳；下村生產隊隊長文阿四，會計任經，保管兼記分員楊柏壽；水背生產隊隊長黃廣年，會計黃長球，保管兼記分員黃大彪。全部到齊。

點名完畢，陳曉乾問道：「文阿四，我問你，這次運動的重點是甚麼？」

「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囉！」文阿四流利地答道。

「你贊成嗎？」

「我當然贊成。」他用幸災樂禍的口吻說。

「你自己打算怎樣搞好本隊的四清運動呢？」江文瑛問他。

「因我們生產隊沒有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打算發動群眾搞大隊的問題。」

「你雖不是黨員，但也是當權派呀，有問題同樣要整的！」陳曉乾嚴厲地說。「現在你首先要端正態度，先檢查交待自己的四不清問題，同時也要檢舉揭發別人的問題，包括大隊幹部的問題。」

他沒有做聲。

「水背生產隊隊長黃廣年，你講講你對這次運動的認識。」陳曉乾又說。

「我嗎？」黃廣年慢慢點著一支已經捲好了的紙煙，不慌不忙地說，「照麥同志昨天晚上說的，這次運動是第二次土改。既然是土改，當然要鬥地主，分田地了，這樣農民就能翻身。我當然要積極參加啦！」

「但是，現在不是鬥地主，而是鬥四不清幹部！」江文瑛狠狠地說。

「四不清幹部就是新地主哪！」想不到他敢藐視江文瑛的權威。據陳曉乾的初步了解，這個黃廣年，是復員軍人，因是個包頂嘴，上級對他沒有好感，但他爲人卻沒有甚麼大問題，群眾又偏要選他當隊長。

「你也是四不清幹部！」江文瑛板著臉孔說。

「我不是！」他立刻反駁，「如果我是的話，我就不會收入全隊最少，住屋全隊最差。如果我也算是四不清幹部，四清就不必搞了，因爲決不會在我身上獲得一分一毫的勝利

果實的！」

「現在不是要你寫包單！」江文瑛冷笑一聲。「急於寫包單的人往往自己身上有屎！」

黃廣年想再要說話，卻給陳曉乾阻止了。陳曉乾說：

「我們這次運動分作好幾個階段，首先是發動群眾揭發幹部貪污腐化、包庇階級敵人、欺壓貧下中農等問題，也要揭發他們挪用公款、多吃多佔的問題，還要揭發混進黨內、幹部隊伍內的階級敵人。在這階段，幹部要坦白交待自己的問題，也要背對背互相檢舉揭發。這是第一階段，為期一個半月至兩個月。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充分發動群眾，進行以清經濟為中心的『小四清』。通過查帳、群眾檢舉揭發、幹部互相揭發和自我交待，進行逐條落實。這是第二階段，為期一周到十天。然後全體大隊、生產隊幹部和社員代表集中到公社，脫產專門搞四天四夜，把大的問題搞下來，並當堂作出退賠，叫『大四清』。到了這第三階段，你是不是四不清幹部就基本上一清二楚了。在此之前，誰也不能宣稱自己是四清幹部。四清幹部是由群眾審定的。第四階段是整黨建黨。」

「您這麼說，我就沒有甚麼好說了。」黃廣年說。「這也好，也的確有不少四不清幹部。不通過運動，就不能辨別出真正的好幹部。」

江文瑛似乎察覺到自己性急了些，於是就不再做聲了。

「我有一個問題，」謝十二說，「照我體會，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越是高級，害處就越大。我想知道，大隊幹部的問題由誰來揭發？剛才陳同志沒有提及。」

「我們發動群眾對幹部進行檢舉揭發，就包括各級幹部，自然也包括大隊幹部。」陳曉乾答道。

「我認為，應著重由我們生產隊幹部去檢舉揭發大隊幹部的問題。」文阿四說。「我們直接執行他們的指示，對他們的言行比普通社員清楚。」

「這方面我們是會安排的。」陳曉乾說。「從現在起到『大四清』，我們開個幹部學習班。在學習班裡，幹部們一方面交待自己的問題，另一方面揭發別人，其中包括大隊幹部和公社幹部的問題，也包括端正各人對運動的態度，將功贖罪，積極領導隊裡的生產。如躺倒不幹，罪加一等，破壞生產者，逮捕法辦！」

「很多東西是大隊壓下來的，要同時揭發大隊的問題才公平，」文阿四說，「例如我們大隊黨支部書記林全貴……」

「我已經說了，檢舉揭發大隊幹部的事，我們會安排。」陳曉乾打斷了他的話。「我們的工作要有計劃地進行。首先是你們生產隊幹部要好好交待自己的四不清問題，要做到竹筒倒豆子，放下包袱，才能輕裝上陣。大家回去之後，要認真深入考慮自己的問題，下次開會時交待。」然後他轉向江文瑛，問道：「還有甚麼嗎？」

江文瑛搖了搖頭，陳曉乾就宣佈散會。

會後，工作隊員又在陳曉乾的房間開碰頭會。由於剛來了一天，沒有許多新情況，大家匯報了當天的工作情況後，就散會了。

大家散去後，江文瑛對陳曉乾說：「陳老師，你不是本省人吧？講得一口好聽的廣州話，是廣州人吧？」

「是的。」陳曉乾覺得，雖然她是上級，畢竟她是個比自己年輕七八歲的姑娘，他應主動和她搞好關係。「你似乎是客家人。」

「你怎麼知道？」

「我聽出你的客家口音。」

「噢？」

「我祖籍是廣東梅縣的，因此也聽懂一點客家話。」他說。「你是梅縣來的吧？」

「不，我是本縣的。」她微笑地說。「客家人在南方到處都有分佈，你不知道嗎？」

「是啊，我忘記了。」

她忽然小心翼翼地問：「廣州人應該是喜歡吃田雞的吧？」

「怎麼，」他知道發生了甚麼事，「謝友芳告訴你了嗎？」

「是啊，晚上集合前我碰到他。他問我工作隊是否不能吃住戶的好東西。我回答說沒有這樣的規定。於是他就告訴我你不吃田雞的事。我告訴他，有些從大地方來的人，是不吃田雞的。」

「我實在是想吐，吃不下。」他不安地問：「我這樣做，有甚麼問題嗎？」

「當然最好是住戶吃甚麼，你也吃甚麼，」她說，「但要自己吃不敢吃的東西，實在是一件大難事。其他方面注意些吧！」

陳曉乾知道她是在婉轉地批評他，雖然她沒有勉強他。她也是知識分子，當然知道知識分子的性格。

陳曉乾把她送到村口就回來，看看錶，已經十二時半了。

(五)

星期天吃過午飯，紅星大隊全體工作隊員，集中到設在江灣生產隊的工作隊隊部開會。

工作隊長林維成，三十四五年紀，身材略矮但壯碩，前額已禿，面色紅潤，表情嚴肅，雙眼炯炯有神。據說他是當地打游擊出身，搞完這期「社教」，他就會升任爲縣委副書記。

開會的工作隊隊部雖然十分簡陋，但林隊長卻把會場佈置得頗爲像樣：主席台上有一張用三張桌子擺成的長桌，桌上擺了兩個竹殼熱水瓶和一些茶杯。林隊長坐在中間；左邊坐著指導員張裕祥，右邊坐著副隊長何日輝。張裕祥也是三十四五年紀，身材高瘦，一派斯文。何日輝年近四十，中等身材，濃眉大眼，態度和藹，是個東北漢子。

大家坐好後，林隊長以洪亮的聲音宣佈開會，然後說：

我們定於每星期天下午開全體工作隊員會，由各片長匯報情況，然後佈置工作、介紹其他工作隊的經驗和傳達上級指示，兼過民主生活會。各工作隊員要一律記好筆記，我們會抽查大家的筆記本的。這裡還有省委和地委編的「社教」工作簡報，大家可抽時間自行閱讀。

我們進村已經一個星期了。首先我向大家介紹本大隊的情況：大隊黨支部書記兼大隊長林全貴，是河灣村人，一九五九年從部隊復員。照初步掌握的材料來看，他的四不清問題是嚴重的，主要是貪污挪用的問題。大隊會計楊財，除了有嚴重的經濟問題外，還可能有重大的歷史問題。大隊還有一個文書叫陳烈，兼管青年團和民兵，也有貪污挪用、多吃多佔的問題。

經過公社工作團排隊，紅星大隊屬於三類隊，我們的任務十分艱巨。希望大家鼓足幹勁，加倍努力，深入細緻地發動貧下中農、社員群眾，打好這場硬仗。

毛主席去年八月曾經說過：「現在我們的國家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權力掌握在敵人或者敵人的同情者手裡。我們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現在幾包紙煙就能收買一個支部書記，嫁給個女兒就不必說了。」公社工作團的排隊，是符合毛主席的估計的。各隊員下周來開會時，必須把自己的隊分類排隊好，是屬於一類、二類、三類或爛掉了的隊。也要給每個隊幹分類排隊。

在下周摸清幹部的底和充分發動群眾的基礎上，立即開展對四不清幹部的鬥爭。要在鬥爭四不清幹部的過程中，培養和發展積極分子隊伍。

在鬥爭中，要擺事實，講道理。注意會冒出一些勇敢分子。我們前幾期搞「社教」，是不信任勇敢分子的。現在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勇敢分子也可以利用，尤其開頭還沒有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的時候，勇敢分子往往起到煽風點火的作用。

對於幹部，要逐個擊破，分化瓦解。對於那些認罪好的幹部，即使問題較嚴重，

也可以爭取，鼓勵他們將功贖罪。

毛主席強調，工作隊不要包辦代替，要把群眾和幹部都發動起來。尤其生產方面，仍然要依靠幹部。《二十三條》提出「社教」的六條標準，其中有一條就是經過「社教」後要增產，這一點請大家十分注意。

在這裡，我要重申毛主席提出的、載入了《二十三條》第四條關於搞好「社教」運動的六條標準：「一，要看貧、下中農是真正發動起來了，還是沒有發動起來。二，幹部中的「四不清」問題，是解決了，還是沒有解決。三，幹部是參加了勞動，還是不參加勞動。四，一個好的領導核心是建立起來了，還是沒有建立起來。五，發現有破壞活動的地、富、反、壞分子，是將矛盾上交，還是發動群眾，認真監督，就地改造。六，要看是增產，還是減產。」希望大家全面深入體會這六條標準，逐條對照自己的工作。

林隊長發言完畢，就由各片片長匯報。在各片長的匯報過程中，林隊長都做了筆記，並不斷提出問題，非常仔細。陳曉乾感到他是個十分精明能幹，實際工作經驗非常豐富的人。

散會前，專案組成員彭禮賢發了一張播種進度表給各生產隊的工作隊員填寫。填寫完畢，林隊長又吩咐：「增產這一條標準是不能作假的，是一條硬標準，因此大家一定要抓緊播種這一環。根據天氣預報，這兩天將會出現冷尾暖頭，是浸種的大好時機，一定要做足準備工作，天氣一開始轉暖，就立即不失時機地浸種。大家散會回去工作吧！」

大家散去時，太陽開始下山了。

在回生產隊的路上，江文瑛對陳曉乾說：「在農事上，你可能沒有經驗。小馬略懂一點。你那個住戶謝友芳，只是個會捉田雞的小青年，在農事上還是個新手。你和小馬多些請教老農和發揮隊幹的積極性吧！」

馬成寬先走了，所以陳曉乾一個人回上村生產隊。他在經過村口一間破泥磚屋時，看見該屋門口坐著一個女人。她正敞開胸脯給孩子餵奶。

陳曉乾知道，在農村，婦女當眾餵奶乃屬平常之事。但這女人卻與眾不同：她三十出頭，膚色白皙，眼波流動，頗有幾分姿色。她這副臉孔，與她頗爲破舊的藍布衣服顯得不甚調和。更爲特別之處，是她那雪白的乳房，卻不像一般中年農村婦女的那樣下垂，而是十分高挺，以至那小孩子不能躺著吃奶，而要站著吮吸著左邊的奶頭，左手弄玩著右邊的奶頭，而那奶頭也是鮮紅凸起的，十分嬌嫩。他不是有意看她，而是因爲她那十分特別的外表，使他多看了兩眼。

估不到她竟對他滿臉堆笑，並親切地叫了一聲：「陳同志！」

不知道爲甚麼，他竟然臉上有點發熱起來，含糊地應了一聲，就慌忙快步走過。

回到家裡，謝友芳剛好收工回來煮晚餐。

「我去挑水吧，」陳曉乾說，「水桶呢？」

「不用你去，」謝友芳說，「等一會我去挑。」

「還是我去吧！我來了一個星期了，還沒有挑過水呢！」

謝友芳就從房間裡拿出一對水桶來。

村前有一條小河。入春以來，已下過兩場大雨，河水已漲到一半，但仍然清潔。婦女們都在下游洗衣服、洗菜，上游有一個深水窩，專門作村民食水之用。陳曉乾挑了一擔水就往家裡跑。後面忽然有人叫他。

他回過頭來，原來是婦女隊長董雪英。

「雪英，是你呀！」他說。「今天下午，你們幹甚麼活？」

「挖魚塘泥積肥。」她答道。「你們到大隊開會吧？」

「是的。我們不在，幹部積極嗎？」

「他們都和平常一樣。」

「你雖然不是正式隊幹，」他說，「但你和他們接觸多，不能溫情主義啊！」

「我不會的。」

「那就好。」他忽然想起甚麼，問道：「村前那間破泥磚屋是哪個戶住的？」

「那是謝八的家。」

「謝八，是那個討了個地主婆的謝八嗎？」

「正是。」她有點好奇地問：「您發現了甚麼嗎？」

「沒有。」他急忙說。

回到家裡，他看見周灶嬌坐在謝友芳門前一個泥磚門簷下，正在奶嬰孩。見了陳曉乾，她帶著稚氣的笑意，叫了一聲：「陳同志，挑水呀？」

他覺得那是個非常自然和天真的姿態，於是他應了一聲。但當他再往她兩隻露出來的雪白大乳房看了一眼時，就感覺自己有點不正經了。於是他低著頭，急忙往廚房走去。

謝友芳幫著他把水倒到水缸裡去。水缸不大，一桶水就滿了。

「今晚開甚麼會呢？」謝友芳問。

「開積極分子會。」他說。「我們要在鬥爭中擴大積極分子隊伍。今晚交個底，明天晚上由隊長交待問題。」

「我看問題多的可能是會計和保管，隊長問題不大。」謝友芳說。「是不是先搞會計和保管員？」

「我們就是要先易後難，」陳曉乾說，「先搞清楚隊長的問題，如問題不大，他認識了，群眾諒解了，就可以爭取過來，讓他好好領導生產。現在正是春耕繁忙季節，要有堅強的領導才行啊！」

「他現在也很積極負責呀。」

「總是會有點顧慮的。問題搞清楚了，輕裝上陣，不僅對生產有好處，就是對於揭發會計和保管，以及揭發大隊幹部的問題，都有幫助。」

謝友芳點了點頭。

吃晚飯時，謝友芳除了煮了一碗田雞之外，還炒了一碟白菜，並有一小碟鹹豆醬。

「陳同志，」他說，「田雞你不吃算了，吃這青菜吧！」

「你不必專門給我買菜，吃稀飯是不必吃菜的。」說著，他肚子餓得翻滾起來，唾液大增，聞到那青菜的香味。

他來這裡已經有一個星期了，經過一個星期天天吃頗為稀的粥，近年來肚子裡恢復的脂肪已漸漸消耗盡了，逐漸回復到困難時期的半饑餓狀態。下午工作隊員集中時，也有人談到這裡生活艱苦的情況，但沒有菜吃的，就只有謝友芳一家。不過也有一些工作隊員羨慕陳曉乾的，說謝友芳是本村出了名的捕田雞能手。

「你很會捉田雞嗎？」陳曉乾問他。

「我也不是專門去捉，只是收工回家時順路找找，每天也能捉到一斤半斤，都放在罈子裡留給自己吃。」他指了指放在小天階一個角落的一個黑色罈子，繼續說：「你沒聽見牠們在叫嗎？」

陳曉乾果然聽見低沉的「咯咯」聲。

吃完粥，陳曉乾走到罈子邊，打開蓋，用手電筒射了進去，果然看見有幾十隻大小不一的青蛙。

「可惜你不吃田雞。」謝友芳說。「沒有點肉類作補充，對你的身體不好啊！」

「不要緊的。」

謝友芳似乎突然想起了甚麼，高興地說：「我想起來了，這裡至少有十斤田雞，拿到

墟上去賣了，就可以換些豬肉回來給你補充營養了。」

「千萬不要這樣做，」他急忙說，「我們工作隊員是不能鬧特殊的。」

「我知道怎樣做的。」

陳曉乾回到房間，點著了煤油燈，開始準備開會的要點。忽然走進一個人來，原來是周灶嬌。她抱著嬰兒，笑嘻嘻地坐在陳曉乾旁邊。

「陳同志，今晚開不開會？」她問。

「不，沒有會開。」他答她，繼續準備開會要點。

她又拉起上衣，給嬰兒餵奶。餵了一會，陳曉乾聞到一陣陣濃郁的人奶味。他有點不好意思起來，就問她：「你吃過晚飯了嗎？」

聽見陳曉乾和她講話，她似乎感到十分高興，立刻拉下衣服，抱起嬰兒，說道：「吃過了。」

「你不要做家務嗎？」

「不用，我婆婆不讓我做。」她滿臉稚氣地笑了起來。

陳曉乾才想起，她婆婆還很年輕，剛四十出頭的模樣。

「叫叔叔！」她把嬰兒端到陳曉乾面前，而她靠得他那麼貼近，左邊那富有彈性的大乳房竟壓在他的手肘上。他立刻把身子挪開。他知道她是無心，她還是個大孩子哪！

他本想逗逗那白白胖胖的嬰兒，但想到她是四不清幹部的家屬時，他就有點不踏實起來了。「我要做事，你回家吧！」

她似乎沒有聽懂他的話。

這時，謝友芳走了進來，看見她坐在陳曉乾身旁，便喝道：「走出去！這個地方是你們四不清幹部家屬隨便進來的嗎？」

她用求援的眼光看著陳曉乾。陳曉乾把心一橫，不理睬她，繼續低頭寫他的東西。

「你還不快出去！」謝友芳惡狠狠地再喝一聲。

她才有點狼狽地抱著嬰兒走了出去。

陳曉乾心頭升起了一陣不安。他不覺得她是打聽情報。幹部家屬受到這樣的待遇，似乎不太公平。

(六)

由馬成寬主持揭發批判生產隊長謝十二的社員大會。

曬穀場中央架起一盞大汽燈。謝十二站在汽燈下，手上拿著幾片粗紙，結結巴巴地唸著，向社員交待問題。

「我從六零年三月當隊長，已經有五年了。在三年困難時期，犯過一些多吃多佔，但貪污盜竊、挪用公款是沒有的。現根據這次運動的政策，只追查三年以來的問題，所以以前的多吃多佔問題就不詳細交待了。

「六三年以來，我有下面的問題：一、六三年八月到公社開會半天，我回來後沒有出工，卻報了一天的開會誤工補貼；二、六三年十一月某天，我和會計挑隊裡的花生到公社，在路上每人吃了幾兩；三、六四年春節，我代表生產大隊到鎮上去慰問解放軍，剩下一些食品，我有份吃光了；四、六四年三月，縣裡給我們大隊發救濟糧，我也申請得三十斤。

「在政治上，我沒有堅決阻止我隊一些社員搞投機倒把、走資本主義。對民兵也抓不夠緊，沒做到三落實。組織上沒有培養本隊的積極分子，我擔任隊長五年，沒有培養發展過一個黨員。在思想上沒有對地富分子嚴格要求，加強他們的改造，更沒有想過可能有階級異己分子混進黨內和革命隊伍。」

謝十二交待完畢，馬成寬便對大家說：

「社員們，剛才大家都聽了謝十二的交待，大家一定很不滿意。他所交待的問題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東西。我們已經掌握了他的大量四不清材料，他並不是那麼清白的！」

然後，他掉過頭來，對謝十二大喝一聲：「謝十二，你說，你的交待老實不老實？」

謝十二停頓了一下，然後說道：「我是老實交待了的。」

「如果群眾揭發出其他問題來，你怎麼樣？」

他想了想答道：「我想得起來的都交待了。」

「好，你不老實，就讓群眾來揭發你，但這就不算是你自己坦白的了。」

大家肅靜下來。

陳曉乾在觀察現場群眾的情緒：老年男人坐在最遠的邊沿地方，有些在打瞌睡，有些在吸著水煙筒；中年男人坐在較前面，表現較爲嚴肅認真；女青年則集中在左邊的曬場基上，她們在喁喁細語，表情活潑；倒是男青年不多，而且都是懶洋洋的樣子。

「大家起來揭發他的問題！」馬成寬叫道。

但是，會場變得更加沉寂。

過了兩分鐘，馬成寬沉不住氣了，他向著會計謝玩芳和保管員謝樹芳叫道：「你們爲甚麼不揭發他，想搞攻守同盟、互相包庇嗎？」

但他們兩人卻沒有立刻作出反應。

陳曉乾注意到，在女青年中，有一個樣子十分標緻、明顯地與眾不同的姑娘，她一動不動地坐著，表情認真、專注。他認出她是謝自香。她旁邊坐著一個身材苗條的少女，十六七歲模樣，眉目清秀，但面色蒼白，表情木訥。他似乎沒見過這女孩子。

忽然聽到有人大喝一聲：「謝十二，你爲甚麼不老老實實交待？工作隊同志已經把政策講得一清二楚：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陳曉乾抬頭一看，原來是中農謝根。

謝根這麼一喝，會場氣氛立刻緊張起來。老貧農張炳光稍爲用力地往地上敲了敲他的旱煙筒，從一個較遠的角落站了起來，走到謝十二跟前，嚴肅地說：「十二呀，你不要吞吞吐吐了，你做了幾年隊長，前幾年生活困難，有點私心是難免的。現在黨中央派了工作隊來幫助我們，只要你誠懇老實地交待自己的問題，就會從寬處理，社員們也會諒解的。你就好好交待吧！」

據陳曉乾所知，張炳光土改時是根子，也是當年的農會副主席，是看著謝十二成長的。馬成寬曾做了他大量的思想工作。

但是，謝十二卻苦著臉說：「炳光叔，不是我抗拒交待，我實在是沒有貪污作弊。我受黨教育這麼多年，也知道一個黨員是要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

「不要在這裡擺資格、擺功勞了！」忽然有人吼叫起來，「你當隊長這幾年，隊裡的財物，經過你手的，何只幾萬元，你就那麼乾淨？快快交待，免得我檢舉揭發你！」原來是富裕中農謝利。

「你是甚麼人，有資格罵隊長嗎？」張彩鳳在女青年群中站了起來，大聲地說，「你經常搞投機倒把，走資本主義道路，隊長管得你嚴，你就懷恨在心，乘機報復！」

說得謝利啞口無言。會場變得鴉雀無聲。

馬成寬似乎沒有了主意。

「請大家起來揭發吧！」陳曉乾高聲地對大家說。「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於一般群眾，有這樣或那樣錯誤的，自已認識了就成了。這點大家一定要記住。一個幹部是否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是要依靠廣大社員檢舉揭發來判斷的。」

這時，謝利似乎恢復了信心，他大聲地說道：「去年夏收時，你兒子君芳從中學放農

忙假回來參加勞動，爲甚麼給他記了全勞力的工分？」

「這是不公平嘛！」謝俊說。「我在這裡也揭發你一條：前年謝利因投機倒把，被市場管理委員會人員沒收了幾十斤芋頭。後來退了一部分回隊，你們隊幹幾個人把它私自吃了。」

「是不是？說！」是謝根的弟弟謝基的吼叫聲。他也是中農出身。

謝十二似乎一下子怔住了，說不出話來。

「你這就是貪污嘛！」謝利的聲音更大。「這本來是退回給我本人的，你們有甚麼權私自吃了？」

「我們還是一條條落實吧！」馬成寬說，然後他掉過頭來對謝十二說：「你首先說說你兒子放農忙假回來勞動的問題。」

「我是把我兒子記了全勞力的工分的，」謝十二說，「他去年十六歲，和友芳是同年，我覺得友芳是全勞力，他也應當是全勞力了。」

「那你就是有私心！」貧農婦女宋麗娥站起來說。「謝二妹跟他也是同年，但她至今仍不算是全勞力，你又怎麼解釋呢？」

宋麗娥四十出頭年紀，身材結實，表情忠厚，她守寡多年，有一女兒，在省衛生專科學校唸書。陳曉乾發覺她爲人性格爽直，熱心集體事務，所以已選定她爲積極分子。

「因爲她……」他看了陳曉乾一眼。

「因爲她甚麼？」宋麗娥瞪了他一眼，說道：「因爲她是富農的女兒是不是？」

隊長沒做聲，大家也沒反應。

「陳同志說過，地富子女也是社員，在按勞取酬上和其他社員是一視同仁的。地富分子本身也是多勞多得，何況是他們的子女？」宋麗娥說。

然而，因爲她這番話好像是爲地富說話似的，所以大家更加沉默。她似乎發覺了這一點，於是便繼續說：「我是講黨的政策。至於隊長，偏幫自己親屬的事，肯定是四不清的行爲！」

「我說說，」保管兼記分員謝樹芳說，「當時我原來照往年他兒子半勞力記工分，但他妻子來找我，要求改正，說要同友芳一樣，記全勞力的工分。我只好依從。」

「這一條他已經承認了，就算是落實了。」馬成寬說。「至於屬於甚麼性質，以後再定。現在落實他分吃謝利的芋頭這個問題吧！」

「說，你是否分吃了？」一個四十開外的彪形大漢說。陳曉乾知道他叫謝標。他雖然是貧農出身，但前幾年發了「國難財」，現成了全隊的首富。

「其實不算分吃，」謝十二面無表情地說，「那五斤芋頭是市場管理委員會退給隊的，並不是退給謝利本人的。那天我們隊幹三人核算社員工分到深夜，肚子餓了，又覺得那五斤芋頭不好處理，於是就折價每斤二角，把芋頭煮來吃了。」

「那時的市價應該是六角！」謝利說。「你們利用職權，貪污了二元。」

「每斤三角才合理。」宋麗娥說，「我記得六三年初，自由市場的物價已大大降低了，芋頭每斤是三角錢。」

大家議論起來，最後大多數人同意是每斤三角。

揭發會開到十一時半，共揭發了十五條，落實了八條，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問題。

根據工作隊的指示，要通過第一輪揭發批判會，物色第一批積極分子，以後逐步擴大，爲運動中、後期組織貧下中農協會和發展黨團員作好準備。爲此，陳曉乾和馬成寬在晚上召開骨幹分子會議，包括謝友芳、謝俊、張炳光和宋麗娥。

「今天晚上有兩件事要和各位商量：一是擴大積極分子隊伍，二是對生產隊的幹部分類排隊。」陳曉乾說。

「積極分子要擴大到多少人呢？」謝友芳問。

「當然是越多越好，」馬成寬說，「不過要保證質量，一個隊最好有十個左右。」

「你們看看，除了你們四個之外，還有哪一些？」陳曉乾說。「主要看在運動中的表現。積極分子並不一定是沒有缺點的，大的方面好就可以了。」

「我提議張彩鳳。」宋麗娥說。

「我彩鳳年紀輕，不懂事，不必了。」張炳光提出異議。

「彩鳳這姑娘根正苗紅，又有文化，又敢於說話，我贊成！」謝俊說。「炳光你是怕父女倆在一起不好，是嗎？」

謝友芳也說：「彩鳳團結女青年很有用。」

「彩鳳就算一個吧！」陳曉乾說。「下面再提吧！」

「雪英可以嗎？」張炳光問。「她當婦女隊長，只是協助隊長組織婦女勞動，她不算幹部，平日上面開甚麼會她也沒份。」

「可以的，」馬成寬說，「她在婦女中也有一點威信。不過她似乎有些顧慮，不太大膽，跟我們工作隊有些距離。」

「這也難怪她，」宋麗娥說，「連我們也不知道她這個婦女隊長算是甚麼呢！」

「既然不是正式幹部，只要對運動有認識，敢於揭發不良現象，是可以當積極分子的，」馬成寬說，「況且她領導婦女生產。」

「董雪英也算一個吧！」陳曉乾說。「宋麗娥，你去做做她的思想工作，主要講清楚她不算幹部，算社員，讓她打消顧慮。」

「謝根表現也不錯。」馬成寬說。

「但他平時不關心集體，也搞一些野馬副業。現在一下子那麼積極，可能有自己的打算。」張炳光說。「還有那個富裕中農謝利，搞投機倒把全隊出了名，這次運動比誰都積極，我就不相信他真的擁護社會主義！」

陳曉乾想起了毛主席提到勇敢分子的問題。前幾期「社教」的經驗，是最初利用勇敢分子，當幹部解放後重新掌權時，就整他們。如今毛主席提出，這些人同流氓無產階級一樣，引導得法，是可以依靠的。

「我也不同意吸收他們爲積極分子，」宋麗娥說，「這會在群眾中造成不良影響的。」

「不能因爲他們有一些問題就不吸收他們，」馬成寬說，「只要他們在這次四清運動中，真正認識和改正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就好。問題嚴重的當然不能加入，如謝利。但謝根那樣的人對運動可能有好處，對一般社員也起到安定作用。當然積極分子可分期分批吸收，這次先不吸收他。」

「但要肯定他們的積極性。」陳曉乾說。「你們可以把我們的意見轉告他們，要他們繼續努力。」

「謝標也還積極。」謝友芳說。

「是呀！他還是貧農呢！」張炳光說。

「他現在生活富裕，是否會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很難說了。」陳曉乾說。「以後才定吧。」

陳曉乾知道黨中央對謝標這類農民，或許會有新的政策，可能會被劃爲新的富裕階層。但中央尚未定案，所以他不好向大家說出來。

「還有甚麼人嗎？」馬成寬問。

大家想了想，都搖了搖頭。

「除友芳之外，我們缺乏積極的男青年。」陳曉乾有點奇怪地說：「爲甚麼呢？」

「我們農村習慣是男性中老年人關心隊裡的事，男青年不太理事。」謝友芳說。

第五章 撲朔迷離

(一九六五年三月)

(一)

陳曉乾來到農村已經有大半個月了。生活是艱苦的，比起他在彩虹時，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在彩虹，到底是個墟鎮，又住在學校裡。雖然是處於半饑餓狀態，但除了參加大煉鋼鐵之外，在學校裡倒是不怎麼參加勞動的，晚上更是絕對休息。現在不單天天跟社員一起勞動，又只吃三頓稀飯，每天晚上還開會到深夜。據馬成寬說，謝友芳確是全大隊最窮的。他的住戶謝俊，雖也是困難戶，但除了一日三頓稀粥之外，還有一些紅薯、芋頭之類的雜糧補充，也有一定數量的青菜，肚子可達大半飽。其他較好的農戶，一個星期可以吃到三四頓乾飯。整體水平來說，已比困難時期好多了，至少他沒有看見患浮腫病的人。不過，從城市的標準來看，還是很艱苦的，尤其是這青黃不接的三、四、五月。他經常感到肚子餓得實在難以令人忍受。前面還有好幾個月艱苦的日子啊！

一天，陳曉乾跟婦女隊長董雪英帶領的一隊婦女，挑塘泥到田裡作肥料。天上下著毛毛細雨，異常寒冷。

他忽然想起，在困難時期，他在彩虹所見，五十歲以上的農民，因患水腫病而幾乎全部死光。在這裡，似乎仍有幾個年過六十的人，如王玉珍之夫謝八、富農謝十，張炳光似乎也有五十多歲了。

「雪英，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我在一個農村，那裡的人過了五十歲的，都差不多全部患水腫病死了。你們村沒有這種情況吧？」

「怎麼沒有！」她答道。「您看我們這裡有哪一個是超過五十五歲的老人？」

「謝八和謝十，他們都近六十了吧？」

「謝八才五十剛出頭，他弟弟謝十比他小兩歲。」

「謝十是謝八的弟弟嗎？」他有點奇怪，「為甚麼一個是富農，一個是貧農呢？」

「這有甚麼奇怪的！」她說。「兩兄弟的際遇不同，兩兄弟一個是共產黨，一個是國民黨，沒有聽說過嗎？」

「這倒也是，」他說，「但我看謝八已經很老了，而且按照炳光叔說，他是個半勞動，怎麼才五十剛出頭呢？」

「在以往，五十多歲的農民都還是正勞力，有不少人還是一級勞動力呢。但自困難時期以後，能夠熬過五十歲的人不多，那些熬得過來的人，也顯得一下子像老了十歲以上，基本上做不了重體力勞動了。」

「那麼，謝八為甚麼還要討一個年輕健壯的老婆，而且還是個地主婆呢？」

她「噗哧」一聲笑了起來，沒有立即回答他。

「陳同志，您一定不是農村出身的。」張彩鳳在後面，說道。

「我勞動不行，對農事不在行，你猜得出來並不奇怪。」他笑著答她。

「我覺得您太不熟悉農村的情況了。」張彩鳳說。

「你指的是哪些方面呢？」

「我們管制四類分子，只照政策辦事，並不像書本、電影上所講的，整天把他們當作可惡的敵人看待。」張彩鳳笑著說。「貧農找地主婆做老婆，上面又沒有規定不可以。謝八四五十歲都找不到老婆，因為沒有女人願意嫁給他，如今有地主婆找上門來，即使那個女人是四五十歲的醜八怪，他也會要的！」

「你是說，地主婆和其他婦女一樣，在婚姻上是平等的？」

董秀英又笑了起來，說道：「陳同志，您別相信這丫頭的話。謝八是特別例子。一般來說，地富的兒女是很難找對象的，死了丈夫的地主婆就更難了。當然地富分子可以互對親家。」

「這麼說，他們就真的快要絕種了？」

「我所說的難，是說難找到滿意的對象。像王玉珍嫁給謝八那樣又老又窮的光棍，那就不難。」

「像謝自香那樣標緻的姑娘，也嫁不出去嗎？」

「她是挺標緻的，」張彩鳳很有興趣地說，「她不單是全大隊的頭號美女，在全公社也是第一名。我不知道是不是全縣、全省的頭號美女。她要不是心高氣傲，也許早就已經有了歸宿了。」

「這話怎麼說？」陳曉乾問。

「別聽她亂說話！」董雪英嚴肅地瞪了她一眼，她也就不再做聲了。

黃昏收工回村，經過富農謝十家，陳曉乾看見謝十的兒子謝進芳突然從他的房子裡狼狽地衝了出來，裡面有人扔出些籮筐、小木凳之類的東西。

「進芳？甚麼事呀？」陳曉乾攔住他問道，並看見屋裡有一個十分嬌嫩的少女衝到門口。但當她見到陳曉乾時就立刻縮了回去。

謝進芳沒有答他。

張彩鳳在後面叫道：「陳同志，走吧！」

陳曉乾知道其中一定有內情，所以不便再問。

走遠了，他問張彩鳳：「這是怎麼回事呀？那天在曬場開社員大會時，我好像見過那個女孩子。是謝十的甚麼親戚嗎？」

「她是進芳的愛人唐玉琼。」

「愛人？」他更加奇怪，「怎麼從來沒見過她出來做工的？照我記憶，大隊的戶口簿上沒有她的名字呀！況且她的年紀好像不大，十五六歲的樣子。」

「是這樣的，」張彩鳳說，「唐玉琼是山裡人，也是富農家庭出身，跟進芳是遠房親戚，困難時期死了雙親，成了孤女，謝十就把她接來同住，今年十六歲了，去年給他們成了親，但沒有同房。去年以來，她就變得有點瘋瘋癲癲了，只要進芳踏進她房間，她就會把他趕出來，扔東西。整天把自己關在房裡，不見人，不出工，有時連飯也不吃。進芳是老實人，對她極好，也默默忍受著呢！」

「究竟去年發生了甚麼事？」

「甚麼事嗎？」她猶疑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說，「我也不大清楚。」

陳曉乾感到十分奇怪，她似乎有些話不願講或不敢講。董雪英也是如此。他感到他仍不夠深入群眾，隊裡有很多事還不了解，被蒙在鼓裡。

星期日下午，又集中到大隊部向林隊長匯報和聽他佈置工作。

先由各生產隊的工作隊員匯報各隊運動的進展情況，主要是根據這一階段的揭發和落實情況進行分類排隊。排隊的標準爲：沒有貪污，挪用不超過一百元，多吃多佔不超過五十元，沒有重大的政治思想問題的，爲一類隊；貪污金錢不超過三百元，糧食不超過五百斤的，爲二類隊；超過二類隊的，爲三類隊；貪污、挪用千元以上，糧食三千斤以上，或政治上有重大問題，或被敵人篡奪了領導權的，爲爛了的隊。

由馬成寬匯報上村生產隊的情況，他把上村生產隊排爲一類隊。扶旺片其他三個隊被排爲二類隊。其他兩個片九個隊中，有三個隊被排爲三類隊，其餘爲二類隊，沒有一類隊的。

匯報完畢，工作隊林隊長說：

「我們這次排隊是初步的，當然並不準確。根據毛主席關於我們的政權三分之一不掌握在我們手裡的分析，我們十三個隊應有四個以上的生產隊爛了，三類隊也佔半數左右。但是，根據剛才大家的匯報和排隊，我們紅星大隊是一類隊了，這不符合中央的分析。」他銳利的眼光向陳曉乾掃了一下，繼續說：「我們這裡有十多個大學生，一來完全沒有經驗，二來溫情主義思想太嚴重，三來沒有做深入細緻的發動工作，而我們參加過四清的同志，也受到了他們的影響，所以就排出個和平陣來！」他迅速把眼光射向馬成寬，嚴肅地說：「小馬，你們對本隊太盲目樂觀了！」

馬成寬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應聲道：「我們是根據你上次佈置的規格定出來的。既然隊幹中沒有貪污挪用現象，多吃多佔的現象也不嚴重，當然就是一類隊了。」

「你所說的沒有貪污挪用，只是你主觀認為罷了，事實是否如此呢？凡是過早下結論、打包單的，往往會思想麻痺，喪失鬥志，運動就一定會走過場！」林隊長嚴厲地說。

「我們不能無中生有嘛！」馬成寬還要分辯。

「陳老師！」林隊長打斷了他的話，面向陳曉乾說，「請你回去重新發動群眾，把隊裡階級鬥爭的蓋子真正揭開來！」

陳曉乾想講幾句話，但林隊長卻沒有理會他，繼續說：「大家先休息一下！」又說：「扶旺片的工作隊員，除K大學的師生外，都集中到後室來，有事商量。」

過了十五分鐘，林隊長再走出來，向大家宣佈：「現在分片過民主生活會。」

三個片的工作隊員各自找了個地方開會。以往分片開會時，工作隊的三個領導人都是自己分開開會的，但這次卻分別到各片。林隊長到扶旺片。

江文瑛臉部表情十分嚴肅。她說：「我首先作自我檢討，我作為一個片的領導，沒有對隊員作嚴格要求，沒有做艱苦的教育工作，檢查工作也不夠嚴，致使一些同志思想右傾麻痺，進度緩慢，拖了整個大隊的後腿，請大家提出批評。」

水背生產隊的麥大成和下村生產隊的周松也作了自我批評。聽得出來，周松是應付式的。

陳曉乾知道，這是把火力集中到他們師生身上的前奏。江文瑛他們放下包袱後，就輕裝上陣來對付他們了。他本想也作同樣的自我批評，但因林隊長對知識分子似乎頗有偏見，他就不做聲，先按兵不動。

果然，過了兩分鐘後仍沒有聽見有學生發言，麥大成就說話了：「小馬把自己的隊排成一類隊，這說明他還沒有做深入細緻的發動群眾工作。把自己的隊排成一類隊是最容易不過的，不必做任何工作就可以排了。當然以後也不必做甚麼工作了。既然是一類隊，還有甚麼工作要做的？」

「我認為你下這個結論太武斷了！」馬成寬不高興地說。「我和陳老師天天工作到深夜，沒有一個晚上是在兩點鐘前睡覺的，這點甚至江片長也是知道的。我承認我沒工作經驗，水平低，但我不承認我沒做深入的發動工作。」

「小馬工作是做了，但做了不等於是艱苦深入，每天晚上不睡覺也可能是水過鴨背的！」江文瑛說。「我們片開會時也了解到一些情況，總覺得小馬工作不夠踏實，報喜不報憂的居多！」

「我這是實事求是，」馬成寬不甘示弱，「沒有大老虎，我能胡亂造一個出來嗎？我敢擔保：上村生產隊是一類隊！」

「怎麼能打保票呢！」江文瑛不高興地說。「這是一種很危險的思想啊！我們來搞階級鬥爭，要時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不能稍有鬆解麻痺的思想。運動未到結束時也不能下這樣的結論。小馬，這是一種右傾保守思想啊！」

「如果運動結束時證明我排一類隊是對的，又怎樣？是否仍然證明我是右傾保守？真理有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小馬！」林隊長聲色俱厲地說，「你太不謙虛了！你這樣的態度，這樣的認識，你要是正式工作隊員，是要停職反省的！帶著這種思想，怎能放手發動群眾呢！」

看見氣氛如此緊張，林隊長也表了態，陳曉乾只好說：「上村生產隊的問題，責任應由我來負，因為我是老師。我們的確沒有鬧過。但從我個人的思想來看，還沒真正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我一定要在這場階級鬥爭中好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大家才沒再說甚麼。

林隊長又說：「小馬的問題是一個態度問題。在民主生活會上，沒有半點自我批評的精神，那是不成的！大家應該嚴肅、誠懇地幫助他改正錯誤。我們工作團將在公社進行練兵，準備打一場『大四清』的殲滅戰。如果小馬不能正確認識自己，那就很難過練兵那一關。」說完，他就離開，到別的片去了。

隨後，覃子照、陳小娟、蘇步滋、白麗英等同學都作了自我檢查。馬成寬也不得不作了一些自我批評。

跟著，林隊長又把大家集中起來佈置工作：

「要做好三件事：第一，進一步深入發動群眾，揭發幹部的問題。現在的重點，一般應轉為隊幹之間背對背揭發。一定要採用『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各個擊破』的策略。第二，抓好各隊幹部揭發大隊幹部的問題。上次對大家說過，我們大隊是三類隊，所以要求大家回去後認真抓好本隊隊幹，認真發動他們深入揭發大隊的四不清問題，將功贖罪。中央有指示，對於那些貪污幾十、一百、一百五十元的幹部，在充分揭發落實的基礎上，退賠好的，先予以解放，爭取他們大膽揭發大隊幹部的問題。當然，我們現在離開充分揭發還很遠，還未到解放一、二類幹部的時機。為了提高社員群眾的階級覺悟，自覺地揭發幹部的問題，包括大隊幹部的問題，各隊都要搞憶苦思甜活動，對勞動人民來說，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第三，抓緊春插，一定要在清明節前插完，這是爭取增產的重要一環，是關係到完成『社教』第六條標準的大問題，一定要十分注意。」

(二)

陳曉乾和馬成寬作了分工，陳曉乾抓隊裡的幹部和積極分子，馬成寬負責生產和其他工作。

憶苦思甜的籌備工作，主要由宋麗娥和張炳光負責。

早上，宋麗娥帶領一個五人婦女小組去拔草根、挖野菜。張炳光則準備了兩個大生鐵鍋、柴火。並約定由張炳光、謝俊作憶苦思甜發言。

憶苦思甜會於黃昏收工後在曬穀場舉行。規定在此之前，不得在家裡先吃東西，自帶碗筷。

會場掛上橫額，用黑色大字寫著「上村生產隊憶苦思甜大會」。

由宋麗娥宣佈憶苦思甜大會開始。她叫大家各自向大鍋裡裝一碗用草根、野菜、木薯粉煮的憶苦餐。

當大家都蹲下來之後，宋麗娥便說：「現在，上村生產隊貧下中農憶苦思甜大會開始。對貧下中農來說，是憶苦思甜；對不是貧下中農的人和地富子女來說，是借苦思甜；對地富分子來說，是自我教育，檢討自己在舊社會的罪惡，更自覺地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改造自己。大家一邊吃，一邊聽憶苦思甜報告。經過憶苦思甜之後，大家更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更加憎恨舊社會、憎恨剝削制度，從而激發起我們貧下中農的樸素無產階級感情，揭發幹部的四不清行為，揪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四清運動搞深搞透，以保衛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打下的社會主義江山！」

這段話是陳曉乾預先教她講的。

然後由謝俊作憶苦思甜講話。

謝俊顯得一臉悲痛的樣子，顫巍巍地走到大伙面前。他特別穿了一件千補百結的土布衫褲。一下子似乎老了許多。

他用發抖的聲音開始講了起來：

「解放前，我們貧下中農所受的苦，真是十天十夜也說不完！我家也是苦大仇深的啊！」他的聲音哽塞起來，似乎是在忍著悲痛的眼淚，「解放前，我爸爸媽媽租了官橋大地主錢百昌三畝田地，用來養活我們五兄弟姐妹。因受錢百昌的殘酷剝削，我們一家四個勞動力，即我父母、我姊姊和我，日幹夜幹也只得個半飽。有一年遇上十年大旱，我家幾乎顆粒無收。但錢百昌的狗腿子仍如狼似虎地上門逼租，後來不僅打了我爸爸一頓，還搶走了我十二歲大的妹妹和我家裡僅剩下的一些糧食！我爸爸爲此氣得生了病，五歲和三歲大的兩個弟弟不久就餓死……」他已泣不成聲了。

「打倒萬惡的地主階級！打倒萬惡的舊社會！」張彩鳳站了起來，舉起右手，帶領大家高呼口號。口號聲過後，陳曉乾聽到群眾中斷斷續續傳出了哭泣聲，逐漸地，有些人發出很大的哭聲來。

「不久……」他又說不下去了，默然了一會，他才把那句話講下去：「我爸爸也病死了，連棺材都沒有……」他痛哭起來。

「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張彩鳳又領頭高呼口號。

口號聲過後，謝俊的情緒略爲平靜了下來。

「後來姊姊嫁了，我媽媽受生活的折磨，患了貧血病，不能幹重活，我只好去爲大地主錢百昌打長工養家。我二十五歲那年結了婚，就向他租了兩畝田回家耕田度日，勉強能生活下去。但是，」他突然把聲音提高：「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抓壯丁，我雖是獨子，錢百昌當時是鄉長，他不問情由就把我拉走。我走了以後，錢百昌的兒子錢通財竟強姦我妻子，她當時正在懷孕。」他抱頭痛哭起來。

「打倒地主階級！」、「不許資本主義復辟！」、「中國共產黨萬歲！」馬成寬含著眼淚高叫口號。口號聲之後，會場變得鴉雀無聲。人們似乎有點窒息。跟著，可以聽到吃憶苦餐的聲音。

「社員們！」謝俊停住了哭，「你們現在吃到的這頓憶苦餐，已經比我們貧下中農在舊社會吃的草根樹皮好得多了！」

陳曉乾一直在用心地聽著，在細心觀察大伙的動靜，所以還沒有開始吃。聽了他這麼說，他便用湯匙吃了一口。實在難於下嚥，那味道苦得很，還有一種強烈的潲水味，的確不是人吃的。

「至少，它拌有木薯粉，那是澱粉質。我們那個時候，往往是一個月聞不到米氣的。」他繼續敘述他的過去。「我被拉夫到了湖南衡陽，就設法逃跑了。回到家裡後，不敢露面，在山裡東躲西藏，雨淋日曬，差點兒成了野人。我妻子得不到照顧，患了產後風，一直病到現在。要不是不久就解放了，來了共產黨，我一定會死在山野，妻子和老母也會沒命的！」

「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這回是陳曉乾帶領大家高呼口號。

陳曉乾從謝俊的憶苦思甜中體會到，中國的農民，經過連年戰亂，受到了土豪惡霸的百般壓迫剝削，一直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抗戰時期，他逃難回鄉也親身體會過一些。解放後的確使許多貧苦大眾得到了一線生機。後來鬥地主、分田地，他雖然沒有參加過，但可以想像得出，當時農民的確是翻身了。

跟著是宋麗娥講話：

「年輕的社員們！希望你們不要對著這憶苦餐皺眉頭！要求每個人都要吃完！在舊社會，我們勞動人民的苦，比起這憶苦餐要苦過一百倍！吃了它，大家就要不忘階級苦，

牢記血淚仇，積極行動起來，把運動搞好，使我們的子孫後代不致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接著由張炳光作憶苦思甜講話。在舊社會，他也是個苦大仇深的人。當他講到當年他爸爸和謝十二的爸爸被大地主錢百昌的狗腿子誣蔑偷豬而被打得死去活來時，謝十二的哭聲最為響亮，也最為悲切。當張炳光泣不成聲時，謝十二帶頭振臂高呼口號，並當堂表示一定要積極投身到這場運動中，以實際行動保衛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

這時，憶苦思甜會達到高潮。人們的哭泣聲此起彼伏，尤其是婦女和中老年農民。

陳曉乾奇怪地注意到，謝自香竟哭得十分傷心。在謝俊和張炳光的憶苦思甜報告中，卻沒有提到本隊的地主分子謝茂軒和富農分子謝十的罪惡，可見他們不過是小地主、一般的富農而已。

最後，張炳光以感激之情，講述了解放後他家的幸福生活，現在有了新房子和多少張棉被、蚊帳，吃得飽、穿得暖，女兒張彩鳳還成了張家第一個中學畢業生。氣氛逐漸變得輕鬆起來。

陳曉乾作總結發言，不外乎說些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化悲痛為力量，把四清運動搞深搞透，跟著黨，永遠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話。

第二天吃過晚飯，陳曉乾到小河邊去洗衣服，剛好看見謝自香也一個人在那裡洗衣服。她抬起頭來，看見陳曉乾，便有禮貌地叫了一聲：「陳同志！」

陳曉乾應了一聲，就在她旁邊洗起衣服來。大家沉默了一會之後，他想起了她在憶苦思甜大會上的表現，就問道：

「自香，你的名字是你爸爸給你起的嗎？」

她停住了洗衣服，有點奇怪地抬起頭來，說道：「我爸爸原叫我做『阿香』。初小畢業後，我就自己改為『自香』，這樣比較好聽些。」

「有甚麼含義呢？」

「含義？」她似乎怔了一下，「隨便改一個字，沒有甚麼含義的。」

他知道她有顧慮，便友好地說：「我知道你不是講真話。你不要有顧慮。我是K大學的教師，也不是工人、貧下中農出身。我明白你的處境。你有甚麼事我可以幫忙的嗎？」

聽見他說得這麼誠懇，她似乎有點感動，哽咽地說了一聲：「謝謝您，陳同志！」

「我是省裡K大學教師的事，你也不要對任何人講。」他又吩咐一句。

她似乎更感動了，低下了頭，好像是在哭泣。過了一會，她的情緒平靜了下來，問道：「陳同志，既然您不是工農家庭出身，怎麼又能當工作隊副片長呢？」

「你怎麼知道我是副片長的？」

「彩鳳她們對我還好，」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她們知道我今後一輩子都要呆在上村，對任何人都不會有害處，的確也把我當作是社員了。所以這些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她們也會告訴我一些。」

「難道有人不把你當作社員嗎？」

「您一定是第一次到農村，是嗎？」

「在經濟困難時期，我也曾在農村呆過。」

「對我們這些人來說，那是個特殊時期。」她加重語氣說。「當時，大家都沒東西吃，似乎沒有甚麼可爭的，所以大家互相間倒寬容些。也許那時候的人比較看透人生吧？」

聽了她最後一句話，陳曉乾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惆悵。階級鬥爭牽連千家萬戶，這個地主家庭出身的少女，是不是過早地看破紅塵？她這番話卻也道出了一個事實：三年困難時期，在廣大農村，階級鬥爭放緩了，所以到了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毛主席就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至今就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了。

「你是說，你受到歧視？」

「不能叫做歧視。對其他人來說，這叫階級立場堅定，」她語氣中沒有半點責備的意味，「我若是貧下中農，也許也會那樣！幹嗎要同情和接近地富子女呢？對自己有甚麼好處呢？」

「地富子女本身不是剝削者，他們又參加勞動，所以享有公民的一切權利，應該與他們的父母是不同的。」

「當然不同，我們的父母受管制，而我們自己不受管制。」她忽然聲音黯然起來：「不過，有時我們比他們更痛苦。他們畢竟年紀已大，也的確做過對不起勞動人民的事。而我們呢？」

「你們還是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的。」

「對於我們地富的女兒來說，能夠爭取得到最好的命運，就是嫁給貧下中農的子弟。」她又嘆了一口氣。「除非你長得漂亮，否則貧下中農子弟是不會作出這種犧牲的！」

「是一種犧牲嗎？」

「當然是！」她用肯定的口吻說，「例如參軍、到工廠當工人、當幹部等等，都沒有份兒了！」

「你長得這麼漂亮，爲甚麼不找一戶貧下中農呢？這不失爲一個好出路呀！」如果是在平時，他是不會隨便和一個不太熟悉的少女談論她的終身大事的。但現在他是四清工作隊員，而對方又是一個社會地位極之低下的姑娘。

「我？」她怔怔地說，「不會有人敢討我做妻子的。」

「怎麼不會呢？」他不假思索地說，「連王玉珍那樣的地主婆也有貧農要嘛！」

「她怎麼同呢？」她有點驚訝地抬起頭來，似乎責備他把她與王玉珍相提並論，「她是破罐破摔啊！」

「她怎麼破罐破摔呢？」

她沒有答他。

「你不會沒有人要的。是不是如彩鳳所說的，你是心高氣傲？」

「我心高氣傲？」她輕輕地苦笑了一聲，「我們這種人，有甚麼條件心高氣傲的呢？出身不好不必說，我又沒有蘭蕙質、柳絮才，有甚麼條件心高氣傲的呢？」她越說越激動，似乎從來沒有對任何人傾訴過，這是她第一次找到了傾訴的對象。

陳曉乾想：她竟然能引用《幼學瓊林》中的「蘭蕙質，柳絮才」！

「更沒有花容月貌！」她加重語氣說。

「也許你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你自己不覺得呢？」

她忽然說：「陳同志，您不要挖苦我了，我怎能和我國古代四大美人相比呢？」

她竟然也知道「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是指中國古代四大美人，這不能不使陳曉乾感到十分意外，並從內心產生了一陣驚喜。他明白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作「自香」的含義了。

「你的古典文學修養很好嘛！」

「在這裡是沒有人懂得欣賞你的古典文學修養的，」她說，「即使是這裡的小學老師，和他談詩論文，他也是一竅不通的，怎能像你們大學老師！而這種修養在這裡對一個人毫無幫助。」

「你才不過是小學畢業，你的這些學問是從哪裡學來的呢？」

「我爸爸少年時代讀過六年書塾，存有不少這方面的書籍，土改時並沒有充公或沒收，就由我來繼承了。最初有不懂的地方就問他，後來逐漸都懂了。」

「真是個聰明的姑娘！」他稱讚說，「所以我說你那名字『自香』是有含義的，就是孤芳自賞的意思，是嗎？」

她沒有立刻回答。過了一會，她幽幽地說：「我的確有點看破紅塵，這世間對我來說

是不足留戀的。但是我不能不負起兒女的責任，雖然我父母過去是剝削分子。況且，」她忽然把聲音放得很低，帶著絕望的口吻說，「就算王玉珍丈夫謝八那樣的人，也不敢娶我爲妻的！」

「怎會呢？」

她沒有做聲。然後，她把洗好了的衣服放在籃子裡，提著它站了起來，說道：「陳同志，我先走了，您慢慢洗吧！」

陳曉乾似乎明白了，她爲甚麼在憶苦思甜會上哭得那麼傷心，她是在感懷身世！

(三)

中午時，陳曉乾到貧農謝廣家串門，路經謝八家時，看見那王玉珍又在門口坐著，肆無忌憚地打開胸脯，完全露出兩隻紅紅白白高挺的乳房，讓孩子站著吮吸著奶頭。陳曉乾不敢多看，匆匆走過。但她還是一眼就看見了他，忙叫道：「陳同志，您好！」

他裝著沒聽見，沒有應她。作爲一個四清工作隊員，他必須立場堅定，不能對地主婆有任何友好的表示。那天黃昏和謝自香交談過以後，他就感到有點不安，她到底是地主的女兒，傳到工作隊那裡，就不好了。不過，她的確是個冰雪聰明而又十分漂亮的姑娘。解放時還不到十歲，沒有享受過幾天地主階級的好生活，卻一輩子倒霉，是很值得同情的。

正想著，忽然聽見不遠的謝十房子裡，響起了乒乒乓乓的摔物聲，謝進芳又狼狽地奔跑了出來。

「進芳，甚麼事？」陳曉乾覺得他得管這件事，因爲這畢竟不是正常的現象，而且是在他管轄範圍內發生。他一直懷疑其中有甚麼內情。

謝進芳沒有應他，只是十分尷尬地苦笑了一下。陳曉乾隱約地看見一個女子退回房間去。

謝八提著旱煙筒走過來，對陳曉乾說：「陳同志，你去管管那唐玉琼吧，都是大人了，哪能還像任性的小孩子那樣，時常鬧到天翻地覆，影響別人的呢！」

那王玉珍放下小孩，也一邊扣著上衣的鈕扣，一邊跑過來說：「陳同志，我們曾對她說過，隊裡來了四清工作隊，叫她參加社員大會，叫她出工，她多是不聽。現在我就告訴她陳同志您來找她談話！」

她不等陳曉乾同意，就走到裡面一個房門，用力地拍了兩下，叫道：「玉琼，工作隊陳同志來找你了，你還不快點出來！」

裡面一個嬌嫩的聲音，無可奈何地應了一聲。但過了足足十分鐘，門才「呀」一聲打開，一個剛長成的少女怯生生地走了出來。她的樣貌長得十分整齊，但面色蒼白，那棱角分明的嘴唇也毫無血色。不過，看得出，她苗條的身段已開始發育。她害羞地抬起頭來，很快地看了陳曉乾一眼，又把頭低了下來。

陳曉乾看見小廳裡有三張椅子，於是就叫她坐下來，他自己也在旁邊一張椅子坐了下來。這時謝十和他妻子從廚房走出來，謝十滿面堆笑地說：「陳同志，吃過午飯了嗎？」

陳曉乾略爲點了點頭，並沒有和他們談甚麼。他們見這情況，就知趣地退回廚房去了。而謝進芳則蹲在外面的小天階裡，靜悄悄地看著雞鴨吃東西。

「你叫唐玉琼嗎？」陳曉乾柔聲地問。

她點了點頭。

「你今年幾歲了？」

「十七歲。」她聲音很低，雙眼看著自己的胸部。

「你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出生的，實足年齡還不到十六歲哪！」

她十分驚訝地抬起頭來，最初有點畏縮，但後來卻大膽地看了他兩眼，意思似乎是說：「這有甚麼關係呢？」

「按照新婚姻法，女子年滿十八歲才能結婚，你已經結婚了吧？」

「我……還沒……真正結婚……」

謝十妻又從廚房走出來，急忙說：「陳同志，他們只是訂了婚，打算過兩年才讓他們成親……」

「我在跟她講話！」陳曉乾粗聲地說。

她又退回廚房去。

「你為甚麼不出工呢？你有甚麼病嗎？」

她搖了搖頭，跟著眼眶一紅，黯然地說：「我不想見人！」竟然哭了起來。

「為甚麼？」

她哭得更加傷心。陳曉乾感到有點手足無措起來。

過了一會，他又問：「為甚麼整天跟進芳吵鬧呢？不可以和睦相處嗎？」

她用衣袖揩了揩眼淚。

「我不想他煩我！」她說，「我也不想見到他！」

「你們是未婚夫妻呀！這樣下去，怎麼能過一輩子呢？」

「我沒有打算跟他過一世！」

「你是被迫和他訂婚的？」

她搖了搖頭，但沒有說話，把頭深深地埋在胸脯裡。

陳曉乾知道不能再問這個問題了，雖然覺得事有蹺蹊。

「你能答應我明天就去出工嗎？」他看著她一動不動楚楚可憐的樣子。

過了很久，她才為難地微微點了點頭。

「你可以跟彩鳳她們一起去勞動。大家在一起，有說有笑，心情就會開朗些。老是悶在房裡，也不是個辦法啊！」

她聽了這幾句話，抬起頭來，感激地瞟了他一眼。

他站了起來，說：「我走了，希望聽我的話。」

走到天階，他對謝進芳說：「進芳，你要好好待她。有甚麼事就來告訴我吧，我會盡量幫助你的。」

謝進芳沒有做聲，沉靜得和平常一樣。陳曉乾想：你有這麼一個嬌嫩的妻子，在地富子弟中是難得的了，還有甚麼苛求的呢？他又想，謝進芳也長得堂堂正正，雖然沉默寡言，但性情溫順，勞動勤快。唐玉琼嫁給他，也算是不錯的了。但為甚麼她表情怪異，說她不想見人呢？其中有甚麼苦衷呢？

他想到謝自香和王玉珍來。為甚麼謝自香心高氣傲？謝八已經半條人命了，哪有能力讓王玉珍生孩子呢？那麼她那個兒子是誰經手的呢？謝進芳的愛人唐玉琼為甚麼會變得不可理喻？這三件事都與地富家庭有關。其中有甚麼奧秘呢？他覺得他有必要進一步深入群眾，把這些謎底一一解開。

晚上開隊幹會議，由陳曉乾主持。他說：

「我們隊搞『小四清』已經搞了四天。隊長謝十二的問題還未完結。他多吃多佔折銀共二十五元，昨天晚上在群眾大會上當堂退賠了，但還有好些問題沒有弄清楚，今後要繼續交待。同時，亦應好好領導隊裡的生產，並積極檢舉揭發大隊幹部的問題。至於會計謝玩芳和保管員謝樹芳，你們也應抓緊時機，把自己的問題搞清楚，該退賠的就退賠。謝樹芳失去一百二十斤穀的問題要盡快搞清楚。我們查帳查出去年夏收後少了那一百二十斤穀，總要有一個交待，要麼是你貪污了，要麼是出倉時忘記了登記。這點，你就要

自己好好考慮了。」

「我會弄清楚的。」謝樹芳說，「我模糊地記得有那麼一筆一百二十斤穀的數目，但記不清楚用在哪裡。我一定能想出來的。」

「那就好，不過不能拖得太久，兩個星期後就要集中到公社搞『大四清』，為期四天。到時除了全隊幹部都要參加之外，每隊還派三到五個社員代表參加。到那裡就地落實問題，就地退賠。頑固的、問題嚴重的，就會被大批大鬥了。」

隊幹們都面有懼色。

「所以，在隊裡被鬥清楚，總比到公社上千人大會上被大批大鬥的好！」陳曉乾用帶點威脅的口吻說。「同時，大家還要深入揭發大隊、公社幹部的四不清問題，尤其是大隊幹部。據大隊工作隊估計，紅星大隊是三類隊，問題嚴重，大家要戴罪立功！」

隊幹們都面面相覷。

「知情不報要罪加一等。」陳曉乾再次用威脅的口吻說。「現在全大隊的小隊幹部都在揭發大隊幹部的問題，與大隊幹部有勾結的，就會在揭發中暴露出來。你們天天和他們接觸，即使不是他們的共犯，也會知道他們的問題的。隊長，你先來個揭發吧！」

謝十二面有為難之色，說道：「我已經盡量揭發了。」

「四不清問題不止是經濟嘛！」陳曉乾說。

大家又沉默起來。

「現在就集中揭發大隊黨支部書記林全貴的問題！」

「我還不大清楚甚麼是政治不清和思想不清？」謝十二問，「您可以舉些實例嗎？」

「政治不清嗎？」陳曉乾說，「例如包庇壞人，壓迫、毆打貧下中農和社員群眾，接受階級敵人的賄賂而和他們狼狽為奸。」

「欺壓地富分子呢？」謝十二問。

「這個，」陳曉乾不禁頓了頓，「要看怎樣欺壓法了。」

「上頭說，地富分子是階級敵人，我想怎樣欺壓都不算是錯的吧？」

「如果謀財害命呢？」陳曉乾說，「總有個法律的呀！」

「現在的地富有甚麼財呢！」謝樹芳笑了起來，似乎笑他脫離實際。

「害命也是犯法的呀。」

「如果沒有到達害命那麼嚴重呢？」謝十二又問。

「那，」陳曉乾結巴了一下，「你舉例吧！」

他遲疑了一下，然後說：「例子倒一時想不出來。」

「那就沒有甚麼好討論的了。」

「我假設一下吧！」謝玩芳說，「假定大隊幹部無理吊打我們隊的謝八呢？」

「我們是討論毆打地富分子的問題，」陳曉乾說，「謝八是貧農嘛！」

「但是，他家有一個地主婆呀！」謝玩芳說。

「這跟他有甚麼相干呢？」

「怎麼沒有相干？謝八是地主分子的家屬啊！」

「怎麼能這樣算的呢！」陳曉乾說。

「我們這裡地富女兒即使是嫁了貧農，她也不能享受貧農的待遇的，反倒她的丈夫間接被看作是和她一樣地位的人。」

「那是錯誤的。」

「歷來是這樣嘛！」謝樹芳說。

「還是言歸正傳吧！」陳曉乾說，「是哪個大隊幹部吊打過謝八？」

「玩芳不過是舉例罷了。」謝十二說。

「舉例是有根據的吧？」

「我聽人家說，我們的大隊支書曾吊打過謝八。」謝玩芳說。

「聽誰說的呢？」

「很多人都那麼說。」

「爲甚麼要吊打他？」

他們三人互相看了看，然後都搖了搖頭，異口同聲地說：「不清楚。」

「發生在本隊的事，你們怎麼不知道呢？」陳曉乾嚴肅地說。

「即使發生在本隊，沒親眼看見的事，當然不能肯定了。」謝十二說。

「毆打人的事，是惡霸、土皇帝的行爲，當然是犯法的。」陳曉乾說。「你們不揭發，將來大家都學了他，還能搞社會主義嗎？我們這次搞四清，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中的一個內容，就是反對當官做老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毆打人就不止這樣了。」

然而，談到這裡以後，幹部們似乎對這個問題不感興趣了。他們只是零零星星地揭發大隊黨支部書記林全貴一些多吃多佔的問題，更多的是揭發大隊會計揚財的貪污問題和其他的經濟問題。

陳曉乾當年在彩虹時，知道大隊黨支書是一方之主，有很大的權威，而農民是不懂法律的，有甚麼事均由大隊黨支書說了算。一旦告到公社去，公社黨委書記也會出於維護大隊黨支書的權威，而維持大隊黨支書的決定。法院只管一些嚴重的殺人放火和反革命罪犯等，其餘一律由當地領導全權決斷。

但是，爲甚麼林全貴要吊打謝八呢？謝八是個半勞力的老頭子，與世無爭，只是因爲他有一個地主婆妻子嗎？在這個問題上，隊幹們爲甚麼說話吞吞吐吐呢？不僅如此，他平時也沒聽過其他人提及此事。

「你們聽人家說，大隊支書吊打謝八，也應該聽說他爲甚麼要吊打他的吧？」陳曉乾問。

謝十二猶豫了一下，然後說：「據說謝八看牛時，不小心讓牛吃了別隊的禾苗。」

「那也不應該吊打的。」

至此，隊幹們對這個問的討論似乎再也提不起勁來了，陳曉乾只好將此事暫告一段落。

(四)

陳曉乾同馬成寬討論謝八被大隊支書吊打的問題。

「我想，像謝八那樣又老又窮的猥瑣老頭子，被打了也不會引起人們注意的。我聽其他工作隊員說，不少公社治保主任、大隊黨支書，有如暴君一樣，對於一些犯了些微錯誤的社員，動不動就施以私刑，毆打群眾是家常便飯。公社領導對此也是睁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馬成寬說。

「他不應該吊打一個完全失去抗辯能力的人呀！」陳曉乾說。

「可能因爲他有一個年輕風騷的老婆，而引起支書的妒嫉呢？」馬成寬開玩笑地說。

「嗯，」陳曉乾沉思了一下，似乎有點恍然而悟，「她那樣的人，倒是隨便可以被人玩弄的，尤其是那些有權勢的人。」

「你是說，」馬成寬是個頭腦靈活的小伙子，「謝八是武大郎？撞破了姦情才被打的？」

陳曉乾微微點了點頭。

「王玉珍那小孩還不到一歲，」馬成寬說，「不可能是謝八的。謝八已經是半死不活了，哪有這個本事？」

陳曉乾覺得其中大有文章。

晚上陳曉乾和馬成寬召開骨幹分子會議，只叫來張炳光、謝俊和謝友芳三人。

陳曉乾講了一番清政治的重要性之後，說道：「在開始時我已經說過，這次運動是第二次土改，是第二次解放貧苦農民。炳光叔和謝俊叔，土改時都是骨幹分子，十三年後的今天，任務還未完成，仍要依靠你們。」

看見這個會開得那麼嚴肅，大家都似乎有點緊張起來。

「現在請大家完全打消顧慮，揭發大隊黨支部書記林全貴欺凌老百姓的問題。據我們掌握的材料來看，他的問題十分嚴重。」

大家聽了他的話，都默然不語。

「有黨中央給你們撐腰，你們不要怕！」陳曉乾鼓動地說。

但他們仍然不做聲。

「我們工作隊是省委派來的，是直接向省委報告工作的。那小小的一個黨支部書記算不了甚麼，我們工作隊在別的地方連縣委、地委書記也能拉下來。你們還有甚麼可怕的呢？」馬成寬說。

聽了馬成寬的話，謝俊才開腔說話：「群眾是願意跟黨中央走的，這次運動就是黨中央發動的嘛！但是，黨中央離開我們太遠了，我們能告狀嗎？」

陳曉乾明白他說話的含義。在中國農村，歷來是山高王帝遠，農民群眾往往有冤無路訴，加上司法制度極不健全，他們自然有許多顧慮。他們最怕被報復。工作隊員當然不怕，搞完了運動就離開，誰也奈何他們不得。

「你們不相信我們會把運動搞徹底嗎？」馬成寬說。

「不是不相信，」謝俊說，「只是你們走了以後，當權的還是那些人，那就苦了那些積極分子了。」

陳曉乾想，這的確是事實。他想講些革命大道理去解決他們的思想問題，但又想：農民是最講實際的，大道理並不適用。於是他說：

「你們揭發出來，我們不說是你們講的，這樣可以了吧？」

張炳光笑了一聲：「那就等於沒揭發！」

「怎麼會呢？」

「沒有人證，他會承認嗎？」他說。「他們都是些整人的老手，知道怎樣才能定案。」

「這倒也是。」陳曉乾咬了咬下唇，「那麼，就讓他逍遙法外了？」

「其實我們也不大了解大隊幹部的問題，」謝俊說，「只是聽人家傳說罷了。據說大隊支書在其他生產隊也打過人、捆縛過人，但我們沒親眼看見，不能作準。」

「你們可以把聽說的情況詳細講出來嗎？」馬成寬問道。

「這是事關黨的領導幹部的大事，只是聽說就亂說一通，那是反黨行為嘛！」謝俊說。

馬成寬說：「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社教』《二十三條》，明確規定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怎麼是反黨行為呢？」

「但也不能隨便亂說一通的啊！」謝友芳說。

「就是說，你們大隊幹部沒問題了，是一類隊了？」陳曉乾不高興地說。

過了一會，謝友芳說：「謝八被大隊黨支書吊打過，據說是因為他放牛吃了別人的禾苗。這算不算是政治不清呢？」

「當然算！」陳曉乾說，「在任何情況下打人都是錯的，何況是吊打？」他歇了歇，又問：「真的是因為放牛吃了別人的禾苗那麼簡單？」

「你直接問謝八，不就真相大白了？」謝俊說。

「是呀，為甚麼我想不到呢？」陳曉乾高興地說。

但張炳光卻說：「可能他的顧慮比別人更大呢！」

現在，陳曉乾可以肯定了，其中一定隱藏著一個重大的事件。他作為一個非黨員知識

分子，有能力應付嗎？

陳曉乾立刻找謝八單獨談話。

謝八走進了陳曉乾的房間後，似乎感到不知道如何是好，不安地站著。

「坐，坐下來吧！」陳曉乾讓他在桌子旁邊的一張凳子坐下來。

「陳同志這麼晚找我來，有甚麼要緊的事嗎？」他彎腰坐下來後，結結巴巴地問。

「我想和你談談四清運動的事。」陳曉乾和氣地說。「我們工作隊入村時宣讀中央文件，你參加了吧？」

「參加了。」

「你覺得這次運動應該搞嗎？」

「中央要搞的運動，當然是應該搞的了。」

「你認爲我們大隊、生產隊的當權派有問題嗎？」

「我年紀大了，又不太跟財物打交道，對他們是最不了解的。」

「你才五十三歲嘛！」陳曉乾和藹地笑了起來，「你愛人剛生小孩嘛，怎麼能算年紀大呢？」

「我愛人那孩子……」他突然頓住了，一時面色變得十分難看。

陳曉乾等著他往下說，但他低下頭，沒有再說甚麼。

「聽人家說，你曾經被大隊支書吊打過，是嗎？」

聽了這話，他很久才略爲抬起頭來，那雙原來經常流淚的紅眼睛，現在變得更濕潤了。

「因爲，」他期期艾艾地說，「因爲我放牛時打瞌睡，讓牛吃了下村的半畝禾苗。」

「那也只能由生產隊處理，誰授權他把人吊起來打的？」

他把頭放得很低，似乎是在流淚。

「你有甚麼委屈，大膽說出來。我們省裡派來的工作隊，一定會爲你出頭的。」

他擤了兩下鼻涕，聲音有點哽塞地說：「我這一輩子，甚麼委屈沒受過？現在共產黨領導，老了沒勞力了，有五保，我還有甚麼不滿足的！」

「但是，你有孩子呀！」

「他們都不是我的孩子！」

「那個嬰孩不是你的嗎？」

他再次沉默不言。

「不能滿足現狀，我們應該生活得更好，更加公平。」

「公平？」他半是質問，半是嘆氣，「世界上哪有真正公平的呢？我們農村也曾搞過幾次運動，如五二年的土改，五七年的大辯論，還有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反右傾，但每次運動過後，一切都很快就回復原樣，當權的照樣當權。」

「但是，這次運動和以往任何一次運動都不同，」陳曉乾說，「以前重點是對付地富分子和一般人，現在明說是搞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他略爲抬起頭來，但沒有做聲。

「所以你不要怕。有些省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也被拉下來了，何況林全貴是芝麻綠豆的小官！他吊打你的真正原因是甚麼呢？」

「他是殺雞給猴看！」他脫口而出地說。

「甚麼殺雞給猴看？」

他似乎有點驚慌，急忙改口說：「我只是隨便說說罷了。」

「哎！」陳曉乾很不耐煩地說，「人人都像你這個樣，運動能搞得好嗎？第二次土改又有甚麼意義呢？」

「第一次土改打倒地主、土豪、分田地，可我沒有得到很多東西，但至少也沒有失去

甚麼，」謝八喃喃地說，「但這次就不同了。」

「怎麼不同呢？」

「我也不知道。」他已經吸完了旱煙，把煙筒頭往地上敲了兩下，似乎有點疲倦，打了一個大呵欠。

陳曉乾知道談不下去了，便問：「林全貴吊打你的事，你敢在公社開大會時指證他嗎？」

他似乎驚醒過來，趕忙說：「不必了吧！那是以前的事了，算了吧！」

陳曉乾只好讓他回家。

怎樣才能打破一個缺口呢？陳曉乾知道，林全貴是部隊出身，又當了那麼多年大隊黨支部書記，對黨的政策是很熟悉的。如果沒有受害人面對面指證，他是不會承認的，也是定不了案的。謝八是不願出來作證的了，王玉珍就更不用說了。即使她不顧後果敢站出來作證，看來也沒用，難道上級會相信一個地主婆的話嗎？他一定要想出一個辦法來。

經工作團同意，K 大學師生可以一個月到公社集中一天，進行工作交流和開民主生活會，順便加菜增加點營養。

這是下鄉後第一次集中。大家見了面都感到格外親切。周麗蓮、李寶山、朱錦培、盧大龍、鄺祖昌、吳棟材各老師均滿面風塵，面有菜色。這顯然是這一個多月來的艱苦緊張生活造成的。尤其是周麗蓮，一下子憔悴了許多，那豐滿的身材似乎縮減了一個碼。

活動由周麗蓮主持。她表現得很關心大家，尤其對陳曉乾，問長問短。她竟然笑嘻嘻地對他說：「你們工作隊裡有一位小學教師，長得挺順眼的，又年輕又聰明，你要注意啊！」

「注意甚麼？」

「注意不要違反工作隊不能談戀愛的紀律。」她說。

「我已經有了未婚妻的啊！」

「人家怎會知道呢？」她含蓄地笑了笑，「即使你告訴人家，人家也不會深信的。我們不是規定，到了農村，都要說已經結了婚嗎？」

「人家是共產黨員哪！」

「共產黨員就不能有男女之情嗎？」她不以爲然地說，「何況這裡生活這麼艱苦、單調，是最容易引發男女之間的感情的。」

「我不會的，」他嚴肅地說，「即使她是個大美人，我也會無動於衷的。我怎會拿自己的前途去冒這樣的險呢！」

她若有所思地搖了搖頭。

他們借了公社的食堂，中午弄了一頓飽的來吃。

下午臨走時，周麗蓮又召集大家進行講話。她說：

「我們師生五十二人到這裡來搞『社教』，已經有一個多月了，有許多同學能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工作上也很積極，得到工作隊的表揚。但是，我們仍需繼續努力，在『大四清』前，一定要把隊裡的問題落實，以後的重點就是大隊和公社一級的問題了。現在也是春插開始，勞動強度大，生活和工作條件都十分艱苦，希望大家堅持到底，作出更好的表現。另有一件事是要告訴大家的，就是我從現在起調到公社專案組的資料組，不再在農村了。由於專案工作特殊，今後我們師生的管理工作，就由盧大龍老師主持吧！」

「這可不行啊！你是教工黨支部書記，怎能被抽去搞專案工作的呢？」盧大龍不同意地說，「你應該把實際情況告訴工作團。」

「就這樣決定吧！」她頗爲專橫地說，「遇到問題時，我會幫你解決的。」

散會後，陳曉乾聽見盧大龍在鄺祖昌面前罵了起來：「她就是怕艱苦，才想出這一招來的，不知道是工作團哪個領導同意她這個要求的？」

(五)

春插大忙起來。

為了加快插秧的速度，並提高產量，工作隊推薦一種新方法，就是用剷秧代替往年的拔秧。

新的剷秧方法，是由精壯的男社員把秧苗一鏟一鏟地連泥帶根剷起，然後由其他人挑往水田由青壯年婦女插在田上。據說剷秧因能保持根部不受損害，插下後定根快，禾苗茁壯，成熟期可比拔秧早五天左右。只是挑秧時帶泥，工作量較大。結果，速度比拔秧快四分之一的時間。

由於是第一次採用這種方法，安排勞力上缺乏經驗，部分還保留拔秧的方法。

拔秧的做法，是清早由中老年婦女拿著高腳小木凳到秧田，坐在小木凳上，用手一小撮一小撮地輕輕拔起秧苗，夠了一把之後，就用稻稈把它縛起來，然後由男社員收集起來挑到水田，再由精壯的青壯年婦女插在田上。

天空佈滿厚厚的灰暗雲層，在廣袤的大地上，細雨紛飛。清晨四時，陳曉乾就起床，和中年婦女到秧田去拔秧。那時的天氣最為寒冷。並不是北風凜冽，因此上身還可以頂得住，但坐在小木凳上那放在秧田水裡的雙腳，則幾乎被凍僵了，使人全身發抖。他想，如果穿上長筒雨靴，就可以免除這種苦況了。但大伙都赤著腳，就連五十多歲的大嬸也是如此，他能鬧特殊嗎？現在他明白了為甚麼周麗蓮設法去當專案組資料員了。

他在宋麗娥旁邊。

「拔的時候，不要用死力，要用手腕力，輕輕乘勢一拔就可以了。通常一撮不要太多，十來二十株左右。拔起之後，順手往水裡輕輕洗淨根上的泥土。拔夠一把就用這稻桿捆綁起來。」宋麗娥一邊示範，一邊教他。「我這裡有兩扎挑選過的稻稈，給您一扎吧！」

那束稻桿金黃色，對折綑綁著有手臂大小，長約一尺。

「起初您不熟手，就不要綁得像我們那麼大捆了，大小倒沒多大關係，主要是不要拔傷秧苗的根部。」

他細心地學，不一會，宋麗娥就稱讚起來：「喏，不是挺快上手的嗎？」說完，她就開始忙著拔秧了。

這秧田上拔秧的十多個婦女中，宋麗娥算是最年輕。

「你為甚麼不去插秧？」陳曉乾問她。

她笑了起來：「插秧是年輕姑娘的活，我老了！」

「怎麼說老呢？」他說，「我看見王玉珍也去了插秧，你不會大她幾歲吧？」

「認真說，我四十歲還不算老。」她用平和的口吻說。「我是這個作業組的組長，要照顧這些年紀較大的婦女。」

「插秧那邊是誰當作業組長呢？」

「插秧組長倒是每造挑選的，這造是張彩鳳當組長。」

陳曉乾點了點頭。

她又說：「剛才您說我大不了王玉珍幾年，其實她才三十四歲。」

他想了想，說道：「可能她是地主婆，精神面貌比別人差些，所以顯得憔悴些。」

「她並不顯得憔悴，」她說，「人家都說她不顯老，還不到三十歲的模樣。」

「是嗎？」

她又笑了起來：「在我們農村，通常是談不上甚麼精神面貌的。難道每個人會有甚麼極不相同的機遇嗎？」她又說：「她長得比她實際年齡要年輕些，是因為她剛生了孩子。不斷生孩子的女人，即使到了五十歲時，看起來還是很年輕的。否則，到了四十歲就顯

老了，即如我這樣。」

他想，這可能是有道理的。從生理和心理的角度來看，都是合乎邏輯的。

「您看，」她指了指坐在靠田邊的一個大嬸，說道，「會計玩芳媽媽，今年四十九歲了，樣子長得比我還年輕！」

他轉頭一看，然後問道：「她是會計的媽媽嗎？」他記得，會計已經三十二歲了。

「您不知道嗎？」她說，「會計十年前就已經同他父母分了家。」

他想起來了，她是本隊比較隨便的婦女：每當晚上開社員大會，她總是參加，總是把上衣的鈕扣全部打開，毫無束縛地讓她的孩子吃奶。她面貌娟好，奶子結實整齊，腰部堅實，完全不顯老，只是眼角有幾條不太明顯的魚尾紋。

會計媽媽忽然對著宋麗娥說了幾句話，然後「噗哧」地笑了兩聲。

陳曉乾沒聽清楚，於是就低聲地問宋麗娥：「她說甚麼？」

「她叫我不要把她同王玉珍比較。」

「王玉珍有甚麼問題嗎？」他抓住這個機會問她。

「她是地主婆。」

「那有甚麼問題呢？」他說，「不過，有一點我仍然不明白。照推算，解放時王玉珍還不到十八足歲。解放時未滿十八歲的是不會被劃爲地主分子的。」

「可惜她剛滿十八歲呢！」

「據我所知，應該還有另一條規定：解放時若她沒有享受過三年的地主階級生活，也不會劃爲地主分子。她大概不會十五歲就嫁給她以前的地主丈夫吧？」

「她嫁了地主一年多就解放了。」她說。「不過，您卻漏了一個前提：她本身必須是勞動階級出身，才符合上述的規定。但王玉珍是城鎮商販家庭出身。」

「商販有大有小。小商販也是勞動人民嘛！」

「誰會去深入爲她調查定案呢？即使查出她是小商販家庭出身，那又怎麼樣呢？」

「至少不會被人任意欺侮了！」

「誰欺侮她了？」她小心翼翼地問。

「我正想問你這個問題。」

「我怎麼知道！」她又用懷疑的眼光看了他一眼：「即使有人欺負她，又有甚麼相干呢？難道您會爲地主分子鳴冤叫屈嗎？」

「那就要看怎樣個欺負法了！」陳曉乾用肯定的口吻說。「例如一個女死囚，在即將行刑時，一個共產黨員，甚至一個黨的領導幹部，強姦了她。在她來說，不會因爲被強姦而減刑，但強姦了她的那個人，難道就不應受到懲罰嗎？」

她「噗哧」一聲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

「陳同志，」她止住了笑，「您沒有告訴我們您在省城是做甚麼的。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您是個知識分子，而且是在大城市長大的知識分子。所以對農村的事很不了解。」

他感到有點狼狽。他以爲自己裝得像個機關幹部，像一個縣城出身的小幹部。想不到被一個村婦一眼就看穿了。

她又說：「而且還可能是個大知識分子呢！大學教授，是不是？」

可能是謝自香講出來的。她不應該不保密。

「奇怪嗎？」她笑了笑，說道，「我也不是專門去打聽的。我的女兒在省裡的衛生學校上學，她有些高中同學在 K 大學唸書，所以就知道了。我沒有說錯吧？」

「原來這樣！」他說。他知道不是謝自香洩的密，心中好過了些。

「這有甚麼關係的呢？」她有點不滿地說，「難道我們知道你們是大學師生，就會欺負你們嗎？」

他忽然對她說：「麗娥，我想你幫我一個忙。」

「您說吧！」

「我想你去查清楚謝八被大隊支書吊打的事。」

「噢！」她似乎吃了一驚，「那是以前的事啦！」

「我們搞『社教』，就是要搞三年以來的問題。」他說。「你也不想惡人當道的吧？」

「黨支書打不聽話的社員，那是平常事。難道他會爲這樣的小事下台？所以我說您對農村的事不了解，喜歡小事化大！」

「那就要看爲甚麼吊打了。」

她似乎早就料到他會這麼說，所以她說：「你何必白費心機去追查呢！倒不如多搞些經濟不清的問題，那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事，他退賠了好下台，將來再當官也不會太記仇。」

聽了她講了這一大堆話，他更覺得有必要追問下去。

「謝八都已經老到走路也不穩了，怎麼還有能力讓王玉珍生孩子呢？我們調查過，王玉珍沒有跟誰有過不正當的男女關係。我們總覺得謝八被吊打與王玉珍有關連。如果是強姦了人家的妻子，還要吊打她的丈夫，這是典型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爲法律所不容的，是要法辦的！」

「即使真有其事，誰又敢去告他呢？就算謝八親自告到公社、縣裡去，上面也多是他的熟人，您認爲上面會信謝八嗎？至於王玉珍，就更不用說了。」

「也就是說，林全貴真的是因爲強姦了王玉珍才吊打謝八的？」

「我沒說過，我們也沒親眼看見。他有權進入社員家巡視，至於進入房裡做甚麼，誰敢去看呢？」

「王玉珍就應指證他！」他氣憤地說。

「我剛才說過，上面是絕對不會相信她的話的。」

「地主婆就可以任人強姦的嗎？」

「您把話說反了，」她說，「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上級又相信的話，上面會認爲那是階級敵人腐蝕革命幹部，那革命幹部只是警惕性不高，上了當，讓他反省一下就了事！您又何必太過執著呢？不如多揭發些貪污挪用、多吃多佔的問題較爲實際些。」

「那不是無法無天了嗎？」

「鄉下的法律是看階級而定的，」她又說，「別說王玉珍這樣有了幾個孩子的地主婆，就是地富的女兒、媳婦，被人姦污了也是活該，誰叫她們出身不好，誰又有能耐爲她們出頭呢？」

「誰都可以強姦她們嗎？」

「不，一般人當然不可以，但有權勢的人就可以。」

「難道林全貴還姦污過其他地富女兒？」他懷疑地問。

「我沒這麼說過，」她立刻澄清，「您聽說過嗎？」

他知道她不會講出來，所以他沒有再追問下去。

經過四個鐘頭的艱苦勞動，到了八時，大家回家吃早餐。陳曉乾自己到廚房裡吃了三碗較稠的粥。

吃完早餐，又立即開工。這時拔秧的婦女已經拔夠了一天要插的秧，所以就轉移做別的工種。陳曉乾到水田裡去插秧。

他在彩虹時已學會了插秧，所以不用人教，就輕快地跳下水田去，在張彩鳳身邊插起秧來。

「陳同志，您也懂得插秧呀？」張彩鳳挺有興趣地問。

「你懂得，爲甚麼我就不懂得？」他跟她開玩笑。

「怎麼同呢？您是大知識分子呀！」

他知道是宋麗娥告訴她的。
「真的，您怎麼懂得插秧的？」
「我以前下過農村，所以也學到些。」
「難怪！」
「據我所知，在農村，每條村都有個插秧皇后。你大概是上村的插秧皇后了？」
「我不是！」她斷然否認。
「那你又怎麼能當上插秧作業組組長呢？」
「難道叫她當嗎？」她指了指田裡一字排列插秧婦女隊伍最前面的一個姑娘，低聲說。
陳曉乾抬頭一看，原來是謝自香。
「她是我們村的插秧皇后？」他問。
她點了點頭，又說：「她不只是我們村的插秧皇后，還是全大隊第一名。我算是第二，但比起她來，差了一大截。如果她不是出身地主家庭，她不單可以當作業組長，也可以當婦女隊長，或甚至是大隊會計。」
聽了她的話，陳曉乾不禁感觸起來。
只見謝自香穿一襲黑色稱身的衫褲(陳曉乾覺得，身材美好的女子穿甚麼衣服都是合身的)，兩邊衣袖捲到肘間，露出白嫩而修長的手腕，用矯捷的動作，雙手有節奏地、飛快地、優美地往田裡插秧。她左手抓秧苗，右手插秧，雙腳不停往後移動，右手密密點到處，立刻出現一行又一行十分整齊的禾苗。她全身的動作，都處於一種十分調和同合拍的優美的統一體中，比起當年的顏金鳳，其優美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想起顏金鳳來，她也是喜歡穿黑衣裳的。是否冰雪聰明、身材樣貌絕美的少女，都喜歡穿黑色衣裳？這黑色衣裳是否意味著不幸和死亡呢？
「如果她不是出身於地主家庭，她不會當婦女隊長，也不會當大隊會計的！」陳曉乾喃喃地說。
「為甚麼？」張彩鳳奇怪地問。
「她一定上大學去了，還在這裡種田嗎？」他說。
「這倒也是。」
「她這樣出類拔萃的姑娘，真的沒有人要嗎？」
「不是沒有人要，而是沒有人敢要！」她答道。
他不禁一怔。謝自香也曾經說過類似的話。
「她只不過是地主家庭出身。既然她勞動能幹，討了她至少可以得多些收入吧？」
「在農村，勞動能力強的地富女兒，還是不愁嫁不出去的。」
「你剛才不是說，沒有人敢要她嗎？」
「嗯……」她答不出話來。
「為甚麼呢？」
「可能是……可能是她太有學問了，我們大隊的小學教師也比不上她。」
「這不是理由，」他說，「這只說明她不願隨便嫁人罷了。」
「我也不太清楚。」她似乎不想再談這個問題。
他總覺得訥悶。他後悔當年在彩虹時不好好深入農村，了解農村的階級關係，和這種關係所引發出的種種問題。

第六章 一丘之貉
(一九六五年三月底 — 四月上旬)

(一)

春插進行得如火如荼。社員們都是清早四五點鐘出工，晚上七八點鐘才收工。陳曉乾和馬成寬商量，如清明節前不能完成插秧任務，就要加班加點開夜工。

據說，在秧田上先施上一層薄肥然後剷秧，可以增產百分之五。最理想的是用經過漚製的人畜肥。現在陳曉乾和馬成寬要積極領導隊裡的生產。隊幹越來越不積極了，每天晚上開各種小組會，對他們進行疲勞轟炸，他們越發疲塌了。陳曉乾要千方百計搞好生產 — 這是「社教」是否搞好的六條標準中最實在的一條。幸好有積極分子骨幹大力協助，尤其是宋麗娥、董雪英、張炳光父女和謝俊他們，都共同支撐大局。為了搞好春插，工作團決定全公社晚上暫停搞運動一個星期，到春插基本告一段落後就開展「大四清」。

董雪英聯繫好去大隊養豬場掏欄底肥，就約了幾個女青年晚飯後去。陳曉乾也跟著去。

所謂欄底肥，是積存在豬欄地底上和各個角落的陳年肥。這種肥不必漚製便可施用。

大隊那個豬場，規模頗大，但只養了三頭中豬。據董雪英說，那是辦人民公社時建的，後因沒有飼料而關閉。六一年後又再養，逐漸擴大，但到了六三年又逐漸縮小，通常只養三五頭豬，或養一兩頭母豬產豬崽，賣給社員自養。因沒怎樣管理，得出肥料不太多，平時各生產隊可自行去採。人們似乎沒留意，這個豬欄辦了這幾年，倒是有一些欄底肥。

八個青年婦女，加上董雪英和陳曉乾共十人，經過刨地二寸，刮淨各個角落，每人獲得一擔肥。大家高高興興地挑著回村。

陳曉乾忽然感到大便急，便叫大家先走，他隨後就來。

他找了一棵大榕樹，就在樹腳下蹲下來大便。蹲下不久，他看見離開不遠的大隊部的木樓上，有較強的燈光，通過窗口隱約可見四清工作隊長林維成和大隊黨支部書記林全貴兩人，面對面坐著吃喝。

他立刻起了疑心。宋麗娥和隊幹都說過，縣裡、公社的幹部和大隊幹部往往是官官相衛的。林維成是縣監察委員會書記，自然早就認識林全貴了。

他趕快大便完畢，就悄悄地走近大隊部。那裡雖說是二樓，因農村建築物簡陋，又不太高，他只要踮起腳，就可以大略看清楚裡面的情形。

只見簡陋的木桌子上，擺了一大盤雞肉，兩碟青菜和一大碗肉湯，還有一瓶酒。他們一邊喝著酒、吃著肉，一邊在密談些甚麼。陳曉乾走得貼近，可以清楚地聽到一些話。

林全貴說：他已經竹筒倒豆子了，大問題沒有了。他又說：他出身於部隊，又牢記毛主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教導，對階級敵人專政得可能過火了些，對打擊壞人壞事可能是過火了些。他表示要在這些方面作些檢討。又聽見林維成說：他會實事求是的，不會為難他的，只要經濟問題過了關，其他方面他可保證他沒事，因經濟問題是實實在在的東西，看得見，摸得著。

陳曉乾心中明白了：原來林全貴在收買四清工作隊長林維成！毛主席說過：「現在幾包紙煙就能收買一個支部書記」，林全貴這個四不清幹部，擺了雞宴來招待林維成，就不是幾包紙煙那麼簡單了。

指導員張裕祥、副隊長何日輝，還有資料員彭禮賢、任梧生呢？他們都到哪裡去了？

聽了林維成同林全貴的對話，看到他們如此親密相敘，陳曉乾的心不覺沉了下來。如果他的行動得不到工作隊長的支持，他一個人孤軍作戰能有結果嗎？弄得不好，可能會

頭破血流的啊！

他悶悶不樂地回到村裡。他已經有好幾天沒洗過衣服了，趁著晚上十一時前有點空，而又天晴，天氣較為暖和，他一個人提著鋁桶，到河邊去洗衣服。

平時晚飯後都有村上的婦女到河邊洗衣服或挑水，現在過了這個時間，就變得十分冷清，連一個人影也看不到了。

雖然沒有月亮，但星空晴朗，卻也能看見東西。他一邊洗衣服，一邊心裡想著剛才的事。晚上十一時開片上工作隊會議，他是不是要在會上提出這個問題呢？前兩次片長會議，他也略為提過林全貴政治、思想不清的問題，但因沒有證據，所以沒有怎樣強調，江文瑛也不大留意。江文瑛是本縣人，她當然會跟著林維成。他決定晚上試試她。

忽然聽見背後有人走過來。他回頭一看，原來有一個女子挑著一對木水桶，向河邊走來。他沒有理會她，繼續洗衣服。

「陳同志，是您呀！」是十分嬌嫩的聲音。

他聽出是唐玉琼的聲音，就趕快掉過頭來，叫道：「玉琼，這麼晚來挑水？」

「剛才我也去大隊豬欄掏欄底肥，您沒有看見我罷了。」她走到他身邊，把水桶放下。

「剛才我是看到你的。」他說。「我倒從來沒有見過你到這裡來挑水。」

「我婆婆不讓我來挑水，」她不好意思地說，「她還當我是小孩子。」

「你的確還是個小姑娘嘛！」

「但是，」她歇了歇，然後有點黯然地說，「如果人人都當我是小孩子就好了！」她已把一桶水打了上來。

「玉琼，」他覺得應該做她的思想工作，「你有甚麼不可解決的問題，告訴我，我會幫助你的。」

「幫助我？」她輕輕笑了一聲，顯然是苦笑，「您已經幫過我了。」

「我怎麼幫助過你呢？」

「您叫我出工，又叫彩鳳她們對我好，我現在沒有像以前那樣不想做人了，這不是幫助嗎？」她拿著另一隻水桶，不動地站著。

「你以前為甚麼不想做人呢？」

「我覺得做人沒意思。」她好像飽歷劫難的大人一樣，悲涼地嘆了一口氣。

「為甚麼有這種感覺呢？大家都沒有這樣想呀！」

她沒有回答他，只是說：「如果您是我，您也會這樣的。」

他無話可說了。一個富農家庭出身而又嫁到富農家庭去的年輕女子，會有甚麼盼頭？

「但是，和你一樣出身的人也不止你一個呀！」

「他們至少還可以……」她頓住了，似乎被一種壓抑的感情支配住，說不下去了。

「還可以甚麼呢？」他等她往下說。

「唉！」她再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陳同志，如果你們工作隊留下來不走就好了！」

「我們走了以後，難道你會受到甚麼委屈的嗎？」他奇怪地問，「也沒聽說你以前受過甚麼大委屈呀。」

她沒有再說甚麼，默默地把拿在手上的空水桶往河裡打水。她把一擔水挑起來後，就說：「陳同志，我先走了。」

「你明天出工吧？」

「自從您那次跟我談話之後，我就天天出工了。您沒有看見嗎？」

晚上十一時的工作隊會議，照例由江文瑛主持。她說：

「在春插大忙期間，我們要抽出一些時間去準備材料，四月中旬就要集中到公社搞『大四清』了。現在請大家講講各隊的情況。」

各生產隊都有一些貪污挪用的情況，多數是會計和保管的問題，生產隊長倒沒有。但

數目不大，一般是幾十元，一百多元，或幾十斤穀，一百多斤穀。只有上村生產隊沒有揭發出貪污的問題。

「其他隊的貪污挪用問題都落實了嗎？」陳曉乾問。

「都還沒有。」江文瑛說。「就拿到『大四清』去落實吧！不然我們到公社搞『大四清』，有甚麼搞頭的呢？」

陳曉乾沒有做聲。他並不同意她的做法。

「你們隊沒有一點油水，不好吧？」她表情嚴肅地對陳曉乾說。

「沒有就沒有，不能造出來呀！」馬成寬說。

「你們保管員那一百二十斤穀的問題……」

「上次開會已經向你報告過了，通過落實，證明是他漏了登記，那一百二十斤穀子是拿去浸種用了的，有幾個社員可以作證。」

「我勸你們還是把它作為未落實的案子拿到公社去，到時才定案也不遲呀！」她說。

「我不同意，明知人家清白，還要把人家拿去批鬥一頓！」馬成寬說。

陳曉乾正想發言，江文瑛又說話了：「小馬，不是我批評你，工作隊是紀律嚴明的隊伍，下級要絕對服從上級。」然後她掉過頭來，硬邦邦地對陳曉乾說：「陳老師，我這是為你們好！」

「我明白。」他只好這麼說。

「到了公社，不是沒有工作可做的，」馬成寬還要爭辯，「我們可以揭發大隊幹部的問題。林隊長不是說過，我們大隊是三類隊嗎？」

「大隊幹部的確有不少問題，尤其是黨支部書記林全貴。」陳曉乾說。

「是新問題嗎？」她問。

「群眾最近揭發，林全貴曾吊打過我們隊的貧農謝八。還有很多這類事情。群眾對他敢怒不敢言。」陳曉乾說。

「聽說他還欺壓過大隊不少人。」馬成寬補充說。

「我們工作隊要重證據，聽說的不能作準。」她說。

陳曉乾感到不理解：為甚麼生產隊的非黨幹部，有證據證明他沒有貪污，卻不算數，而大隊黨支部書記毆打老百姓一事卻不可輕信呢？他似乎開始明白了：由共產黨各級領導幹部領導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運動，即使不盡是官官相衛，至少也是心慈手軟的。看來運動的矛頭最終還是歸結到最基層的生產隊幹部，尤其是非黨員幹部。毛主席的目標是難於達到了。

「毆打老百姓是政治不清的大問題，也是『社教』的一個內容，而且放在首位。」陳曉乾說。

「我們搞四清，歷來都是以清經濟為中心，」她說，「其他的事，順便處理一下就可以了。黨支書毆打謝八的事，當然可以順便提一下，但不一定處理了。而且，即使謝八願意作證，他也是不能去參加『大四清』的。」

聽了她的話，陳曉乾有如骨鯁在喉。但他還是極力忍住了。他覺得也不應過分責怪她，她只不過是執行者罷了。

(二)

根據種種跡象來判斷，陳曉乾現在可以肯定，他的生產隊一定有極大的冤情，這可能與謝八家、謝十家和謝茂軒家有關。這三家人可能受到林全貴的迫害和威脅。但是，內容是甚麼呢？他隱約地感到，謝八家一定有姦情在內。當然，在農村，一般性的男女姦情是較為普遍的，有夫之婦同有婦之夫偶然私通，也是不足為奇的。在揭發幹部的四不

清行爲過程中，已有群眾揭發了不少男女關係問題。上面曾有指示：只要牽涉到幹部時，才順便入案，否則一律不予理會。但是，這是有關大隊黨支書的問題，他管著上千人口的一個大隊，是較具權勢的基層當權派。強姦人家妻子以致吊打其丈夫，則是嚴重的問題。還有另外兩家呢？如果僅僅是壓迫地富分子的話，問題當然不太嚴重，但當中可能隱藏著一些更加罪惡的行爲呢？例如出於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許別人討謝自香爲妻。但唐玉琼又是甚麼問題呢？他總覺得問題有點棘手，因爲都牽涉到地富分子家庭。平日他也聽說過，一些大隊支書十分可惡，和當年舊社會時代的一些鄉長、保長一樣，作威作福，霸佔一方。他決心去偵破這些件案。

陳曉乾和馬成寬討論林全貴的問題。

「我是農村出身，」馬成寬說，「也知道一些農村的情況。大隊黨支部書記是農民的直接頂頭上司，好壞對他們的影響極大。我家鄉的大隊支書不錯，他是本地游擊隊出身，是立志幹革命的。但有些大隊支書，就不那麼受群眾歡迎了。」

「公社和縣一級的領導，知道這種情況嗎？」

「多少知道一點。」

「爲甚麼不撤換呢？」

「在農村，培養一個基層幹部並不容易，尤其是年輕一輩。根基特別好的，上大學或到城裡當機關幹部去了，中等的，也進城當工人了。大隊幹部靠小隊補貼過活，正常情況下，生活水平不能超過本大隊最富裕的農戶的水平。你想想，沒有高度的共產主義覺悟，任勞任怨，大公無私，是不能當好大隊幹部的，尤其是大隊黨支部書記。」

「所以就造成了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去謀私利了。」

「正是。」馬成寬說，「所以，如果不是犯了大罪，一般經過批評教育就算了，是可以繼續當下去的。」

「因此農民群眾也就不太熱心去揭發大隊幹部的問題了？」

馬成寬點了點頭。

「如果強姦別人的妻女呢？」

「這種人也是有的，我們家鄉公社的大隊也發生過兩三例那樣的事件。但因女方未結婚，她們的家長又不太懂得法律，也許怕惹事，沒有控告他們，就不了了之，於是他們就能繼續當他們的大隊黨支書了。聽說別的公社也有治保主任帶槍下鄉強姦婦女的。」

「有辦罪嗎？」

「經過批評教育，調到別的公社了事。」

「到了別的公社，他故態復萌呢？」

「卻沒有再聽到他的消息了。」他說。「鄉下人，一般只知道本大隊的事，頂多是本公社範圍內的事。」

「我曾經和你研究過我們紅星大隊黨支書林全貴的問題，如果找不到證人，我們是奈何他不得的。」

「我訪問過一些老實的社員，他們都吞吞吐吐。這個支書一定是使用了高壓手段，所以大家都不太敢說。」

「如果有證據，我們是否應該搞他呢？」

「那就要看上頭的態度怎麼樣了。」

「但工作隊好像不太重現這些問題。他們主要關心經濟問題。」

「也不能完全怪他們的，有些工作隊員告訴我，他們搞過一兩期的『社教』，搞來搞去，最後還是歸結到經濟上。」馬成寬說。「『社教』通報大事報道的也是哪個公社、大隊、生產隊搞出多少錢、多少糧，似乎沒有怎麼報道清政治、清思想的問題。對於社員

來說，經濟問題牽涉千家萬戶，最能引起社員們的普遍不滿。」

是的，當大家都很貧困時，情況就更是如此。陳曉乾似乎明白了些。

「在物質十分匱乏時，專橫和貞操等等，在人們心目中，就變得微不足道了！」

陳曉乾同意他的說法，在困難時期，他在彩虹就有過親身體驗。

「如果只搞經濟問題，不是違背了毛主席發動『社教』運動的原意嗎？」

「我初時也有你那樣的想法，」他說，「後來經過細心領會《二十三條》，發現那六條搞好『社教』的標準中，並沒有特別強調清政治、思想的，倒是十分強調經濟問題，而第三條幹部參加生產勞動，第五條處理四類分子破壞生產的問題，主要也都是與搞好生產有關。」

「其中有一條是建立一個好的領導核心呀！」

「我體會，其目的也是爲了搞好生產。只要搞好生產，有產可增，惡霸行徑倒不是大問題。大躍進時，那種強迫命令是普遍的，所以後來要反，但卻沒反徹底，因受寧左勿右思想影響，爲了完成任務而出現的強迫命令，甚至是吊打農民，都認爲是情有可原的。」

「但林全貴多半不是爲了生產，而是爲了個人私慾呀！」

「你沒有任何證據呀！」

「證據是次要的，關鍵是官官相衛。」陳曉乾說。「當然，我們一定要找出證據來。」

「即使有證據，我也不樂觀。」

「我們堅持要處分他，要他下台。欺凌老百姓中，最可惡的是強姦良家婦女，這是最惹民憤的。」

「工作隊不願理，我們也沒有辦法的呀！」

陳曉乾想起了工作隊長林維成和林全貴吃喝的事，不禁沉吟起來。

「江文瑛對我說過，叫我們少把精力放在追查男女關係問題上，」馬成寬說，「她說，在農村這個問題十分普遍，在全國範圍內都有這個問題，而上面並不強調，你一兩個普通人物的力量能有多大的能耐呢？不如搞好本份工作，把隊裡的清經濟工作搞徹底，到八月夏收增產後，就高高興興地回學校去。」

「難道就讓壞人逍遙法外？」

「我現在倒同意江文瑛的意見。」馬成寬說。「搞那些上級反對或不支持的事，不僅吃力不討好，如果處理得不好，還可能會弄得自己一身麻煩。」

陳曉乾本想同馬成寬共同對付林全貴，現在聽他那麼說，知道他已經打退堂鼓了。他不怪他，因爲這件事太沒把握了。但他仍然決定自己查個水落石出，查出結果以後，再行決定進一步的行動。

經過兩個星期的緊張春插，上村生產隊在清明節前兩天全部完成了任務。

晚上，召開全體社員大會，由陳曉乾主持。他說：

> 社員們！在四清運動的帶動下，我們生產隊這次春插任務，已按時、按質、按量勝利完成。根據老農和隊幹的反映，以前從來沒有在清明節前全部插完秧的。插秧的質量也是歷年最好的。這樣就爲我們今年夏收增產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但是，這只是可能而已，要把增產糧食真正拿到手，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一是要加強田間管理，在禾苗抽穗揚花前，至少要作兩次耘田除草，而耘田的關鍵是要有足夠的肥料。現在上級關懷我們「社教」區，給我們每畝田優先供應十斤化肥，這也是我們增產的一個保證。但這十斤化肥仍不夠，我們仍要大力去積農家肥，每家每戶要把自己豬欄的肥貢獻出來，當然是有償的，每擔肥料按質量評估，算回工分。至於化糞池還有的腐殖酸，當然也可作肥料用，但經過實踐，肥效不高，只能混和其他肥料在禾苗轉青後作追肥之用。希望大家發揚共產主義精神，先集體，後個人！

社員們！在四清運動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成了這次春插的骨幹，起到了帶頭作用，使春插圓滿完成。工作隊特別表揚宋麗娥、張彩鳳、謝友芳、周灶嬌、謝基等；張炳光和謝俊在監督隊裡生產方面，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還有其他許多人。在插秧方面，謝自香最爲出色，全隊第一。唐玉琼原來比較消極，但是在這次春插中，表現也很好。在技術方面，我們組織了老中青三結合技術領導小組，其中謝標積極提建議，使全生產隊禾苗的株距和行距做到合理密植，比去年的禾苗數增加了百分之十。也就是說，今年夏收在這方面就可增產百分之十。

春插後，我們立即著手組織貧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成立之後，就由貧協對隊幹起監督作用，隊裡有甚麼重大決定，要首先徵詢貧協意見。首先吸收在運動和生產中表現突出的貧下中農加入貧協，以後分期分批逐步擴大。貧協是領導本隊運動的核心組織。目前要進一步落實隊幹四不清問題，重點揭發大隊幹部的四不清行爲。

「社教」的第四階段，是解放幹部和成立新的領導班子，之後，就要對一些有問題的人重新劃階級成份。這方面有三個內容：一是把土改中錯劃或漏劃的，重新改正；二是把部分一貫表現好、熱愛集體、積極參加這場運動的中農劃爲下中農，以擴大貧下中農隊伍；三是把變了質的幹部，尤其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在困難時期以不正當手段發了財的人，給他們重新定階級成份，而不管他們原來是不是貧下中農。劃成甚麼成份，現在還未定，可能劃爲新資產階級分子，由貧下中農監督改造，以後改造好了，可以脫帽。當然這是極少數，也不是每個隊都會有。

至於犯了錯誤的幹部，我們要求他們戴罪立功，除了搞清楚自身的問題之外，還要充分揭發檢舉大隊幹部的問題。決定月中集中到公社搞『大四清』，就看你們的表現了。其他社員，不論是否貧下中農，都應積極、大膽揭發大隊幹部的問題，除了經濟問題之外，還要揭發他們壓迫、欺凌老百姓的罪行。共產黨是不容許有土皇帝的。大家要消除顧慮，我們省委派來的工作隊會全力支持你們，作你們的堅強後盾。

接著由馬成寬講話，他強調了月中到公社搞「大四清」的問題。

散會後，陳曉乾根據上級佈置的精神，召集張炳光、謝俊、宋麗娥、董雪英和謝友芳開會，當即成立生產隊的貧下中農協會。

馬成寬說：「在運動中，貧協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與土改時的農會相同，所以現時第一批參加的人，是本隊最骨幹的幾個人。以後隨著運動的發展而擴大隊伍，到運動結束時，除了個別有問題的之外，全隊貧下中農都應該加入貧協。個別有技術、熱愛和關心集體的中農也可參加。以後解放了的隊幹，如是貧下中農出身的，當然可以參加。但隊幹不能兼任貧協的領導職位。貧協設一名主席和兩名副主席，由貧協全體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陳曉乾說：「我們隊的貧協已經產生，等到選出主席和副主席之後，就由他們主持貧協的會議了。」

大家協商的結果，選舉張炳光爲主席，宋麗娥和謝俊爲副主席。

曉乾又補充說：「貧下中農是共產黨在農村的依靠對象。經過這次運動，將在貧下中農中發展黨員。中央認爲生產隊的黨員太少了，一定要發展忠心耿耿爲黨的事業、爲集體的人入黨，以加強黨在農村的陣地。希望大家努力爭取。」

散會後，馬成寬在預先準備好的一張大紅紙上寫上大紅榜，列出上村生產隊貧下中農協會的主席、副主席和第一批貧協會員名單，連夜貼在村口穀倉的外牆上。

(三)

早上，扶旺片開工作隊會議。

江文瑛說：「再過幾天就要到公社搞『大四清』了。這是『社教』運動最關鍵的一役。之後就要細緻地做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建立一個好的領導核心，鞏固和發展貧協，整黨、建黨，生產上進一步加強田間管理，以及未來夏收夏種前核實今造產量的工作，等等。明天是星期天，下午集中到大隊部開會，各片向大隊工作隊匯報準備情況。爲此，請各隊先向我匯報。」

各隊工作隊員匯報完畢，江文瑛又說：「和上次排隊的情況差不多，沒有多少新的東西。上村生產隊的問題，剛才小馬說了，改變了上次的做法，並定爲二類隊，這就很好嘛。至於參加『大四清』的人，除了全體現任隊幹外，六二年以後的前任隊幹也要參加。群眾方面，貧協正副主席，和與主要案件有關的群眾參加。另外，爲了營造氣氛，各隊派出一至二名勇敢分子參加。」

「謝八可以參加嗎？」陳曉乾問。

「陳老師！」江文瑛很不耐煩地說，「上面是嚴格限制參加人數的。以現在的名額計算，也有上千人了。公社在各方面的負擔都十分吃力。你那謝八算代表甚麼呢？」

問得陳曉乾啞口無言。

她可能覺得自己語氣過於嚴肅，於是略爲舒展一下面容，說道：「我只是想告訴你，任何工作都應有一個重點，即主要矛盾。關於謝八的問題，明天在大會上不要再提了。」

上午十一時吃過早餐，生產隊社員趁著農閒，集體上山打柴。陳曉乾也跟著去。

離生產隊三十多里有一座獨龍山，是山巒重疊的深山。社員們習慣於農閒時間，到獨龍山一連打柴十天，以備半年之用。到下半年秋收後再集中打柴一次。

謝友芳沒有去。去打柴的全是婦女。陳曉乾就跟了張彩鳳幾個女孩子去。她們都喜歡接近他，尤其是張彩鳳。她很開朗，又很俏皮，經常取笑他的勞動技能，並善意教他。這批女孩子除了張彩鳳之外，還有謝自香、唐玉琼、周灶嬌，以及謝標之女謝玉環、隊長謝十二之女謝妹，她們的年齡比張彩鳳略小，十五六歲年紀。

她們走得很快。張彩鳳和她們一路上有說有笑，談的都是本公社、本大隊的趣事。有時又和陳曉乾開些玩笑。唐玉琼有時也會答一兩句。唯獨謝自香一路上都沉默寡言。陳曉乾知道她一向如此，所以就沒有逗她講話。

進了山，來到一個樹木較爲茂密的山坳。大家約定，打得柴以後，就在那山坡上集合返家。之後大家就散開各自打柴去了。

「我跟誰呢？」陳曉乾有點焦急地問，「我以前在農村也打過柴，但只是割茅草，現在來到這深山，打的是木柴呀！」

「您就跟自香吧！」張彩鳳說，「她是全隊的打柴能手，她會好好幫助您的。」

「我不是能手，」謝自香默然地說，「比你們大幾歲罷啦！」

陳曉乾的心爲之一動：何不借此機會了解她的情況？於是就對她說：「自香，我就跟你吧！」

她沒有甚麼表示，就往一個方向走去。陳曉乾跟在後面。

她密步走了十多分鐘後，就來到一個林蔭蔽天的山谷。她在帶來的一根很長的竹竿上，在一端繫上一個鐵鉤。她先向較矮的樹上鉤枯枝，後來竟熟練地爬上一棵極高大的樹去鉤。

「我做甚麼呢？」陳曉乾沒有帶竹竿和鐵鉤，顯得毫無辦法。

「您不用焦急嘛！」她在大樹上停了手，向著下面的他嫣然一笑。這是他第一次看見她那麼得意而迷人的笑。「您沒有看見我正在加倍努力嗎？」

「你加倍努力，但我卻無從入手啊！」

「我現在是一個人幹兩個人的活，」她又得意地笑了笑，「我順手也給你打柴。」
「那麼，我不是沒事幹了嗎？」
「那您就把我鉤下的乾樹枝收集起來吧！」她吩咐說。「太長的就把它折短，粗大的用刀砍斷，每節約三尺左右。懂得做嗎？」
「這我懂得。」
「我不跟您講話了，」她再拿起竹竿舉向高處，「我得趕快點，不要他們等我們。」
「不可以一邊幹活，一邊談天嗎？」
「嗯！」她不置可否。
陳曉乾不好多說。況且她在樹上鉤枯枝，他在地面上彎腰撿，加上樹林空曠，要高聲才能交談。
她幾乎沒有怎麼停手，嗶嗶啪啪地把一些手臂大小的乾枝鉤了下來。不到一個鐘頭，在方圓一百尺的地上，就佈滿了乾樹枝。但在此期間，陳曉乾只整理得一小把。
她從樹上爬了下來，氣定神閒，面不改容。
他暗暗喝了一聲彩：當年的顏金鳳也十分聰明能幹，但比起這個謝自香來，還有一大段距離。顏金鳳畢竟出身成份好，有父親疼愛和呵護，又一直在學校讀書，到底是嫩了些。謝自香就不同了。她八歲開始就要承受她父親地主家庭傳下來的罪過，十多年來，不僅「勞其筋骨，餓其體膚」，還在精神上受盡歧視和白眼，所以能人之所不能，成爲插秧能手，打柴能手，還有其他方面的能手，就不足爲奇了。
他不期然對她產生同情之心。這並不是他階級立場不穩。毛主席對「社教」指示時說過：「階級成份和本人表現要區別，主要是本人表現……唯成份論是不對的」。的確，像謝自香那樣的女孩子，有甚麼罪過呢？但毛主席的這個指示，主要是針對剝削階級出身、已當了國家幹部或知識分子的人。在農村是不適用的。
「您在想甚麼呢？」大概看見他呆呆地站著，她便問道。
他立刻振作起來。「沒甚麼，我在想，如果你生長在貧下中農家庭，你就大有前途了，說不定現在已經大學畢業，有所發明創造了。」
她略爲想了想，說道：「如果我是貧下中農家庭出身，今天的我，就好像彩鳳那樣了。」
「不，你比彩鳳聰明得多。我教了幾年大學，還未遇見過像你那樣有潛質的姑娘呢！」
「若然說我有甚麼潛質，那是環境逼出來的。」她默然地說。
他細細琢磨她的話，覺得其中包含多少辛酸的經歷，其道理也是不言而喻的。
她不再說話了，而是埋頭把長長的乾柴折短，粗大的則拿出插在腰間白毛巾上的劈刀，把它砍斷。她劈柴的姿態也是十分輕盈、自然、俐落、美妙的，不像他那樣，用硬邦邦的手腕笨拙地砍，砍很多刀也砍不斷一根樹枝，而她只把手腕輕輕地扭動，向樹枝一劈，樹枝就應聲斷落在地上。她不停地砍，樹枝就嗶嗶啪啪地不斷落在地上。
「你真能幹！」他不禁讚嘆起來。
「做這種簡單勞動，能幹有甚麼用？」她苦笑起來。
「至少可以多拿點工分，多得點勞動成果呀。」
「這倒也是。」她點了點頭。「在我們農村，即使有千種不公平，多勞多得的原則倒是堅持的。您也知道，各工種、各勞動力級別，都是由全隊社員共同定下來的，誰能得多少工分，也是由勞動的質和量定出來的，不分階級成份，一視同仁。」
「所以你家的生活還算過得去。」
「比很多人略爲好些，就有那麼一點好處，又算得甚麼呢？比不能幹略爲好些罷了。」
她把長的樹枝全部砍短後，就著手把柴枝用繩子捆綁起來。只見她把一堆柴疊好，捆上繩索，在地上挪動幾下，又拉起來轉動，乘勢捆綁起來，就成了一大捆結結實實的柴把。這又使陳曉乾暗自喝彩。

捆綁好一捆之後，她又忙著去捆綁第二把。陳曉乾袖手旁觀，入迷地看著她有節奏地輕鬆地幹活。不一會，她就把鉤落在地上的全部乾樹枝綑縛成四把，兩大兩小。

她把兩把小的放在一起，轉身對陳曉乾說：「陳同志，這是您的。試試看是不是太重？」

他走上前，用扁擔挑上肩上試了試，然後說：「再重點也可以。」

「算了。您回去還有很多事要做，留有餘地好些。」

「你那擔這麼大，總有一百五十斤吧？」他問。

「差不多。」

「不吃力嗎？」

「不，」她再又嫣然一笑，「太輕倒不俐落。」

「爲甚麼？」

「我們挑擔的，太輕時，反而覺得頭重腳輕。」她說。「挑擔好比進行一項體育運動，要滿載才出勁。」

「彩鳳她們也挑得你那麼多嗎？」

「略爲輕些，也不會低過一百二十斤的。」

「那麼我不是太沒能耐了嗎？」

「不能這麼說，」她想了想，說道，「以往縣裡下來的幹部，就沒有人跟我們來過打柴。他們可能也挑不上一百斤呢！」說著，她已把她那一大擔挑了起來，向山坡走下去。

陳曉乾趕忙把柴挑在肩上，跟著她。他忽然想起甚麼，問道：「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五八年大煉鋼鐵時不是把樹木都砍光了嗎？爲甚麼你們這裡的深山還有這麼茂密的樹林呢？難道你們這裡不用搞大煉鋼鐵？」

「怎麼不用？那是全國性的運動啊！」她答道。「因爲我們這裡沒有鐵礦石，而且離開富產鐵礦石的本縣北部山區又很遠，所以獨龍山的樹木才能得以保存下來。您沒有看見其他地方都是光禿禿的嗎？五九年以來就號召人們大力造林，尤其種植耐旱力特強、長得快的馬尾松，當年種下的馬尾松現在都長得有一丈多高了，有了點生氣了！」

「原來這樣！」

走了一會，她把腳步放慢了些，等到他跟上時，說道：「我們到山坡下面等她們。您覺得重時，到了那裡，我給您除一些出來。」

「那不是浪費了？」

「加進我的擔子去就不浪費了。」她輕輕笑了一聲。

「你那擔子已經夠重了，還能加嗎？」

「我勉強可以挑一百八十斤。」

「那不是女大力士嗎？」

「嗯。」

「自香，你真了不起！」他由衷地說，「你是我所認識的姑娘中真正的文武全才！」

她突然停住了腳步，掉過頭來快速地看了他一眼。大概看見他表情十分認真，便把頭轉回去，大踏步向前走，用壓抑的聲音說：「你們大文人，也欣賞這種低賤的『武』的嗎？」

「怎麼能說低賤呢？」他說，「毛主席教導我們：『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也就是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只有文武結合的人，才是全才。」

「我即使真的把兩者結合起來了，我這樣的人，會是個全才嗎？」

「我認爲是。」

「您一個人認爲有甚麼用呢？」她又放慢了腳步。「您那天在社員大會上表揚我插秧多、快、好，已經有些人在議論了。」

「議論些甚麼呢？」他感到意外，「難道你不是全隊第一嗎？」

「我們地富子女，任由你表現得怎樣好，從來是沒有人表揚的，更不用說在大會上公

開稱讚了。有人議論您階級立場不穩呢！」

「誰議論了？」

「我們隊倒沒有人有意見，因爲您多次解釋過黨的政策。是外隊的人議論的。」

「管他呢！」他滿不在乎地說，「我是照政策辦事罷了。」

「您一個人這樣做有用嗎？」她重複說。

「也不止我一個人，不過也不是多數人就是了。」他說。「自香，我很欣賞你，更加同情你，我會幫你的。」

這時，他們已經到了山坡下的那個山坳。

「我們就在這裡等她們吧！」她停了下來，放下了擔子。又問他：「不太重吧？」

「七八十斤的擔子我還是可以的。」

他倆在一棵大樹腳坐下來休息。

陳曉乾身上冒出一些汗，於是就拿出手帕來，往身裡抹。

「你好像沒有流汗？」他看著她血色不足的臉孔，問道。

「我是很少出汗的，只是有時晚上出冷汗。」

「這可能是你身體虛弱？」他說，「你一家幾個正勞動力，不會不夠吃吧？」

「倒是夠吃的，」她憂鬱地說，「可能是心情不好。」

「你雖然面部缺點血色，但勞動還這麼帶勁，又不像是身體虛弱，很可能是心情問題。」

她低下頭，默然不語，後來她很快地拿出一方藍色的手帕來，輕輕地往雙眼拭了拭。

「你有甚麼難言之隱嗎？」他關心地問。

她又往眼睛迅速地拭了兩下，然後抬起頭來。她顯然是流過淚。

「您剛才說，您會幫我。怎麼幫法呢？」

「我要知道是甚麼問題，才知道怎麼幫你呀！」

「我想離開這裡，越遠越好。」她突然說。

「嗯，」他想了想，「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說不可能，除非……」她頓住了，立刻低下了頭。

「除非甚麼呢？」

她猶豫了一下，然後說：「除非很遠以外的地方，有人願意娶我爲妻。」

「你有甚麼要求嗎？」

「完全沒有要求，只要他真心娶我爲妻。」

陳曉乾感到一陣莫名的悲哀。這樣一個萬中無一的女孩子，只因爲出身於地主家庭，身在農村之中，竟然賤如污泥。

「我知道，絕對沒有人敢要我的。」她聲音嗚咽地說。

「離開這裡很遠，我倒沒有認識的人。」他想了一下，然後說：「讓我想想我們大學是否有合適你的年輕教師。」

「你們大學的教師？」她十分驚愕地抬起頭來，用迷惘的眼光注視著他，「大學教師，大知識分子……您不是跟我開玩笑吧？」

「我爲甚麼要開這樣的玩笑呢？」他認真地說。「我是說真的。」

「我……」她哭了起來，「我……我這個連豬狗不如的地主女，有甚麼值得您這麼看得起的呢？」她已泣不成聲。

「我這麼說，」他有點不知所措起來，「不只是出於同情，我向來欣賞有才華的人。」

她停止了哭泣，用手帕抹乾淚水，張開仍帶淚花的秀眼看著他，雙頰浮起淺淺的紅暈，嘴唇變得殷紅起來。這時她變得異常美麗。他平時總覺得她面上血色不足，雙唇乾白。現在的確是昇華了。他知道，她是激動成了這個樣子。

她用舌舔了舔上唇，慢慢地說道：「可是，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您之外，沒有人會這

樣想的了！」她雙眼又盈滿了淚水。「陳同志，您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沒有階級偏見、遠離農村的大知識分子。我知道您是在安慰我。但是，在全中國廣大農村中，您能同情得幾個像我這樣的地主女兒呢？」

他想了想，似乎不能回答她這個問題。過了一會，他感情充沛地說：「無論如何，我一定會設法幫助你，幫助你離開這個使你受罪的地方！」

「真的？」她雙眼閃爍著驚喜的光澤。但是，過了一會，她又有點洩氣地說：「不過，這很難……」

「你相信我好了，」他說，「但你要有耐性，不能急。」

其實他也沒多大把握。他忽然想起下村的工作隊員周松。據他了解，周松已喪妻多年，是工人出身，爲人老實。他在陳曉乾面前多次提到謝自香，似乎對她很有意思。

「我知道您一直在調查謝八的事，並且不太順利。」她忽然說。「告訴您吧：大隊黨支書曾多次進屋強姦王玉珍，有一次甚至當著謝八面前那樣做。謝八忍無可忍，和他論理，他就借故把他吊打一頓，要他不要再做聲。」

「原來真的是這樣！」他憤怒地說。「大家都不敢說，可見他是個惡霸！」

「您知道了又怎樣？」她嘆了一口氣，「您能控告他嗎？即使王玉珍親自指控他也沒有用。他可以不承認，甚至可以說她陷害他，進行階級報復。誰敢爲地主婆出頭呢？」

「那就讓他逍遙法外了？」

「謝八敢出來作證就好了。」

「人家也可以不相信的。」他說，「因爲王玉珍是他的老婆。」

「除非他……」

「除非他甚麼呢？」

「大家都知道，謝八年老體衰，兩年前就已經同王玉珍分床了，」她結結巴巴地說，「如果謝八敢於證明他已有兩年沒有和他老婆同床，她那個孩子就是個人證。」

「他也可以說是別人和她搞出來的呀！」

「那孩子很像他嘛！」她說，「如果能夠驗血，就更有把握了。」

他想了想，然後說：「我會見機行事的。」

「不過，即使證明了，也不一定能把他拉下台的，他可以說是王玉珍勾引他。」她又沉重地嘆了一口氣：「您還是算了吧，弄得不好，可能會害了您自己呢！」

「當然，光是這一宗可能不足以把他拉下馬。但我聽說他在全大隊幹了不少這種壞事。在我們隊可能還有別的受害人。你可以給我提供些線索嗎？」

「我……」她有點口吃地說，「我不太清楚。」

「你不想我爲民除害嗎？你也要爲別人著想呀！」

「我爲甚麼不想呢！」她說。「至於我，即使換了一個黨支書，我也希望遠離這裡。」

「你應該放膽幫我，」他頗爲嚴肅地說，「我會和你好好商量的，我還會保護你，不會洩露是你提供情報的。這樣你就可以放心了吧？」

她感激地點了點頭，說道：「您先攻破王玉珍這一關吧！謝八到底是老貧農，應該有點作用的。」

這時，張彩鳳她們陸續來到，他倆的談話就到此結束。

(四)

陳曉乾思前想後，最後決定到公社去找周麗蓮求援。

上村生產隊離開公社墟鎮約十華里。陳曉乾吃過晚飯就去，到達時約九時半。

來到公社辦公室，陳曉乾知道周麗蓮住在二樓最靠邊的一個房間。他上了二樓，只見

她的房門緊閉，但卻亮著燈。正想敲門，忽然聽見周麗蓮吃吃的嬌笑聲，跟著是男人的喁喁私語聲。他立刻停住了手，心裡忽然閃過一個想法：他早就感到周麗蓮能調到公社專案組有點蹊蹺，裡面可能正在進行著見不得人的勾當。

這是一幢二層的樓房，周圍沒有其他建築物。陳曉乾下了樓，向周圍環視一下。原來前面是一大塊菜地，後面是一塊荒地，荒地之後，是一個有著稀疏樹木的丘陵。他發現，離開周麗蓮房間窗口二十來米遠處，在一條小溪邊，有兩棵約兩丈高的馬尾松。

他來到溪邊，爬上其中一棵馬尾松。當他爬到一個樹杈站定後，就對住周麗蓮的房間窗口看過去，果然證實了他的猜測：工作團副團長縣委副書記尹遠茂正在擁抱著周麗蓮，深吻過後，尹遠茂就脫去周麗蓮的上衣，然後把她壓在床上。過了一會，尹遠茂起身脫光自己的衣服，而周麗蓮也脫得一絲不掛，二人立刻滾在床上做愛，動作大起大落。

現在一切都清楚了。陳曉乾從樹上爬了下來。要是在十一年前他剛從香港回來的時候，遇到這種情況，他一定十分不理解：一個是縣委副書記，一個是黨支部書記，竟在紀律森嚴的「社教」工作隊中胡作非爲！但現在他對此已經麻木了。

周麗蓮和寇蓮娜是一路貨色。她有了男朋友，也可以置之不理。照他估計，周麗蓮這次同尹遠茂發生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多半是一種交易：以肉體換取調離農村艱苦的生活。

他感到意外的是，尹遠茂這個縣委副書記竟然做出這種事來。他該是較早參加革命，受黨的教育多年，是不應有此腐化行爲的。

他向上村走回去。在路上，他想：周麗蓮本身也在搞這玩意，她會支持他破案嗎？他又想起了尹遠茂來。即使他把林全貴的問題反映到公社的工作團，掌握了領導權的尹遠茂是不會認真處理的。他開始感到洩氣了。由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領導運動，能把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嗎？

第二天中午，江文瑛給馬成寬下了命令：晚上召集全體社員大會，批鬥隊幹，以造聲勢，爲第二天到公社搞「大四清」製造氣氛。

馬成寬告訴了陳曉乾，陳曉乾悶悶不樂地說：「今晚的事，就由你組織主持好了。」

「我也不熱心搞這些，」他說，「但我們不能不服從命令，造些聲勢走過場就算了。」

這時，下村的周松來訪，聽見馬成寬這麼說，他便答腔說：「上級的命令是要服從，聲勢是要造，但要適可而止。過分了，會令幹部本人和他們的家屬極之反感，將來就有後遺症了。」

「甚麼後遺症？」陳曉乾問。

「到了運動的第四階段，即建立革命化的領導班子時，上面會要求原來的幹部絕大部分官復原職，到時你就很難說服他們願意再當了。」

「他們若真的不願意，還有其他許多積極分子呢！」馬成寬說。

「這些積極分子是在鬥爭幹部中湧現出來的，他們願意當幹部而被人監督嗎？他們寧願當監督者。其實當生產隊幹部是沒甚麼油水可撈的，帶頭有份，便宜倒沒有多少可佔。」

陳曉乾看了馬成寬一眼，說道：「我們也應該注意這個問題。」

「江文瑛對幹部也是外緊內鬆的。」周松說。

「怎麼個外緊內鬆法？」陳曉乾問。

「那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周松說。「我的辦法是，一邊讓勇敢分子去鬥爭他們，一邊個別地安撫他們，說是上級的命令，不能不執行。」

「我明白了，」馬成寬似乎受到了啓發，「我現在就去組織。」

馬成寬走後，陳曉乾問周松：「你們隊的情況怎樣？」

「你也知道，我們隊長並非黨員，但卻是個復員軍人。他爲人正直，火氣很大。他媽媽近五十歲了，在隊裡有很高的威信。這次運動，有些平日被他批評過的人，即現在的勇敢分子，把他搞得夠慘的。我和小蘇一個扮紅臉，一個扮白臉。即使這樣，以後的後

遺症也是很大的。」

「不可以培養一個嗎？」

「他是全大隊，甚至可能是全公社最乾淨的生產隊長，連一分一毫多吃多佔都沒有犯。這樣的幹部一定要官復原職的。」

「那怎麼辦呢？」

「最要緊的是要認真做好他媽媽和妻子的工作。她們的怨氣很大，認爲他一心一意爲了集體，到頭來成了四不清幹部，好像地富分子一樣。她們都公開表示過，以後就是用機關槍架在脖子上，也決不讓他再當幹部了。我正加緊做她倆的思想工作。」

「這個世上真不公平，正直的人成了打擊對象，奸詐作惡的人卻逍遙法外！」陳曉乾嘆著氣說。

「你是指林全貴？」

陳曉乾點了點頭。周松也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

「要發動群眾起來造這些土皇帝的反，看來是難過登天！要全面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才有希望。這一代人不成了。」陳曉乾又嘆了一口氣。「關鍵在於領導，上樑不正下樑歪！」

周松默然不語。

「我想跟你談談謝自香的事。」陳曉乾忽然說。「上次我跟你提過，她是個極好的姑娘：相貌好，勞動好，性情好，學識好。這樣的一個姑娘，一輩子困在這裡受苦受難，我覺得很可惜。我正想辦法幫她。」

「一個地主的女兒，你能怎麼幫呢？」

「在外面給她找一戶人家。」他說。「如果誰娶了她，一定會很幸福的。」

「你也可以要她呀。」周松想了想，然後說：「當然工作隊員是不准談戀愛的，但回去以後，就可以發展感情了。」

「我已經有了未婚妻呀！」陳曉乾答道。「你呢？」

「我？」周松有點靦腆地說，「她那樣有文才的姑娘，會喜歡我這個大老粗嗎？」

「怎麼不會呢？」他要說服他，「據我所知，她只是要離開這裡，找一個對她真正好的丈夫……」

「我四十二歲了，又死了老婆，留下兩個孩子。」

「她不會嫌棄的，」他說，「我倒認爲，你那樣的情況，更應該找一個這樣的女子爲妻，好照顧你的孩子。她一定會有這種愛心的。」

他似乎有點心動。

「現在的問題是，你不可能帶她到省城去住，這樣她仍然不能離開這裡。」陳曉乾說。「另外，不知道她會不會影響你的政治前途？」

「這些問題都好說。我老家在市郊區的農村，離我們工廠只有二十多華里，騎自行車天天都可以回家。如果我討了她，戶口從農村遷往農村是不成問題的，即使不要戶籍也可以。」他說。「至於政治前途問題，當然是有影響的，好在我歷來不想當官。這次要我參加兩期『社教』鍛煉，回去升爲車間主任。我正想不當，那就沒有影響了。」

「這一點你仍然須要認真考慮。」

「沒有甚麼好考慮的，況且她只是個二十出頭的地主女兒罷了。」他斷然地說。「我怕她不願意。」

「包在我身上好了。」陳曉乾很有把握地說。「你現在不妨找些機會接觸她，這個我會安排。等到『社教』結束我們回家去後，就可以正式進行了。」

「那就拜托你了。」他感謝地說。

「這是我應該做的。」他感到十分高興。

第七章 大網垂天

(一九六五年四月中旬)

(一)

晚上由馬成寬主持召開全隊社員大會。他說：

「春插之後，我們又要把重心放在四清運動上了。現在這個階段是整個運動的關鍵時刻。明天就要到公社去開千人大會。生產隊幹部有兩個任務，首先是要徹底交待自己的四不清問題，尤其在經濟方面的問題。另外還要揭發公社、大隊幹部的問題。這也是生產隊幹部戴罪立功的好機會。我們今晚開這個全體社員大會，就是要隊裡的三個幹部認真交待自己的問題。在這裡交待，就可免於到公社去挨批鬥，這樣到了公社後，只要老實退賠就可以過關了。」

接著他要三名幹部交待問題。

謝利立刻喝叫起來：「謝十二，你這個新生資產階級分子聽著，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六三年貪污了五百元，我一直沒有揭發你，等你坦白交待，你卻拖到如今！現在是你的最後機會了！」

謝基接著喝道：「快站出來交待問題！」

謝十二站了出來，但他卻沒有說話。

「你要老實交待，廣大社員是會原諒你的，」馬成寬說，「退賠時，社員也是會實事求是，合情合理的，只要你交待和檢討得好，可以在保證你家裡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分期分批退賠，實在有困難的，經社員諒解同意，也可減、緩、免。」

陳曉乾知道，馬成寬是在交待中央的政策。

謝根和謝標同聲吼叫：「還不快交待！」

但其他人都悶不做聲。

「我已經交待過了，我沒有甚麼新的問題要交待。」謝十二並不畏懼。

「那五百元的問題呢？」謝利質問他。

「那是沒有根據的。」他答道。

「他媽的！你還頑固抵賴？」謝利衝前去，要用手按他的頭。陳曉乾及時攔住了。

張炳光在旁邊問道：「你還有別的甚麼要交待嗎？」

「沒有了。」

「不能放過他！」謝利叫道，然後指著他的鼻子罵道：「你當隊長幾年，要盡了威風，貪污了隊裡多少錢，你心中有數，群眾是不會放過你的！」

忽然有一個頭髮斑白的老太婆在人叢中站了起來，破口大罵：「你們平時損人利己的事樣樣都做，野馬副業、投機倒把、出工不出力、只往自己的自留地下功夫，群眾看不過眼，要隊幹管你們，現在你們就乘機報復！」

陳曉乾抬頭一看，原來是隊長的媽媽。

「你別轉移目標！你想要工作隊整群眾嗎？」謝利冷笑了一聲。「《二十三條》講得明明白白，這次運動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兒子就是那種人！」

「我是擺事實、講道理！我們可以讓全體社員評評理！」老太婆毫不示弱，「看你是好人，還是我十二是好人？」

「打倒謝十二！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謝利突然高呼，但卻沒有人附和。

陳曉乾示意宋麗娥到老太婆身邊，跟她說了幾句話，她就悻悻地退場，回家去了。

謝友芳說：「如果還有其他未交待的問題，你就趕快交待吧！」

「我的確是沒有了，要我怎麼交待呢？」謝十二苦著臉說。

「好，明天到了公社，你就知道厲害！」謝利用威嚇的口吻說。

謝基又指著謝玩芳說：「會計，現在輪到你，我們查過帳，這幾年的帳有白條三十二張，共值一千二百多元。白條是不能作準的。你捏造帳目，是不是？」

「那三十二張白條，都是可以去查對的，我沒有貪污過一分錢！」謝玩芳大概看見謝十二之母反駁時，社員們表示了同情，所以聲音也挺堅定的。

「我們已派人調查過了，多數白條是沒有人承認的，」謝基說，「你還有甚麼好說的？」

陳曉乾知道，經過馬成寬和張炳光多次外出調查，絕大多數白條是有人認頭的，是正確無誤的。謝基現在那麼說，他當然不好糾正他。

「快交待！」謝利又吼叫起來。「我們社員一天的工分值才六角多，你一個人就私吞了一千多元，等於八個強勞動力一年的收入！你和舊社會的地主有甚麼不同！」

「不許你這樣污蔑我兒子！」又是一個憤怒的聲音，從人叢中爆發出來，只見會計媽媽把懷裡的孩子交給旁邊的一個大嬸，一邊扣著鈕扣，一邊站了起來。「我們生產隊在三年困難時期不必說，就是六三、六四兩年，也收入有限，我們隊哪有那麼多的金錢給人貪污？你是睜著眼睛說瞎話！」

「你當然是幫著你的兒子了！」謝利說，「你也得到好處，怎會老實呢！」

「你別含血噴人！」會計媽媽的聲音有點嘶啞了。「你在這裡亂吠亂咬，全隊社員都心知肚明！看你將來有甚麼好下場！」

宋麗娥上前把她拉開，勸說她回家。

「我們隊對你們這些四不清幹部太客氣了，」謝利指著謝玩芳的妻子說，「所以你們就頑固抵賴，避重就輕！在別的隊，你們的日子才沒有這麼好過呢！」

他這些話，竟間接批評陳曉乾和馬成寬。但陳曉乾和馬成寬也不好說些甚麼。據陳曉乾所知，其他生產隊的工作隊利用勇敢分子有逼供信的情況，對一般不積極鬥隊幹的社員也不太客氣，所以鬥爭的火藥味很濃。上村生產隊可能是最和平的。

「黨的政策是擺事實、講道理嘛！」謝玩芳也大聲地說。「那三十二張白條，我可以和工作隊的同志一起去找當事人的。如果作弊，你槍斃我好了！」

「你有幾條命給槍斃！」謝利冷笑了一聲。「我看你們這批四不清幹部，是不見棺材不流淚的！明天到了公社，我看就不會這麼口硬了！」

「我怕甚麼！」謝玩芳反唇相譏，「黨的政策是不冤枉一個好人，不放過一個壞人的！」

陳曉乾知道，在他的「縱容」下，這個隊的幹部是比較「囂張」的。

這時馬成寬走過來，低聲地對陳曉乾說：「這樣下去，是沒有甚麼結果的。為了應付明天到公社集中，不如造了些氣氛就收場算了，」

陳曉乾點頭同意了。

於是馬成寬就作總結發言。

(二)

春插過後，上村生產隊全隊除了兩戶暴發戶謝標、謝本，兩戶中農謝根、謝基，一戶富裕中農謝利以及兩戶地富之外，全部農戶都已基本斷糧。照往年的做法，是趁農閒搞些副業，例如打柴到鎮上或縣城去賣，或到獨龍山採野生蘑菇，挖野生山筍，或採野蜂蜜，等等。今年搞四清，並不太鼓勵農民這樣做，由工作隊到縣裡弄了一些救濟糧來應急，但也不太夠，社員每天只能吃兩頓稀飯。幹部和社員代表到公社開會，要自帶糧食，除謝利和謝基那兩戶勇敢分子之外，都有些困難。四清工作隊從公社糧倉弄來一些賒銷糧，分給到公社開會以及有特別困難的社員，夏收後歸還。

上村生產隊到公社參加「大四清」的，有貧協正副主席張炳光、宋麗娥、謝俊，以及謝基、謝利，加上三個隊幹，共八人，他們要自帶被鋪、糧食和鹹豆醬。陳曉乾和馬成寬也要自帶被鋪，他們的伙食則由公社工作團統一安排。

他們早上八時到公社「社教」運動辦公室報到。其他各大隊、生產隊人員也陸續到達。

陳曉乾在「社教」辦公室遇見周麗蓮。當周麗蓮看到他時，春風滿面地和他打招呼：「你們辛苦了！」

「沒甚麼，搞四清當然是要吃苦的了。」陳曉乾淡淡地說，他當然完全沒有羨慕她的意思，心中只是爲高雲漢抱不平。

「你有一封從廣州寄到學校轉來的信，還有一封信是從彩虹寄來的。」她從背袋裡把信拿出來，交給他。

他接過信，隨即要離去，他覺得和她沒有甚麼共同語言。

「搞完『大四清』之後，我們系的師生集中一天，整頓一下。」她對他說。「你告訴你班的全體同學吧！」

陳曉乾想：你自己都搞出那見不得光的醜事來，有甚麼資格整頓別人？但他又想，她既然是共產黨員，不管她的靈魂多麼骯髒，只要一天還未暴露，她就還有資格整頓別人。

大會定於九時正在公社初中操場舉行。

陳曉乾趁著還有大半個鐘頭的時間，找了個僻靜的地方，拆開信來看。

他先看蘇厚永的信：

來信收悉。

你說你注定要跟農村打交道，以補你自小生長在資本主義大城市的缺陷。我倒覺得這是你的幸運。要了解中國，要了解中華民族，就首先必須了解中國的農民，而要了解他們，就非較長期跟他們接觸不可。我們知識分子，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像你那樣有機會同農民長期三同的。這並不是風涼話。我希望將來自己也有那樣的機會。

不必從你來信的描述中，只從想像中也可以知道當今中國的農村多麼窮困。如果我國農業底子稍微好一點的話，就不會有前幾年遭遇的經濟困難了。你認爲這是社會主義集體化急進政策造成的，並說從農村公社化初期和現在相比較中，也可以看出這個毛病來。我是相信你的觀察的。這種缺陷是否可以通過主觀努力加以逐步解決呢？例如目前在全國分期分批開展的「社教(四清)」運動：通過對幹部從政治、經濟、組織、思想的清理，使廣大基層幹部和群眾的思想覺悟大大提高一步，從而克服你所說的「平均主義」所產生的消極面呢？我認爲，毛主席發動規模如此宏大的「社教」運動，是有那樣的目的的。當然也不能否認你所提到的那個目的：針對在三年困難時期所出現的右傾路線，而這條路線，在當時條件下，毛主席出於策略，也曾經容忍過。

你又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點，似乎不容易在實踐中真正做到，因爲這次運動是從上而下，即從上級黨內當權派一級一級向下領導進行的。因此，要能真正觸動到在路線上有影響力的當權派談何容易，只能搞到那些最基層的，即那些無關大局的生產隊幹部。這的確是一個矛盾。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擁有三千萬黨員的執政黨，不搞從上到下的政治運動，難道可以搞從下而上的政治運動嗎？你所指的其實是中層領導幹部，他們可以很容易避開鬥爭的矛頭。那些對路線有影響力的中央一級領導人，對他們進行路線鬥爭，我們黨歷來是用傳統的方法加以解決的，即黨內鬥爭的方法。解放後對付高饒反黨集團和彭德懷的反黨活動便是如此。這次四清，通過上層的黨內鬥爭，搞出了幾個省委的問題，如安徽、青海、貴州、甘肅等。現在的問題是中層幹部。

你對生產隊幹部表示很大的同情。我相信你所說的是真實的：生產隊幹部在如此

窮困的農村中，的確是沒有多少油水可撈的。除了個別人同上級壞人有勾結的之外，認真說起來，他們最大公無私，對於那些埋頭搞自留地、搞私人副業、搞投機倒把，對個人有好處的事，都沒有他們的份。平時的隊長工作、會計工作、保管和記工分工作，都是義務性質的，只有在特定情況下要專門騰出半天以上的時間做集體的工作時，才有誤工補貼，但這也只是補貼一個勞動力在這段時間內勞動所得的工分。現在把矛頭指向他們，你認為太不公平，廣大社員群眾也認為不公平。你認為應把矛頭指向中層幹部，或至少指向基層幹部中較有實權的那些幹部，例如公社和大隊幹部。你還說，工作隊批評你思想右傾。

我覺得，你們的工作隊是在一種錯誤的思想指導下進行四清運動的。這恐怕是建國以來多次運動的後遺症：寧「左」勿右，尤其在運動初期。一向認為，「左」是思想認識問題，右是階級立場問題。在這方面，毛主席有過指示：「有的地方只有十八戶，沒有一個虱子，一定要捉虱子？」並明確指出：「四清是清幹部，清少數人。有不清者，清之，無不清者，不清。也有清的吧！身上沒有虱子，一定要找出虱子來？」我奇怪為甚麼下面的幹部對毛主席的指示硬是不執行。原因自然是寧「左」勿右的思想在作怪。此外，還有中國人「寧殺錯，勿放過」的一貫思想影響著人們。這樣就不必做深入細緻的調查驗證工作，並保證不會犯右傾或立場不穩的錯誤。

我們很久沒有通信了。你下鄉前，我收過你一封信，那時我妻子剛生了個女兒，所以十分忙碌，未能及時回信給你。你那封信談了你的感情問題。算起來，我們今年都三十歲了，到了而立之年。你在感情上虛度了近十年的歲月，的確令人同情。你提到，不應對你們這類人實行這種有進沒出的政策。據我所知，中央似乎沒有明確規定港澳回來的人不許出去。只因公安部門對港澳地區有很大的戒心，所以通常是不批准返回港澳的。你的問題就更是如此。

你未婚妻的提議是不無道理的。你從香港回來，轉眼又過了十一個年頭。人生有幾個十年呢？再過十年也很快會成為事實，到時你四十出頭，青春不再了！我猜她是為了你。對她來說，即對於一個上了三十歲的女學者，她是不會有痴男怨女的那種怨艾的，她會更加埋頭於學術研究。歷史上不是有很多偉大的科學家、學者遠離愛情，把一生貢獻給科學的嗎？她明白你和她不同，你遠不是個科學家，你是個感情既豐富又脆弱的文人。在你目前孑然一身的情況下，的確是需要一個溫柔體貼的女性陪伴你的 — 她不僅會給你帶來愛情，還會給你帶來你同樣極之需要的家庭溫暖。只有張冠英才能給你同時帶來這二者。我認為，你不要猶豫了。四清至少還要搞三四年，搞完之後，又不知道還有甚麼政治運動跟著來。在可見的十年之內，你是不可能離開祖國的。在這期間，即使你的未婚妻有機會回來一次，你能不顧後果地跟她結婚嗎？結婚之後，恐怕你們會痛苦多於快樂，遠遠不如你討了張冠英為妻使你倆來得輕鬆些。

他一口氣讀完蘇厚永的信之後，又看張冠英的信。

親愛的哥：

我們上次分別後，至今又過了一年。

你到鄉下搞四清也已經有一個多月了。生活上已經適應了嗎？可惜你不是來我們彩虹搞四清，不然我就可以好好服侍你，弄些好東西給你吃。現在我家的生活算過得去了。媽媽五十歲了，雖然身體弱了些，還參加勞動。看到她身體還可以，我不期然又想到了你。我親愛的哥：如果當年沒有你的幫助，她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我也可能不久就會隨她而離開人間。哥：當我想到你現在正在貧窮的鄉下受苦，我心疼極了，我恨不得代替你去吃苦。

你談到那個叫謝自香的地主女兒，又提到被上面強姦的貧農之妻地主婆。你自己的煩惱已夠多了，心裡老是惦念著遠隔重洋的未婚妻，政治上受到懷疑不能回去，如今又在那麼艱苦的地方和一個孤兒三同，你還那麼關心別人，你真是我的好哥哥！

我知道你對那個地主婆並不是關心，而是不平。你不願意見到壞人當道，但是你又似乎無能為力。哥：我勸你還是不要過多地介入政治。你不合適，即如我知道自己不合適一樣，何況你有「特嫌」底子，搞得不好，是會吃大虧的。我求求你，哥，算了，我並不是甘心看到壞人當道，我只是十分擔心你。你知道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嗎？ — 和我媽媽一樣！

至於謝自香，她的確是個文武全才的人。我佩服她。要是我像她那麼能幹就好了，你若有那樣的妹妹，面上多光彩，不像現在我這樣，傻裡傻氣，甚麼也不懂。但可惜，她是個地主女兒。你雖然有無限同情、無限關心、無限欣賞，到底是一時的意念，終究是毫無辦法的，只會使你對世間抱有多一分的不滿。我相信，在我國廣大農村中，即使沒有幾個人像她那樣文武雙全，但像她那樣命運的人是多不勝數的。這是另一類悲劇性人物，和金鳳那樣的悲劇性人物雖然有本質上的不同，但同樣是令人鼻酸的。我應該感到自己很幸福了。

哥：我們相識至今已經有七年了。這七年是我們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期。因此我十分珍惜，因為我知道，人的一生中，並不是有很多這樣的七年的。認識你時，我是個少不更事、無憂無慮的少女，但現在已經二十五歲了 — 在我們鄉下，和我這個年齡的女子，已是有了幾個孩子的媽媽了。她們已經進入了憂柴憂米的人生階段。而我呢？我早上起床照鏡時，發現我臉部開始有了風霜的痕跡。我儘管還能保持少女的心態和精神狀態，但畢竟歲月無情，再過幾年就要進入中年了。哥：我說這番話並不是要向你傾訴些甚麼，我只是從我自己聯想到你。雖然男人的青春期比女人長，但也有個盡頭之日。俗語說：男人三十一枝花，但過後就是花枝凋謝的時候了。歲月對男人來說同樣是無情的。想到這裡，我總為你擔憂，你到底是不是仍有希望呢？如果一輩子困在這裡，怎麼辦呢？難道你要一輩子孤伶伶一個人過活嗎？

有時我會發傻想：你們大學的知識分子如果可以請我們農村的人到城裡當褓姆，我一定會去當你忠心的僕人，服侍你直到你我都成了白髮蒼蒼的老人。哥：你是不是認為我這是天真幼稚呢？我倒希望我在你心目中永遠是當年的那個形象。

本來我有許多話要對你講，因你工作太忙，又有太多事情要想，所以就寫到這裡吧！你回到學校以後，我會來看你的。媽叫我代她向你問好。

讀完這兩封信，陳曉乾感到十分親切。畢竟他還有十分關心他的朋友，尤其是張冠英，她簡直把他當作精神上的愛侶了。四清後，他會很好地考慮他和她之間的問題。但當前，他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即將開始的「大四清」上。

(三)

全體大會準時在九時正開始。公社初中操場只有五個籃球場大小，遠遠不能容納全體與會者。很多人要蹲在操場周圍的土崗坡上。

先由工作團團長趙國安作動員報告。他說：

同志們！

我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春節後開始，到現在差不多有兩個月了，即一期「社教」五個月的五分之二的時間。經過全體工作隊員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發動工作，廣大貧下中農、社員群眾基本上發動起來了，湧現出了一大批積極分子，各生產隊

都成立了貧協。揭發出大量各級幹部的四不清行爲。通過進行以清經濟爲中心的「小四清」，四不清幹部的罪行已經掌握在工作隊和廣大貧下中農手中。運動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時機已經成熟，是進行「大四清」的時候了。

在廣大幹部中，多數是積極參加運動的，他們主動洗手洗澡，輕裝上陣。有些犯了較嚴重錯誤的幹部，在群眾的熱情幫助下，也能老實交待問題，並準備退賠。但是也有少數幹部，頑固抵賴，避重就輕，不老實交待問題，千方百計企圖蒙混過關。我們要警告這一小撮頑固分子：黨和人民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你們的時日無多了！

現在，大家集中到公社來，是要打一場殲滅戰，打百團大戰！戰場已逐步收緊，想蒙混過關是不可能了！只有坦白交待，低頭認罪，積極退賠，以取得廣大社員群眾的諒解，才是正路一條、生路一條！

四天「大四清」的安排如下：

今天下午和晚上，對照上午的案例和本生產隊、生產大隊、公社的具體情況，學習有關文件，提高認識，提高思想。明天上、下午，各級幹部交待問題，進行退賠，爭取火線解放。晚上安排談心活動。後天上午，開全體大會，由表現好的幹部作示範發言。下午攻難關，集中全公社的火力，攻頑固堡壘。晚上談心活動。大後天上午作總結報告。下午討論學習總結報告，到四時結束，然後各自返回自己的生產隊、生產大隊和有關單位。

趙團長講話完畢，副團長尹遠茂走出講台，宣佈說：「現在由沙頭大隊會計張金水交待問題！」

跟著一個穿著頗爲破舊的矮個子男人低著頭走出來。他年約三十，頭髮和鬍子都很長，面色憔悴。走到台前站定後，他拿出發言稿，對著話筒，用十分沙啞的聲音說：

「首長、同志們、社員代表們！

「我現在向大家坦白交待我這幾年犯下的四不清罪行，希望得到大家的諒解。一九六三年春節，我剛剛當上大隊會計。當時我們大隊養豬場有一頭母豬產下十二隻豬崽，但我只報了十隻。後來賣出後，我從中貪污了六十元。一九六三年五月節，我利用我管大隊酒廠的職權，私自拿了一桶酒回家，價值十五元。一九六四年冬季，大隊參加公社的山塘水利工程，我們大隊去了五十三個勞動力，我管理伙食，貪污了三百一十二斤糧票，以當時自由市場價格計算，爲二百元零六角。另外我管大隊木薯酒廠以來，經常拿一些酒糟回家餵豬，並零星拿過一些乾木薯片回家吃。多吃多佔方面，我經常拿大隊養豬場的肥料施放在自己的自留地上。大隊飼料地上種的紅薯，有時也拿幾隻回家吃，也曾多次採摘紅薯苗回家做菜。總計我在大隊工作兩年中，貪污的財物折價爲二百八十一元。我出生在一個世代爲地主打長工的僱農家庭，解放時才十四歲。黨和人民送我上小學、中學。我學到了文化，卻沒有好好地爲人民服務，而是貪污了勞動人民的血汗錢，這是地主、資產階級的醜惡行爲。我是黨一手培養出來的人，現在犯了嚴重的錯誤，感到十分痛心和無面目見人。我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

說到這裡，他抱頭大哭起來。哭了一會後，他繼續說：

「初時我有很大的顧慮，怕坐牢，怕戴帽子，所以不願交待。後來在工作隊的反覆耐心教育下，在貧下中農的幫助下，經過憶苦思甜，提高了思想覺悟，認識到自己忘了本，知道了自己犯了嚴重錯誤，就必須以實際行動來改過，才能得到廣大貧下中農的諒解，重新做人。工作隊的同志對我說：『徹底改正錯誤的具體行動是積極退賠，只有退賠好了，一點便宜都沒佔上，才會斷絕以後重犯的根子。』現在我把我家存在銀行的一百二十元全部取了出來退賠！」

他從口袋裡拿出一疊鈔票來，放在桌子上。

「另外的一百六十一元，待我今年秋後賣了家中的那頭豬，就全部清還。我對黨、對人民犯了大罪，現在已經知錯了，我甘願受黨和人民對我作出的任何處分！」

他低著頭走下台以後，尹遠茂副團長再出來講話：

「剛才張金水向大會交待了自己的罪行。據工作隊所掌握的材料來看，大的問題他已交待了，認識錯誤的態度也是誠懇的，並以實際行動積極退賠。工作團經過研究，現在宣佈解放他。至於退賠方面，黨的政策是合情合理的。舉例來說：他貪污的木薯酒、糧票、豬崽，按當時市價是二百八十一元，但現在的市值是二百元，也就是說，現在拿二百元，就可以買回上述物品退賠給大隊了。所以我們落實要他只退賠二百元。他剛才交出來的一百二十元，先由大隊工作隊收了，寫回收據給他。

「同志們！張金水在過去兩年中所犯的錯誤是十分嚴重的。在黨的政策感召下，他認識了錯誤，比較徹底地交待了問題，退賠態度良好，這就給了各級幹部一個榜樣。他的定案體現了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一貫政策。你們不管犯了多大的罪，只要坦白交待，積極退賠，就可以得到黨和人民的諒解，從寬處理，否則就從嚴懲處！」

他停了下來，尖銳的眼光向會場一掃，然後嚴厲地叫道：「現在，把公社百貨商店原經理胡佐才押上台來！」

只見在講台左側有兩個青年職工，連推帶拉地把一個城鎮幹部模樣、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押到台前。這時，只聽見一個尖銳的女性聲音在帶頭高叫口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胡佐才頑固抵賴，只有死路一條！」

陳曉乾抬頭一看，原來是周麗蓮。她坐在主席台上最邊一個坐位上。他感到有點噁心。

氣氛突然緊張起來。

接著，一個工作隊員走上講台，喝令他：「胡佐才，剛才坦白從寬的案例你看到了吧？如今再給你一個機會，如果仍然耍手段，避重就輕，拒不交待自己的問題，你就只有死路一條！我們已經掌握了你大量的罪證，你即使不交待，也可以定你的案，到時就罪加一等，後悔莫及了！」他稍為用力地推了推他的背部，高聲喝道：「胡佐才，立刻向大家交待你的罪行！」

那兩名職工，也同聲高喊：「快！交待！」

「我現在向黨和群眾交待自己的問題：一九六二年春節，縣糧食局分配給我公司職工每人一斤麵粉，我從中多報了三斤……」

「住嘴！」那個工作隊員大聲打斷了他的話，「這些雞毛蒜皮的東西，不必在這裡交待了！要交待大的！」

他不再說話了。

「你拒不交待嗎？」其中一個職工轉身向著他，一隻手掌已經按在他的頭頂上。

「我……」他哭喪著臉說，「在困難時期，大約是在一九六零年冬天，我曾經將商店裡最後賣剩的二十五斤黃糖，自己全部買了回家……」

「拍！」另一個職工往他下三路掃了一腳，他差點兒趴在地上。「你這頑固的傢伙，我們多次告訴你，要重點交待六二年以後的罪行，你就是在這裡耍花招！」

「我……我……」他站定後，苦著臉說，「我在六二年以後都是些多吃多佔問題，並沒有犯過甚麼大的錯誤。」

「好，我就揭發你一條！」左邊那個職工神氣十足地說，「一九六二年四月清明節時，公社中學師生去拜掃烈士陵墓，向公司買了縫旗子的布料和其他食品、用品共八十二元，是該校老師親自把錢交給你的，你入帳了嗎？」

「我沒有印象。」他仍然面無表情地說。

「請中學的體育教師張申華出來作證！」

在人群中走出一個三十出頭的人來。他走到台上，大聲地說：「我記得很清楚，那是

一九六二年四月五日，當時是上午，百貨商店剛開門不久，只有胡佐才一個人在櫃台上。我買了東西付了錢之後，叫他寫回一張發票給我回學校報銷。但他說會計小趙還未上班，拿不到發票，就給我寫了一張白條。」他拿出一張白條，在他面前揚了揚。

「如果是這樣，我一定會在事後叫小趙入帳的。」他分辯說。

「你沒有叫我入這筆帳，」講台下面最前排有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女子站了起來，說道，「你也沒有把這筆錢交給我。這次『社教』，經三方面查帳，也沒有查出這筆帳來。」說完她再坐了下來。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不許胡佐才頑固抵賴！」周麗蓮又帶頭高呼口號。

「他媽的！」左邊那個職工把他的頭按往地上。他用腰力頂住，卻不提防被右邊那個職工向他的腳後掃了一腳，他就四腳朝天往後跌倒。

「貪污分子胡佐才頑固抵賴，只有死路一條！」又響起了一陣口號聲。

那工作隊員輕輕撥開左右兩人，一手叉腰喝道:「站起來，不要裝死！老實交待問題！」

「我可能一時工作忙，忘記了入帳，」他慢慢爬了起來之後，狼狽地說，「那八十二元算是我貪污了。」

「怎麼算是！」兩個職工同聲說，「你明明有意貪污！現在認罪不好，記你一筆帳！」

「繼續交待！」那工作隊員喝道。

「一九六三年春節，」他結結巴巴地說，「我們商店進了一批鋁桶，進價是每隻七元五角，我買了二隻，全部轉賣給我的親友，每隻賣十元，共貪污了七元五角。」

「交待大的！」工作隊員叫道，「你這一條是早已定了案的！」

「去年冬天，我們把商店養的那隻大黑狗宰了，我分雙份……」

「拍！」是一記重重的耳光，把他打得昏頭轉向，差點兒站腳不穩，「你又在避重就輕，要花招！」左邊那個職工罵道。

「我我……」他用左手摸著左臉頰，「其實，我已經竹筒倒豆子，通通交待了。」

「你抵賴！」另一個職工說，「你清明節貪污的八十二元，經我們多方啓發，你都裝聾扮啞，今天受到群眾的壓力，才勉強承認。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的喲！」

那工作隊員說:「自己交待的算是坦白，到今時今日交待的，仍算是坦白，如要揭發才承認的，就不算是坦白交待，是要從嚴處理的！聽清楚了沒有？」

他點了點頭。

「你拒不交待我們不著急，反正我們掌握了充分的證據，」一個職工說，「現在只是爲了挽救你，才花這麼多的時間和你磨嘴皮！就看你是不是不想自絕於黨和人民了！」

「快交待！」台下許多人吼叫起來。

「我……」他用絕望的眼光橫掃一下人群，然後用力咬了咬下唇，說道:「我想起來的都交待了。」

「好，我來揭發你一條！」另一個職工說。「一九六三年，我們商店下鄉收購龍鬚草轉賣給外貿單位，用作編織出口龍鬚草蓆。我們當時的收購價甲級每擔十五元，乙級十二元。總共五批，甲級五十擔，乙級三十擔。但你竟把乙級三十擔都算爲甲級出帳，共貪污了九十元！」

「你承不承認？」群眾大聲質問。

「那……那……」他有點不知所措起來，「我我想起來了，那是因爲我覺得那批乙級的質量不錯，就把它當作甲級賣給外貿單位。他們也照收了。所以在出帳時也就順手寫成甲級的收購價了。」

「怎會順手得那麼兒戲的？」那職工罵道，「爲甚麼多出來的錢，又入了你的口袋呢？」

「我……我不是存心這樣的，」他分辯說，「只怪我這個人辦事糊塗，袋裡的錢往往是公私不分的。」

「你那是詭辯！」一個職工從前排人叢中跳了出來。「你每月的工資才四十五元，袋裡一下子多出了九十元，竟說是公私不分！你的確是頑抗到底了！」說完，他舉起手掌，把它壓在他的頭頂，用力按了兩下。「你利用職權，貪污國家的錢財，還百般爲自己開脫，你真的是他媽的！」說完，又用腳踢了他兩下，才悻悻地離開。

這樣鬥了他一個多小時。他被群眾輪番按頭頂、踢屁股、推倒跪在地上、扭耳朵、搞噴氣式飛機等等，折騰到後來，竟趴在地上爬不起身，但他仍不主動交待問題。在退賠問題上，他說群眾揭發他的那些問題他沒有甚麼印象，他要回去後好好想過，才能落實。

最後那工作隊員宣佈：「鬥爭胡佐才暫告一段落，回去後由專案組繼續審查。根據今天一些群眾初步證據確鑿的揭發，在過去幾年，胡佐才貪污國家財產共七百多元，已構成了貪污罪。按照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一貫政策，如果他能主動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退賠態度端正，就可以不以貪污犯論處。但據他今天在大會上的表現，他是鐵下一條心對抗黨、對抗人民的了，現經公社『社教』工作團批准，把胡佐才定爲『新生資產階級分子』，暫時交群眾監督管制，以後把問題進一步落實後，才決定是否追究刑事責任。現在把他押下去！」

那兩個職工就把胡佐才又推又按，押了下去。那工作隊員也退了下去。

尹副團長即時宣佈：「今天的大會到此結束，各大隊和公社直屬單位下午開始開坦白交待會。公社、大隊、生產隊各級幹部要認真吸取胡佐才的教訓，好好考慮自己的前途。戴上新資產階級分子的帽子就不妙了！」

陳曉乾覺得他的話很刺耳。按照工作隊守則規定，工作隊員之間、工作隊員和群眾之間，是絕對嚴禁談戀愛的，更不用說通姦了，一經發現，不單要開除出工作隊，往往還要開除工籍。但尹遠茂作爲工作團副團長，有婦之夫，竟和周麗蓮亂搞男女關係，「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的帽子他倒很適合。

散會後，社員代表和幹部以大隊爲單位開飯，鎮上的幹部集中吃飯，而工作隊員一律到公社機關食堂用膳。

在食堂裡，陳曉乾碰見盧大龍、鄺祖昌、李寶山、朱錦培和吳棟材等幾位教師，唯獨沒有看到周麗蓮。

幾個人聚在一起，一邊吃飯，一邊閒聊了起來。

「爲甚麼周老師不同我們一起吃飯？」陳曉乾問道。

「她和工作團領導吃小灶！」盧大龍說。

「她接近領導，最好能給我們通通情報。」李寶山說。「我們有很多問題搞不清楚啊！」

「通情報有甚麼用？」鄺祖昌說，「很多事都不是按照《二十三條》辦的。」

「是呀，」陳曉乾說，「好像我們上村生產隊，幹部明明沒有貪污，我們如實匯報了，竟說我們是右傾！毛主席說過：沒有虱子，硬要抓嗎？我就不相信他們沒有看過毛主席的這個指示。」

李寶山奇怪地問：「我們隊的問題也和你們隊的一樣，我正爲這件事煩惱呢！但是，爲甚麼我們沒有傳達毛主席這個指示？」

盧大龍說：「這是黨內文件。」

「陳老師不是黨員……」李寶山看著他。

「這是每人體會的問題。」盧大龍說。「我勸老師們還是小心行事。這次『大四清』，中間會穿插練兵會，專門整那些被認爲有右傾思想的人。至少，我們不能同領導對著幹。」

(四)

工作隊員和幹部、社員代表分散住在鎮上居民家，開會則以大隊爲單位，自己找地方，

有些是較大的房間，有些是簡陋工廠，或墟場、公社直屬單位內等等。

下午開鬥爭會，則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江文瑛命令，上村生產隊的鬥爭會由馬成寬主持，陳曉乾當參謀、作協助。陳曉乾體會：這可能是江文瑛關照他的做法。

先鬥爭隊長謝十二。其實這種逼供的鬥爭會，在生產隊社員大會上已進行過多次。現在所不同的是，大會有緊張的懾人氣氛，和可以放手動武 — 陳曉乾明白了為甚麼強調勇敢分子參加。沒有勇敢分子的鬥爭精神，鬥爭的火藥味肯定沒有那麼濃。

馬成寬宣佈要謝十二徹底坦白交待問題後，謝利和謝基就如狼似虎地把他推出來，要他站到中間，喝令他老實交待，否則就會得到胡佐才同樣的下場。

謝十二站定以後，似乎並不害怕，他說：「我在生產隊多次交待中，已經把所有的問題都交待清楚了。」

「拍！」謝利重重地打了他一個耳光，並一隻手緊緊抓住他胸部的衣服，「你真是頑固透頂，見了棺材也不流淚！」

馬成寬輕輕拉開謝利，對謝十二說：「上午的大會已經給你們四不清幹部指出了兩條路，一條是從寬發落，像張金水那樣，回到人民的隊伍這邊來；另一條是戴上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的帽子，劃入四類分子隊伍中，連後代也受連累！」

「你到底想走哪一條路？」陳曉乾懶洋洋地插了一句。

「我當然是要走從寬的道路……」

謝基立即打斷了他的話：「那麼，為甚麼還不竹筒倒豆子？」

「我的確已經徹底交待了嘛！」

「你真的是想戴帽子了？」謝基舉起手掌，往謝十二頭頂按下去。謝十二抬起頭來，閃避了一下。謝基勃然大怒，提起一隻腳往他腳部掃去，他應聲倒地。謝利還不放過他，提著他的領子，把他從地上拉起來，一邊叫道：「你不要裝死！」他舉起手，往他背上打去。馬成寬立刻輕輕地攔住他，低聲說：「讓他交待！」

這時，陳曉乾發覺，林隊長一直在旁邊觀察。他走過來，把馬成寬和陳曉乾叫到一邊，嚴肅地說：「你們就放手讓群眾自己搞嘛！」

馬成寬點了點頭，表示接受命令。陳曉乾則沒有做聲。林隊長說完後，又走到別的生產隊去了。陳曉乾奇怪為甚麼不鬥爭大隊幹部？

鬥爭繼續進行。謝利和謝基越鬥越起勁。馬成寬對於亂鬥一氣的場面似乎有點不高興，但也表現得無能為力。

各生產隊的鬥爭會逐漸轉移到戶外。謝利和謝基二人也抓著謝十二來到露天的地方。

陳曉乾環顧前後左右各生產隊的鬥爭情況，赫然發現這批四不清幹部，陷入了重重包圍之中。嘶喝聲、咒罵聲和痛叫聲，此起彼伏，真是一場驚心動魄的「人民戰爭」。每個被鬥的幹部，都低頭站著，與公審大會的犯人無異。

陳曉乾忽然想：過去十多年來，共產黨、毛主席正是依靠這批貧下中農出身的骨幹分子，大搞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大躍進。然而，如今他們個個都變成了階下囚。

然而，他突然意識到，並不是每個幹部都毫無例外地成為階下囚的，有少數應該成為階下囚的人，卻逍遙自在。他遙遙看見紅星大隊工作隊長林維成和指導員張裕祥以及兩名工作隊員，正圍坐在公路邊的一排樹蔭下，大隊黨支書林全貴、會計楊財和文書陳烈坐在他們對面的椅子上，彷彿是在促膝談心。

鬥爭完隊長謝十二又鬥爭會計謝玩芳，鬥完謝玩芳又鬥保管員謝樹芳。雖然鬥爭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而且從整個「戰場」上來說，是十分慘烈的，但上村生產隊卻沒有鬥出半點新東西來。

到了六時，林隊長宣佈鬥爭暫告一段落。然後他召集全大隊工作隊員進屋裡開會。他

對大家說：

「在同志們的努力下，通過一個下午的鬥爭，全大隊的貪污數字有了新的突破，從原來的八千元增加到一萬五千元，糧食從原來的二萬斤增加到五萬斤，說明還有很多油水，也說明了『大四清』的威力。但也有進展不大的，如上村和下村生產隊。主要是工作隊員有右傾保守思想，因此鬥爭不力。雖然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絕未到頂。據我了解，別的大隊的鬥爭會搞得更加有氣魄，雖然有點過火，用了土改時鬥地主、惡霸跪玻璃、放飛機等方法，但收獲則比我們大得多，有些大隊新揭發出三四萬元和二三十萬斤糧食，現正乘勝追擊。我們的方針是：如果群眾使用土改時鬥地主、惡霸的私刑，我們不提倡，也不制止，只要不發生命案便可。晚上在公社辦公室舉辦練兵訓練班，我們紅星大隊讓陳老師、小馬和周松去參加。其餘工作隊員晚飯後，分別做幹部的攻心工作。上村生產隊的工作由江文瑛同志暫代。」

晚上，陳曉乾、馬成寬和周松來到公社黨委辦公室，參加練兵學習班。來參加這個學習班的有十多個人，平均每個大隊一個人左右，但紅星大隊卻佔了三個人。使陳曉乾感到不孤單的是，系裡的幾個教師，全部在場。陳曉乾猜想：每個大隊要一個表現最右傾的人參加，是為了殺雞給猴看。

趁主持人尚未到會，幾位老師湊在一塊，閒聊起來。

李寶山苦著臉說：「我們參加這個學習班，不會像四不清幹部那樣，被七鬥八鬥的吧？」

「不會吧！」陳曉乾說，「我們又沒有四不清，只不過是經驗不足而已。」

鄺祖昌說：「鬥有甚麼可怕的！總要講道理的嘛！」

「多做些自我批評吧！」盧大龍說。「搞運動，在風頭上時，就不能據理力爭的了，也應學一些生產隊幹部那樣，乖乖地低頭認罪。」

「你順著他們幹，為甚麼落得和我們一樣的下場呢？」鄺祖昌反問他。

「我們的確是比不上他們立場堅定嘛！」盧大龍說。

「他們對我們知識分子有成見才是真！」朱錦培說。

「這不叫做成見，這叫做事實，是毛主席今年一月時說的。」盧大龍說。「毛主席說：『學生比助教好，助教比教授好。教授書讀得太多了，不然怎麼是教授。這些人下去是阻礙搞四清。他們的目的是不要搞四清的。』你明白了吧？」

「這麼說，只要你是知識分子，不管你表現怎樣，都會被認為是思想右傾的，都要來這個練兵會了？」朱錦培說。

「當然，你沒有看見我們系的教師都到齊了嗎？」吳棟材說。

「不，沒有到齊嘛！」鄺祖昌往四周看了一眼。「我們的黨支部書記就沒有來嘛！」

「她來了！」陳曉乾低聲說。

果然看見周麗蓮昂然地走進辦公室，後面跟著幾個工作隊員。陳曉乾發現其中一個是紅星大隊工作隊指導員張裕祥。

然而，周麗蓮卻沒走到他們那邊來，卻往主席台走去，在上面的主席位坐了下來，神氣十足地宣佈：「我們這個練兵學習班現在開始！」

連盧大龍似乎也感到很意外。陳曉乾最初也感意外，但想了想，就覺得是合情理了。

接著，周麗蓮從她的手袋裡拿出一疊發言稿來，唸道：「這個學習班的目的，是要解決同志們的右傾保守思想問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一場偉大的革命運動，一場尖銳複雜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也是鍛煉我們每一個人的極好機會。我們這裡十八位同志，在過去兩個月的四清運動中，做了一些工作，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對這場運動的偉大意義認識不足，無產階級立場不堅定。」

她抬起頭，向大家掃了一眼，當她看到盧大龍他們時，眼光略為停留了一下，臉上露出得意的神色。陳曉乾想：如果你不是出賣肉體，你也得和我們一樣坐在這裡聽訓話了。

她收回眼光，再又看著稿子，說道：「今晚的練兵會，首先由各人作自我檢查，題目是：爲甚麼我打不開局面？從這一命題出發，去檢討自己的右傾保守思想。對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來說，還要挖思想根源。然後各大隊工作隊的指導員對各人進行幫助。如果個別人仍未提高思想覺悟，最後就由全體到會同志集體幫助，直到徹底解決思想問題爲止。」

自我批判、自我檢查開始，由周麗蓮點名逐個進行。大家都似乎對上級的意圖心領神會，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

盧大龍低聲對他的同事們說：「我們除了要嚴於律己之外，還要從毛主席關於知識分子的弱點的論述，去挖自己的思想根源。」

周麗蓮也似乎發覺了，所以她先點盧大龍的名字，似乎是要他樹立個榜樣。

全部檢討完畢，已經是十二時半了。周麗蓮作了簡單的總結：

「各同志通過這個學習班，提高了思想覺悟。當然提高的幅度有大有小。鞏固工作就由各大隊工作隊的指導員來做了。」然後她向大家掃了一眼，滿面虛心的神情，說道：「大家有甚麼意見嗎？」

陳曉乾當即抓住這個機會，問道：「我想知道，甚麼時候開始鬥爭大隊幹部？」

「不是已經開始了嗎？」她說。

「我們紅星大隊似乎還未開始。」陳曉乾說。

「甚麼還沒有開始？」張裕祥立刻說，「下午我們大隊的幹部交待了大量四不清問題。」

「據群眾揭發，我們紅星大隊的黨支部書記林全貴強姦人妻，吊打貧下中農。不知道他有否交待出來？」陳曉乾追問。

「我們現在進行的是以清經濟爲中心的『大四清』！」張裕祥硬邦邦地答了一句。

「這不是我們練兵學習的題目！」周麗蓮揮了揮手，用不屑的口吻說。「現在各大隊開始進行小組活動吧！」

張裕祥帶了陳曉乾、馬成寬、周松三人，找了一個角落，就開起小組會來。

張裕祥由於是Y縣黨校校長，略有點知識分子的味道，所以對他們三人並沒有表現出兇神惡煞的樣子，但語言也是相當尖銳的。他把各人訓了一頓，認爲他們從進村的第一天起，就對自己的生產隊作出了錯誤的右傾估計，而且，隨著運動不斷深入，也不願接受工作隊的指示，去改正這種思想，所以沒有打開局面。最後，他要求他們一定要很好地利用這幾天的時間，向其他同志學習，真正揭開本隊階級鬥爭的蓋子，否則就要由全大隊的工作隊員集體幫助了。

結束時，已經快二時了。其他人早已散去。

在回去睡覺的路上，周松對陳曉乾說：「這是層層壓下來的任務，真的是沒有虱子硬要抓虱子。我不會亂來的！」

「他們爲了這些虛假數字，已昧著良心辦事了，你還是將就些，好漢不吃眼前虧啊！」

「管他呢！」周松不以爲然地說，「我又不想升官發財，回去當回我的工人就是了！」

(五)

全公社近五百名生產隊幹部和大隊幹部，在隨後兩天連續不斷轟轟烈烈的大批大鬥中，丟盡了威風。有些人即使很快就認了罪，但卻沒有錢和糧作退賠，或沒有明確保證要退賠，所以仍受到批鬥和毆打。總之，這兩三天的時間內，沒有一刻是平靜的。這「壯觀」的場面，陳曉乾是見所未見的。幾百人集中在一個露天的地方，不斷地鬥爭幾百人，這在反右時也沒見過。反右時，大學是重點地方，以一個晚上計算，一個系十五個班，不過是十五個右派分子被鬥爭，爲時也不過是兩個鐘頭，而且十五個鬥爭會分散在各層樓的教室裡，基本上是不能連成一氣的。現在就不同了，一個生產隊和另一個生產隊的

鬥爭會場相隔不到幾十尺，總共一百多個生產隊在方圓不到五百米的露天地方，幾十小時不停地發出嘶喝聲、踢打聲、痛叫聲、口號聲，此起彼伏。這也許就是毛主席所提倡的人民戰爭吧？

陳曉乾還觀察到，不少大隊幹部鬥爭會是比較和平地進行的。尤其是紅星大隊，並沒有生產隊幹部去揭發，儘管據陳曉乾所知，各生產隊的幹部曾揭發了不少有關大隊黨支書林全貴和會計楊財的四不清行爲。這幾天來並沒有對他們進行過較爲認真的批鬥，似乎是以交心的形式爲主。但也有些大隊的幹部，是被批鬥得天翻地覆的，其猛烈程度比批鬥一般生產隊幹部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於公社一級的主要領導幹部，除了會計之外，都已經在這次「大四清」中全部獲得了解放。

陳曉乾本來對勇敢分子沒有多少好感，但這次要求「打開局面」就非借助他們不可了。現在他竟覺得他們有點可愛，難怪工作隊曾多次傳達毛主席如何賞識勇敢分子的指示。

他和馬成寬商量後決定：由馬成寬領導勇敢分子去大批大鬥隊幹，而他自己則暗中去安撫他們，並多方暗示這是上面壓下來的任務，他們不得不執行，但到運動後階段，是會實事求是落實政策的。

隊幹們可能覺得陳曉乾和馬成寬平日對他們比較合情合理，又可能知道，在這風頭上，抗拒下去對自己並沒多大好處，所以最後三個人都分別承認貪污了幾百元和幾千斤穀。這樣，工作隊才不再追究陳曉乾和馬成寬的工作。

但周松的下村生產隊的工作仍然沒有進展。工作隊林隊長表示十分不滿，竟然公開罵他：「你真是爛泥扶不上壁，組織抽調你來搞『社教』，是要培養你當幹部，你竟不識抬舉，冥頑不靈！做工出身的到底頭腦蠢鈍！回到隊裡再慢慢同你算帳！」

第四天上午，由工作團團長趙國安作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總結了這幾天「大四清」的戰績：全公社共揭發貪污、挪用五十萬元，糧食一百五十萬斤。被揭發貪污、挪用上千元的大隊幹部五人，小隊幹部二十六人。私佔糧食一千斤以上的大隊幹部六人，小隊幹部三十人。公社直屬企業和機關中，揭發貪污、挪用的幹部十人，千元以上的四人。公社領導班子中，一人有貪污行爲。

趙團長警告說：「這次『大四清』，是黨和人民給幹部的一個自新機會，如果回去後鬧翻案，或繼續隱瞞自己的罪行，將罪加一等，結案時就要戴上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的帽子了。」他補充說：「這次『大四清』，除了作爲案例給胡佐才戴了帽子之外，並沒有給其他任何幹部戴上帽子。是否要給他們戴帽子，由回去後的表現來決定。」他重申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

下午上半段分小隊討論、學習趙團長的報告；下半段分大隊集中，由大隊幹部表態。

大隊集中時，紅星大隊黨支部書記林全貴發言說：

「我犯了不少四不清的錯誤，挪用公款，多吃多佔約有一百五十六元。在政治思想上，對投機倒把打擊不力，對社員進行社會主義路線教育不經常，有時工作方法過於急躁，對壞人壞事往往簡單粗暴行事，間中有打人的作風 — 對於地富等四類分子，當然不能姑息，但動手打人也是不對的。在這次運動中，經過大隊工作隊林隊長和工作隊其他同志的耐心幫助，反覆教育，使我提高了覺悟，認識到這是一場偉大的階級鬥爭的革命運動，決心跟黨走，同資本主義道路劃清界線，回到社會主義道路上來。」

講完話後，他從口袋裡拿出一百五十六元來退賠。林隊長立刻宣佈解放他。並說，從即日起，他可協助工作隊把大隊的生產和運動搞好。

陳曉乾對此十分反感。一個強姦犯、惡霸，現在竟被授權領導大隊的四清運動和生產，難怪群眾敢怒不敢言了。這樣，對小隊幹部公平嗎？揭發過他的群眾和幹部，恐怕會被秋後算帳了。

第八章 暴雨梨花

(一九六五年四月下旬)

(一)

陳曉乾滿懷心事回到上村生產隊。

吃過晚飯，江文瑛來找他。

「我們都是知識分子，雖然你是大知識分子，我是小知識分子。」她說。「我比較理解你的思想。因此，我向你提點意見：你提到大隊黨支書強姦王玉珍和吊打謝八的事，以後不要再提了。」

「爲甚麼？」

「他已經工作團批准解放了，不再是四不清幹部了。」

「但這並不等於不能揭發他隱瞞的嚴重罪行！」

「即使是真的發生過那樣的事情又怎麼樣呢？」她意味深長地說，「從階級鬥爭的觀點來分析，那是地主階級利用女人腐蝕我們幹部的一種手法。這種男女關係問題，通常是在黨內解決的。」

「現在是搞運動呀！強姦婦女絕不是一般男女關係問題！」他忿忿不平地說，「況且，他吊打過貧農謝八！」

「所以，你就要抓住運動的本質了。」她說道。「運動的本質是以清經濟爲中心，因爲從六三年上半年開展四清時，毛主席就指示要整發了國難財的人嘛！主要是經濟問題。至於毆打貧下中農，那是農村幹部常犯的毛病，教育教育就了事。何況他的妻子是地主婆。貧農不一定是沒毛病的，如果他具有貧下中農的本色，就不會討一個地主婆爲妻了。」

這番話把陳曉乾說得一時答不出話來。

「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要再提這件事了，」她懇切地說，「把隊裡清經濟的工作切實搞好吧！」

「是林隊長叫你來對我說這番話的嗎？」

「這是大隊工作隊的意思，」她說，「你現在明白了，這是領導的意見，希望你重視。」

「如果有新的證據證明他曾經強姦過婦女呢？」

「爲甚麼你老是不明白的呢？」她有點不耐煩地說，「這對你有甚麼好處？」

「我想，共產黨當權派應該是高標準的，難道黨內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可以是強姦犯？這與舊社會的地主、惡霸、酷吏有甚麼不同呢？」

這回是江文瑛啞口無言了。過了一會，她說：「開頭我說過，我們都是知識分子，我理解你的思想情緒，正因爲這樣，我覺得你這種思想情緒十分危險，你應該知道工作隊有處分任何工作隊員的絕對權力，有時甚至不用作出任何解釋。不服從領導自搞一套這一條就夠你受的了。可能你是大知識分子，工作隊處分你時，也許還要經過省委，因而會鬆些，但對你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啊！」

「我明白你的好意，」陳曉乾說，「從常理來說，我是不應該這麼固執的，因爲我又不是共產黨員。如果我是黨員，我就可以大聲疾呼：我要爲純潔黨的隊伍而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作爲黨外人士，我這樣做純粹是出於對黨的愛護。」

她輕輕嘆了一口氣，說道：「即使你是共產黨員，也有下級服從上級的紀律啊！」

「如果證明上級是錯的呢？」

「那你就要相信黨組織了。」

這句話，他在反右時聽熟了。他知道，她是奉命來做他的思想工作的，所以和她辯論也沒多大用處，於是他就不再做聲了。

江文瑛走了之後，陳曉乾更加感到悶悶不樂。他看了看手錶，還不到九點鐘。他決定到河邊去洗衣服，順便抹抹身。去公社這幾天，一直沒有洗過澡和洗過衣服。

在通往小河的路上十分靜寂。在農事較忙時，這個時候，河邊還是很熱鬧的，挑水的、洗衣服的人很多。現在可能是農閒，社員有較多的時間自由支配，所以這個時候路上連一個人影也看不到。

來到河邊，看見有一個人正在河邊洗衣服。走近了一看，原來是謝自香。

「自香！」他有點感到意外，「這麼晚了，還一個人在這裡洗衣服？」

「陳同志，您好！」她停住了洗衣服，「有時候我是很晚才來洗衣服的。」

「不可以早一點嗎？」

「我有我的難處，」她嘆了一口氣，「一方面我覺得做女兒的應當幫父母做家務，畢竟我父母沒有兒媳；但另一方面，我這種孝順行爲又會爲一些社員所非議。所以晚一點來就沒有人看見了。」

「父母年紀老了，兒女是應該照顧的，」他說，「不能說父母是地富分子，就不照顧。否則，由誰來照顧呢？」

「人人都有陳同志您那麼明白事理就好了！」

「據我所知，黨也有這樣的政策：剝削階級分子父母，應由其子女供養、照顧。當然不是給他們大魚大肉，或高級享受。」

她從喉嚨裡輕輕地笑了一聲，說道：「在廣大的中國農村，要給他們大魚大肉，或者高級享受，恐怕做不到了。」

「個別的情況還是有的，」陳曉乾說，「比如一些出身於地富家庭的大幹部。」

她忽然問：「你們到公社開了幾天會，您的情況怎樣呢？」她問得很有分寸，只問他個人的事，而不問整體的事。

「不要說了！」他悻悻地說。「如果我有充分的證據，我是不會放過林全貴的！」

「即使有充分的證據，如果上面縱容他，他照樣當領導，您的努力也會白費。」

「如果我掌握多些證據就好了！」他說。「他這樣的人，連王玉珍那樣三十多歲有了一大堆孩子的女人也不放過，對於其他年輕的，就更不用說了。」

她默然不語。

「自香，不談這些惱人的事吧。」他說。「談談你的事好嗎？」

「談我的甚麼事呀？」她用略爲吃驚的語氣問。

「談你的終身大事呀！」

「嗯！」她沒有太熱切的反應。

「我已經給你物色了一戶好人家。」

「是嗎？」她的反應仍然不大熱烈，「你們城市人會這麼笨嗎？」

「怎麼算是笨呢？」他加重語氣說。「其實大城市才有有見識的人呢！」

「那麼遙遠和渺茫的事，有甚麼好談的呢？」

「那是近在眼前的事啊！」他略爲放高了嗓門，「下村生產隊的工作隊員周同志，是個極好的人。」

她「咳」地笑了一聲，然後說道：「據我所知，工作隊員是嚴禁談戀愛的。」

「我跟他談過你。他也多次見過你，對你的印象是極好的。經過我介紹你的情況，他對你甚表同情。」然後他補充說：「當然不是現在就進行，搞完『社教』回去以後才開始就可以了。」

「他爲甚麼要作出這麼大的犧牲？」

「因爲你是文武雙全而又漂亮的姑娘！」他由衷地說。「在這個世間上，誰不愛才？誰不愛美？他當然有不足之處。」
她等他往下說。
「他是個技術工人，只唸到小學畢業。這些都不要緊。」他說。「但他今年四十二歲了，前幾年死了妻子，留下兩個孩子在鄉下。」
「年齡也好，死了妻子、有兩個孩子也好，這對於我這類女子來說，根本算不了甚麼問題。」她平靜地說。「主要他是否百分之百真心？是否已經把各方面的因素都考慮清楚了？另外，是否可以遷到他那裡？」
「他家在省城附近郊區的農村。據他說，從農村遷往農村，戶口上是不成問題的。」
過了一會，她說：「我也得看看他是怎樣的。我縱然社會地位低賤，但也不是沒有自己最低要求的，當然我絕對不會挑剔。」
「是需要找個適當的地方見見面，交談交談的。」他點了點頭。
她沉默起來。
「至於他的人品，你不必擔心。」他安慰她說。「在這兩個多月來的相處中，我發現他是個極有正義感的人。上級多次壓他，要他鬥爭隊裡沒問題的幹部，他硬是不幹，寧願以後不當官。他說他歷來不想當官。」
「有這樣正義感和大公無私的人，應該是不錯的。」
「應該是可以托付終身的。」他說。
她似乎默許了。
「你明天做甚麼工？」他問，「我想找個機會，安排你們兩人見見面。」
「明天隊裡大概也開工不足，可能排不上我了。」她說。「我想到獨龍山去挖竹筍。」
「你一個人去嗎？」
「是的。」
「那好，」他高興地說，「明天我找他一起去。我們在獨龍山那個山坳會面，好嗎？」
她想了想，然後說道：「也好！」

(二)

清早，陳曉乾告訴馬成寬，說他要跟社員到獨龍山挖山筍。他約好周松在村口等他。
他倆走了兩個多鐘頭，終於來到了獨龍山那個山坳。陳曉乾遠遠就看見謝自香已在那裡等候了。走近了，陳曉乾給她介紹說：「這是下村工作隊周同志。」
她不敢抬起頭來，低聲地叫了一聲：「周同志，您好！」
「她就是謝自香！」陳曉乾對周松說。
「我見過你！你好！」周松有禮貌地說。
她雙頰頓時泛起紅暈。她今天的打扮和往常一樣，還是那平常開工時穿的黑布衣裳，還是往常一樣沒有特別梳理過的一頭烏黑短髮。
周松也有點拘束起來。
「自香，你帶我們去找山筍吧，」陳曉乾笑著說，「我們兩人都是外行。」
她才抬起頭來，羞怯地看了周松兩眼，神情開始自然起來。
「你們就跟我來吧！」
她領著他們向山上攀登上去。走了十多里路之後，前面是一個大竹林。
「那裡面有很多竹筍。」她說。「但是，過了清明節以後，多數竹筍都長高了，只有少數不太壯的還可以挖。這是最後的時機了。」
「村裡的人爲甚麼不來挖呢？」陳曉乾問。

「竹筍本來是上好的食品，但我不明白上級收購站爲甚麼不太收購這東西。自己吃嗎，這東西要有肥肉一起煮才好吃，否則會瘦了腸胃。我們營養不足的人吃多了難受。所以村裡的人，只挖一些作應節之用就夠了。」

「在我們城裡，這東西倒是挺值錢的。」周松說。

進入竹林，只見是些濃密、一望無際的大毛竹，地上鋪滿乾竹葉，沒有看到青草。風吹過處，上面的竹葉沙沙作響。有些高挺的竹在輕柔地擺動著。這裡面使人有一種清淨無爲的感覺。陳曉乾想：難怪古人那麼喜歡竹林了！

「啵，這棵筍還沒有冒出泥來，是上等筍。」她走到一叢巨型竹子腳下，指著地上略爲破土拱起處說道。她用手上拿的一把短柄小鋤頭，刨去周圍的泥土，把鬆土輕輕撥開後，就露出一根拳頭大小雪白的嫩筍來。

陳曉乾十分雀躍。他幫著把那竹筍挖了起來，足有兩斤重。

她又指著旁邊一棵冒出地面兩三寸的竹筍說：「這株竹筍還可以吃，不過能吃的不到四分之一了。再過一天長到半尺高，就不能吃了。」

「能長得那麼快嗎？」周松很感興趣地問。

「這不算快了，」她答道，「清明節前，如果剛下了雨，就長得更快了。你幾乎可以看著它長高呢！」

「真的？」周松問。

「這叫做雨後春筍呀！」她偷偷看了周松一眼，似乎是要看他有甚麼反應。

「是呀，雨後春筍，是有那麼一個成語，是毛主席喜歡引用的成語。」周松說。「我家雖也在農村，但沒有竹子，所以我體會不出這成語的含義。」

謝自香臉上出現一絲滿意的神色。

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她已經挖得十多株上好的竹筍，有四十斤左右。

「夠了。」她說，「這些筍拿回去曬乾，也有十多斤了。我家一年也吃不完。」

「吃不完不是浪費嗎？」周松說。

「是可以拿到墟上賣一些的。」她說道。「鎮上的人，有時也吃竹筍，但並不常吃，所以賣價不高。你們回城時拿一些回家吧。」

「我們工作隊員拿東西回去不好。」陳曉乾說。「留著以後有機會再來拿吧！」

「您回城以後，恐怕不會再來了。」她幽幽地說。「您來幫助我們隊，我們村的人沒有很好支持您，您一定很不開心了。」

「你們有你們的難處，這點我是理解的，」陳曉乾說，「不過，我也不會不回來的啊！」

周松卻說：「我就一定會回來，和老鄉們三同了這麼久，好像自己人一樣，怎能忘記呢？」

她默然不語。

回到原來那個山坳，她突然對陳曉乾說：「陳同志，我有話要跟您說，是不是我們在這裡談談，讓周同志先走？」

陳曉乾看了周松一眼，周松會意，連忙說：「你們談吧，我先回去。」

「你不拿幾株竹筍嗎？」陳曉乾問。

「不必了，」他說，「我只對小蘇說，我到公社辦點事。」

周松走了之後，他倆就在那天的那棵大樹下坐了下來。

「怎麼樣，印象還可以吧？」陳曉乾小心翼翼地問。他猜想她不太喜歡周松，否則她就不會要他單獨留下來談了。

「看得出，他是個老實人，相信他是可靠的。」她低下了頭，不勝其情地說。「如果我不是生活在這個社會，可能我要選擇接近陳同志您那樣的人。可是，現實歸現實，我還可以有別的個人幻想嗎？只要他真心實意對我好，我就心滿意足了。」

「會的，他一定會的，」他保證地說，「他願意討你做妻子，這本身就足以說明他的誠意了。」

她略為抬起頭來。

「你同意我的看法嗎？」

「我同意，我對他有信心，但是……」她戛然頓住了。

「但是甚麼呀？」

「人家不一定喜歡我呀！」

「他早就對你有意思了，」他說，「這次帶你們見面，主要是應你的要求。」

「但是……」她突然雙手捧著臉哭了起來。

「怎麼啦，自香？」他手足無措起來。他伸出手，輕輕拍了拍她聳動的肩膀，問道：「可以告訴我發生了甚麼事嗎？」

「我不是處女了，他會嫌棄我的！」她含糊地說，雙手把臉孔捧得更緊了。

「那有甚麼關係呢？他也討過老婆嘛！」

「我是尚未出嫁的黃花閨女啊！」她仍然哭著，一邊說。

「你當然有你的苦衷，」他說，「即使你是主動和別人發生過關係，以你的處境，也是可以原諒的，何況你是被強迫的！」

「我當然不會主動和別人搞這種事，」她略為止住了哭泣，說道，「即使我不是知書識禮，也絕不會做出那種使自己吃虧的蠢事，人家還會說地主把自己的女兒作餌！」

「也就是說，我猜對了，」他頗有把握地說，「你是被大隊黨支部書記林全貴強姦的，是嗎？」

她放開雙手，再痛哭起來，淚流披面，活像暴雨中的梨花，一邊斷斷續續地說：「六年前他復員回來當了大隊支書後不久，就上門強姦了我，而且以後還多次強姦我。今年春節前，他還來強姦過我一次。他還威脅說，誰若討了我誰就會倒霉，他要一輩子霸佔我！」

「真是豈有此理！」陳曉乾憤怒地提起拳頭，「真是人面獸心的大壞蛋！」

「要不是我爸媽無人照顧，我早就投江自盡了！」她再雙手捧著臉，哭得越發傷心。

陳曉乾看著她顫動的雙肩，有如狂風驟雨中的弱柳，無限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於是他輕輕拍了拍她的肩膀，說道：「別傷心，我一定會為你出頭的！」

她慢慢停住了哭，肩膀也不再顫動了，整個身體變得靜止起來。也許從來沒有人對她這麼友好過，她似乎在悄悄地享受著這份難得的友好之情。

過了一會，陳曉乾對她說：「你敢站出來指證他嗎？」

「我害怕……」她又低聲地哭泣起來。

「我做你的後盾！」

「但是，」她忽然抬起頭來，滿面淚痕地看著他，「您沒有實力，我怕害了您。」

他冷靜地想了想，覺得自己的確是沒有實力。

「我一直不想告訴您，就是怕您一時衝動，弄出事來。」她撩起衣角，把淚水慢慢拭乾。「到了如今這個地步，我不能不說出來了，我不想瞞著人家。希望您冷靜從事。」

是的，如果弄得不好，影響最大的就是她。林全貴是會對她和她的家人進行打擊報復的，而她想嫁給周松去達到離開這裡的目的就會成為泡影。

「我會周詳考慮的！」他比較冷靜起來了。

「還有，」她有點猶疑了一下，「最為可惡的是，去年玉琼結婚的那個晚上，林全貴竟佩著手槍闖進新房，把進芳趕了出去，然後強姦了玉琼！這件事全大隊的群眾都是知道的。」

「太不像話了！」他異常憤怒地叫了起來，「他簡直就是個大惡霸！」

「他只不過是個小小的大隊黨支部書記罷了，嚴格來說，他不算是個甚麼官，」她說，「但他就可以為所欲為，利用階級鬥爭作掩護，對被專政階級的女兒任意姦污、玩弄。全大隊被他姦污的不下十人，除了王玉珍是地主婆之外，其他的都是四類分子的女兒。」

「單唐玉琼一案就可以槍斃他了！」他狠狠地說。

「我知道共產黨是不容許它的幹部胡作非為的，」她似乎變得十分冷靜起來，「越是高級的就越好，到了省一級，就很少有人會包庇這種嚴重違法亂紀的行為了。您認識一些省級領導幹部嗎？」

他想了一會，忽然說：「我們大學黨委李書記，是省委常委，比我們工作團趙團長還要高幾級。他是個清廉、正直的好官。」

「我們下面這些小人物的事，他會理嗎？」她問。

「我相信，有真憑實據的話，他一定會理。」他說。「現在主要由你寫一份一式兩份詳細的揭發材料，包括揭發他強姦王玉珍、唐玉琼和吊打謝八的罪行。」

看見她沒有立刻答應，他便說：「我拿著你的揭發材料，找個機會回學校，呈一份給他看，如果他表示要理，我就可以放心回來大幹了；另一份看看有別的甚麼用途。」

「那好！」她似乎下了決心，「您既是為了我，我就冒死一試吧！」

「從感情上來說，我是為你，還有那個唐玉琼。但從更高的層次來說，我是為了共產黨。」然後他補充說：「你就盡快把揭發材料寫給我吧！」

她點了點頭。

「至於周同志方面，以後我會把你的情況告訴他的。我相信他一定不會嫌棄你，反而會更加同情你。」

「只要把林全貴拉下馬，能不能嫁給周同志，我也不甚介意了！」

「應該要他坐牢才是！」他說，「犯了這彌天大罪，不坐牢，是不足以平民憤的。那些包庇他的人也應受到處分才是！」

謝自香兩天沒有出工，寫了一式兩份長達二十頁揭發林全貴罪行的材料，連夜交給了陳曉乾。陳曉乾發現她另紙寫了一首七絕給他：

感懷

桃已芳菲杏已紅，
春寒料峭怯東風；
不求來日銷另冊，
為乞殘香托暮虹。

這首詩雖然使用了前人詩句的結構，卻也十分整齊，而其含意之深，感情之徘徊悽怨，陳曉乾朗誦再三，不禁愴然淚下。是的，以她如此才貌雙全，周松只不過是能給她提供一個避風港的人，是已屆中年的「暮虹」，而絕不是她心目中的理想伴侶。張彩鳳說她「心高氣傲」，是不無道理的。

第九章 絕處逢生

(一九六五年五月)

(一)

正當陳曉乾設法請假回K大學找校黨委李書記求助時，李書記竟帶著秘書于長令和外文系黨總支書記沈萬鈞，到鄉下來看望參加四清運動的師生。陳曉乾大喜過望。

李書記首先在公社召開全體師生座談會。他代表學校黨委親切地問候師生們，並請師生們暢談下鄉搞四清兩個多月來的思想收獲和感受，以及提出意見。

馬成寬和其他一些人提到沒虱子，卻一定要抓虱子和逼供信等問題，以及他們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而受到批判之事。

李書記說，搞政治運動，往往有一種規律，首先從思想上重視敵情，然後逐步深入了解，從各種繽紛現象中抓住本質的東西，就可以做到實事求是了。他認爲，這並不是一種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從思想上重視敵情，在行動中穩扎穩打，先不要倉促下結論，包括肯定和否定的結論。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的工作方法。但人們的思想覺悟、鬥爭藝術水平不一，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恰當地做得到的。所以，他勸馬成寬等人，要服從工作隊的領導，當然也要進行獨立思考。

座談結束時，李書記忽然對陳曉乾說：「陳老師，您是在上村生產隊的嗎？」

「是的。」陳曉乾答道。

「土改時，我在這個鄉蹲點，住在上村的一戶農家。當時我是這個專區的專員。」

「是嗎，您當時的住戶叫甚麼名字？」

「叫張炳光。」

陳曉乾心中不禁狂喜。「噢，他現在是隊裡的貧協主席。」

「那就對了，」他回憶說，「當時他是農會副主席，主席是謝茂才，還在嗎？」

陳曉乾想了想，答道：「沒聽說有這個人。」

「他有個兒子，叫謝十二。」

「噢，謝十二現在是生產隊長。他爸爸已死去多年了。」

「就是了。」他又說：「你們上村那個叫謝茂軒的地主，罪惡不大，倒是個有點古典文學修養的人。土改時，他是被鬥得最少的地主。他寫檢討書時，竟也引經據典，是個頗爲有趣的人物。」

「他也在。」

李書記低頭沉吟不語。

陳曉乾知道李書記解放前是大學生出身，資格老，官職高，作風正派，思想嚴肅，是個辦事公正的老革命。他靈機一動，對他說：「李書記，您不如到上村去走走看看。您離開那裡十多年了，看看有甚麼變化，好嗎？」

李書記笑了笑，點頭說：「我正有此意！」然後他對大伙說：「你們不必告訴工作團我去了上村。我是去探親訪友的，與工作、四清無關，所以不要驚動任何人。」他又對于秘書說：「你們也不必跟我去，我跟陳老師去好了，不要勞師動眾的。其他師生在這裡吃晚飯，然後看一場電影才回去。」

「您去多久？」于秘書問道。

「吃過午飯我就去，」他答道，「也許過一個晚上，明天上午準會回來。」

「如果工作團領導找您呢？」

「就說我有點事去了縣城好了。」

在路上，李書記對陳曉乾興致勃勃地談起土改時，他在上村許多令他緬懷不已的往事。他忽然問：「謝茂軒的女兒阿香還在村裡嗎？」他不等陳曉乾回答，又往下說：「不過，當時她是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現在也該有二十三四歲了，應該已經嫁到別村去了。」

這使陳曉乾感到十分意外，一個高級革命幹部，公務繁忙，又經過了十多年的人事變遷，竟也還記得當年地主小女兒的名字。

「她還沒有嫁，仍在村裡。」

「是嗎？」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那小姑娘十分聰明好學，當時她為了為她爸爸求情，竟給土改隊寫了五首七絕，令人讀了難過！」

「她後來改名為『自香』了。」

「自香？」他沉吟一下，「她如果不是出身於那樣的家庭，現在也許已經大學畢業，成了出色的文學家或科學家了，」他又嘆了一口氣，「不過，正如毛主席所說的，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犧牲一些有作為的人在所難免了，這就是歷史啊！」

「她最近也給我寫了一首詩。」

「是嗎？」李書記頗感興趣地問，「農村經過十多年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後，她會寫些甚麼呢？」

陳曉乾把她那首七絕唸給他聽。

李書記聽了，輕輕地搖了搖頭，然後問道：「她受了很大的委屈嗎？」

陳曉乾沒有正面答他，只說：「李書記，有一件事我始終弄不明白：被打倒了的剝削階級的女兒，像謝自香那樣的女子，是否可以任人強姦玩弄，而被認為是活該的呢？」

李書記聽了陳曉乾的話似乎吃了一驚，連忙問道：「阿香被人任意強姦玩弄嗎？」

於是，陳曉乾向他作了詳細匯報，然後補充說：「這個黨支部書記太可惡了，光在上村生產隊，他就強姦了三個女子，其中一個是富農謝十的媳婦，人家成親的晚上，他竟佩槍進入新房，把新郎趕走，就把新娘強姦了！」

「的確是太可惡了！」

「但是，大隊工作隊領導認為，這在農村是件小事，甚至認為這是階級敵人腐蝕我們革命幹部的行為。我只不過向工作隊提出這個問題，竟被批判。」

「你除了有阿香的揭發之外，還有其他的人證嗎？」

「沒有。他是個土皇帝，經常吊打社員，群眾顧慮很大，不敢揭發他。」他忿忿不平地說：「現在運動只搞到一半，工作隊就把他解放了，因此就更沒有人敢揭發他了。」

「只有一個地主女兒的揭發材料，是很難給他定罪的。」

「但我相信謝自香的話全是真的。經過我多次發動，她才敢講出來。」

「我也相信是真的，」李書記說，「她是沒有理由要在這個時候冒這麼大的風險的。但關鍵問題是，除了受害人敢於作證之外，還要有其他群眾出來作證，尤其是貧下中農群眾。你沒有發動他們嗎？」

「阻力太大了，發動不起來，」陳曉乾說，「現在他解放了，誰還敢聽我發動呢？我倒不要緊，就苦了謝自香了，當初我不該向她追查這件事，就只怪我不熟悉農村的情況。」

「大隊黨支書、公社黨委書記當土皇帝的事件，在我國農村是有的，」他說，「但只有那些上面有人包庇的人，才會逍遙法外，一般是會得到應有的懲罰的。」

「但是，我們正在搞『社教』運動，都不懲罰，過後他就更加為所欲為了。」

「如果是事實的話，是應該嚴肅處理的。」他沉思了一會，然後說道：「我到了上村之後，先找張炳光他們談談，也許他們會把實情告訴我呢？」

他倆於下午二時多到達上村。在村前的一片水田上，社員們正在作最後一次耘田。陳曉乾在人叢中發現張炳光正在向翠綠的禾苗上撒石灰。

「炳光叔！」陳曉乾高聲叫他，「你過來！」

張炳光手上捧著半泥箕石灰，從田上走過來，到達陳曉乾他們跟前。

「你看誰來看你們了？」陳曉乾指著身邊的李書記說。

李書記微笑地端詳著張炳光。

張炳光忽然大聲叫了起來：「是您嗎？李同志！」

「是我，炳光，十二年不見，你還是那麼個神情！」他伸出手來。

「我手很髒！」張炳光不好意思地說。

「不要緊！」李書記拍著他的肩膀，「你還帶頭勞動啊！」

「四十七歲了，比不上當年鬥地主那個時候了！」他正面端詳著他，「您倒沒怎麼變，只是發了點福，皮膚比當年白淨了。」

「你媽媽、嫂子都好嗎？」

「都好，謝謝您。」

「還有那小彩鳳呢？」

聽見李書記能叫出彩鳳的名字來，他似乎特別高興，笑瞇了眼，答道：「她很好，她長大了，是個調皮的姑娘呢！」

「是生產能手！」陳曉乾插了一句。

「來，到我家去坐。」張炳光熱情地說。

陳曉乾吩咐其他社員去叫張彩鳳回家。

來到張家，趁著張炳光媽媽和妻子招呼李書記，陳曉乾把張炳光叫出了門外，對他說：「李同志是省委常委，是個很大的幹部，比起縣委書記和地委書記要大得多，你有甚麼話應好好對他講，他一定會幫助你們的。」

「我知道他是個大官。當年土改時，他已經是有專人保護的首長了。」張炳光說。

陳曉乾和張炳光回到屋子，李書記對陳曉乾說：「你去辦你自己的事吧！我要在這裡同炳光談談心。有甚麼事，我會叫他安排的。」

陳曉乾會意，於是就告別了他，到田裡和大家一起勞動。

社員們問他，剛才那個幹部是甚麼人？他告訴他們，他是曾經在本村蹲點搞土改的李同志，他當年住過張炳光家，現在在省城做事，今天路經這裡，順路來看看老鄉們。

經他這麼一說，有些年紀較大的社員想起來了。大家都稱讚他當年深入群眾，爲群眾辦了許多好事。

李書記在上村活動了一個下午和晚上。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餐，他就找了陳曉乾，對他說：「我要走了。我已找了幾個老農，和他們作了深入的交談。他們揭發了大隊黨支書許多罪行，包括你提到的三宗。我也找過阿香，她也如實地揭發了。我要她寫個揭發材料，她說已經寫了一式兩份交給了你。你就把一份給我吧！」

「不找唐玉琼和王玉珍嗎？」

「材料已經足夠了，我也不便找她們。這個工作留待你看情況去做吧！只要有貧下中農敢於起來作證，她們也不會怕的。」

陳曉乾把材料給了他。

「我回到省城去，就立刻跟省委『社教』運動辦公室談及此事，要求他們儘快派一個調查小組下來。這肯定是四清運動要重點處理的問題。毛主席所指的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也包括林全貴那樣的壞人。」

臨走時，他又吩咐：「你做得對，希望你不要妥協，要頂得住，有我在上面支持你嘛！」

李書記走後，陳曉乾正想出工，周松來找他。

周松坐定後，陳曉乾問他：「有甚麼事嗎？」

「昨天你們師生到公社集中，林隊長召開全大隊工作隊員會，批判了我。」

「我料他會這樣做的！」陳曉乾說，「他在上面有人撐腰，所以更加肆無忌憚。」

「誰撐他的腰呢？」

「那個工作團副團長、縣委副書記尹遠茂。」他說。「這個縣已經爛了。」

「省裡來的工作隊領導也奈何他不得？」

「我現在才體會到，縣一級的黨內走資派，是一些老奸巨滑的傢伙。省裡來的副廳級幹部還不夠力，還沒有豐富的和平鬥爭經驗，是看不穿他們的。他們是地頭蛇，甚麼事都要依靠他們去辦，因此，即使有時看到些不對之處，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所以，那些堅持原則的人就注定要倒霉了。」

「世間上的事，也難求十全十美了。」他又問道：「他們批判了你之後，還作了些甚麼處分呢？」

「林全貴特別惡劣，竟聲言要開除我出工作隊和工籍，」他憤然地說，「我不怕，頂多是回家種田。」

「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但你要沉得住氣。有甚麼意見，我們共同商量。」

他點了點頭。

「謝自香那天告訴我，她曾經被林全貴強姦多次，因此，她覺得自己不是處女，不好嫁給你。」

「他媽的！林全貴簡直是禽獸不如！」他憤怒得雙眼發紅起來。

「你介意嗎？」

「不，我絕不介意，她是受害者嘛！她更應早日離開這個鬼地方！」

「那就好！」陳曉乾高興地說，「我一定會爲謝自香出這口氣的，你放心好了，到四清運動結束之後，她就可以嫁到你那裡去了。」

「你有辦法爲她出頭？」

「現在時機還未成熟，所以暫時還不能告訴你，」他說，「但是，你在這段時間，要和謝自香保持一定距離，否則被他們捉住痛腳就不好了。」

「我會的，」他保證說，「其實我跟她還不太熟。」

(二)

陳曉乾來到公社辦公室，找到了工作團團長趙國安。

「陳老師，有甚麼事嗎？」趙團長爲人頗爲和氣。因大家都是從省裡來，而且陳曉乾又是本省最高學府K大學的教師，所以初到公社學習時，都相熟了。

陳曉乾就把林全貴強姦王玉珍、謝自香和唐玉琼的事，一一向他匯報，最後說：「王玉珍是地主婆，謝自香和唐玉琼是地富女兒，我當然不是爲她們出頭。我只是爲了共產黨的威信。我知道，黨的政策是絕對不容許有人打著對階級敵人專政的口號，而任意調戲、強姦四類分子的女兒的。」

趙團長聽了陳曉乾的話，沉吟了好一會，然後嚴肅地說：「陳老師，你的想法我是理解的。但是，現時運動是以清經濟爲重點，如果我們大搞這些生活作風的問題，恐怕會轉移鬥爭大方向。這些問題是不是可以放在運動後期作適當的處理呢？」

「他這些嚴重的罪行，正是清政治、清思想的內容。如果根據法律，他已經犯了嚴重的強姦罪和破壞新婚姻法的罪，是個罪犯，也是清組織的對象！」

「咳，」他搖了搖頭，「這些男女關係問題，在農村，是沒有我們看得那麼嚴重的。而你所提到的又涉及地富家屬的問題，糾纏在一起，誰也說不清！」

「我有受害人謝自香的揭發材料。」他從口袋裡拿出材料來，交給他。

趙團長接過了，大略瀏覽了一下，正想說些甚麼，副團長尹遠茂正好走了進來。

「老尹，你來得正好，」趙團長說，「這位K大學的陳老師要求我們處理紅星大隊黨支書強姦婦女的事。」

陳曉乾向他打了個招呼。他瞧了陳曉乾兩眼，然後往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冷然地說：「這件事，由大隊工作隊解決就成了，不必拿到我們上面來吧！」

「他們不聽群眾的意見，還把他解放了。」

「解放他是工作團批准的。」他臉上的表情更加冷漠。「是他們不聽群眾的意見，抑或是你聽了另一類群眾的意見？」

「我有檢舉材料啊！」他指了指趙團長手上的那份材料。

尹遠茂伸手取了那份材料，看也沒看就把它放進了口袋。

「你回去向大隊工作隊林隊長匯報吧！」他的語氣十分嚴肅，「我們只信他們的材料。」

想到他和周麗蓮通姦，陳曉乾對尹遠茂裝模作樣的姿態感到作嘔。他是典型的黨內走資派，是不能指望他為受害人出頭的。他看了看趙團長，他竟是漠不關心的神情。他明白了，尹遠茂這樣的本地當權派、地頭蛇，連趙團長也怕他三分。

剛回到生產隊，江文瑛就在他房門處等著他，通知他到大隊部，說工作隊林隊長有事找他。

他知道尹遠茂已打電話告訴了林維成，向他通了消息。

他來到大隊部，當林維成一眼看到他時，便非常嚴肅地說：「我們工作隊是有組織原則的，不是非常事件，是不能越級匯報的，尤其越級要求處理下級的事，那是非組織行為，是絕對不容許的！」

「我已經向你們提出過這個問題，但你們沒有正面答覆我，還叫江文瑛同志要我不要理這件事。我投訴無門，只好越級報告了。」在政治上，陳曉乾本來是個膽小怕事的人，現在陰錯陽差，把他推上了虎背，他唯有勇往直前，主要是因有李書記在背後支持，他變得大膽行事了。

「現在上級都認為你不對，你還有甚麼好說的？」林維成說。「我們工作隊領導認為你無中生有，死命抓住這件事不放，是別有用心的。目的是要轉移運動的方向，破壞四清運動的進行！」

「我有證人，也已經把揭發材料交給了趙團長。難道揭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不對？」

「你不要得意忘形！」林維成眉毛一揚，罵道：「你這臭知識分子，難怪毛主席說你們是不想搞四清的、阻止搞四清的！從現在起，要你停職反省三天，給我寫個檢討，看你的認識怎樣才決定如何處分！」他又哼了一聲，「想跟我搞對抗？也不自量力！你那精心炮製的材料嘛，弄得不好，會成為你勾結階級敵人的罪證！」

陳曉乾拔足離開。

回到村裡，他看到江文瑛從謝自香家裡走出來。他知道她是在給謝自香施加壓力。

「陳老師，」她叫住他，「我們一起回你房間吧！」

回到陳曉乾房間，江文瑛當即說：「你們大學教師，的確是脫離實際，對農村的情況一知半解就輕舉妄動，是很危險的啊！」

「我只有一個準則：共產黨員是不應混同於強姦犯、惡霸的！」

「你這是從片面材料得出的片面結論。」

「江文瑛同志！」他毫不客氣地說，「你也知道這件事是真的，但是你卻和黨內走資派站在一條陣線上，成了他們的幫兇，你不覺得良心受到責備嗎？如果你的妹妹被那樣的人強姦了，你也是女性，如果……」

「陳老師！」她尖聲地制止他，「林隊長說得不錯，你這是抗拒上級的命令，是企圖扭轉運動的大方向。」

「我為甚麼要這樣做？」

「因為你立場有問題，」她說，「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毛主席在這方面的論述很多，它的精神你好好體會吧！」

「我倒覺得你的思想受他們同化了，寧『左』勿右就可以保住自己！」

「寧『左』勿右，不如說是矯枉過正。這不正是毛主席的教導嗎？」她振振有辭地說，「右歷來是革命的對象。左一點無傷大局，而右一點就會滑到敵對階級那邊去了，否則毛主席就不會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了！我們搞運動，寧肯左一點。無產階級專政也不是繪畫繡花、請客吃飯。在兩個階級的大搏鬥中，寧肯作出其他的一些犧牲，也絕不能長剝削階級的威風！」

「我認為有些人正拿這個理論作為犯罪的借口。」陳曉乾說。「為甚麼不可以不強姦呢？為甚麼不可以不淫人妻女呢？不強姦她們就會長剝削階級的威風嗎？」

「我並不是贊成強姦地富的女兒，我只是要你用心去體會其精神，也是為了你好，我不想你毀了自己的前途。」她的語氣緩和了些。「林隊長的指示我不能不執行，你好自為之吧！」

陳曉乾始終不明白，為甚麼一個大隊黨支部書記強姦婦女，僅僅因為被強姦的對象是地富家庭出身，就可以若無其事呢？

他忽然想起來了，他學習過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五月關於四清運動的指示文件，其中有幾句話：「有的幹部多吃多佔，有的和地富女兒勾搭，不洗澡就不能對敵」。原來毛主席把和地富女兒勾搭與多吃多佔這些小問題相提並論，只屬於「洗手洗澡、輕裝上陣」的問題。據他所知，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在正常情況下，通姦是嚴重的錯誤或甚至是犯法的，何況是強姦！他認為，毛主席的看法，顯然是從階級鬥爭的觀點出發，又可能受了下面虛假匯報的影響而得出來的。其實，地富是被專政的對象，他們的女兒決然沒有和黨員幹部平起平坐的地位去和他們勾搭，而是被動地被他們調戲和姦污。如果明說是強姦地富女兒，毛主席也許不會認為是小事情的。

經過深入思考之後，他寫了一份長達十二頁的《思想匯報》，三天後交給了林維成。

第二天上午，陳曉乾被召到大隊部。他發現，在座的除了林維成、張裕祥和何日輝之外，還有那面目可憎的林全貴。

林維成沒有招呼他坐下來，劈頭便說：「我們要你寫檢討，你卻交來了思想匯報，你這是甚麼意思呢？」

陳曉乾知道，這肯定是一個批判會，時間一定很長，所以就往一張椅子坐了下來。

「因為我有許多問題想不通，所以就向領導匯報這些思想，求領導幫助！」他說。「我在匯報中的看法，如果有不正確的地方，希望領導多多指正！」

「哼！」林全貴對他怒目而視，「你借匯報思想為名，肆意污蔑和醜化共產黨員！你也經過反右運動，難道不知道會有甚麼後果嗎？」

「我作為一個『社教』工作隊員，當然要把群眾所揭發的問題向上級報告，《二十三條》明確地指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理直氣壯地說。

「我現在解放了，不是走資派嘛！」

「這些材料是林隊長當時要我們發動群眾揭發出來的。」

「問題不在於材料，」林維成板起臉孔說，「問題是你擅自暗中活動，不把我們領導放在眼裡，這是非組織活動，明白嗎？」

「上級也是組織嘛！」

「上級也認為你這種越級行為是嚴重的錯誤，這點你是知道的，為甚麼不作深刻的檢討呢？作為知識分子，你必須好好挖自己的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

「不錯，知識分子，即如其他不同階層的人一樣，有自己的缺點，但這不等於說，我

不應該痛恨強姦婦女的違法犯罪行爲！」陳曉乾說，「既然我在這個問題上找不出我錯在何處，你們叫我怎樣檢討、怎樣挖思想根源呢？」

林維成把桌子一拍，喝叫道：「你這分明是詭辯！你不必再說了，等候處分吧！」

何日輝靜靜地說：「林隊長，就讓他分辯嘛，他是有自辯的權利的啊！」

林維成瞪了何日輝一眼，狠狠地說：「他是個頑固分子，我不想和他浪費唇舌！」

說完就往牆角的那台手搖電話機走去，然後拿起把手搖了一會，接通了，就講了起來。

因他的聲音很低，陳曉乾聽不清楚他講些甚麼，但他知道他一定是和公社工作團的領導通電話。講完電話後，他回到坐位上來，惡狠狠地對陳曉乾說：「尹副團長要你立即到公社去接受審查！」

「等著瞧吧！」林全貴陰險地笑了兩聲，「看誰的手腕硬！」

(三)

來到公社所在地官橋鎮，路經公社郵電所時，陳曉乾見事情緊急，就到郵電所拍了個電報回 K 大學給李書記，希望他儘快叫省委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辦公室派調查組下來。辦完這件事，他就放心了。他挺著胸膛走進公社辦公室。

辦公室內只有周麗蓮一人。她一見到陳曉乾，便嚴肅地對他說：「你平時是很隨和的呀，爲甚麼搞『社教』運動在政治問題上這麼冥頑不靈呢？」

「我怎麼冥頑不靈？」陳曉乾早已看不起她的爲人，「我只不過是按照《二十三條》的精神，把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罷了。」

「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由你來定的，還是由工作隊來定的？」她大聲地問道，「你不要把自己凌架於組織之上，你知道這樣做的後果有多麼嚴重嗎？」

「我只是道出事實。難道一個強姦婦女的慣犯可以同時是無產階級的當權派嗎？」

她一時語塞。過了一會，她的氣焰稍爲降低了些，說道：「主要是看政治立場，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問題。男女關係不過是小節罷了。」

他想：多麼像寇蓮娜啊！她在亂搞男女關係問題上，正身體力行，又怎會支持他呢？

「這是強姦，不是一般的男女關係！」

「這是你強加於人的罪名！」

正說間，尹遠茂走了進來，聽了周麗蓮的說話，便答腔說：「不僅是強加於人的罪名，而且還要嫁禍於我們黨的幹部！」

「我只是反映群眾的意見。」

「你那些是甚麼群眾？」尹遠茂惡狠狠地粗聲問道，「你和地富女兒勾結，我懷疑你和她們有不尋常的關係！」

「你可以懷疑任何人，但要拿出證據來！」

「要拿出證據來容易得很，你太相信自己了，陳老師！」尹遠茂用挖苦的口吻說。「現在工作團要你停職反省，看看你的認識怎樣，才決定怎樣處分你，或者是開除出工作隊同時開除工職，遣送回鄉，或者是記大過，或者是通報，或者是從寬處理，就由你自己決定了！」然後他掉過頭來對周麗蓮說：「小周，你給他在公社招待所找個地方，讓他好好閉門思過！」

周麗蓮帶陳曉乾到公社招待所，弄了一間又暗又髒的小房間給他。臨走時，她用警告的口吻說：「你好自爲之吧！」

陳曉乾花了兩天時間寫了一篇《聲討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文章，列舉紅星大隊黨支書林全貴的罪行，並從理論上分析走資派的歷史根源、社會根源以及階級根源，從而得出結論：毛主席、黨中央提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理論和實

踐多麼英明、多麼及時，而把清政治放在首位則打中了黨內走資派的要害。

上午他把那篇文章交到了辦公室。下午「社教」工作團就召開批鬥陳曉乾大會。除了紅星大隊的全體工作隊員參加外，各大隊工作隊的領導人和分佈在各生產隊的 K 大學教師也參加。

大會由尹遠茂主持。他在批鬥大會開始時發言，指出陳曉乾站在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上，去對抗這次聲勢浩大的四清運動，認爲他存心污衊、醜化黨的幹部，爲地主階級鳴冤叫屈，企圖把水攪混，轉移運動鬥爭的大方向。尹遠茂說：「這是他的階級出身、個人出身所形成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所決定的。經多方教育，他仍不知悔改，所以現在召開這個會，讓大家幫助他認識自己所犯的嚴重錯誤。」

陳曉乾在反右中見過右派分子被鬥爭的情況，在反右傾中，也見過農村幹部如何被鬥爭，這次搞四清，尤其在「大四清」中，他也見過轟轟烈烈的批鬥場面。估不到，現在輪到自己。他不免感到有點心慌。但是，當他想到李書記這個後盾時，他的心就踏實了些，覺得自己和那些人不同，他們是運動的對象，而自己有如潛入敵方的特工人員，大軍即將從天而降，最後勝利一定是屬於自己的。他算著，省委「社教」辦公室調查組應該快到達了。他後悔自己爲甚麼不再拖一兩天才交出那篇文章。

他正在想著，林全貴突然吼叫一聲：「陳曉乾，你也有今天的下場了！」就衝上前，一手卡著他的脖子。

陳曉乾感到有點透不過氣來，有點暈眩，腦子竟一片空白。

「我問你，」林全貴一手卡著陳曉乾的脖子，一手叉腰喝道，「你爲甚麼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好好交待！」

「我……」他清醒過來，「我是按照《二十三條》辦事，把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怎麼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呢？」他忽然變得異常鎮定起來。「《二十三條》規定不許鬥群眾，我是群眾，你們爲甚麼要鬥爭我？這才是轉移運動的鬥爭大方向！」

「他媽的！」林全貴舉起他那巨大的手掌，往陳曉乾的臉頰上猛擊下去。但是，突然有一個人像箭一般衝了出來，他的手臂及時擋住了林全貴在半空中劈下來的手掌。

「你怎麼能隨便打人呢？」陳曉乾聽到周松的聲音，「他那麼斯文，你打死了他，怎麼樣向省委交待？」

「你住嘴！」林全貴放開陳曉乾，衝著周松說，「你自己身上有屎，有甚麼資格教訓我？」

林維成喝道：「周松，你立刻回來！回大隊後再處分你！」

趙國安團長大概是聽了周松的話，便和他身邊的一個工作人員耳語了幾句。那人就走出來，把林全貴拉開了。

尹遠茂說：「對於陳曉乾那樣的臭知識分子，是不必動武的，把他批倒批臭就可以了！」

周麗蓮立即拿著幾張稿紙，作了半個鐘頭的批判發言。她針鋒相對地列舉了陳曉乾那樣的知識分子的社會根源、階級根源和歷史根源，進行批判。但她沒有提到他來自香港和有特嫌的底子。跟著各大隊的工作隊長先後發言，紛紛批判他爲地主階級鳴冤叫屈、喪失無產階級立場的嚴重錯誤。

最後，尹遠茂代表工作團宣佈：把陳曉乾開除出工作隊，遣返原單位作適當處分。

林全貴當即振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社教』運動萬歲！」

然而，就在這時，門外走進三個人來。他們自稱是省委「社教」運動辦公室派來的調查組。其中一個年約四十中等身材的男人，自我介紹說他叫歐元福，是省委「社教」運動辦公室副主任，也是該調查組的組長，並拿出一封介紹信給趙團長看，然後他問趙團長正在開甚麼會。趙團長就向他們簡單講述了批判會的情況。

聽了趙團長的講述後，歐元福的表情變得非常嚴肅起來，他說：「我們是根據省委的

指示，到這裡來調查官橋公社紅星大隊黨支部書記林全貴強姦婦女、吊打貧下中農的嚴重事件的！」。

全場立即爲之愕然。趙團長和尹副團長的面色突變。會場變得鴉雀無聲。

歐元福環視一下大家，正色地宣佈：「立刻把林全貴抓起來，暫時關押！」

趙團長當即叫公社治保科幹事把林全貴押了出去。他狼狽和驚恐的臉色和剛才趾高氣揚的神情判若兩人。

「中國共產黨萬歲！」周松在人叢中高呼口號。

「今天對陳曉乾同志的批鬥是錯誤的！」歐元福繼續說，「陳曉乾同志的揭發，即使有些地方不那麼準確，也不是一種罪過，《二十三條》已有規定：不許用任何借口整群眾。陳同志既不是黨內人士，也不是當權派。工作隊內部就違反了《二十三條》的精神。我代表省委派來的調查組，在這裡爲陳曉乾同志平反！」

陳曉乾發現，尹遠茂的面色變得十分難看，而林維成則變得十分慌張。

散會時，盧大龍對周麗蓮說：「周老師，怎麼搞的，消息這麼不靈通！」

周麗蓮一時無言以對。但她很快就改變了臉色，走上前友好地對陳曉乾說：「陳老師，我是迫不得已的，你也知道，我沒有進一步揭露你的……」

陳曉乾輕笑了一聲。

但她忽然厚著面皮問：「上面怎麼會知道這件事的？」

「我怎麼知道！」他冷笑了一聲，「可能是一場歡喜一場空呢？你還是不要跟我說話，劃清界線爲好！」

她似乎感到一陣迷惘，但再沒有說甚麼，訕訕地走開了。

周松走過來，激動地說：「老陳，真是好人有好報！我們黨是偉大的！」

盧大龍幾位老師圍過來，都滿臉疑惑的神態問道：「老陳，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大隊那個黨支書是個土皇帝，我揭發了他多次強姦地富女兒的罪行，工作隊長和工作團的領導都包庇他。他們官官相衛，就把矛頭對準我。」陳曉乾說。「上次『大四清』，我們參加練兵訓練班時，我曾提出過這個問題，他們就心懷不滿了。」

「省委又怎會知道的呢？」鄭祖昌問。

「我算是命不該絕！」陳曉乾面有得意之色。「你們還記得前不久學校黨委李書記來過我們這裡嗎？」

「噢，我明白了！」盧大龍說。「你真的是命不該絕，否則，加上你來自香港的背景，不整死你才怪呢！」

「他們也算手下留情了，」鄭祖昌說，「如果沒有《二十三條》規定不准整群眾，他們就不只開一次批鬥會，也不只僅僅把你開除出工作隊了！」

周松在旁邊，似乎不太明白他們在講些甚麼。當鄭祖昌說完後，他便催促說：「陳老師，我陪你回隊去。」

走出了官橋鎮，周松從口袋裡拿出一個有拳頭大的芋頭來，遞給陳曉乾，說道：「呶，拿去吃，我知道你這幾天精神上受難夠了，肚子也受難夠了。」

他果然是感到肚子空空如也。這幾天，每天兩頓，每頓只給兩碗白粥。他把芋頭接在手上，趕快剝開皮，就大口大口吃了起來。

「真好吃！」他說，「這是我這兩個多月來吃得最香的！」

「以後你不要怕他們，」周松說，「我經常偷偷到鎮上的自由市場買吃的。又要勞動，又要熬夜，每天吃那麼一點稀粥怎能支持得住呢！」

陳曉乾還在吃著，沒有答他。

「你似乎在省委裡有人，是嗎？」周松問。

他就把李書記曾經來巡視過的事告訴他。

「原來這樣！」他十分高興，「這回我和謝自香的事可以成功了。」

「相信不會有甚麼問題的了，」陳曉乾說，「但是，是否能把林全貴拉下台，就很難說了。」

「至少要把他開除出黨，否則過幾年他會重新上台害人的！」

「我們盡力而爲就是了。」

他們在村中間的一條交叉路口分了手，各自返回自己的生產隊。

陳曉乾回到生產隊，天色已經灰濛濛地暗了下來。他看見謝自香一個人挑水回家，於是就叫了一聲：「自香！」

她轉過頭來，親切地叫道：「陳同志，您回來了！」這是他歷來聽到她最甜美的聲音。他走近了，看見她的精神和面色特別好，可以用「神采飛揚」來形容。她的臉孔從來沒有今天那麼嬌美。

「剛才碰到馬同志，據他說省裡派來了調查組，調查林全貴的事，是嗎？」她問他。

「是的。」他說。「我今天下午遭到他們的批鬥，後來省委調查組及時趕到，我才免於繼續受難。調查組將會來向你調查，你一定要把實情全部端出來，不要害怕。」

「自從李同志和我談過話之後，我就不怕了。那天江同志到我家來找我，警告我不要反攻倒算，不要出來作證，我都沒有答應她。現在李同志的調查組來了，我還有甚麼可怕的呢！」歇了歇，她忽然語氣黯然起來，說道：「我得感謝您救命之恩，您爲這件事受了很多的苦哪！」

「這次全靠李同志爲我們出頭。」陳曉乾說。

「他真好，」她說，「當年他給我爸爸定罪，我們都口服心服。」

「聽說當年你不過十二歲，就寫了五首古詩爲你爸爸求情，真了不起！」

「是李同志告訴您的嗎？」

「他對你的印象很好。你生在剝削家庭，他也感到可惜。」他又安慰她：「你既然生長在這個時代，也只好認命，不必過分想不開。」

「我早就認命了！」她說。「如果不解放，一些地主階級的少爺、小姐不也是在作威作福，不知道有多少貧苦農民的少女受壓迫、凌辱。李同志說得對，這就是歷史。把自己個人的命運放在歷史上來看，就會想得開些。」她又說：「現在您來搞四清，倒是給了我一個機會，我會永遠記住您的！」

「不必說客氣話了，」他聽見她這麼說，心內感到高興，也受到了啓發，「我也會記住這段日子的。」

她忽然說：「李同志很有意思，那天晚上問我還寫不寫詩，要我寫一首。」

「你寫了嗎？」

「寫了。他要我和我那天寫給您的那首詩，」她嬌笑起來，「我寫給您的那首詩，他竟能背誦得出來！」

「可以唸給我聽聽嗎？」

她略爲放大了嗓門，嬌聲地朗誦起來：

暮春處處泣殘紅，

尤見當年長者風；

最是悽涼無覓處，

南天翹首望霓虹。

陳曉乾聲音哽塞地說：「你不必過分悲觀，你一定會有一個好歸宿的！」

「我能侈望有一個好歸宿嗎？」她用極爲無奈的聲音說，「有一個能讓我安靜地活下去的歸宿，我願已足了！」

第十章 天網恢恢

(一九六五年六月 — 一九六五年七月)

(一)

省委「社教」運動辦公室調查小組，經過一個星期在各方面進行深入過細的調查，作出了結論：一、林全貴在擔任紅星大隊黨支部書記六年間，利用職權，強姦婦女十二人，尤其可惡的是，有兩起是攜槍夜闖新房，趕走新郎，然後強姦了新娘；吊打社員二十三人。這些行爲已構成罪犯，建議交由公安機關和法院處理；二、紅星大隊工作隊長林維成，不深入群眾、發動群眾，對隊員報上來的揭發材料不核實、不相信，包庇壞人，迫害認真工作的工作隊員，在工作隊和群眾中造成極壞的影響，應作深刻的檢查，並交由官橋工作團作適當的處分，同時通報全體工作隊員，以吸取教訓；三、官橋工作團也應負一定的責任。

調查小組走後，官橋工作團作出決定，撤銷林維成紅星大隊工作隊長的職務，調到公社工作團管資料工作，並在全專區工作隊中進行通報處分。紅星大隊工作隊長一職，由副隊長何日輝接任。

兩天後的一個下午，公社工作團趙團長叫陳曉乾到公社去一趟。

見到陳曉乾時，趙團長用十分抱歉的語氣說：「陳老師，上回的事，真對不起，這件事我要負主要責任，我是應該堅持原則的。」

「我知道您有您的難處。」陳曉乾大方地說。

「是啊，我們上面來的人，的確有不少難處，」他說，「不過，如果我能警惕，是可以避免發生這件事的。」

「尹副團長怎樣看這個問題呢？」

「他？」他頓了頓，「他想不通，認爲是小題大作，不應該隨便毀掉一個人的政治前途。」

「林全貴是個積犯，罪有應得嘛！反過來說，他就可以隨便毀掉我的政治前途嗎？我沒有犯法，是忠實執行黨的政策的。」陳曉乾說。

「我也這麼說了，但他不服，懷疑是我在背後搞他。」他表現得很委屈的樣子。「不過，我也不明白，省委怎麼會知道這件事的呢？是你通知上級的嗎？怎樣通知的呢？」

「我沒有通知上級，」陳曉乾說，「您也知道，即使我通知了上級，上級會相信和這麼重視我這個臭知識分子的話嗎？您是這裡的主管，也不相信嘛！」

這下子可把他說得有點臉紅。他點了點頭，自言自語地說：「這倒也是。」

「這樣的，」陳曉乾不想隱瞞了，「上次我們學校黨委李書記來探望我們師生。他土改時在我現在那個生產隊蹲點，因此他去那裡探望老鄉。他和那裡的老鄉關係極好，又認識那個謝自香。事情就這樣出來了！」

「噢，原來是這樣。」他說。「我想起來了，你們李書記是省委常委！」

「林維成和林全貴算是倒霉，而我和謝自香算是走了運！」陳曉乾感嘆地說，「我不迷信，但我越來越相信命運了。」

趙團長沉吟不語。

「試想，如果那天李書記不來探望我們，又如果李書記當年土改時不是在我這個村蹲點，又如果他不是個好官，我就會被遣送回學校等候處分，而等待謝自香的，必然是一個惡運！另一方面，林全貴就成了響噹噹的黨內無產階級當權派，就不會像現在那樣成

了階下囚了！至於尹副團長，現在的官運可能受到影響吧？」

趙團長似乎有同感，但他卻說：「這是際遇，而不能叫命運吧？」

陳曉乾的表情變得凝重起來，說道：「但是，這種際遇，即林全貴他們倒霉，我和謝自香走運，則是幾萬分甚至幾十萬分之一的機會率，通常的情況則是相反。這樣，雖然搞過了運動，可能仍然有一大批冤案沒有得到解決。」

「不能這麼說，」他以首長的語氣說，雖然頗爲客氣，「通常，像你那樣冒死堅持的人，也許也是幾萬分之一。既然別人處理問題的方式和你的不同，這種事就不大可能發生了。」

聽了他的話，陳曉乾感到一陣莫名的惆悵。雖然他的話反映了農村的現實，但可悲的是，當官的卻認爲沒事。

「尹副團長被調到別的公社去了，」趙團長說，「我認爲他主要是認識問題，並不是有意爲難你。」

陳曉乾知道他說這番話，也是爲自己推卸責任，所以他沒有做聲。但他忽然想起周麗蓮來。李書記曾指示過，她是這三個班的領隊，應在第一線，要調回生產隊去。於是問道：

「我們學校的周麗蓮老師，還在公社工作團的資料室嗎？」

「她？」他說，「本來要把她調回生產隊的，但她今天已請假回學校去了。」

「她有甚麼事嗎？」

「據她說肝部痛，要回去檢查。」

陳曉乾覺得有點奇怪。上次她批判他時，滔滔地發言了半個鐘頭，中氣十足，紅光滿面。這與她和尹遠茂的關係是否有關呢？

他回到村裡，江文瑛已在等他。

「下午工作隊臨時召開會議，我來通知你時，你已經不在了。」她說道，「聽友芳說，你去了公社。」

「中午時，趙團長派人來通知我到公社去一趟，我以爲大隊沒活動，所以就沒有告訴你。」陳曉乾說。

「今天下午的會議，是佈置下一階段的工作。」她說。「會上，何日輝隊長再次給你平反，並計劃下周在大隊部批鬥林全貴，想讓你作主批。他希望你明天早上到大隊部去一趟。」

他點了點頭，並說：「這個土皇帝，是應該狠狠地批鬥一番的！」

「上次……」她有點口吃地說，「上次我對你說的話，請你原諒。其實我也有你那樣的思想，只是強調下級服從上級，而且也是林維成隊長的意思。」

「我明白。你也是林維成和尹遠茂所說的臭知識分子，不過我更臭一點罷了！」他說。「其實我比你更加膽小怕事，我根本沒有任何本錢和人家扳手腕，我這次只是碰上好運氣罷了！」

「但是，有一件事我始終不明白，」她說，「即使你有多麼好的運氣，一個小小生產隊的事，省委怎麼會知道的呢？而且又知道得那麼及時。」

「你以爲我有甚麼本領可以通天嗎？」他笑了一聲。

「你又不像有那種本領，否則你同系的周老師就不會在批鬥你的大會上，把你批得那麼狠了，」她思索著，「那是甚麼原因呢？」

「我不是說過是運氣嗎？」

「運氣也應該是有跡可循的啊！」她搖了搖頭，「大家都懷疑一個人！」她頓住了。

「懷疑趙團長嗎？」

她點了點頭。

「他今天就是爲了此事，叫我到公社去查問的。」

「也就是說，不是他了。」

「趙團長不是個政客，他只是農業部門管業務的一個領導。他不會搞兩面派的。而且，你也看到，他一直站在尹遠茂一邊，只是不出面罷了。」

「那麼，是誰呢？」她自言自語地說，「除了他之外，似乎沒有人有這種能耐了。難道……」

「這不過是天意罷了！」陳曉乾哈哈大笑兩聲。

她沒再說甚麼，似乎懷著滿腹狐疑離開了。陳曉乾知道是何日輝和張裕祥叫她來打聽消息的。

第二天早上，陳曉乾到大隊部去見何日輝。何日輝因是從省機關來的，平日和他算是有些共同語言。他也比較平易近人。上次在大隊部批判他時，他一直保持沉默，還要林維成給他辯護權。所以陳曉乾對他有一定的好感。

陳曉乾坐定之後，何日輝說：「昨天晚上公社趙團長來過電話，說下午叫了你到公社商量一點事。」他越發客氣地說。「趙團長和我都是來自省農業廳，他是我的上司，甚麼話都好說。他要我尊重你的意見，有事和你商量，你到底是大學老師嘛！」

「不要客氣！」陳曉乾笑了起來，「林維成不是叫我臭知識分子嗎？」

「基層領導幹部，的確與我們的思想方法不同，」他說，「也許是他們當慣了實權官，形成了家長式的領導作風。」

他覺得不好評論共產黨的幹部，於是就問：「你叫我來有甚麼事嗎？」

「想和你一起研究如何批鬥林全貴的事。」

「我會協助你的。我希望受害人出來作證。」

「不過，」他有點猶疑，「一來那些受害人是否敢於作面對面的揭發，二來如果掌握得不好，是否會給人一個印象：我們長地富的威風？」

「在法律面前，應該是人人平等的。」

「在我們這個社會裡，就不能這麼說。」他想了想，繼續說：「當然凡是犯了法的人都應該按法律處置，這是對的。受害人就不一定人人都能公開鳴冤叫屈了。」

「這倒是我們社會的現實，」陳曉乾說，「如果能真的做到你所說的犯了法的人，都能按法律處置，就已經很不錯了，受害人能不能公開鳴冤叫屈倒是不那麼重要了。」

「所以，還是不要讓她們出面爲好。」

陳曉乾點頭同意了。

提到今後的「社教」工作，何日輝說：「『大四清』弄出了幾萬元和幾萬斤糧食，現在就要一一落實了。按照黨的政策，有確鑿證據而他本人又承認的，才算落實。這就要進行深入調查研究配合內查外調。工作量是很大的。落實以後，還有退賠的工作呢！」

「我覺得，首先應去僞存真，把那些勇敢分子從報復或別有用心出發，無中生有地提出的假證據去掉。這些水分是大量的。那些有明顯證據而本人又承認的也好辦。只抓住落實那些可疑的。這方面的案件似乎不太多。」

何日輝沒有答話。

「我認爲，我國農村的生產隊，一二百人在一起生活、勞動，物質並不豐富，大家對共同生產的財富十分關心，容易互相監督，根本不可能有甚麼大老虎。倒是大隊以上會有些較大的貪污犯，因爲集中的財富較多，群眾的監督又不那麼直接。」

「情況的確是這樣，」何日輝說，「現在經過『大四清』，我們分析過全大隊各生產隊的材料，發現大案是沒有的。」

「所以對周松同志的看法，也應改變了。他是實事求是的。」

「他當然不會受到甚麼處分的，」何日輝說，「就算今天林維成仍然當隊長，對他也不會怎樣的。以前我們搞四清到了後期，都是這樣的嘛！」

「那爲甚麼還要那樣嚇唬人呢？」他不滿地說。

「形勢需要這樣嘛！」何日輝不自然地笑了笑，「不過，林維成也做得過分了些，這也是上面層層壓下來的結果啊！」

「我聽一些同志講，這樣做，以後要說服原生產隊幹部再當幹部就難了。」

「是的。但在運動剛開始時，我們明知以後會有那樣的麻煩，也寧『左』勿右。」何隊長說。

「我們不可以避免嗎？」

「不過，也不用擔心。貧下中農都是些思想單純的人，他們對黨、對毛主席的階級感情深厚。而當幹部的，在舊社會多數是幾代貧農，同他們個別憶苦思甜，說些安撫他們的話，叫貧協主席、副主席去做他們的思想工作，他們中絕大多數人是會重新站出來的。」

「從現在開始，就尊重他們，以後隊幹改選時可能會順利一些吧？」

「也不必太急，」何日輝說，「至少要經過一定的手續，問題少的先處理，先易後難。落實幹部的問題後，通過貧協和社員大會一致通過，就可以解放了。解放了以後才尊重他們也不晚。」

大隊開了兩次批鬥林全貴的大會。陳曉乾倒輕而易舉地發動了幾個勇敢分子重炮手去把他大批大鬥一番，拳打腳踢是在所難免的了。最後一次批鬥他時，還把他打出鼻血來。陳曉乾感到有點不忍，但當想到他屢屢強姦那些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的女性時，他心腸也就硬了起來。

把他批鬥完畢，陳曉乾極力主張把他送往公檢法機關法辦。但趙團長卻認爲，在政治運動中揭發出來的問題，通常以運動的方式處理。所以就決定把他放回原生產隊，接受本隊貧下中農監督管制，並成立專案小組，繼續追查他的問題，到運動後期，開除黨籍，戴上「新惡霸分子」帽子。

(二)

由於經過這件事，加上陳曉乾有了些發言權，紅星大隊各生產隊落實幹部四清問題的工作順利開展。這當然和抓好生產和其他工作穿插進行。大隊方面，文書陳烈雖有一些男女關係，主要是和人通姦一兩次，但其他貪污、挪用問題並不嚴重，所以經過兩次批判會，就解放了他。大隊會計楊財則繼續接受審查。

上村生產隊在馬成寬的主持下，先後給三名隊幹作了結論，不過是些多吃多佔的小問題，真正的貪污倒是沒有的。最後通通給予解放。

陳曉乾發現，解放幹部後帶來了意料不到的後果：幹部立刻疲塌下來。原來他們當初被稱爲「四不清」幹部，活像罪犯一樣，等候批鬥處分，惶惶不可終日，所以都小心謹慎，力圖在工作上「將功贖罪」。現在解放了，不再是「四不清」幹部了，不僅可以鬆一口氣了，還把在運動中長期挨批挨鬥，尤其在「大四清」中受到勇敢分子拳打腳踢的羞辱所積存的怨氣爆發出來了。不少生產隊的幹部開始躺倒不幹，或半躺倒不幹，等候換班，暫時只好由貧協來支撐大局了。

上村生產隊的三名幹部倒也還積極負責，仍努力領導生產，這可能和陳曉乾提前和他們打好關係有關。但陳曉乾發現，他們也比以前放鬆了，似乎也是在等著換班。他們認爲，經過運動，一定會讓貧協中的積極分子和新發展的黨員來代替他們。

上級指示，改選隊幹工作，要在夏收作物成熟後開始，以免影響生產工作。這階段是

清組織，重點是整黨建黨，包括黨員重新登記，重新審查，看是否有階級敵人或階級異己分子混進黨內，以及發展新黨員，把在四清運動中貧下中農出身的積極分子骨幹吸收入黨，並整頓大隊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在生產隊中吸收新團員。清組織的另一些內容是：貧協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貧下中農吸收入會；民兵工作三落實，即「組織落實，政治落實，軍事落實」；改選隊幹，建立一個好的領導核心。上級還指示：改選隊幹後，由貧協和新的生產隊領導班子共同重點重新內部審查一些有疑問的農戶的成份，發現土改時劃錯成份的，予以更正。同時，還要把一些土改以來一貫表現好的，擁護共產黨、熱愛集體，在這次運動中表現積極的中農，劃爲下中農；也有些地方土改時沒有劃下中農的，在這次運動中也要從中農中劃出下中農，以擴大貧下中農的階級隊伍。

整黨建黨、民兵工作三落實，陳曉乾自然沒有資格參加領導。上村生產隊的整黨建黨工作由江文瑛兼任。她推薦了張炳光、宋麗娥、董雪英、會計謝玩芳、保管謝樹芳五人入黨，謝友芳、張彩鳳入共青團。民兵整頓工作由馬成寬全權主理。原來是要對一些發了國家困難時期之財的暴發戶劃爲「新富農分子」，但後來卻不了了之。從別的生產隊來看，個別群眾意見不大，在運動中自始至終都表現不錯的勇敢分子，在大隊工作隊的嚴格審查下，也被吸收加入了共產黨。其他多數勇敢分子就只有羨慕的份兒了。

馬成寬因在這次四清運動中表現出色，也被工作隊黨支部吸收入了黨。馬成寬私下對陳曉乾表示，如果陳曉乾事件不是以勝利結束，他不單入不了黨，還會受到批判。陳曉乾覺得，這也是命運。

周麗蓮自四月底回學校看病回來後，陳曉乾也見過她兩次，都是在例會上。因他對她有了看法，而她又可能對他這次能一舉成名而產生嫉妒，兩人談話不多。到了五月下旬，她再次請假回學校，從此他就再沒有看過她了。她在鄉下領導師生的工作，正式由盧大龍擔任。

有一次師生集會時，陳曉乾問盧大龍：「周老師爲甚麼不回來了呢？」

「聽說有點私事。」

「有甚麼事也可以向大家交待一下的嘛！」陳曉乾懷疑其中另有內情。照他所知，凡是黨內人士，尤其是擔任一定黨內職務的人，如果出了問題，往往會臨時失蹤，或不出席一些他應參加的會議。群眾也由此猜測出他犯了錯誤。難道她和尹遠茂的不正當關係給發現了，但據他所知，尹某人似乎仍在工作。可能是當到某一級別的高官，犯了那些寇蓮娜和周麗蓮稱之謂「小節」的錯誤，是不太過追究的？

「有些事是很難說的。」盧大龍答了一句。

他就不好再問了。

到了六月上旬，夏造早熟作物已陸續登場，但那只是小量的，一般作應急之用，所以還未大忙。工作團佈置了兩大任務：一是各隊進行全面估產，以確定是否增產，這是《二十三條》提出搞好「社教」六條標準的第六條，也是最爲具體而過硬的一條。工作隊於七月中旬就搞滿了五個月一期的「社教」，到時就要調防，每個大隊只留一個工作隊員做收尾工作，所以是否增產就由估產來決定了。另一項任務是各生產隊改選領導班子，要求絕大部分原來的隊幹官復原職。

估產由工作隊員、老農、隊幹組成小組進行。自大躍進農業放衛星以來，農村經常有估產活動，主要是要向上級匯報，所以大家都頗有經驗，其準確度通常可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上村生產隊估產的結果，在二百五十畝稻田中，估產量爲十六萬斤左右，平均畝產爲六百五十斤，比去年每畝增產五十斤。只要增產就算完成任務。陳曉乾當然感到高興。

但他知道，這增產的五十斤，並不是因爲搞了四清而推動得來的，而是國家特別照顧四清地區，從種子、肥料、水利，以至救濟糧、賒銷糧等各個方面加以優先照顧而得來的。如果沒有這些優先照顧，可能會減產。這麼大規模的、緊張的、長達半年的政治運動，明顯地對生產有頗大的影響。

上村生產隊的隊幹改選進行得比較順利。改選由貧協主持。在選舉前已召開過各種會議，傳達黨的幹部政策，要求絕大部分幹部連任。陳曉乾又針對隊長媽媽和妻子的怨氣，同她們談了兩個晚上。她們看見他誠懇，又知道他曾冒很大的風險把林全貴拉了下馬，平時他對幹部的態度又較好，所以最後表示同意了。至於會計謝玩芳和保管謝樹芳，由於已把他們列爲黨員發展對象，對重當幹部當然是沒有甚麼意見了。此後，謝樹芳的妻子周灶嬌，就更加經常收工後坐在謝友芳門前那個泥磚門簷下奶小孩。因夏天已到，她更加大大咧咧地當著他面，盡情拉起她的上衣，露出兩隻嫩白的大奶子。陳曉乾看慣了，也變得若無其事起來。

一天黃昏，工作隊長何日輝親自上門找陳曉乾。

「陳老師，現有一件事要勞煩你。我們大隊河灣片的江口生產隊，原隊長是個復員軍人，他在四清運動前期，受到很大的衝擊，怨氣很大，不願意再當幹部，尤其是他的妻子，更以死威脅他不要再當隊幹。工作隊員和我們都做了不少工作，他都堅決不從。但上級認爲他根正苗紅，工作有魄力，一定要他再當隊長。大隊工作隊決定由你去攻這個難關。攻下之後，我們整個大隊這一期的四清就功德完滿了。」

「何隊長，這樣艱巨的任務，還是另請有經驗的人去完成吧！」陳曉乾並不是謙虛，他覺得自己的農村工作能力甚低。

「最有經驗的工作隊員都去試過了，」他苦笑了一下，「他妻子也是夠兇的，有一次張裕祥指導員去，竟遭她用掃帚把他趕了出門！」

「那我就更加無能爲力了！」

「但是，他們隊的貧協曾提出，如果讓你出馬，也許會成功。」

「有甚麼根據呢？」

「因爲那個隊長一直受到林全貴的壓迫，聽說起因是林全貴調戲他的妻子，企圖強姦她。這次你把他拉了下馬，他夫婦倆都對你讚不絕口。」

「原來這樣。」

「你說，是不是你有可能說服他們呢？」

「話雖這麼說，他們也不一定會同意的，因爲在運動期間，也許太傷了他的自尊心呢？」

「至少，你不會被他的妻子用掃帚趕出門吧？」

「那我就盡力而爲吧！」

收工時分，陳曉乾在田間找到了江口生產隊隊長江啓明。他是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壯漢，身高一米七幾，腰圓膀闊，生得星眼劍眉，鼻直口方，頗有幾分軍人威嚴的味道。陳曉乾向他作了自我介紹後，他的態度才熱情起來。

「我正想認識您呢！」他高興地說，他到底是當過兵，見過世面，與一般農民不盡相同。「我們大隊的社員，都說您是有種的，敢摸老虎屁股！」他一邊走，一邊說。「到我家去聊聊好嗎？」

「好的！」他欣然答應，然後他感慨地說：「我也是幸好得到上級支持，否則今天也不知道是否變成了管制分子！」

「我也聽說過一些關於您受迫害的情況！」他放慢了腳步等陳曉乾跟上。「只有您這

樣受過官僚主義迫害的人，才知道我們基層幹部受迫害時在精神和肉體上的痛苦。大家都說，您對生產隊幹部很信任，合情合理，但對有問題的人如林全貴，就不客氣了！」

「我只是按照黨的政策辦事罷了。」

「那就好嘛！」然後他忿然說：「在我們這裡，包括一些縣裡來的領導幹部，有幾個是按照黨的政策辦事的呢？」

走到他家門口，他對陳曉乾說：「陳同志，不嫌棄的話，進來聊一會，和我們吃一頓晚飯吧！」

剛進門，有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少婦走了出來，是一個高大而健美的女人。當她一眼看到陳曉乾時，似乎知道他是工作隊員，便把臉色一沉，正想發作，卻被她丈夫搶先說話了：「美珍，這就是我時常提起的上村工作隊陳同志，我邀他今晚到我們家吃晚飯。」

她立即笑逐顏開起來，連忙說：「陳同志，您好！歡迎您來我家！」看來她也是個口齒伶俐的女人。

進到屋裡，只見廳子雖不太大，佈置得卻頗爲簡明整潔，不像一般農家。江啓明讓他在一張藤椅上坐下來後，便說：「我們先聊一會，讓她去弄晚飯。」他妻子就離開了。

「你家一共有幾口人？」

「有父母，兄弟三人，我是老大。」他在他旁邊一張木凳子上坐了下來。「我爸爸、媽媽都還未到五十歲，都是正勞動力。兩個弟弟跟著他們勞動。我五年前從部隊復員回來，三年前結了婚就搬開來住了。」

「還沒有小孩嗎？」

「有一個兩歲的女兒，讓我媽媽帶著。」他忽然轉了話題，問道：「剛才您到田間找我，有甚麼事嗎？」

「我相信你也猜出我來找你的目的，」他小心翼翼地說，「不過，我只是想和你討論問題，我不會勉強你做不願意做的事。」

「這就好。」他拿出一包香煙，抽出一支出來遞給陳曉乾。

「謝謝，我不抽煙。」

「估不到大學教授也不抽煙。」

陳曉乾傻笑了一下。他知道那是上村傳過來的消息。「我不想瞞你，我的確是在K大學教書，是知識分子，也不是黨員，做政治思想工作不在行。」

「別客氣，我們老百姓對知識分子，尤其對您那樣的大學教授，是很尊敬的。是國家的寶貝嘛！我長到那麼大，這也是我第一次見到大學教授。」他很誠實地說。「甚麼叫政治思想工作呢？能以理服人就是最好的政治思想工作，這與是不是黨員沒甚麼關係。」

他當過幾年兵，果然與一般農民不同。

「在我們這個社會，像你這樣出身好，進過部隊，有一定的文化，又年輕力壯的人，若要爲黨爲人民多做工作，是應該入黨的。」

「我對入黨倒看得開，」江啓明嘆了一口氣，「入了黨，的確是能更好地爲革命工作，因此，我贊成有條件入黨的人最好入黨。但不能入黨的人也照樣可以爲人民服務，好像陳老師您這樣。」

他竟然稱他做「老師」，他不禁會心微笑起來。

「那個林全貴，不單是黨員，而且還是黨支部書記，又怎麼樣呢？」江啓明說。

「所以我認爲思想正確、作風正派的人要入黨，才能把林全貴之流頂住，否則，如果他們那類人佔了優勢，黨就不堪設想了。」

江啓明點了點頭。「我也申請過幾次。在部隊時申請過，復員回來後申請過。皆因我喜歡向領導提意見，而且不太喜歡向組織匯報思想，所以就入不了黨。」

「據我所知，這次整黨建黨，你也是發展對象。這和平日不同，是在運動中建黨，你

既被列爲對象，只要提出申請就可以了。你似乎不積極爭取。」

他沉吟了一會，然後說：「我不想當幹部，所以不想入黨。您也知道，入了黨是要當幹部的。」

「剛才你不是同意我的意見，也認爲好人應當入黨的嗎？」

「唉！」他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前兩三個月，我被當作地富分子看待，受盡了歧視和凌辱，自己一心辛辛苦苦爲社員大眾，往往吃了虧也沒張揚，怕父母妻子囉嗦，到頭來得到些甚麼呢？那些平時專門損公利己，破壞集體利益，或投機倒把，搞野馬副業的人，卻成了運動的英雄！他們出於報復，還向我們造謠中傷，把我們大批大鬥，我多次被他們拳打腳踢，好像鬥地主一樣，真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您叫我怎能嚥得下這口氣！」

這時，他妻子從廚房捧著一碟菜進來，也答腔說：「怎麼能把全部幹部，不分青紅皂白，都叫做『四不清幹部』的呢？土改鬥地主，也是先從他有多少田地來確定他是不是地主，然後再看他的罪惡大小，願不願退賠才鬥的呀！」

「我同意你們的意見。」陳曉乾說。

「我們知道陳同志是實事求是的。您和下村生產隊的周同志就是因爲實事求是才被迫檢討的，是不是？」說完，她不等陳曉乾回答，又走回廚房去了。

「啓明呀，對於你們提起的這件事，我一直心裡感到不安。我們已向我們隊的幹部道歉了，因爲事實證明，這兩個隊的幹部是屬於第一類的嘛！」

江啓明沉默了一會，然後說：「即使我想得通，我家裡人也想不通，那時，不單把我當作敵人，當作大壞蛋，還把我的家屬通通當作是壞人 — 叫『四不清幹部』家屬！她們平日已認爲我毫無好處地爲集體，是吃了大虧，如今竟又出現那種顛倒是非的怪事來，誰能想得通呢？」

這時，他妻子已把飯菜擺好，也坐了下來，招呼陳曉乾吃飯。

「那幾個鬥幹部鬥得最兇的，不單他們成了積極分子，威風凜凜，就連他們的妻子也沾了光，看見我們這些『四不清幹部』家屬，竟冷嘲熱諷！他們的孩子甚至一邊毆打幹部的孩子，一邊叫道：『打四不清幹部的狗崽子，活該！』既然沒有了公理，爲甚麼要去當只有苦勞，毫無得益的隊幹呢？」江啓明妻子說。

陳曉乾無言以對。

「我看呀，就讓那批頂尖兒的積極分子去當幹部好了！」她忿然地說，「我們也好站在旁邊看他們出錯，這樣我們才有消氣的機會也說不定呢！」

「我很同情你們，」陳曉乾說，「其實黨的政策並不是這樣的，只是執行政策的人寧『左』勿右罷了。」

「這種現象是十分普遍的啊！我聽說其他公社也是這樣的。怎麼工作隊都是這樣的呢？」江啓明說。

「這是上面層層壓下來的。」陳曉乾說。「也不能太過責怪大家。我在『大四清』後回到生產隊，也躺倒不幹，任由他們愛怎麼搞就怎麼搞。」

「即使您陳同志把我們生產隊幹部怎麼鬥，我們也能諒解，」他妻子插話說，「因爲您也鬥林全貴，的確把壞人揪出來了。其他人呢？」

「我仍然是那個意見，」陳曉乾懇切地說，「我在公社被鬥，你們可能也有聽聞，但你們不知道，我當時已被開除出工作隊，正準備遣送回學校繼續批鬥，另作處分。我的怨氣和你們一樣大。但爲甚麼我願意來和你們討論這個問題呢？因爲如果我還耿耿於懷，躺倒不幹，賭氣回學校的話，誰最高興呢？林全貴最高興，鬥過我的那些人最高興，他們在背後還會說我自知理虧呢！」

「嗯，這倒也是！」江啓明說。

「現在那些頂尖兒的勇敢分子也沒有多少威風了，他們被利用完了嘛！」他說。

「他們是被利用的？」江啓明妻子問。

「你沒看見他們沒有多少人被吸收入黨的嗎？」陳曉乾說，「加入貧協的也只是少數。不過，利用得法，他們還是有點作用的。那兩次在大隊鬥爭林全貴，我就把他們利用對了。對於他們，我們也應團結教育。」

「那種利用人鬥人的方法就不對了。」她說。

「當然不對，但那是過去了的事了。」陳曉乾說。「我們要爭氣，要重新站出來，挺起胸膛，雄赳赳、氣昂昂地給他們看看，否則人家就以爲你真的錯了！」

「那倒也是！」她似乎想通了，「爲甚麼我們要讓他們威風呢？」

「何況，在運動中，全部生產隊幹部都是這樣，現在大家都重新出來掌權了。」陳曉乾對江啓明說：「你是個正直的人，群眾都支持你，就更應該站出來。否則高興的是那些鬥過你的人！」

吃完晚飯，泡了壺好茶，繼續談到深夜。他們成了好朋友。

(三)

陳曉乾終於不負何隊長所托，把難關攻了下來。江口生產隊的江啓明，被他說服再次出來當隊長。至此，全大隊的「社教」任務已基本完成。雙搶也開始進入高潮。

陳曉乾他們已接到省委「社教」運動辦公室的通知，於七月中旬返校。其他的工作隊員亦將於稍後的時間返回原單位，或另外去開闢新的四清點。

K 大學師生在出村前，分大隊集中開會，在工作隊領導的主持下，給每一位師生作了小結，作爲檔案帶回學校組織部去。在會上，江文瑛特別讚揚陳曉乾的出色表現。

陳曉乾自上次和謝自香在回家路上談過話之後，就一直沒有時間再和她談話了。一來是她的問題已經解決，周松和她的事亦已協商定了下來，沒有其他特別的事了；二來是，他在這段日子以來，竟變成了不掛名的工作隊副隊長，何日輝有甚麼事都叫他到大隊商量。何隊長似乎跟張裕祥的關係不太密切，這也許是省級機關幹部和縣級機關幹部之間的隔閡吧？

因此，他一直都很忙，沒有空找機會去和謝自香聊天。但他心裡一直在惦記著她。臨走前兩天的一個下午，他叫她到他房間來。他要好好地跟她談一次，鼓勵她勇敢地面對現實，並最後落實她和周松之間的關係。

她坐下來以後，問道：「陳同志，聽說你們就要回校了？」

「是的，後天早上就到官橋鎮集中，中午學校就有汽車來接我們回去。」他說。

聽了他這麼說，她的眼眶泛紅起來。

「所以，今天找這個時間來跟你聊聊。」

「今後恐怕再沒有這種機會了！」她聲音哽塞地說。

「怎麼會呢？」他說，「我倒是不太可能再到這裡來了，但你是要到我們郊區去的呀！」

「將來的事，有誰曉得？」她深深地低下了頭。

「這並不是遙遠將來的事，怎麼會不曉得呢？」他看著她那楚楚可憐的樣子。「周同志早就答應要娶你爲妻，他說話是算數的，絕不會變掛的。」

「我知道他是個老實人，」她忽然嘆了一口氣，「但是，世事是變幻莫測的。好像這半年來的變化就很大。春節前有誰能料得到呢？」

「你說可能會有其他的政治運動？」他問，「在短期內應該不會有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正在全國各地分期分批進行中，至少還要過三幾年才結束，怎麼會有其他的政治運動呢？」

「我不知道，總之甚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

「那麼，你們的事就更要抓緊進行了。」他說。「我會同周同志作出妥善安排的。」

「現在那個惡霸被打下去了，我離不離開這裡倒不太重要了。我有點不放心我爸爸媽媽。」

「你千萬別這樣想啊！」陳曉乾有點不安地說，「我不是說你掛念你父母不對，但他們反正就是那樣了。至於你自己，總是要有一個歸宿的。你找到周同志那樣的歸宿，將來對你父母會有好處，至少他們年老喪失勞動力後，你還有點經濟能力支援他們。」

她點了點頭，默然不語。

「我知道你想甚麼，你不是把周同志說成是『暮虹』嗎？」

「那是我一時感觸作出來的句子！」她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年齡並不是那麼重要。您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當然明白，」他感到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無奈，「但除此之外，難道你還有別的選擇嗎？」

「唉！」她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似乎也有一種說不出的無奈。

「你嫁到周家以後，可以經常到我們學校來探我呀，」他安慰她，「有興趣的話，我們還可以一起吟詩作對。」

她苦笑了一下，說道：「談何容易！」

也的確是談何容易。

彼此沉默了一會，他又問她：「你近來沒有寫詩了嗎？」

「除了土改前經常寫些習作給我爸爸改正之外，我只給李同志寫過五首爲我爸爸求情的詩，前些時給您的那首七絕和寫給李同志的七絕。」

「你這樣的詩詞修養，這樣的才華，這樣的身世，怎會不寫詩了呢？」

「您也知道，詩是言情表志的，絕大多數是表達個人的不幸和憂世傷時的，我能白紙黑字寫出來闖禍嗎？我倒是有時口占一首，以寄托自己的感懷。」

「你說得有道理。在我們這個社會裡，如果不能爲社會主義服務，任何才華都等於廢物！」

「才華誰都可以利用。李同志把您的才華用在社會主義事業中，而另外一些人卻把您的才華當作是反革命。我們地富子女的情形不也是這樣嗎？」

「也有些地富子女上大學的，」他說，「雖然他們跟工人、貧下中農的子女比較起來，是處於受歧視、受排斥的地位，但國家還是好好地利用他們的學識的。你當年爲甚麼不繼續上學呢？」

「我爸爸是很想我繼續升學的，我也極想上學，只是當時區裡，即現在的公社，沒有初中，要到縣城才有，唸高中還要到專區的市去。我是到區去上小學的。那時要到縣城上初中，根本就沒有錢。我爸爸在土改中是退賠得最徹底的，把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了，自己窮到不得了，而初中的助學金又不會發給像我這樣家庭出身的孩子，加上唸高小時已受盡白眼，所以我就自己決定不再上學了。」

「這的確是不幸。」

她忽然嬌聲地說：「陳老師！」又嫣然一笑，好看極了，「您不介意我這樣叫您嗎？」

他連忙說：「不介意，不介意！我本來就是老師嘛！」

「我的意思是，我拜您爲師您願意嗎？」

「當然願意。但我是教英文的。」

「大學老師，有甚麼不懂的呢？不然怎麼叫大學老師呢？」

他本想向她解釋，大學是分系、分專業的，並不是個個大學教師都懂古典文學的。但他還是沒有說出來，只答道：「共同研究好了。」

「我當然不能經常上門找您學習詩詞歌賦。一個農村婦女，而且是個地主女，經常到大學去找您，不會被人笑話嗎？即使我不是地主女，也是件怪事。我只是想當您的一名函授生，以求得一些精神寄托。」說到這裡，她的眼神變得十分寂寞起來。

他心潮澎湃起來。

「陳老師，您不會嫌棄我這樣的人吧？我是否要求過高呢？」是一種寂寞的語氣。

「怎麼會嫌棄你呢，我感到高興才是！」他說。「我作為一個教師，本能地喜歡聰明好學的學生。」

「那我就先要謝謝您了。」她又變得高興起來，雙頰隱隱約約顯出兩朵紅霞，配合她那溫文的儀態，是個充滿書卷氣的美女。

他忽然想起兩個農村女子來：顏金鳳和張冠英。顏金鳳對現實要求過高，又受到肉體上的污辱和父親的不正常死亡，而一死了之。她是貧僱農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在農村中是天之驕子，是謝自香、唐玉琼這些地富子女十分羨慕的對象，但卻生無可戀！這樣看來，從顏金鳳的思想來看，謝自香那類人早就該一個個投江自殺了。張冠英在政治上沒有顏金鳳那麼認真，她並不像一些人那樣，去充分利用自己的出身和社會地位，去追求更美好的前途，但在感情上則是十分執著的 — 在她身上充分體現出中國傳統女性的特徵，一旦愛上了一個人，也會海枯石爛，地老天荒，矢志不移。然而，謝自香就沒有那種權利，她也沒有顏金鳳那種以死來抗議現實的權利。

「自香，今天找你來，一來是同你話別。你知道，明天晚上的社員歡送會上，你不會有機會和我道別的，甚至連和我講幾句話的權利都沒有。現在我只好利用職權了，也不枉我在這裡同你認識一場了。另外，我要勸說你下決心嫁出去，這對你本人和你的家庭都是有利而無害的。你應該警惕，林全貴將來不一定坐牢，也有可能東山再起，到那時你就後悔莫及了。」

「我願聽從老師的教誨！」她略為有點調皮地說，其實也是很認真的說話。

後來他倆談了許多人生問題，都有不勝唏噓之感。

陳曉乾他們回到學校，用了一周時間進行思想總結。陳曉乾受到學校和系領導的表揚，表揚他在和貧下中農三同中，刻苦改造世界觀，出色地完成了「社教」任務，受到了工作隊和貧下中農、社員群眾的好評。學校和系表揚他的時候，都沒有提到他如何和林維成、林全貴鬥爭的事，只說他和壞人壞事作了不妥協的鬥爭。陳曉乾知道，即使是在大學這個地方，涉及地富女兒受迫害的事，仍然是有所顧忌的。

使陳曉乾感到奇怪的是，在總結會上，他始終沒有看見周麗蓮。在食堂和辦公室裡，也沒有見到她。也許她是在隔離審查？但是，她犯了甚麼錯誤呢？

思想總結結束後，就開始放暑假了。

第十一章 桃花依舊

(一九六五年八月)

(一)

從鄉下回來，有一個月左右的假期。陳曉乾本想到廣州一趟，但他接到張冠英的來信，說她決定於八月中旬到 K 大學來探望他。他回信給她，說不如他到彩虹去探望她們母女倆。

他感到高雲漢不像從前那樣和他有說有笑，而老是悶悶不樂。這樣過了一個星期。一天晚上，他終於忍不住問他：「高老師，你怎麼啦，近來似乎很不開心，發生了些不愉快的事嗎？」

「沒有甚麼，」高雲漢情緒不振地說，「是一些個人的私事。」

當他想起周麗蓮在鄉下同人私通的醜行時，心中就爲高雲漢難過。組織知道她這件事嗎？按理是不會知道的。沒有人揭發，沒有證據，她又是個黨員，誰敢亂說她呢？他就不敢揭發她。但是，她爲甚麼提前回校，而組織又沒有作出交待呢？這是不合常理的。

「爲甚麼周麗蓮老師提前一個多月返校呢？」他忍不住問。

「這個，」他吞吞吐吐地答道，「我不太清楚。」

「嗯，」陳曉乾覺得不太可能，他也是共產黨員，而且又是她的情侶，怎麼會不知道的呢？「她是你的女朋友嘛！」

「咳！」他很快地看了陳曉乾一眼，又立刻低下頭來，「我和她已經分手了！」

「怎麼？」陳曉乾有點意外，「去搞四清才幾個月，就垮了？」

「有些事外人是不了解的，我也不好說，」他靜靜地說，「不過遲早你會知道的！」

陳曉乾相信，周麗蓮可能東窗事發了。但他仍然感到奇怪。他在離開官橋鎮時，還見到尹遠茂，他似乎仍然當官。

「你和她分手是件好事，」陳曉乾說，「你應該慶幸才是！」

「你已經知道了？」他有點意外地問。

「噢，我是隨便說說的。」

「不，你一定知道些內幕，你在鄉下和她在一起，一定會知道些情況的。」

「我知道她些甚麼呢？」陳曉乾口吃地說，「我和她又不在同一個大隊。」

「你剛才不是說，我和她分手是件好事嗎？」

「既然意見不合，早日分手，不要拖拖拉拉的，不是件好事嗎？」

「你，」他猶豫了一下，「你在鄉下有沒有發現她和哪個人有親密的關係呢？」

「這，」陳曉乾遲疑起來，「難道她犯了……」

「反正大家遲早都會知道的，現在系裡的一般教工都傳開了，所以告訴你也不妨，看看你能不能回想出一些蛛絲馬跡來。」

陳曉乾等他往下說。

「她在五月上旬回到學校，說是檢查肝病，但卻引誘我和她發生關係，我就起了疑心。我多次拒絕了她。五月底，她再次回來，更加變本加厲地引誘我，我終於問她，她這樣做有何目的？她反咬一口說是我引誘她，最後竟對組織說我同她發生了關係。因我們是情侶，她這樣說，很多人也相信，所以我百詞莫辯，有口難言。但領導不相信我會這樣做，沈書記建議要她到醫院檢查，她最初不肯，但組織注意到這件事，她也不得不同意。原來證實她已懷孕兩個月。我才得清白。從此我就同她斷絕了關係。」

「你想知道她在下面跟誰有親密的關係嗎？」陳曉乾問。

「是的。因爲她後來又要花招，說是有一次上山打柴，給一個當地男人強姦了。她因害怕報復，所以沒有向工作隊報告。」

「那裡的貧下中農是很老實的，我相信不會。」

「所以就問你。」

「你問過盧大龍他們嗎？」

「他們也說不清楚。不過，照盧大龍推測，不可能是鄉下人幹的。據他查過，她在生產隊的時間很短，從來沒有去過打柴。」

「那就只有工作隊裡的人了，」陳曉乾說，「但一般的工作隊員敢嗎？」

「你是說，是領導幹部？」

「我只是推測而已。」陳曉乾覺得，他只能暗示，不可明言。「她爲甚麼能很快就調到鎮上搞資料工作呢？照學校的規定，我們師生是要到最基層去和貧下中農三同的。她是領導，就更應如此。她大概主動找到某個工作隊的實權派，搭上了關係的！」

「你是說，他以肉體換取調到鎮上較舒適的生活？」

「我猜有這樣的可能。」陳曉乾小心地說。「既然她不供出來，又有被山民強姦的借口，更沒有人揭發他，你也是拿不出辦法來的啊！弄得不好，被懷疑的那個領導幹部反咬一口，你還得向他賠禮道歉呢！」

「所以，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他嘆了一口氣，「你說得對，早分手比晚分手好！」

陳曉乾安慰他一番。

陳曉乾於八月中旬來到一別三載的彩虹鎮。本來張冠英要他寫信告訴她他來彩虹的日期，以便她到D火車站接他。但他覺得還是自己去的好，他會一路上欣賞風景，體會當年的感受，也會給張冠英母女一個驚喜。

他於上午十時來到D火車站。一別三載，D火車站還是老樣子：四面環山，有幾間辦公樓房和一排幾間平房，到處是一座座荒涼而光禿禿的黃土山崗及灰色的石山，周圍土崗和石山的山腳正好在火車站中間，形成一個細長的山谷。

他現在有了經驗。他知道從D火車站到彩虹鎮要經過五十多華里的山路，所以他特備了一雙回力球鞋，一頂闊邊草帽，手上只提著一個手提袋，裝了些準備送給張冠英母女禮物。

雖然有了思想準備，但一路走來，仍然感到十分辛苦，尤其是頭上那猛烈的太陽，把草帽也曬得灼熱起來。

來到當年和甘老師挖淮山薯的石山，只見那裡仍然和當年一樣荒涼，連一株小樹都沒有。下山時，他仍然是雙膝顫抖，彷彿是在黑夜走下石級的情形。不過，當年他和張大嬸是在晚上九時才抵達彩虹鎮的，如今他在下午五時就到達了。

他經過彩虹橋時，太陽正在下山。血色的斜陽映在左江的石壁上，一片沉寂。他知道，即使現在雙搶已接近尾聲，但當地的農民是習慣在七時左右太陽完全下了山之後，才收工回家的。

彩虹橋同三年前比較，也差不多是那個老樣子：仍然是那麼破舊、那麼凋零，五八年大煉鋼鐵時被拆去的兩旁鐵欄杆，依然沒有修復。但似乎也沒有比以前更加破敗。也許，三年的歲月在平常的日子裡，只不過是暫短的一瞬。

他來到橋中央當年和顏金鳳度過悲痛時刻的地方，這裡也是她投江自盡、留下他送給她那雙金鳳繡鞋的地方。他站在那裡，望著急速流逝的江水，心情難於平靜。顏金鳳已死去四年，她的一縷香魂，早已隨風飄逝，她沒有給這個世界留下任何東西。也許，這裡的人，除了張冠英之外，已經沒有人記得她了。想到這裡，他不禁悲從中來，眼淚奪眶而出。他想起她的衣冠塚。他一定要去拜祭她。

「陳同志！哥！」在他背後突然響起了一個十分驚喜的聲音，是一個十分熟悉而親切的女孩子的聲音。

他立刻掉過頭來，也不禁驚喜地叫道：「冠英！」連忙上前，熱烈地握住她的手。

張冠英深情地上下打量著他，當她關切的眼光落在他的臉孔上時，她聲音哽塞地說：「哥，你瘦了、黑了，一定吃了很多苦了！」她又忽然吃驚地叫了起來：「哥，怎麼啦？你哭了？」

「沒甚麼！」他從口袋裡拿出手帕來，輕輕拭去臉頰上的淚痕，「不見一年多，你越發好看了！」他用手輕輕地扶著她的肩膀。她含羞地嫣然一笑，伸出手去把他的手提袋拿過來。

「你站在這裡入了神，我知道你在懷念金鳳，是嗎？」

「是的，她已經死了四年多了！」他的臉色又變得憂鬱起來，「如果她沒有死，現在會怎樣呢？」

她答不出話來。

其實他自己也答不出這個問題來。他感到心胸塞滿了悵悶之氣。

「我們回家吧！」她拉了拉他的手，「明天我同你一起去拜掃金鳳的墳墓。」

「好的！」他跟著她走進了彩虹鎮。

彩虹鎮完全沒有變，和三年前一樣，只是更加破舊了。來到張冠英家，它也似乎比以前舊了些。

進了屋，張冠英叫他在廳裡坐，她到廚房去弄晚飯。

「你媽媽呢？」

「她還未收工回來。快收工了。」說完，她就向廚房走去。

他跟她走進廚房。

「你怎麼知道我今天到的？」他問。

「這幾天，我天天在這個時候到彩虹橋等你。我算出，你大概在這個時候到達。」她天真地笑了起來。

他環視廚房。廚房的樑上掛滿了玉米包，牆角地上堆放了一大堆芋頭，還有一些新收的小紅薯。

「你們今年一定豐收了？」他說。

「不算大豐收，但也過得去。」她答道，往鼎鍋裡裝上水。「主要是自留地豐收。」

她蹲下來生火。

「我幫你生火好嗎？」他挨在她身邊也蹲了下來。

她轉過頭來看了他一眼，嫣然一笑，嬌媚地說：「生火也要兩個人嗎？」

「那麼，我能幫你做些甚麼呢？」

「你最好到廳裡坐，要不，就坐在那張凳子上。」她指了指灶邊的一張小竹凳。「我煮一盆熱水給你洗個澡。你走了遠路，得洗個熱水澡。吃過晚飯，好好休息，明天早上我帶你去拜祭金鳳。」

「天氣這麼熱，不必燒這麼大鍋的熱水吧？」他說。

「我這鍋熱水，大半是用來給你洗澡的，其餘的是用來殺雞的。」

「殺雞？不必了！」他連忙說。「怎麼要殺雞這麼隆重呢？」

這時，張大嬸收工回來，她在外面大聲地問道：「冠英，你在廚房跟誰說話呀？是不是曉乾來了？」

張冠英從廚房跑出去，一邊叫道：「媽，曉乾哥來了！」

「是嗎？」是十分高興的聲音。

陳曉乾也已經快步走了出來。

「張大嬸！」他親切地叫道，並上前親切地握著她的雙手。

「曉乾！」張大嬸高興得雙眼閃出了淚花。她用手背拭了拭眼睛，然後仔細地端詳他的臉孔，「搞四清一定生活很苦了！」

「生活上倒還受得了，」他笑著說，「只是工作很忙、很辛苦。」

「你來這裡好好住幾天，讓我給你營養、營養。」

「你比我離開彩虹時臉色好多了，變年輕了。」他看著她，高興地說。

「你別笑我這個老太婆了。」她有點不好意思地說。「不過，你在這裡那些年頭，哪裡有甚麼人的臉色是好的，要不是你，我早就……」她的眼眶又紅了起來。

「媽，你還不帶曉乾哥進屋裡！」張冠英對她說。

「是呀。曉乾，進來吧！」她輕輕推著他的手肘，「我們好好聊聊。」

張冠英也跟了進去，並亮起電燈來。

「我們鎮剛有了電燈。」張冠英說。

「這是個大進步啊！」陳曉乾說。

陳曉乾在廳子裡的木桌子邊坐下後，張大嬸對他說：「你先坐一會，我給你去準備晚餐。」

「媽，」張冠英連忙制止她，說道，「我正在煮一大鍋熱水，大半給陳同志洗澡，餘下的用來殺雞。你和陳同志聊天吧，我去做飯。」

「你怎麼老是把你哥叫同志的？」張大嬸用略爲責備的語氣說，「這不是見外了嗎？」

張冠英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她『哥』、『陳同志』、『陳老師』都叫，」陳曉乾給她解圍，「這孩子就是喜歡多樣化！」

張大嬸愛憐地看著女兒。

「我不和你們說話了，」她急忙退了出去，「柴火恐怕燒過了！」

張大嬸和陳曉乾閒聊了幾句之後，似乎對女兒一個人在廚房弄晚飯不太放心，就對陳曉乾說：「我進廚房去看看！」

過了一會，她從廚房出來，向外面走去。

陳曉乾走進廚房。張冠英正在向水桶裡倒熱水。看見他進來，她便說：「我倒熱水給你洗澡。你去準備內衣褲沖涼吧。」

他拿了內衣褲到沖涼房時，張冠英已調好了水，並在水桶旁邊放了一張長凳，作放衣服之用，也有一塊新開的香皂和一條新毛巾。

「你沖涼吧！」她走了出去。「換了的衣服就放在長凳上，我會給你洗的。」

在這顯得頗爲簡陋的環境中，他有一種溫情脈脈的感覺，好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有媽媽和妹妹服侍自己。在香港時，有丹芷服侍他。但他童年就喪母，沒有享受過多少母愛。在這裡，張大嬸似乎把他當兒子看待，說不定把他當女婿看待呢！至於張冠英，她與丹芷又不相同，丹芷一向對他如弟弟般愛護，而張冠英則對他像尊敬的哥哥，但有時又隱隱約約地流露出超越對哥哥的感情。他去搞四清前，她曾寫過一封信給他，含蓄地表示：她會在精神上一直默默地等他，無論他將來能否到美國去和丹芷結婚。她對他，是兄妹的感情，還是情侶的感情，似乎混淆不清，已經很難分得清楚了。

他洗完澡出來，看見張大嬸手上提著一條大淡水魚回來。

「怎麼要你這麼破費呢？」他不安地說，「我又不是吃慣大魚大肉的！」

「我們生產隊近年來在周圍的魚塘養了很多魚，比起你當年在這裡的時候很不同了。」張大嬸喜氣洋洋地說。「剛才我告訴隊長你來探我，想弄些魚來招待你，他就親自到魚塘網了這條好的給我。」

晚餐十分豐富，除了有清蒸魚、炒芙蓉蛋和幾樣菜蔬之外，還有冬菇蒸雞。飯也是雪

白柔軟的。

「你們太客氣了。」陳曉乾不斷地說。

「你這麼說就是見外了！」張大嬸說。「你已經認了我冠英做妹妹，你就是我們家裡的人了。比如兒子回到家，媽媽弄些好吃的東西給他吃，是不必說客氣話的啊！」

張冠英也說：「哥，如果你還那麼客氣，我會感到不安的。」

「好了，好了，我不說了！」他笑了起來。過了一會，他問道：「你這冬菇是從哪裡買來的，我以前在這裡四年，從來沒有見過。」

「你到我們彩虹之前，還是有冬菇的，」張大嬸解釋說，「離我們這裡一百多里的十萬大山，長著許多蘑菇。我們在春插後或秋收後，有時會去採一兩次。大躍進後就沒有人去了。這兩年生產好轉，人們又去了。」

「原來是這樣。」

吃完晚飯，陳曉乾本想和張冠英好好談談別後的情況，但張大嬸極力催促他上床睡覺。張冠英已騰出她的房間來給他睡，她到她媽媽房間和她同睡。

張冠英的房間佈置得十分整潔，睡在她的床上，有一種十分舒服的親切感。他也的確很累，很快就呼呼入睡了。

(二)

第二天早上八時半，陳曉乾就被張冠英叫醒。

「我已經準備好了拜祭金鳳的東西，你洗漱以後，我們就一起去吧！」

陳曉乾起來，走進廚房，看見張冠英已爲他準備好洗臉盆和水，毛巾、牙膏牙刷都是新的 — 他想起來了，七年前他到彩虹的第二天早上，張冠英也是這樣服侍他的。當時她是個含羞答答的十八歲天真爛漫的少女。可是，如今她已經二十五歲了。她雖然仍然百分之百保持著當年少女美好的身材和清麗的樣貌，但畢竟歲月留痕，當年嬌嫩細滑的肌膚，變得有點粗糙起來，原來那雙水靈靈的雙眼皮很明顯的大眼睛，似乎也沒有當年那麼晶瑩閃爍了。如今，她那少女的嬌羞，已被一種成熟和持重的氣質所代替。她和他親密接觸時，體貼入微的關懷往往多於羞人答答的流露。

張冠英似乎沒有意識到他正在想著那遙遠的往事，卻殷勤地說：「哥，我已給你準備好魚片粥，你洗漱好了，我就給你盛一碗。」

「你媽媽呢？」

「她出工去了，」她平靜地說，「她要我好好招待你，不要使你感到寂寞。」

「你不出工，隊長不說你嗎？」

「怎麼會呢！」她笑了笑，露出了她那齒白唇紅的美態來，這是他最愛看的，「我們鎮上的人個個都喜歡你。你來了，要是我不好好招呼你，人家會批評我的！」

「拜祭完金鳳之後，我想到中學去走走。」他說。「畢竟我在那裡呆了整整四個年頭，學校領導和教師們都對我很好。何校長好嗎？」

「前年已經換了校長。」她說。「何校長已調到縣裡當教育科長，還有以前和你挺要好的甘老師，也調到縣城中學去了。」

「還有其他人事調動嗎？」

「還有一些，不過具體情況我也弄不太清楚。」

「李如白副校長和謝主任還在吧？」

「他們還在。」

陳曉乾想：這個小小的山城，只經過短短三年的時間，竟也有這麼多的人事變動。倒是在經濟困難時期，這種人事變動似乎是停止了。他又不禁感嘆起來。

顏金鳳的墳墓收拾得十分乾淨，墓碑、墓石都保存得很好，看得出來，墓碑上的字不久前才重新油過。

「你把金鳳的墳墓打理得很好啊！」陳曉乾滿意地說。

「你交托我做的事，我能不盡心盡力嗎？」她正色地說，「何況，金鳳生前也是我的好友。」

「你的確是個有情有義的姑娘。」

「這是應該的啊！」

之後，她就沉默不言了。她忙著燃點香燭之類，以及燒冥紙。然後她跪在墓前，雙手合什，嘴裡喃喃地說了些甚麼。

之後她對陳曉乾說：「哥，你也來拜金鳳吧！」

他也學著她，拜祭一番。此刻，他的心已沒有了悲憤，而只剩下一縷淡淡的哀愁。畢竟已經事過境遷，他現在面對的不是當年嬌媚動人、解語花般的顏金鳳，而是硬邦邦的墓碑和墓石。雖然墳墓還完好，但也出現了一些風雨侵蝕的痕跡。

太陽已高高掛在天空，熱氣逼人。

「哥，我們回去吧！」

陳曉乾忽然想起三年前他離開彩虹鎮前夕，曾在這裡和張冠英作過深情的接吻，這當然是出於誤會。然而，這些年來，他內心不時隱隱約約地覺得對不起她。可能那一吻使她永誌難忘，而不願嫁他人呢？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是他害了她了。

「冠英，」他情深款款地說，「你還記得那次我和你一起到這裡來拜祭金鳳嗎？那時候我在迷惘中把你誤作金鳳！」

「怎麼記不得！」她變得情思脈脈起來。

「回想起來，我是不對的。即使我把你誤作金鳳，我也不應該吻她的！」

「你們已經接過吻的啊！」她沒有很害羞的樣子，彷彿在討論著嚴肅的人生大事。「這有甚麼奇怪的呢？主要看是否出於真摯的感情。你是為了她好嘛！」

「但是，男女之間，總應有所區別的嘛！」

她沒有做聲，卻在埋頭收拾東西。他也蹲下來要幫她收拾。

「不必你動手了，」她說，「你看看還有甚麼話要跟金鳳說的，以後你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會再來，也許永遠不會再來了！」

「怎麼會呢？」他說，「只要你在這裡一天，我總是會來的，即如現在這樣。」

「你終有一天會去美國會丹芷姊姊的呀！」

「唉！」他嘆了一口氣，「我們回去吧！」

他想到彩虹橋附近去看看，尤其想去看看橋下的那個廢置了的風車磨坊。那裡有他和顏金鳳在一起的難忘經歷。

「現在太陽這麼猛烈，黃昏後才去吧！」張冠英說。「那裡和當年大不一樣了，它已經重修，成了小型發電廠。我們鎮上的電力就是靠它的。」

他倆在街上溜達了一會。鎮上倒完全沒有變化，不過，在鎮中心的墟場上，有一些農民在出賣一些農產品，如雞、鴨、鵝、豬肉、牛肉，還有一些水果和手工日用品。

他買了一隻六斤重的大白鴨，一斤半肥瘦豬肉和一串十分飽滿的樹上熟香蕉，約五斤左右。張冠英總是要跟他爭著付錢，但都被他一一擋開了。

「你是我家的客人，怎能要你花錢的呢？」她急得漲紅了臉。

「我不是你哥哥嗎？你媽媽不是說把我當作回家探親的兒子嗎？」他笑著說，「我怎能算是客人呢？」

「但是，」她口吃地說，「但是，這不是一回事啊！」

「你不願再認我做哥哥了？」

「怎麼會呢？」她無可奈何地答道。「好了，我說不過你！」

回到家裡，張大嬸已經回來，她正走到門口，看見張冠英手上拿著鴨和肉，陳曉乾手上挽著一大串香蕉，就急忙問女兒：「是曉乾買的嗎？」

張冠英點了點頭。

她有點焦急起來，用責備的語氣對她女兒說：「為甚麼要他出錢呢？我正想上墟場呢！」

「我有甚麼辦法呢！」張冠英用有點委屈的口吻說，「我搶不過他，也講不過他！」

「張大嬸，你不要怪冠英。」他和氣地說，「剛才在墟場上，她比你還焦急呢！我對她說：我既是你哥哥，買點東西回去孝敬媽媽，不是很應該的嗎？」

聽了他這麼說，張大嬸立刻笑逐顏開起來，連忙說：「說得好，說得好！」高興地把他們迎進了廳子。

放好東西之後，陳曉乾才拿下放在桌子上的手提袋，把它打開，拿出一些衣物來送給張大嬸和張冠英。

她們連聲稱謝。

「我本想買一條裙子給冠英，她穿起來一定更漂亮！」他遞給張冠英一件襟前繡了花的水綠色的確涼夏威夷恤，和一條女裝灰斜西褲。「但我從來沒見過你穿裙子。如果你喜歡穿裙子的話，下次我給你買一條來。」

「我確實從來沒穿過裙子，」張冠英略為羞澀地笑著說，「穿起來一定醜死了！」

「冠英，你這麼好的身材，穿甚麼衣服都是好看的！」陳曉乾上下打量著她的身體。

張大嬸更加高興，連連說：「好，你下次來，就給她捎條花裙子來好了，我一定要她穿上。我時常對她說：現在的女孩子不能太守舊，何況你有一個大城市來的哥哥！」

下午，陳曉乾到彩虹中學探望老朋友。張冠英本來要陪他去，但他還是說服了她去出工。

彩虹中學的教師大都放暑假回家去了，有幾個留下的，都是陳曉乾不認識的。中學也還是那個老樣子，他沒看見有甚麼新的教室、新的房子和新的設施。然而，這個學校似乎忘記了他曾經在這裡呆過四個寒暑。

他在中學打了個轉之後，就怏怏不樂地離開了。他想起了公社黨委蒙書記來。於是他信步來到公社黨委辦公室。

蒙書記剛好在辦公室。他看到陳曉乾時，十分高興，問道：「甚麼時候來的？」

「昨天下午。」陳曉乾答道。

蒙書記點了點頭。他邀他進他的辦公室裡坐。

「三年的時間，變化可不小啊！」陳曉乾說，「現在有了電燈，鎮上的市集一派繁榮，這是蒙書記您領導有方啊！」

「這是黨八字方針政策的成果。」蒙書記說。「中央的這一政策得到了全面落實，調整工作已基本完成，明年就開始第三個五年計劃，今後人民的生活會越來越好。」

「估不到彩虹中學的人事變動那麼大，」他不無感慨地說，「我進去打了個轉，竟變成了陌生人了！」

「中學教師是經常調動的，因他們多數是外地人，」蒙書記說，「不過，我們公社的幹部這兩年也有變動。」

「韋炳全怎樣了？」

「他已回鄉勞動去了。」他說。「去年我們搞四清，發現他貪污了上千斤糧票。後來他賣掉全部家當，才夠退賠了八成。這樣的處分算是寬大的了。」

陳曉乾默然不語。他想，四清運動雖然從總的來說不能解決農村的問題，在某種意義

上說，還打擊了生產隊幹部的積極性，但的確也揭發了一些像韋炳全那樣的貪污分子。

「聽冠英說，她去年去省城探望過你。你們的關係挺好的啊！」

「是的，張大嬸當我兒子一般，冠英也當我哥哥一樣，」陳曉乾說，「我們就好像是一家人一樣。」

「但是，」他忽然頗爲嚴肅地問道，「你爲甚麼不討冠英做妻子呢？雖然你是大學畢業生，但當今大學生討農村姑娘爲妻的也不少，何況冠英是農村中出類拔萃的女孩子。我真不明白，既然互相相處得那麼融洽，爲甚麼不成爲一家親呢？」

他連珠炮般的一番話，使陳曉乾不知道如何作答。

他繼續說：「我看得出，冠英爲了你而決定終身不嫁，而連她媽媽也是這樣，竟也看不上任何一個青年。」

「但是，」他說，「冠英有沒有告訴過您，我在外面已經有了未婚妻？」

「這有甚麼用呢？」他用略爲責備的口吻說，「你只是空談，都說了七八年了，可你那頭親事是否仍然存在呢？連我都懷疑！你既然不想討冠英爲妻，就不要和她來往了！」

他的最後一句話是責備性的。張冠英是他引以自豪的表妹，他有權對陳曉乾講這番話。

「難道不做夫妻、不做岳母女婿，就不可以做好朋友嗎？」

「咳，你老是不明白！」蒙書記說。「她家只有兩個女人，相依爲命，現在闖進了一個男人，一個她們十分喜歡的男人，她們會同你一樣的想法嗎？如果說會，也是她們自己騙自己！鄉下人的性格，你就是不明白！」

「那您要我怎麼辦呢？」

「如果外邊那頭親事的確無望，而你又的確喜歡冠英，就儘快討了她。」他用帶點命令的語氣說。「我知道你是很喜歡她的。」

「但是，外邊那頭親事還未完全絕望呀！」他說。

「那你今後就不要再和她們來往了，連通信也不要，要下狠心！如果你真的對她們好的話，就應該那樣做！要知道，你這樣拖泥帶水的，會使她痛苦一生，而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你對她們越好，她們就會越開心！」

陳曉乾啞口無言了。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我會好好考慮您的意見的。」

「不再談這件事吧！」蒙書記友好地說，「說真的，我們這裡的人都喜歡你。你在這裡呆了四年，大家對你有了感情嘛！怎麼樣，今晚到我家作客賞面嗎？」

「謝謝您！」他婉言謝絕了，「我答應了回張大嬸家吃晚飯。改天吧！」

「甚麼時候都歡迎。」

他把陳曉乾送出辦公室時，用期待的口吻說：「我希望我們能成爲親戚。」

「謝謝您的好意，我會儘早妥善處理這個問題的。」

(三)

吃過晚飯，陳曉乾約了張冠英到彩虹橋去散步。

張冠英穿上他送給她的那淺灰色西裝長褲，水綠色的確涼短袖夏威夷恤，頓時顯得身材更加婀娜，意態更加撩人。雖然面部的皮膚沒有當年那麼嬌嫩，但卻多了一分成熟感，倒也別有一番風韻。

「你穿上這套衣服好看極了！」陳曉乾由衷地稱讚起來，「如果有機會帶你到香港，學著那裡姑娘的打扮，一定會美艷如花，許多香港小姐會自愧不如呢！」

「你別取笑我啦！」她嬌羞地笑著，「我這樣的鄉下妹，怎麼打扮都是那麼土裡土氣的！」

「我是說真的！」他感到一陣惆悵，「不過，我怎麼會有機會帶你到香港去呢？」

「你又爲丹芷姊姊的事犯愁嗎？」她十分體貼地說。

他沒有回答她。

兩人來到了彩虹橋。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那是上弦月，路上不算太黑。張冠英還帶了一支手電筒。

「到橋上坐還是到發電站去看看？」她問道。

「先到發電站吧。」

那當年廢置的水車磨坊，也完全變了樣。水車磨坊已經拆掉，在河邊用紅磚建了一間簡陋的大磨坊。裡面電燈明亮。

他們在裡面轉了一圈後，他就嚷著要走。

「怎麼，沒有甚麼好看的嗎？」

「沒有甚麼特別的。」他說。「這裡太悶熱了。在這種場所，是應該有大型工廠用風扇的，但這裡好像連小風扇也沒有。」

走出發電廠之後，他要尋找當年河邊的那個平坦草地，他在那裡曾經同顏金鳳進行過靈魂相交、纏綿哀怨的活動，但他找不到。那塊地已成了發電站的一部分。他感到越發惆悵。

他倆走上了彩虹橋。在那個時候，通常是沒有人經過橋的，所以一派沉寂。

他倆坐在橋頭上。

「冠英！」他挨近她，「我今天找過蒙書記，他把我狠狠地批評了一頓！」

「他爲甚麼要批評你呢？」她掉頭往江中望去。

「他批評我誤了你的青春！」

「他不了解情況！」她突然轉過頭來，用含情脈脈的眼睛看著他，「其實剛剛相反，是你豐富了我的青春。」

他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我知道你是不喜歡跟我討論這個問題的。」

「會有結果嗎？」

一陣江風吹來，吹開她齊耳珠的烏黑直髮。在夜色迷濛中，他隱約看到她腴滑而修長脖子。

「但是……」

「既然沒有結果，爲甚麼要討論呢？我們不談這個問題好不好？」她用懇求的口吻說。

「好吧！」他答應她，「那麼，談些甚麼呢？」

「談談你在農村搞四清的事好嗎？」

「很好！」他覺得這是個談話的好題目。

於是，他就把他在鄉下的經歷，尤其是謝自香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她在靜靜地聽著，完全沒有打過岔。

他講完之後，發現她淚痕滿面。

「你哭了？」他不安地說，並拿出手帕來，遞給她。她接過手帕，更加淚如泉湧。

「我哭謝自香的遭遇！」她用手帕擦拭著眼睛。

「她現在已經有了歸宿，不久以後嫁了個工人，就會過平常人一般的生活了。」

「不一定會過著平常人的生活的。」她說。「王玉珍不是嫁了個貧農嗎？」

「不完全一樣嘛！」

「如果那個新地方的大隊黨支書或甚麼當權的人不是好人呢？」她悶悶不樂地說。

「壞人到底是少數嘛。」

她略爲振作起來，說道：「我們不可以有一個人人平等、沒有你爭我鬥、豐衣足食的社會嗎？」

「這種世外桃源，恐怕當今的中國是不會有的了！」

「世外桃源？是甚麼東西？」

於是他把《桃花源記》中的故事講給她聽。

「那樣的社會不一定沒有。」她沉思了一會，然後說：「今年清明節後，我和幾個女社員到十萬大山採蘑菇，我曾經一個人走到一個地方，那裡就和你所說的桃花源差不多。」

「在我們國家裡，不可能有類似桃花源的地方的，」他加重語氣說，「我國的戶口制度和黨組織制度，使任何偏遠的地方都置於政治影響範圍之內。」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還有一些地方是影響不到的。」她說，「即使是在我們這個縣，有些深山野林的地方，方圓幾十里才有一兩戶人家，他們基本上是沒有受到管治的。當然他們很窮，和原始人差不多。」

「我搞四清時，中央的《二十三條》也提到這種情況，所以要併隊。」

「甚麼叫併隊呢？」

「就是把那些零星分散的農戶併作一個隊，以便進行管理和教育。」

「但我所說的那個世外桃源就不同，真的是與世隔絕。」

「怎麼與世隔絕呢？」

「那次我們一共五個人去十萬大山，最初都是共同活動的，後來慢慢走散了。我深入幾重大山，發現一個被茂密樹木擋住的石洞口。我穿過一條被濃密灌木叢遮掩的很長的石洞隧道，來到一個風景如畫、群山環抱的大山谷，裡面的情景和你剛才所描述的世外桃源差不多。」

「真的？」他半信半疑地問，「裡面有村落嗎？」

「裡面有田地、河流、溪澗，全是旱澇保收良田。我想，這個地方一定有村落、有人家，但我找了半天，都沒有找到一個人或一間屋，後來發現，田園早已荒蕪了。我肯定那裡曾經住過人，因爲我在小河邊發現了一個有人住過的石洞，裡面還有炊具和其他用具呢！」

「那麼好的地方，爲甚麼沒有人了呢？」他自言自語地說，「那幾戶人家是不是在四清運動中被併隊了呢？」

「不會的，」她用肯定的口吻說，「那個石隧道是很久沒有人走過的。而且，那麼好的田地，他們一定會帶人回去耕種的。我想那戶人家可能遷到更加深入的地方去了，那裡可能有更多的人，土地更加肥沃呢？」

「你的想像力很豐富啊！」

「你不要笑我，我是認真考慮過這件事的，」她一本正經地說，「我都作了記號，我如果再去，一定能進去。」

「你想一個人到那裡安家落戶嗎？」他有點開玩笑地問她。

「將來有一天，聯絡得十來戶人家，到那裡安家落戶也說不定！」她也用開玩笑的口吻說，「也許你也喜歡那裡呢？」

「是個好主意呀！」他笑著說。停頓了一下之後，他又說：「在我國廣闊的土地上，尤其在深山野林中，也許存在一些類似世外桃源的地方。但可以肯定，是越來越少了。」

「我說，如果謝自香那類可憐人，到那裡安家落戶就好了！」

「傻丫頭，怎麼可能呢？現代人怎能脫離外界社會而生存呢？」他認真地說。

「你們城裡人不可能，我們鄉下人就可以！我們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

他沒有跟她辯論，卻把話題轉到她個人的問題上來。

「哥，我知道你這次來，主要的目的是要同我談這個問題，」她正色說，「但是，我已經告訴過你，我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請你不要再提吧！」

「這麼說，我們沒有甚麼好談的了？」

「我們在一起，即使甚麼都不談也是開心的，以前我們也不是誇誇其談的啊！」她忽然說：「不可以談你個人的事嗎？」

「我們的事都不談好不好？」他說，「還是談謝自香吧！」

「如果她不是地主女，你也許會討她做妻子呢？」她偷偷地看了他一眼。

「不會的，」他感到有點意外，「我已經有了未婚妻哪！」

「如果還沒有未婚妻呢？又或者你的婚事不成了呢？你會不會討她呢？」她有點畏縮地盯著他，她的雙眼皮變得更加明顯、更加好看了。

「為甚麼一定要娶她呢？」

「因為她美貌，她溫柔，她能幹，她善解人意。」

「怎麼見得她善解人意呢？」

「從她的詩詞中可以看得出，」她又偷偷地瞟了他一眼，「她有才華，她是你最欣賞的那類才女！」

「欣賞是一回事，結婚又是另一回事，怎能混為一談的呢！」

「你不欣賞一個人，會和她結婚嗎？」

「欣賞是有許多方面的。一個很有才華的人，並不一定是靈魂美的，有時剛剛相反！」

「你是指那個姓寇的女人嗎？」

「嗯！」他點了點頭，「我也欣賞你呀，否則我就不會來看你了。」

「但是，如果要選擇終身伴侶，你就不會要我這樣極平凡的鄉下妹了！」

「那你就錯了，」他內心忽然湧起一陣強烈的感情，「我就是喜歡你平凡，如果將來有一天，我要在國內找一個妻子，我一定會選擇你！」他深情地說，「不過，現在你是我的妹妹。」

她突然哭出聲來，哭了一會，她停住了，用哽塞的聲音說：「哥，聽了你這麼說，我很高興。我不會強求的，你說了這麼一句話，即使是討我喜歡的，我也感到死而無憾了！」

他輕輕地拍著她的肩膀。

陳曉乾在彩虹住了幾天。張冠英一直陪著他。她帶他到過渠梁村。顏金鳳的房屋已歸生產隊所有，作為五保屋。這又使他傷心地感嘆一番。現在，顏金鳳竟連一點兒痕跡也沒有留在這世上了。總之，他當年和顏金鳳到過的地方，他都舊地重遊了。正是「桃花依舊，人面全非」！幸得張冠英在身邊勸解，才不至於過分投入，加上張大嬸的殷勤款待，在幾天的日子裡，快樂還是多於傷感的。

八月底，陳曉乾接到謝自香的一封信：

陳老師：

您好！時間過得真快，您走後至今，又過了差不多一個半月了。其實我根本沒有資格傷懷歲月。像我這樣的人，歲月流逝得越快，就越是求之不得！陳老師：您一定會責備我，說我人心不足。然而，您走了以後，一切都回復了舊貌，沒有絲毫的改變。對我來說，除了少了一個時不時要來吞噬我的惡魔之外，其他各方面，都依然如故！沒有甚麼根本的變化，沒有甚麼新的希望、新的機會。我實在不是人心不足。當然，能否驅走那個惡魔，對我來說，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因為它時常使我萌生輕生之念。然而，現在仍然是如何慘淡地、了無意趣地度過下半生的問題。

您一定會說：「我不是為你找到一個好歸宿了嗎？」不錯，嫁到周家，對於擺脫在本村如此屈辱的地位肯定會大有幫助。然而，您是否想過，我離開土生土長的家鄉，遠嫁異地，寄人籬下的滋味，是否一樣不好過？總之，對我們這種人來說，在我們中國大地的任何地方，都不會有鼓舞人心的轉變，我是說，命運的轉變。

您一定又會說我多愁善感。這點我承認。但是，以我十六年的親身體驗，難道我能不多愁善感嗎？當然我可以麻木，但是我不能，因爲我受中國古典文學影響太深。李後主、李清照、納蘭性德……他們總叫我潸然淚下！您也許早已經意識到，即使我嫁到了周家，也不會異常雀躍的內在原因，現在您該完全明白了吧？我倒希望我像王玉珍那樣沒有讀過甚麼書，能夠逆來順受！

周同志曾經來過兩封信。他希望能於明年春節和我結婚。我倒沒有意見。若然我的命運有那種安排，我會順其自然。不過，到明年春節，還有半年的時間，誰能保證沒有突然的變化呢？

順便告訴您一些有關紅星大隊的情況。林全貴已定爲「新生資產階級分子」，開除黨籍，遣回原生產隊監督管制。新大隊黨支書由預備黨員江啓明破格擔任。林維成回去縣監委當回他的書記，他想當縣委副書記的美夢被您擊得粉碎。尹遠茂調到鄰縣當縣委書記，也算是升了職，但比他原來要升爲地委副書記的期望，就相差甚遠了。不過，他們也有可能將來東山再起。到時，我們這些引致他們受挫折的人，不知道又有甚麼惡運等在前面了。經過這件事，王玉珍倒似乎無動於衷，彷彿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她真的是麻木了：也無歡喜也無愁！唐玉琼呢，她不會多愁善感，也沒有麻木，她畢竟仍然十分年輕。她已經同進芳和好如初，快快活活地一起勞動和生活。也許，這是您付出這麼多的代價所得到的唯一回報吧！

若然我果能嫁到周家，我一定會到K大學去拜訪您一次。到底，您是我的恩人，又是我們的月老啊！但誰曉得將來會怎樣呢？

自香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第三部《瀝血殘花》完

你是否想深入認識已經逐漸被世人所遺忘的毛澤東

毛澤東創造的那個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王國，是人類歷史上最爲奇異獨特的社會，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紅的回憶》五部曲是一部一百多萬字的超長篇小說，它生動、形象、忠實而詳盡地反映了毛澤東統治的整個歷史，用一幅幅鮮活的畫面，砌成一長卷毛澤東時代的全景圖。每一本小說以一個重大政治運動的全過程爲背景，中間穿插著一個個扣人心弦、賺人熱淚的悲劇故事。中國改革開放取得輝煌成就的今天，與毛澤東時代進行對比，會具有深遠的反思意義。

著名學者及作家對《紅的回憶》五部曲的評論

「我要向你致敬。當然，有許多人曾經在你所經歷過的那個動盪的時代生活過，但卻很少有人像你那樣，對此寫得那麼多，而且寫得那麼規模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你的作品值得翻譯成英文和其他文字。」**——美國著名漢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

「《紅的回憶》（英文稿 一 作者按）是一組使人讀後印象難忘的作品，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成就能與之相提並論。」**——美國作家、上海英文《星報》編輯馬克．西格斯**（Mark Seghers）

「《紅的回憶》是爲悲劇性歷史見證的大氣魄作品，具有史詩般的結構。無論其得失如何，它的存在價值已是無容置疑的了……它的文學價值必然可與歷史同存。」**——國內外著名作家東瑞先生的評論**，載於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自由談》1992年第2期

「我相信，《紅的回憶》系列一定會在海內外引起巨大的影響，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定地位。」**——國內外著名作家、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榮譽會長曾敏之先生的評論**，載於《華僑日報》1992年12月

溫紹賢的《紅的回憶》「路線系列小說，以形象性的小說形式來反映歷史的大悲劇，更加震撼人心，發人反思。」**——本港資深記者、作家羅漢先生的評論**，載於《星島日報》「細數才華」版1989年1月10日

「《紅的回憶》（《紅的回憶》電影版 一 作者按）也許是最快速認識中國現代史的方法，花了一百五十八分鐘，穿梭二十多年的歷史。」**——鄭維音先生的評論**，載於《明報》「文化資訊」版2000年2月21日

六十年來最震撼人心的政經歷史超長篇巨製！
它100%是一本小說，又100%是一部當代史！

ISBN 978-962-86873-4-3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K $100